

武俠世界

第35年

38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天先生撰著的沈神通故事「驚濤駭浪」。著名的公門「强人」沈神通已退隱，他的嫡傳弟子龐照、韓濟傑分別膺任無錫、蘇州捕頭，在他們轄下的地方，均出現了離奇的艷屍案，死者都是從良的妓女……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案件，龐照祇好智賺師傅重出山……石天先生的沈神通故事，向來別具一格，既有令人欣賞的故事內容，又有寓於故事之中的推理論斷，闡述的論証、論據頗令人嘆服，獲益良多。欲知何因發生香艷的命案，請細閱本文。

* * *

本期刊登的一期完故事「絕世英雄」，文筆清新流暢，獻給愛好者欣賞。中篇新故事「燕子飛」也在本期刊出，歐陽雲飛先生的作品向來頗受廣大讀友的稱讚，新故事由本期起連續刊載，以饗讀友。

* * *

下期即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另一部新作品「日月浮沉」，尚有金戈先生撰著的短篇「俠女 • 女俠」屆時請留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38期
（總號179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暗潮洶湧　誰是釣者

綿綿細雨落在屋簷上，發出持續不斷的淅瀝聲。

由於瓦片好像有點裂痕，所以夏少庭兩隻眼睛一直瞪住那條裂痕，看看到底會不會漏水，在床邊地上有隻木盆，大概是準備用以承接漏水的。

但事實上，這種梅雨，一旦開始就好像永遠不會停止，故此屋瓦若是漏水，應該早在十幾天以前就會漏了。

除非雨水也會論交情，講義氣，但世上那有這麼可愛的雨水呢？

有人推門進來了，夏少庭連眼睛轉都不轉。

那人是個壯健漢子，有一對空洞冷漠的眼睛，聲音口氣相當粗暴，「我是陳光宇，我回來啦！」

夏少庭皺一下眉頭，年輕清秀的臉龐擠出了幾條皺紋，他冷冷的應道：「我知道你是誰，而且老早就知道，難道你每次進來都不能不報姓名，你是不是覺得你的姓名很神氣很威風？」

陳光宇吶吶道：「不！我沒有這個意思，祇不過你沒有瞧我，我怕你不知道我是誰……」

夏少庭道：「你以為還有誰？這兒除了我們就沒有第三個人進來，我既然在這裡，那麼進來的人不是你，會是誰？」

陳光宇咧開嘴笑了一下，他一定是被夏少庭罵慣了，所以他一點也不在乎，他抬頭看看瓦面頂上，問道：「這些瓦是不是很值錢？」

磚瓦自古至今都是粗賤之物，人人皆知，陳光宇自是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他跟着又問道：「如果不是很值錢的東西，你為何天天看個不停？我倒是希望你能看出一個嬌滴滴的美人來，免得我東奔西跑到處去找。」

「少說廢話。」夏少庭現在才把眼光落在陳光宇臉上，「你大概已經找到了，才顯得這麼輕鬆，也變得如此油腔滑調。」

他跟着又注意陳光宇的雨傘，雨傘使地上積了一大灘水，若以後果看來，人為的漏水比之屋漏嚴重得多百倍還不止。

幸而陳光宇的回答，使他的煩惱頓消，簡直為之忘記漏水那回事，陳光宇道：「我找到了，所有條件都合適，她長得漂亮極了，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嘴巴是嘴巴……」

夏少庭居然不出聲斥責，那是因為這種形容詞本身有言簡意賅的力量，的確能使人泛起美感。

「她大概祇有廿二三歲，有丈夫但沒有孩子，家道還算過得去。」

夏少庭道：「你好像漏了最重要一件事。」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漏，我一看到她的眼睛瞟來瞟去，聽到她講話的嗲聲嗲氣，還有那搖搖擺擺走路的樣子，不必問，就知道她從前幹過甚麼，知道她是甚麼出身了。」

「她究竟是甚麼出身？」

「兩年前她在蘇州做妓女。」

「好極了，她叫甚麼名字？」

陳光宇攤開雙手道：「我問過，可是卻忘記了。」

夏少庭反而安慰他說道：「不要緊，叫甚麼名字其實都是一樣的，最要緊的是別弄錯她的男人留宿的時間，我絕對不希望她的丈夫忽然回來闖入房間，還揪開帳子。」

陳光宇吃吃笑道：「我也不希望，不過我可以先替你把風，然後輪到你把風，那樣在床上的人，就不會被嚇一大跳。」

夏少庭道：「就算不在床上而在房外，但吃一驚總是不太好，你再去把那男人的時間，查清楚一點。」

陳光宇道：「如果那男人夜夜都住在她那兒，那我們怎麼辦？是不是另外再找？」

「你放心，凡是替妓女贖身帶回家裡，很少是做髮妻正室，所以

新派奇情智慧技擊故事

文・天飛　圖・石可

驚濤駭浪

一定不會天天在她那兒過夜的，你去查清楚，我們馬上動手。」

踐踏泥水的腳步聲漸漸遠去，終於消失。

＊　＊　＊

眼光透過木柵和七里香等灌木籬笆，可以清楚看見乾爽走廊上，那個年輕少婦美麗的臉龐，以及全身的曲線。

那少婦忽然驚訝顧視，同時嬝嬝娜娜走到走廊末端，這樣便大大的縮短了走廊與籬笆的距離。也因此，就可以把她看得更清楚些。

她祇略略驚訝一下，仍然很大膽地向籬笆那邊張望，說她很大膽並不是沒有根據，假如是一般年輕女性，聽到和感到籬笆外有異動異響，一定是嚇得趕快躲入房間，就算還敢留在走廊，卻也必定不敢一面張望一面妖冶微笑。

現在雖然還是光天化日的午後時分，可是一來由於淫淫梅雨，卻使得天色昏黯，二來這間屋子的確稍嫌偏僻了些。

無錫是全國知名亦相當繁華的地方沒有錯，可是任何都市，也仍然有個僻靜地方。

所以，這個冶艷少婦實在大膽得使人驚異，尤其是籬笆上忽然出現一個人，她居然還能夠眨眨眼睛，又笑得花枝亂戰，這種膽色大概連男人也很少有。

那人仍在籬笆外，祇不過半截身軀高過籬笆，所以彼此能夠看得見，如果這個人站在地上也有這麼高的話，他至少有八尺高的身材才行。

一把油紙雨傘，很快就替那人擋住了雨水。

他把雨傘靠於肩上，然後用持傘的手轉動雨傘，傘面像車輪一樣旋轉，水花四面飛濺，相當好看，而顯示出這個人心情悠閒。

那少婦首先開口，聲音果然很嬌嗲。

「你很年輕也很好看，可是我記得我從來沒有見過你。」

「你說得對，我們從來沒有見過。」

她的表情與聲音，都使人覺得她是個斯文和讀過書的人，故此就算有點驚慌，也很容易消失，何況那少婦根本沒有驚慌過，臉龐嘴角更是一直保持使人垂涎心動的笑容。

「那麼你到底是來找我？還是不是找我？」

「我討厭潮濕泥濘，假如我站在乾燥潔淨的地板上，頭頂又沒有雨水淋下來，不論你問甚麼，我都一定能夠回答得很快。」

乾燥地板而又不遭雨淋，目前除了走廊或房間之外，似乎沒有其他地方了。

籬笆靠尾牆那邊有一道後門，那少婦答允之後，持傘年輕男子就打那兒進來。

那少婦忍不住掩嘴吃吃而笑，原來那年輕男子能夠那麼高，敢情是蹲在一個壯漢的肩膊之上。

那壯漢爲了不使上面的人摔倒，使用雙手托住他的屁股，所以看來甚是滑稽。

三個人在走廊上碰面，雨傘和木屐都放在外面，所以走廊地板仍然保持清潔乾燥。

這年輕人衣履雖不算光鮮，但既然是讀書人，又有忠心僕從，顯然必是出身富有或官宦之家，這是那少婦觀察所得，她平生已看見過不知多少形形式式的男人，所以很有自信，大概不會看走眼。

但她第一個錯誤正是看走眼，第二個錯誤，是邀他們入房間喝盅熱茶談話。

這房間一明一暗，暗間是套房，通常明間可以作起居室，暗間是寢室。

在暗間胡天胡帝，不論幹甚麼事都可以，但明間卻是很易被男主人或婢僕進來撞見，所以明間相當安全，祇不過那壯漢站在門邊，如果不讓人進來的話，明間暗間都沒有甚麼區別。

「你膽子很大，我很佩服。」那年輕人說。

艷麗少婦親自斟了一杯茶送給他，兩個人的手相碰到，誰也沒有避開。

「你們男人能把我怎樣呢？」她笑了笑，「大家無怨無仇，那麼除了劫財劫色之外，還有甚麼呢？最了不起也不過碰到很下流的，劫了財還劫色……」

她的話極含常理，如果她沒有很多財物放在家裡，何須害怕劫財這回事，如果她的色身已曾佈施過無數男子，自然更不怕劫色這種事情了。

年輕好看的男人嘆了口氣，說道：「幸而我沒有娶妻，更幸而沒有娶到你這種女人，否則我一定一步也不敢離開你，連睡夢中也非抓得你緊緊不可，你叫甚麼名字？」

「我姓謝，從前人家都叫我牡丹。」她媚笑兩聲，又道：「如果你睡着了還緊緊的抓着我，那你根本甚麼都不必怕了，你呢？你貴姓呀？」

「我姓夏……」他祇說了三個字就被牡丹的笑聲打斷了。

她邊笑邊說道：「我知道你叫甚麼名字，你不必說了。」

年輕男子驚愕得睜大眼睛，「你知道？眞的知道我叫甚麼名字？」

「你姓下單名流字，所以我叫你一聲下流少爺就可以了，對不對？」

「對，對……」年輕男子喃喃道：「我眞姓名雖然是夏少庭，但他們都叫我夏流，你怎麼會知道的？」

牡丹又笑得花枝亂戰，不過就算是千百朵艷花一齊戰動，卻也遠遠比不上她胸前雙峯的跳蕩戰動魅力强烈。

「我問得很愚蠢很可笑嗎？」夏流問她。

牡丹好一陣才停止笑聲，不過內心裡卻沒有停止，男人個個都是愚蠢可笑，你又怎能例外？

她還有一種本領，那就不必轉眼瞧，也能夠知道門邊的壯漢臉上必有垂涎欲滴的表情，這一點她清楚得比親眼看見還清楚。

關於夏流的疑問，其實在秦樓楚館，在風月場中根本是最普通的玩笑，許多客人不願意說出眞姓名，而用假名字，其中有些人開玩笑，所以古靈精怪的姓名紛紛出籠，像「夏流」這種姓名已經是最普通的了。

夏流雖然沒有得到答案，卻也不再追問，他興趣忽然轉到房間的氣味上。

「你喜歡用甚麼香料？」他用力嗅了兩下之後才問她，「味道很不好，你的男人忍受得了這種可怕的味道？」

牡丹訝問：「從來沒有人認爲我的房間氣味不好，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意思是你的鼻子分不出香味的好壞，因爲你從來沒嗅過眞正的香味。」

牡丹聳聳雙肩沒有回答，她雖然自認爲是沒有嗅過上佳香味之人，但既然這個男人作此評論，可能有點道理，所以她何必多嘴反駁，聽聽他的意見，豈不是更上算？

夏流拿出一個金色的扁盒，牡丹就知道是純金打造的，她心中立刻少了一樣顧慮——劫財，因爲這個純金盒子，雖然扁薄而又祇有手掌那麼大小，但最少也得十两黃金才行，一個有十兩黃金在身邊的人，大概很少會是貧窮到不得不偷盜搶劫的人。

黃金扁盒打開，盒內上下都有雪白絲棉襯墊，牡丹看見有四支碧綠色像現在火柴枝一樣長短大小的東西。

她已經嗅到一陣陣沁入心脾的甜香，使她無端端想到美得不可形容的仙女，也使她全身懶洋洋，舒服得連眼皮也不想眨動。

夏流拿出一支，把金盒蓋上，隨手就把那支碧綠細梗插在盒蓋一個小孔上。

他好像甚麼東西都準備妥當，祇聽啪的一聲，一支火摺在他手上發出一朵小小火焰。

火焰點燃那支碧綠細梗，輕烟裊裊昇起。

整個房間剎時已經瀰漫着說不出的醉人香味，使人不由得不貪婪地用力嗅吸。

牡丹低低輕輕地發出「噯噯」聲音，她的臉色忽然紅艷得連胭脂粉都掩蓋不住，眼睛也變成水汪汪的。

但她仍然能發現夏流的神色表情很奇怪，也可以形容非常之可怕！

其實夏流之臉孔，並沒有變成青面獠牙，也沒有七竅流血，在他臉上五官唯一有變化的，祇是那眼睛的神氣而已。

別人會不會在夏流眼睛窺見他靈魂深處，牡丹不得而知，但她卻知道自己已看見了可怕的景象——冷漠如虎豹的碧眼，激烈如山崩海嘯。

人類可能有這種眼睛嗎？即使有，那又代表甚麼意思？

牡丹本不是善於思索深奧問題的人，故此縱然有許多時間給她，她大概也想不出甚麼名堂，何況她根本沒有甚麼時間，因爲一來另一張臉孔代替了夏流的位置，二來她心中一陣迷惘，腦子就不會工作了。

另一張臉孔，是跟隨夏流的壯漢陳光宇。

他的樣子簡直好像一頭野獸，眼中佈滿紅絲，口鼻微微扭曲。

牡丹身上的衣服，一轉眼間就扯成無數碎片，白晰豐滿的身子，精赤暴露於空氣之中。

但牡丹卻沒有躲避也沒有驚慌，她還幫助對方扯爛自己的衣服，一面發出興奮笑聲，使得幽靜的院落，忽然熱鬧起來。

滿房氤氳異香，加强了神秘狂野的氣氛。

夏流反而站在一邊，變成了觀衆。

時間被那女人滑嫩肥白的大腿不斷勾踢而趕緊溜走，自然還有嘶叫、喘氣和呻吟等聲音伴奏。

天色漸漸昏暮，夏流仍然站在床邊凝視。

*　*　*

天氣很意外地轉爲晴朗溫暖，同時又是在近午時分，所以不論是在戶外或室內，到處都十分光亮明朗。

牡丹的房間內擠着八個人，除了男主人和兩個僕婦之外，其餘的五個都是公差。

床單掀開之後，五個男性公差都不禁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因爲床單下面是個赤裸美女。

老實說，這些公差們對於美女的裸體，不論是死是活，已經看過了不少，故此他們現在奇異的反應，絕不是由於土包子未見過世面，而是床上這個動也不動的裸女，竟然比平日嬌嗔媚笑擺腰扭臀時更誘惑更迷人。

無錫地方說小不小，說大不大，總之這些公差們，人人都曾見過牡丹就對了。

一個三十多歲的公差定定神之後，用不悅的聲音道：「張發，你是件作頭兒，又是老手，但我好像還沒有看見你們動手查驗。」

講話的是無錫總捕頭龐照，此人精明能幹，在公門中當眞是個響噹噹人物。

當張發率同一名助手查驗屍體時，沒有一個男人能夠不兩眼發直，同時在心中猛叫可惜。

尤其是男主人感受更强烈，也祇有他更能比較牡丹生前的魅力居然遠遠比不上死後。

初步檢驗結果是，死者生前與男人有性行爲，死亡時間不能確定，因爲她全身肌肉皮膚，甚至把骨節彎曲，都好像剛剛斷氣的一樣，但眼珠以及下陰肛門等隱蔽地方，又都顯示已經死亡了一段時間，大約估計應該是昨天傍晚便失去生命。

最重要的報告是死因，在牡丹雙乳下各有一點黃豆大小的紅印，

由於她乳房相當豐滿巨大，紅印恰好是在雙乳稍稍垂下時的肌肉摺縫內，所以一下子不小心就很容易忽略了過去。

祇有龐照心中知道自己決不會忽略這個部位，因爲他最近才接到江浙兩省總捕頭的密令，所以他知道近兩個月間，兩省境內已經有七個漂亮女人離奇死亡。

離奇的意思是她們死狀、死因都一樣，還有一些相同的情況，例如在出事現場周圍五里左右，必定有一個男人暴斃。

這些男性死者都查明死前曾經有過性行爲，各種證據都顯示與女死者有關。

此外，所有女性死者都是曾在風塵中打滾過的娼妓，而男性死者都是有過强姦非禮等前科的人。

女死者都在雙乳之下各有一點紅印，而男性死者也都有兩點紅印，不過他們都是在左右太陽穴而不是乳下。

龐照以近乎吼叫聲音把所有的人趕出房外，連男主人也不例外。

房間內霎時剩下他自己和仵作頭兒張發，當然還有一具漂亮的赤裸女屍。

兩個男人的眼光，一直釘在那具栩栩如生的裸女屍體，從未離開過，彼此都不交談，張發有時還拉開那裸女手臂或者大腿，東看看、西捏捏的總算有點行動，但龐照連動也不動，像木頭人一樣站在床邊。

張發忽然打破緘默道：「她死因雖然很神秘，但從表面上看，仍然可以猜到她是被某種奇異武功手法點穴致死的。」

「我也這樣想，但你他媽的『表面』是甚麼意思？」

「表面就是從外表觀察的意思，任何東西都有表面和裏面，連小孩子都懂，難道鼎鼎大名的龐總座居然不懂嗎？」

「你的話好像常常都很幽默！」

張發很得意地笑了兩聲，臉孔因笑容而出現了很多皺紋。

龐照忽然一把揪着他胸口衣服，幾乎把他整個人揪離地面，龐照另一隻手握住拳頭，惡狠狠地在他面前搖晃道：「如果我打破你的鼻子，你還笑不笑得出？」

「我當然笑不出，」張發吃驚的哀求：「你爲甚麼要打破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又沒有得罪了你老人家。」

「你的鼻子的確沒有得罪我，但你的嘴巴卻有，所以我可以公平一點，祇打掉你的牙齒，而不打破你的鼻子好了。」

張發眼中忽然閃動着狡獪得意的笑意，「打不得，打不得。」聲音仍然保持哀求害怕調子，其實眼睛已洩露出相反的意思，「假如我嘴巴被打壞，它便不能把一些有用的話告訴你了，我猜想你老人家絕對不會容許有這種事情發生了吧？嗯！」

龐照果然放手，又很耐心地扯扯拍拍弄好衣服，才道：「我討厭你的聲音，不過如果能夠說出有點意義的話，或者就變得不討厭了。」

張發也大概不敢再胡扯下去，立刻道：「我記得我還年輕的時候，聽一位前輩談論過，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姓夏的武林高手，外號有個醉……甚麼的，我已記不清楚了，這傢伙可不是好人，雖然老早已經家財萬貫，有兒有女，但仍然殺人越貨，偶然還採採花，這些都不去說他，最重要的是他獨門秘製的『落紅指』，被殺死的人都有兩點紅印。」

龐照道：「聽這些話有點意義，所以你的聲音，似乎不討厭了。」

張發又道：「據說女人屍體上出現的紅印正是在雙乳下面，但男人卻又不同，不過我已記不清男人出現紅印的部位。」

龐照道：「你不應該祇記得女人的事，如果你不是已經五十多歲，我一定不准你幹下去！」

張發苦笑道：「幹我這一行，其實有甚麼好處？整天驗屍，祇跟死人打交道，像現在，這個女人活着的時候肯脫掉衣褲任我擺佈嗎？」

「我就是怕你祇對死人有興趣。」

「有些人的確對死人有興趣，我卻不是那種人，而且我不妨告訴你，所有的屍體都骯髒嘔心極了，祇有這一具，是我平生所見到最美麗漂亮的女屍，但這一具屍體大概很難看得到，所以你替我放一百個心。」

「你已經五十多歲了，早已不是小孩子，所以你不必擔心我會替你擔心。」

張發皺起雙眉，「你也已經是第二次提到我的年歲，你平時好像不是這麼嚕嗦的人。」

「那是因爲你的年歲使我想起了一些人。」

「但願不是女人。」張發說。

「爲甚麼？」龐照訝然問：「女人跟男人有甚麼不同？」

「這是我的經驗之談。」張發回答：「女人四十幾至五十歲就不會生孩子，也就是說已經過了『生育年齡』，這時候她們就很不幸，已失去激發男人的情慾魅力了。」

龐照道：「原來如此，不過人總是會老去的，不管男女都是一樣，所以這祇算是自然的規律，不

能稱爲不幸。」

「但男人到了八十歲，祇要身體夠健壯，祇要還有精力，仍然可以跟二十歲女性生孩子，所以男人到了五六十歲，有些仍然很有魅力，能夠吸引女孩子，你可曾想到這個問題？」

龐照道：「我才卅一歲，暫時不必研究這個問題，你已經五十多歲，所以你拚命找些理論來安慰自己，對不對？」

張發嘆口氣道：「你已經第三次提到我的年歲，究竟是爲了甚麼？」

龐照道：「因爲我沒有辦法不想起『中流砥柱』孟知秋，他老人家今年大概不會超過六十歲。」

「可是孟老總已經失踪了三年之久，」張發說：「你想起他有甚麼用？」

「你錯了！」龐照沉吟道：「我其實不是想起孟老總，而是想起了沈老總沈神通，我一直設身處地的想，如果沈老總在此，他會怎麼樣做，怎麼樣着手？」

張發搖頭道：「沈老總也已經退休了兩年之久，你倒不如想想別人，例如現在江浙兩省總捕頭彭壁大人。」

「我當然會想到他。」龐照說：「但我從你的眼睛裡看出你好像有點問題。」

張發大驚道：「問題？甚麼問題？我向你保證這些命案絕對不是我做的。」

「我知道，我也相信你不會做，但你爲何好像隱藏了一些甚麼事不告訴我？」

房內沉默了好一會，張發才道：「你的眼睛似乎比貓還厲害。」

「我記得沈老總曾經對我誇獎過我這一點的。」

「你剛才老是提到年歲，現在卻老是提到沈老總，爲甚麼？」

「因爲是沈老總教我的，他說過，如果你是察覺那人心裡藏起一些話，你若是想知道，最好兜一個小圈子，否則，你往往會駭得那個人一個字也不敢講出來。」

「照我看你這個小圈子兜得不算小了，其實我心裡也沒有甚麼秘密，祇不過我只是隱隱覺得死者的死因，似乎不是『武功』二字就可以了事。」

「除了武功還有甚麼可能？」

「還有藥物、巫術等等。」

「你的意見很寶貴，我一定注意這些方面，但老實說，我寧願問題出在藥物方面而不是巫術方面。」

他隨手把床單拉上遮住了女屍。

房內兩個男人忽然都有鬆了一口氣之感，好像心理威脅之感一時已經消失了。

外面傳來匆匆脚步聲，龐照苦笑道：「老張，咱們生意又來啦，這回一定是個男屍。」

張發訝疑交集，忙問道：「你怎麼會知道？」

龐照道：「你管自己的事，記住小心點查驗，要記住我要的不是官式驗屍報告，而是你心中的懷疑。」

* * *

距離牡丹裸屍兇案現場，大約是三里許的一條小河邊，有人發現一具裸着下體的男人屍體。

公差們很快就查出死者姓陳名光宇，從杭州監獄中釋放出來不久，服刑罪名是强姦。

他兩邊太陽穴各有一點紅印，其餘全身上下別無傷痕，但就算普通人也看得出，他死前不久曾經與女性發生過性行爲。

雖然那時候還沒有檢驗血型、精液，以及剖屍檢驗體毛的精密方法，但用粗略比較方式仍然能夠清楚，他性行爲的對象——牡丹。

因此這兩件命案其實是等於一件而已。

著名江浙地區的驗屍高手張發本來很迷惑，他迷惑之故，是想不通龐照怎會知道還有這麼一具男屍？

其次他很不滿意，因爲他與龐照拍檔了六年之久，龐照實在不應該把一些事情瞞住他，在公事上來說，他獲得資料越多，驗屍之時便更有把握，更不會出錯。在私人交情而言，龐照爲甚麼不告訴他呢？這就是張發嘴巴嘀嘀咕咕表示非常之不滿的兩大原因。

不過，不久之後，張發是從另外一些消息來源，還得知江浙地區（其實祇是蘇杭一帶），已經發生過七件同類型的命案，連現下無錫這一宗，一共已是八件了，他就知道龐照守口如瓶，保持秘密實在是極之有理由的。

相類似的案件，一連串發生了八宗之多，如果傳揚出去，請問上至朝廷，下至庶民，將會發生怎樣的反應，以及帶來了怎樣的風暴？

* * *

龐照粗壯的身軀通過濃密花樹幽徑時不止是「分花拂柳」，簡直碰斷了很多橫生岔長的樹枝，所以弄出相當嘈吵的聲音。

他終於在一道清澈溪流邊停了一下！然後溯溪向西北而行，祇轉了兩個彎，就看見徒然寬闊有如湖潭的溪岸邊，有一個戴着斗笠的人正在垂釣。

垂釣的人左前方處，溪水中，有個竹編的魚簍。

龐照走了過去，先拿起魚簍看看，又放回原處，然後一言不發在

垂釣的人背後一方石頭坐下。

南風輕輕吹拂，偶然有幾朵落花在風中飄搖，然後掉落水面，卻幾乎連一絲漣漪也沒有。

時間悄悄流逝，至少過了大半個時辰之久，垂釣的人扔掉了釣竿，他的聲音很清朗，咬字尤其清楚，就算喝醉了酒的人，絕對也不會聽錯任何一個字。

「人跟魚好像還沒有太大的分別。」垂釣的人說：「你釣牠的時候牠不來，你不理牠，牠偏偏就來了。」

「但我仍然是人而不是魚。」龐照說：「無論如何，人跟魚總是有分別的。」

垂釣的人舉手拿下斗笠，露出一張俊秀的臉龐，雖然看來至少是四十歲左右的人，但仍然有年輕人一樣的眼睛以及吸引力。

他又用清清楚楚的聲音道：「你被名利、慾望、感情勾住，你沒有一刻空閑，你跟魚有甚麼分別？」

「我絕不跟你爭論這個問題！」龐照笑道：「你休想將我扯落這種陷阱裡。」

「彼此，彼此。」垂釣的人說：「我也不想跌入你的陷阱裡，你最擅長的絕技，就是用『難題』作魚餌，用『好奇心』做魚鈎，在這等情況之下，我不得不承認你剛才的見解有點道理，你剛才說過無論如何，人跟魚類是有分別的，我不想像魚一樣的上釣，我看我還是做人比較安全一點。」

「你的確不像是被人釣起的魚。」龐照仍然笑着說：「天下公門第一强人沈神通怎會像一條魚呢？」

那垂釣的人原來是沈神通，就是被譽爲天下無雙的公門强人沈神通，他當然不像一條魚，以他的仇敵看來，他甚至比最兇惡可怕的鯊魚還不像魚。

沈神通略略皺起眉頭道：「那麼我像甚麼？總不成連人也不像？」

「你像我師傅。」龐照跪下去恭敬叩頭行禮，起身之後又道：「無論怎麼樣，你是我的師傅，你想不承認也不行。」

沈神通倒是沒有否認這一點，但他忽然墮進無邊無際遐思遙境中。

在以往的歲月裡，有過多少悲哀多少愛戀？還有多少痛苦和多少樂聲……

「命運有如畫筆，在每個人的一生中，有時塗抹上陰沉灰黯痕跡，有時揮上幾筆絢爛綺麗的色彩。

祇不知龐照這回帶來的這一筆，在壯闊綿延的人生畫布上，究竟是灰黯抑或是綺麗？抑或是平平淡淡毫無奇處的一筆？

* * *

凡是算得上富裕人家，屋子總是盡量深邃寬敞的，予人以庭院深廣之感，這大概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羡慕希冀「五代同堂」的思想作祟，所以屋子不嫌大也不嫌多，能夠六代、七代一齊聚於一堂更好。

在鄉下，這種大房子跟茅檐矮屋的對比更爲强烈突出，所以任誰一眼望去，必定能夠知道，貧窮和富裕的分別。

祇不過中國式的大房子，往往有空氣不夠流通以及陽光不足的毛病，後一種缺點，正是解釋蕪湖方家集一幢大房子內，何以正當大白天中午時分，還點上許多燈燭。

由於房間內出了奇怪命案，所以不得不盡量弄得光亮一點，同時七八名捕快也用各種方式儘快趕到，這些捕快們平時都在城裡，極少下鄉，現在一來就來了七八個之多，倒教鄉下人大開了眼界。

本來還算寬大陰涼的房間，由於人多燈多，所以既悶熱而又擠擁。

所有的光綫以及陽光，全都集中在床上。

不出讀者們所料，床上又是一具赤裸的女屍。

這具裸體女屍的吸引與誘惑人程度，並不在無錫那件牡丹艷屍命案之下。

換句話說，牡丹的屍體當時能多麼震動一衆捕快心靈，現在這一具女屍亦是一樣。

雙手叉腰站在床前正中的人是許義，才二十四五歲的一個小伙子，氣派却蠻大，因爲他昨天才剛剛榮任副總班頭之職，而現在房間裡連他在內的七名捕快與兩名仵作，看來以他官階最高，所以他就當仁不讓，大剌剌站在最當眼最重要位置了。

許義也和其他男人一樣，好一會才能夠把眼光從女人（不稱做女屍，是因爲她實在不像是沒有生命的屍體）裸體上收回，而落在床鋪房間各處巡視一回。

他忽然大聲吼問：「這女人當眞不是本宅的人？」

房內除了公差之外，還有兩個本宅的人，一個是中年婦人，乃是掌當家大權的方李氏，另一個是方管家方忠。

方忠忙道：「不是，不是，她絕對不是我們家裡人。」

「既然她不是你們方家的人，爲何會在你們家中，而且還脫得光光的躺在床上？」

像這類問題，表面上好像提問得很合理，其實卻是狗屁不通之言，方忠口裡不說，心中卻連連大

罵：假如知道這女屍是誰，又知道她爲何會這樣一絲不掛的死在這張床上？當然會老實說了出來，正因爲統通都不知道，才希望拿俸祿的官府捕快趕快偵查破案呀！

許義立刻又道：「至少這個房間是誰的，你總該知道吧？他的人呢？有沒有把他找來？」

方忠道：「這兒是敝宅二少爺的房間，二少爺時時喜獨寢，所以特意佈置了這麼一個房間，喏，這位就是敝宅二少奶奶，本宅上上下下一共一百二十一人，全由二少奶奶當家。」

那中年婦人道：「我是方李氏，見過捕頭大人。」

許義眼睛一瞟，又向床上艷麗女屍一瞟，心中嘆口氣道：「好啦，你不必講甚麼，我有不明白的事，我會問老管家。」

世上有些事情雖然明明知道，而最好却是不提起談論，以免有傷感情，尤其是男女間之感情事。

所以許義還算是很通情達理，也很有同情心了，不論換了任何人家中發生這種怪事，有個赤裸美艷的女人，死在丈夫獨宿的房間床上，做妻子的不管怎麼說，心中一定極之不是味道。

既然不想她難堪痛苦，而暫時又不必立刻盤問她，許義就很想這個女人快點走開。

原因是這方李氏雖然已經是三十多歲（從前卅餘歲的女人已經算是中年人了），可是她胸前鼓脹堅挺，面頰、雙手皮膚也很白嫩，樣子也很端正，因此她可算得上是還能夠吸引男人注意的女人，而絕對不是屬於不必顧忌——太老或太少的那一類女性。

所以當驗屍仵作們作第二道查檢，而這一次必定須要驗得比上次詳細得多，這時候有個女人在場，當然是尷尬的事。

但方李氏顯然絕對不會乖乖自動廻避，她甚至有一種趕也不走的堅決態度。

許義心中很煩悶，覺得這個女人很不懂事，她跟這麼多男人在這房間擠個甚麼勁？現在要驗的屍體既不是男性又不是她丈夫，何況這具艷屍外表種種跡象，已顯示死前有過性行爲，那麼驗屍之時自然有許多不雅的景象，她爲何竟不識趣不趕快離開廻避？

假如許義年紀大了點，經驗豐富多一點，他一定沉得住氣容忍了她，但他年紀既不大，經驗也不豐富，再加上一點好心，所以他向方李氏說：「這兒沒有你的事，你可以出去。」

方李氏眼中盡是驚異之意，同時又好像看見怪物一樣，上上下下打量了許義。

連許義自己也認爲臉上或身上一定有甚麼不妥的，否則，方李氏怎麼會這樣子看他？

當他正要檢查自己這樣說是否正確時，方李氏已經問：「你叫我出去？」

許義連忙道：「正是，你可不可以快點出去呢？」

方李氏聲音透出憤怒，「當然不可以，這張床是我丈夫的床，你知不知道？」

她提起這關係，許義立刻醒悟，不禁暗吃一驚，知道自己實在是錯了。

正因爲床是她丈夫的，床上的屍體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她更加不肯走，更要看個明白。

她的話再度表明堅定不移的決心，她說：「就算那死女人忽然變成殭屍會走會跳，我也一定不出去，一定要看個明白。」

碰上這個「視死如歸」的女人，許義祇好聳聳肩頭，自認吃了一次小小的敗仗。

不過他也有一手，可以小小反擊一下。

他盡量以平淡的聲音說：「你既然是當家的人，我提議你找個泥水匠修一修瓦頂，你看，那面粉牆已經漏濕了一大片，而這個房間，可是你丈夫睡的？」

* * *

許義腦海中，仍然不斷出現那個美麗赤裸女屍的景象，他不但記得女艷屍每一寸肌膚，甚至連她有多少根頭髮，也幾乎數得出來。

現在已是深夜，他和手下們都暫時歇息在方家撥出的一座跨院內。

他們住在這兒並不是貪便宜混吃混喝，更不是偷懶，而是一直忙得人仰馬翻，根本沒有返回府城的機會。

中午時，終於查出那具艷屍姓曾，今年才廿一歲，不過她十六歲時，已經是杭州麗春院最紅的妓女之一，脫籍從良已是三年前的事，在妓院中名字是綠珠。

稍後不久，失踪了的方家二少爺終於有了下落，而且把他找回來，但回來的不是活人而是屍體，是在五里左右一條河邊發現，蓬首赤脚，身上雖有一件長衫，裏面卻沒有內衣褲。

就是方二少爺屍首使許義等人一直忙到晚上。

話說回來，許義曾經再查三驗過綠珠，故此對她身體特別記得清楚，但既然其後又反覆驗過方二少爺屍首，何以還不能冲淡對綠珠的印象？何以腦海中老是浮現那曲綫美好的皮膚白嫩的女屍？

許義自問雖然也「知好色而慕少艾」，但決不至於色情狂到念念

不忘那具艷屍的程度，所以他心中隱隱覺得有問題，不是他心理有問題，而是有關命案「綫索」問題。

有人輕敲房門，接着推開了門進來，原來是方李氏，手上有個銀盤，盤裡有一盅不知甚麼東西的瓷盅。

許義現出吃驚神色，望住銀盤裡的瓷盅。

方李氏聲音平靜卻有點嘶啞，自然這是由於她丈夫的暴斃，曾經搶天呼地大哭過之故，「盤子裡是可以吃的東西，不是血淋淋的人頭，我還沒有斬下仇人首級的本領。」

許義苦笑一下道：「我有眼睛，我看得見是不是人頭，而且你就算能夠斬下仇人腦袋，你根本不必送來給我，我猜你祇需把人頭往亂葬崗一扔就可以了。」

「你有時候很聰明，我傍晚忍住心中悲痛，特地為你小心燉了一盅官燕，這是珍貴貢品，普通人很難吃到的，但如果我們再提人頭的事，我怕你沒有胃口。」

官燕是進貢官家的燕窩，方李氏可沒吹牛，在那時候的確是珍品，不像現在那麼普遍，至少許義就連見也沒見過。

許義臉上仍然掛着苦笑，「你不必擔心我的胃口，我隨時隨地可以吃喝得下十斤牛肉，但我卻擔心這小小一盅珍貴的官燕，會使我永遠消化不良。」

但不管他怎麼說，這個仍然相當吸引男人的女人，她堅持地使他喝光了這盅燕窩。

燙熱清甜的燕窩使許義眼睛裡的疲倦消失，他也不能不承認地道：「的確是好東西，但我記得這種東西好像對肺最有益，也能使女人更漂亮，如果我沒有記錯，我現在似乎不急需補肺也不急需養顏。」

「那麼你急需甚麼東西？你雖然忙了一天，但不至於體力不支吧？」

答案就是要看是那一種以及那一方面的體力，這就是許義的心中想法，他的經驗告訴他，通常來說年輕的女人容易應付得多，像方李氏這種卅來歲的少婦，大概最難滿足最難擺平。

而且，像她這種女人，雖然有吸引男人丰姿的魅力，但也有端正秀麗的韻味，以這種大家閨秀味道的女人，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在丈夫屍骨未寒，剛找回來就……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是她想達到某一個目的，有些人往往為了達到目的而可以不擇手段。

方李氏的話初步證實了他的猜疑，也使得他胃部有點不舒服起來。

她說：「我希望你能夠破我丈夫的命案，為了這個原因，你要我怎麼樣都可以。」

許義開始認為這個女人講的話有點道理，像她說過「他有時候很聰明」，這話背面的意思就是「有時候不聰明」。

如今他最不聰明的是住宿時接受她的安排，別人都是兩三個人共同用一個房間，但他身為副班頭，是個領隊長官，故此他獨自用一個房間。

一個房間祇住一個男人，再闖入一個女人，一個仍然有相當吸引力的女人……

許義好希望這個房間忽然漏雨，所以他的眼睛趕快向屋頂以及四邊牆壁巡視，但結果很令他沮喪，因為四周上下光潔乾燥之極，看來不但完全沒有漏雨，恐怕最近的將來也絕對不會的。

他這才深深嘆息一聲，卻忽然陷入沉思中……

＊ ＊ ＊

清冷澄澈的湖水，以及同樣清澈的臉龐、眼睛，使得心緒大見急躁的無錫總班頭龐照，忽然間平和舒坦，忽然發現並非到了世界末日。

龐照親自棹舟以最快速度在太湖某一個幽靜海灣找到了沈神通，當他出發之時，心中既着急而又憤怒，因為第八宗命案，雖然發生於無湖而不是無錫，但他敢打賭，如果還不趕緊偵破，還不能趕緊抓到兇手的話，這類命案會繼續發生下去。

「為甚麼你認為兇手還要繼續做下去呢？」

問的人是沈神通，但這正是令人迷惑之處，因為如果是普通人感到奇怪而詢問，還說得過去，但他是沈神通，有甚麼理由連我龐照都看得出的情勢，你沈神通反而會不明白？

但龐照卻不得不回答道：「因為到現在為止，一共已有八宗相類似的命案，行兇者顯然是心態失常的瘋子，你難道認為他會忽然痊癒而停止這種可怕邪惡的罪行？」

「當然不會，我可以跟你打賭。」沈神通心中輕輕嘆氣，他想起了目下長江下游勢力仍然最大的幫會「大江堂」，那個幫主嚴溫正是這種人。

自然還有一些別的人也讓他想起來，例如遠在北方天津的富豪，也是一代武林狂人金算盤(但此人已死去，不必太費腦筋)。

然而前面提到的兩個人，加起來卻祇怕也比不上「人面獸心」的陶正直一根指頭。

「我祇希望幕後的眞正兇手不是陶正直，假如是他，我給你一個忠告。」

「師傅請說，弟子洗耳恭聽。」

「我的忠告是你立刻辭掉公職，那些兇殺案，便跟你完全不發生關係了。」

龐照露出難以相信的神情，嘴巴張得比離水之魚還大些，這怎可能呢？天下無雙的公門强人沈神通，居然也有不能和不敢偵捕的罪犯！是不是耳朵出了毛病聽錯了呢？

沈神通等了一陣，好讓對方恢復了冷靜，才又道：「你不但覺得我的話難以相信，而且進一步攷慮到我有沒有發高燒？我是不是不正常？」

龐照道：「我也是這樣的想，不過既然你能夠一言道破，可見得絕對沒有發高燒，也沒有不正常，我也知道『人面獸心』陶正直不是容易對付的傢伙，可是連你也舉手投降的話，我就覺得無法接受了。」

「陶正直不是『傢伙』，他是一流的高手，各方面都是，例如武功、智計、古怪本領等等，甚至瘋狂程度比任何人都高明。」

「我聽你提過這個人的事蹟，我最記得有關武功方面，你說他的劍法、掌力、輕功都是第一流的，曾經有一次武當派特級鷹系高手司馬無影，再加上『猛將』朱愼的『悲魔之刀』，他們聯手圍攻仍然收拾不了此人。」

「你沒有忘記就好，武功是玩命的學問，生存或死亡、勝利或失敗，祇繫於一綫之間，一絲一毫也勉强不得。」

「但是你又說過，『機智計謀』可以補武功之不足，難道這一方面，你也失去了信心嗎？」

沈神通沉思了片刻，才微笑道：「你擊中了我的要害，我在這一方面還不肯認輸，假如這一連串香艷兇殺命案，幕後兇手是陶正直的話，顯示他想做漁人，想把我這條魚從茫茫江水裏釣起來，我不想讓他成功，你也不想，對不對？」

「我當然一萬個不想，」龐照大聲說：「但你已是第二次提到幕後這兩個字，莫非還有幕前幕後的分別？」

「這一點我們等着瞧，」沈神通又微微而笑，「喜歡獵射水鴨之人都知道，他們必須匿藏起身形，還要吹哨子發出水鴨叫聲，才可以把天空飛過的水鴨羣引下來，敵人既可以偽裝水鴨子，我們當然也可以偽裝變成一條大魚。」

龐照怔了一會，才爆發出響亮的爽朗大笑聲，好不容易才停止了大笑，道：「誰要是把你當作大魚，想法子把你釣起來，我保證這個人，遲早忽然發覺自己才是大魚，才是被釣離了水的魚，哈，哈……」

但究竟誰是大魚誰是釣者，還待事實證明，目前龐照可是好像笑得太早了一點……

＊ ＊ ＊

夏流(原名夏少庭)從惡夢中驚醒，已是一身冷汗。

那場惡夢的內容很簡單，他祇不過一直被人追殺，而自己永遠卻跑不快。

世上人大概很少人沒有嚐過這種可怕的滋味，不論夢中是由於甚麼原因而逃跑，總是跑不快，總是瀕臨被抓到的邊緣，這一類惡夢不但令人筋疲力倦，甚至可以使不强壯的心臟停止行動。

夏流心臟還算是强壯，所以他清醒之後，體能很快就會恢復如常，不過他老是忘不了夢中那一張英俊漂亮的男人臉孔，就是這個人追他抓他要殺死他。

然後現在清醒之後一想，實在好像沒有道理？這個人祇應該像守護神一樣，祇施用「保護」的神力而絕對不是追殺，不是毀滅。

但為何在夢中會懷疑「他」？難道「他」竟然會靠不住，是不可信賴的人？

他到底是誰？他叫甚麼名字？

夏流也知道有些事情，例如身份姓名等，並不是躺在床上就可以憑空想得出來的，所以他很快就放棄無聊的空想，轉眼打量一下這個房間。

在他看來，這間房雖然是在蕪湖城內一家客棧中，但比起方家的方二少爺的房間好像沒有甚麼分別，所以嚴格的說，他並非看這個房間，而是看自己腦子裡的思想，他看見那個英俊的男人，交給他一張字條，紙上寫着方二少爺名字、身份、地址等等，又寫着綠珠的資料。

雖然一切情形都是進行得很順利，但夏流卻雙眉深鎖地想道：「以往七件案子，都是由我找到從前在監獄裡認識的人做拍檔，跟着再查訪適合的女人才向她下手，但這一回完全是『他』給我資料，而且怎麼樣做法，怎麼樣講法可以順利帶那女人見到方二少爺，也都是『他』指示的，雖然他的指示完全正確，但問題是他為何改變了作風？將來又會變成了甚麼樣子？我現在到蘇州去，一切還會像這一次一般的順利嗎？」

＊ ＊ ＊

蘇州也像江南其他一切的地區一樣，梅雨連綿不絕，好像天空已破了一個洞永遠的漏水似的。

但中午時分飯館裏面仍然很熱鬧，外面的梅雨似乎毫不影響人們的食慾。

他走入館子裡，馬上至少有七桌的人都站起來，也都恭恭敬敬行

禮打招呼。

這一個「他」就是當今蘇州府總班頭韓濟傑，祇有三十來歲不到，樣貌很兇，雙眉很濃，還有一股精明慓悍之氣。

他居然很和氣地向所有的人抱拳笑笑，然後叫夥計包了幾籠點心，以及幾式精美菜餚，自然不外乎雞、鴨、豬、魚等帶走。

以前他很少給這些祇會吃喝嫖賭的有錢人好臉色，通常他總是裝作看不見他們行禮打招呼的。

但任何人每當知道大禍臨頭情況不妙時，反而往往會改變平時的習慣作風。

＊　＊　＊

韓濟傑把美酒佳餚輕輕放在一張木桌上，桌邊的老頭子抬頭用昏花老眼望望他，搖頭嘆道：「現在日子艱難，你何必亂花銀子，你平日對我這個老伯父已經很孝順了，為甚麼今天買了這麼多酒菜來？你是不是要娶媳婦了？」

韓濟傑抬目打量了一下這間屋子道：「咱們這間祖屋好像也應該叫人修葺翻新了。」

老頭子沒有被他的話岔開，用頑固的聲音道：「你買了許多酒菜，又要翻修房子，但你好像並不是打算娶媳婦，你肚子裏究竟有甚麼鬼主意？」

鬼主意也即是心懷鬼胎之意，韓濟傑果然露出了馬脚，縮頭縮腦地應道：「我已決定娶房媳婦侍候你老人家，所以屋子也不能不修一修，當然這一切要等我們把這件案子偵破結束，才有空閒心情和有時間。」

老頭子滿臉狐疑神色道：「你這個人也懂得甚麼是閒心？我看未必。」

韓濟傑道：「侄兒我辦好這件案子，就辭職不幹，我若沒有公職在身，怎會沒有閒心？」

老頭子臉色大為蒼白，然後忽然跳起身，以他如此年老的歲數還跳得那麼高，若是在年輕力壯時，祇怕腦袋會碰到屋頂。

他聲音非常之難聽，「你可是出賣我這把老骨頭是不是？我告訴你……」老頭子的手指點點戳戳已弄歪了韓濟傑的鼻尖。

「我告訴你，我已經受夠了，我今年七十一歲，我決不替你坐牢。」

「坐牢」這件事，對任何豁達樂觀之人也絕對不會變成輕鬆愉快的經驗，何況韓老伯的口氣顯示根本不是第一遭，所以他氣急敗壞以及惱火的心情實在很有理由。

原來從前做公門捕快雖然可以隨便發狠欺負良民老百姓，比現在的警探威風十倍都不止，但有一宗卻是比現在警探慘百倍的，那就是他的家屬隨時隨地有「坐牢」之苦處。

簡單的解釋就是上級長官要他的家人充作人質，擔保他一定可以破案，同時也不會逃之夭夭。

從前交通不發達，地方大而又沒有人口登記這一套，所以就算是受公職的捕快，若是撒手逃走到別省、別州、別府的話，顯而易見是極難查獲之事。

故此，若有大案件發生，捕快們——尤其那些捕快頭兒的家屬就得受點活罪了。

在那種環境、條件、制度之下，你要是當上了縣府父母官，擔保你也一定會使出這一套，以免大案子破不了，而又沒有人頂罪替死。

韓老伯的手指軟弱無力，大概再戳上一百下，韓濟傑的鼻子仍然會好好的，他老人家似乎終於想通了這一點，所以停止這種無聊動作，開始享受美酒佳餚。

反正「牢」是坐定了，不吃也要坐，誰叫他是韓濟傑的嫡親伯父，而且又是唯一的親人呢？

＊　＊　＊

蘇州不是個小地方，雖然也不算很大，但卻非常之著名，諺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全中國上從天子下至百姓，都知道我國有這麼兩個富庶美麗的地方。

因此，能夠在蘇州公門中坐第一把交椅的韓濟傑，自然不是泛泛之輩。

蘇州事實上還沒有甚麼驚人大案發生。韓濟傑祇不過從兩省總捕頭彭壁密令中，算來算去知道問題快要輪到自己頭上，所以才早一步先向老伯父打個底，倒不是馬上要老頭子去坐牢。

古語有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韓濟傑平時對這句格言最是服膺，所以他做任何事都多想一點也遠慮一點，像這次的奇異命案事件，他不但祇讓老伯父準備坐牢，而且已經發動所有力量早作準備，現在蘇州水陸碼頭城內城外，至少有幾百對眼睛暗暗監視任何外來的人。

但韓濟傑在府衙簽押房內，坐下了又站了起來，站一會兒又坐下，看來他心神不寧的程度大概快到要找心理專家治療。

他的手下固然不敢惹他，連一些師爺們，平日雖然可以藉上頭命令指使他，但現在都躲得遠遠的，這叫做「拳頭在近，官府在遠」，明哲保身的讀書人，當然極懂得此理。

韓濟傑終於大步走出衙門，冒雨走到一間外表很漂亮新淨的寓所，在那寓所內一間佈置得很清雅的小廳內，看見一個最多是雙十年

華的美麗窈窕女郎。

這個美麗的女郎，看看他身上雨水，又看看他濃眉深鎖煞氣騰騰的樣子，居然連一句話都不問他，溫溫柔柔找出一些衣服，侍候他換好了，又用春葱似的玉手捧上一杯熱呼呼的香茗。

韓濟傑放下茶盅，倒在舒服的躺椅中，長長的透了一口氣道：「我本來想過幾天才找你的。」

「你告訴過我。」美麗女郎微笑很溫柔，聲音又悅耳，「你昨天說，蘇妙妙，我這幾天很忙，大概沒有工夫來看你。」

「我記得我這樣說過。」

蘇妙妙的眼光也像她微笑那麼溫柔，她望住韓濟傑眼睛，「但你還是來了，為甚麼？你有甚麼話不敢對我說嗎？」

韓濟傑嘆了一口氣道：「有，但仍然是老話，我雖然極之喜歡你，但我卻不能娶你。」

「的確是陳年舊話了，可是你難道為了這句話特地跑來找我？」

「當然不是，我是為了一件案子傷腦筋，我現在根本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說出來聽聽吧！」蘇妙妙說：「雖然我是蘇州的妓女，但我和別的人多少有點不同，例如人人都知道雖然是自由身的妓女，也必須住宿在妓院裡，但我卻託你的福，可以自由住在外面。」

「這正是我很擔心的一點。」

「你很擔心？莫非那件案子牽連到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

「案子還未發生。」韓濟傑說：「但蘇杭附近幾個縣府一連發生了八件案子，案中有一個女主角却很像你這種身份。」

「這樣說來，雖然那是許多件可怕事件，但跟我們的交情沒有牽連？」

「一點也沒有，我估計那兇手大概是個瘋子。」

「武林中有沒有很高武功的瘋子？如果沒有，你大概就比較安全一些。」

韓濟傑沉吟了一下道：「從前我還跟師傅沈神通跑腿之時，好像聽他講過，東海地方有幾個近乎瘋狂的高手，東海離這兒幾千里路，他們跑來幹甚麼？」

「既然是瘋狂的人，那就甚麼事都說不定了，你從前開口閉口都提到武林，但這一次反而是我提起，為甚麼你不提？」

「大概是我因為忽然討厭武功吧？」韓濟傑沉重嘆息一聲，又道：「假如我不是修習少林正宗的童子功，我老早就要了你，現在兒子恐怕也有兩三歲了，但我現在還不敢丟掉這門神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少仇人？」

「這些話你不必講下去，你先應付這件案子要緊，不過案子既然還未發生，也還沒有疑犯，你怎樣應付？你能抓甚麼人？」

「我擔心你。」韓濟傑祇說了一句，便雙眼發直，沉思好一會才道：「因為每件奇異命案的女主角，身份大致和你相同，祇不過她們都已從良嫁人，而你還沒有而已。」

蘇妙妙欣然笑道：「還不簡單，你日夜陪着我，就不必怕甚麼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了。」

「這是個好主意，我剛好也想到這一點。」韓濟傑又攷慮了一陣道：「但我仍然要趕緊查明蘇州地面，還有多少個已經從良的年輕女孩子，我也不能不管她們的安危，對不對？」

「這樣聽起來，你好像要暗中行事？」她沒有掩飾她失望的心情。

所謂暗中行事，就等於不是公開陪她保護她，換句話說他祇是多注意她一點，而不是形影不離地陪着她，以蘇妙妙這種女孩子來說，當然覺得不夠面子而大失所望。

不過，她仍然給他兩個已經從良妓女的資料，以她的立場來說，她已經很能尅制自己的了。

可是韓濟傑連連搖頭道：「她們都沒有資格，雖然不算老卻不夠漂亮，你知不知道，越是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出事，就越能夠轟動一時，假如這個年輕美女居然又是本府捕頭的妻子，當然更轟動了。」

是否上釣　網開一面

第二日，蘇州府人人皆知總班頭韓濟傑，替紅妓女蘇妙妙贖了身娶作做妻子。

他們的新居地址也無人不知，甚至許多小孩子頑童都聯羣結隊去討糕餅糖菓吃。

祇有知府姜明誠大人，以及鴇母毛三娘知道內裡因由。

局勢外弛內張，韓濟傑白天上班，身在府衙，其實至少有一百多人嚴密監視他的住宅，任何陌生可疑之人出現於附近，至少要經過二三十人，用二三十種不同方法測試，當然是不露痕跡的測試才過得關。

＊　＊　＊

夏流經過「賜福坊」，回到寓所之時，已經冷汗濕透了衣衫，完全是一副驚魂未定的樣子。

所以當他看見壯健和醜陋的袁雄，躺在床上伊伊呀呀唱小調，手中還抱着一罎紹興酒一口一口灌到肚子之時，就不由得加了三分怨怒，幾乎連鼻子也豎起來了。

袁雄面目雖然醜陋，但卻不愚蠢，他馬上發覺情形不對，跳下床

問道：「你錢包被人偷走了嗎？」

他看見夏流搖頭，立刻又問道：「莫非你吊膀子被人家逮住了？被人家罵個狗血淋頭嗎？」

夏流瞪住他道：「別亂猜，我很煩！」

然而當袁維躺回床上繼續喝酒哼曲之時，夏流就更煩了，不過「賜福坊」的危險情況可萬萬洩漏不得，否則，袁雄知道了，反而會出差錯。

老實說夏流對那總班頭韓濟傑的高度警覺性也十分佩服的，這個捕頭居然警覺到可能會有危險，所以派出許多人看守住他的家，但有甚麼用，誰教他碰上的對手是犯罪天才夏少庭(即夏流)！

雖然韓濟傑的佈防嚴密而又五花八門，但這等手段衹能瞞過愚蠢罪犯，遇到我夏少庭，哼，哼！我總有法子叫你出洋相，讓你叫苦連天。

他走過去捏住袁雄大鼻子，直捏得他哎呀叫出聲，才冷冷的道：「我問你，如果你已經一身大汗，疲乏得連脚也幾乎抬不起來，這時若有那種小妞兒在你面前出現，你動得了還是動不了？」

是那一種小妞兒沒有說清楚，不過袁雄大概很明白他的意思，所以立刻咧嘴而笑道：「當然動得了，你敢不敢打賭？」

「好極了，我們這次稍爲改變計劃，我敢用人頭擔保，今天晚上韓濟傑回家一定恨不得把自己一頭撞死！」

袁雄眼睛因興奮而瞪得很大，卻也凶光四射道：「我希望你不要出錯，韓濟傑不是好惹的，而我若是落在姓韓的手中，我就算不想供出你也一定不行，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這個人的種種態度行徑雖然是近乎瘋狂，但推情度理之時，卻條理縝密得很，這是夏流對袁雄的直接感覺。

跟這種人打交道合作，小心翼翼還是不夠的，除了事情敗露時，會被他出賣而危險外，還有就是將來永遠都有把柄在他手中，那時候他要你圓就圓，扁就扁，他一輩子吃定了你……

夏流仍然微微而笑，絲毫不洩露心中的警惕和嫌厭，因爲既然他明知袁雄會有這種後患，卻仍然叫他去做這件案子，自然另有辦法和把握，由此推論，既然夏流有把握有辦法，他何須形諸於色？

* * *

無錫雖然剛剛發生離奇命案，曾經轟動全城好一陣子，但現在卻祇有公門裡的捕快們仍然很緊張，居民們以及市面上，一切都有如過去日子那樣生活，沒有絲毫改變。

外表仍然瀟瀟洒洒的沈神通，走在大街上時，仍然忍不住對身邊的龐照(無錫捕頭)說：「你千方百計把我弄到無錫來，我雖然拗不過你而終於來了，但你們的方向很可能錯了。」

「我們？」龐照訝道：「除了我之外還有誰？」

「當然是彭壁，他給你甚麼指示？」

「啊？是的，還有彭老總，」龐照連忙承認道：「他給我一封密函，說是有些綫索顯示那瘋狂兇手，可能回到無錫做案，他還給我一些連我都不知道的資料，那就是本城除了被害的綠珠之外，還有一個當年杭州紅妓杜麗春，這個風韻猶存的美人，一切條件都合適。」

沈神通脚步放慢，一邊思索一邊說道：「彭壁既然有些綫索，也不能完全不信，我可能已經太老了，所以感覺已沒有從前那麼敏銳。」

龐照立刻反駁道：「你才四十歲，最多是四十一二吧，怎能言老？」

「如果我不是太老，爲何在無錫走了這一陣，還沒有感到會出事的感覺？」

龐照祇好乾笑了兩聲以沖淡對他不利的氣氛，老實說，他絕對不敢忽視沈神通的「感覺」，因爲從前已經有過數不清的例子，證明沈神通的「感覺」比任何跡象、任何綫索都準確幾倍。

沈神通又道：「同一個兇手，同一性質的案子，極少會在同一地點再發生，這話我記得告訴過你。」

龐照連連點頭，這道理其實眞像現代的軍事常識，剛剛中了炮彈的坑洞，必定是最安全的地方，因爲任何大炮決不會永遠瞄準同樣目標不停的發射，而空中丟下來的炸彈，更加不會落在同一個地方，此理甚明。

所以除非那兇手無可選擇(例如不能到別處去)，或者故意這樣之外，他當然不會同在一地點再做同樣性質的案子，此理亦甚明。

沈神通索性停下脚步，還拍拍龐照寬厚的肩膊，微笑道：「你願不願意聽聽一個老人的建議呢？這個建議就是我們趕快重新檢討一下，因爲彭壁和你的估計，都可能已弄錯了方向了。」

龐照深深嘆口氣道：「師傅，請你原諒我，我的確存有私心，我用盡方法把你老人家請到無錫，就是要知道本城還有沒有可能發生那種奇怪的命案？既然你認爲沒有，我不但安心了，而且我也已準備好了，我馬上跟你走，我們非抓到兇手不可，對不對？」

沈神通聲音很和藹，甚至可以形容爲「偏袒」、「護短」等等，他說：「好，咱們走，此案若是不破，你的屁股遲早遭殃。」

他抬頭望望迷濛濛灰黯黯的天色，雨絲打在臉上，令人有清涼醒腦之感。

他又道：「這種天氣，不管兇手也好，辦案的人也好，能夠往甚麼地方去呢？我們是辦案的人，我們既不願也不能離開江南，我看兇手也大概差不多了，他也是不願以及『不肯』冒雨跋涉離開江南，除了杭州和蘇州之外，你看還有甚麼其他城市更適合？」

「好像沒有任何城市，能比蘇州或杭州更合適。」龐照說：「如果我是兇手，在蕪湖做完案之後，當然不是到蘇州就是到杭州去。」

沈神通道：「假如連串命案的動機，滲有對付我因素的話，那麼杭州暫時不會有事，所以我們應該立刻去蘇州。」

龐照忙道：「一路上的車馬舟船全都準備妥當，我們馬上走，趕到蘇州我擔保一點也不勞累。」

「但現在趕去蘇州，卻又可能太遲了一點。」沈神通連連搖頭，聲音變得很嚴肅。

「太遲是甚麼意思？」

「意思是如果兇手決定在蘇州做案，這件命案可能已經發生而不可避免了。」

龐照不但不敢粗率大意地忽視沈神通的猜測，相反的簡直百分之百相信，故此，臉色登時變得很難看。

假如他不是私心自用，硬把沈神通先拉到無錫，則現在他們兩人很可能已趕到蘇州，也有可能來得及時制止命案的發生，龐照臉色變得難看，便是一種自責的想法之故。

「那麼我們現在怎麼辦？去還是不去呢？」

沈神通想了一下，忽然露出微笑，反問道：「你以爲呢？」

龐照平生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這位師傅老叫他猜猜看，試想沈神通乃是當代全國知名智慧人物之一，他的腦子裡想法豈是容易猜得出的！

所以龐照也祇好使出他的殺手鐧，他說：「我怎麼知道？如果我能夠猜得出，我就是沈神通而不是龐照了。」

沈神通對於他的無賴辦法倒也毫不在意，還笑了一笑才道：「我們先不趕去蘇州，祇等消息再說吧。」

他要等甚麼消息，如果蘇州眞有命案發生，就算在路上也可以得到消息，甚至比在這兒等還可以早一點知道。

除了連串命案的新消息之外，還有甚麼別的事情別的案子值得關心呢？

沈神通終於再度出山了，不管他的「釣魚理論」有多麼深奧，但事實上他已經像向潛隱於百仞江底的大魚浮到可以看得見也可以釣得到的地方了。

* * *

身子彎曲像煮熟了的大蝦，躲藏在黑暗中的龐照，忽然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魚鈎——把沈神通引離了安全的深水。

他歉疚地搖搖頭，順便把夜風吹到了頭上、臉上的雨水甩掉。

他細想沈神通的「釣魚理論」好像極之有道理，但究竟誰是大魚？誰是釣者？

* * *

橋頭右邊那家打鐵店舖，八塊厚木板門扇已經上好。

那赤着上膊的李跛子，是師傅又是老闆，直到這時才丟下巨大鐵鎚，伸個懶腰。

六七個學徒不但已吃過了晚飯，還洗過了澡，人人累了一天，都恨不得倒頭便睡。

但老闆兼師傅還沒有休息，他們當然也祇好盡力撐大倦眼，有些還走來走去作出勤奮而不疲倦的樣子。

天知道這些年輕小伙子心中，竟是暗暗怎樣怨恨，以及用了多少粗鄙字眼暗罵這個跛子老闆？

但話又得說回來，現在還未到初更時分，祇不過陰雨天黑得早，而陰雨時節人們心情又會比平時差些，好像幹甚麼都沒有興趣，所以大家都想早點躲在被窩裏而已。

假如是好天氣，恐怕這些小伙子們還要踏着華燈往城裡到處逛逛而不肯睡覺哩！

李跛子穿過店後一條巷子，走入一間屋子，那就是他的家，他雖然跛了一條腿，走路時拐呀拐的，但仍然和一般人一樣，也有老婆。

廳堂和房間的燈光陡然光亮了許多。

使人不容易置信的是屋子裡等候着李跛子的少婦，竟然極之美麗，除了臉蛋、眼睛都很妖冶迷人之外，還有高聳的乳房以及修長的雙腿，更增添豔麗魅力。

但如果你知道這個美麗少婦就是杜麗春，就是以前在金陵杭州兩個大地方，曾是花國魁首，曾經紅極一時的人物，你就絕不會覺得奇怪了。

但仍然令人奇怪的：以杜麗春的姿色和身材，怎會喜歡一個跛子，她怎肯捨棄了王孫公子的追求，怎肯捨棄榮華富貴？卻跟着一個跛子——鐵匠兼老闆隱居於並不寬大漂亮的屋子？

在她細心體貼服侍之下，李跛子很快就洗完了澡，洗掉一頭一臉的煤烟鐵屑。

不過就算洗完澡之後，李跛子仍然是個跛子，唯一不同的是他看來好像俊秀年輕了一些。

杜麗春好像絲毫不覺得他是個殘廢之人，她嫣然微笑之時，美麗甜蜜得簡直是面對着皇帝一樣，她說：「你這兩天收工似乎比平時早了一些？」

李跛子道：「對，我早知道瞞不過你。」

杜麗春道：「我喜歡你早些收工，但我又有點擔心，因爲你這樣做，必定有原因的。」

李跛子道：「沒錯，我有原因，可是請你原諒，我暫時不想把原因告訴你。」

「沒關係。」她笑得既溫柔又可愛，「我可以不問你，我也絕不會不高興。」

氣氛融洽和諧得使人心酥神醉，如果世上的女人都像杜麗春這麼溫柔體貼的話，這世界上的痲煩災難至少減少了一半還不止。

他們輕鬆愉快地交談，有時還拉着手甚至擁抱，自然最不可缺的是美味佳餚和香醇的酒。

一切都有了，李跛子看來比王孫公子更有福氣，也更會享受。

假如他仍然不滿足的話，那麼別人祇怕早就應該跳落糞坑裏溺死算了。

杜麗春白嫩滑膩的臉頰，還有香噴噴的味道，輕輕磨擦跛子的臉龐。

在如此親密旖旎光景中，杜麗春用輕如蚊吶聲，道：「你好像老是注意床頭那一口雕花木箱？」

李跛子也以耳語聲音回答：「那口木箱子很小，一定裝不下一具屍體。」

「那麼裏面可能裝着甚麼？」

李跛子深深嘆了一口氣，把她推開一點，以便看見她的眼睛和表情，他說：「你已經跟了我兩年有多了，這口箱子在床頭也放了那麼久，但你居然還不知道裏面有甚麼東西？」

杜麗春道：「我眞的不知道，我爲甚麼要知道？難道我應該知道？」

「不，當然你最好不知道，但任何女人如是處於你現在的地位，一定老早就知道這箱子裏面有些甚麼東西了。」

「我不是任何女人。」她說：「我祇不過是一個痴心的妓女罷了，我既然曾經是人盡可夫的妓女，就絕對不應該痴心，對不對？」

「不，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你究竟是甚麼意思？」

「箱子裏面共分三層，第一層是十二件珠寶玉器，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不論是誰得到了其中一件，必定可以一生富裕！」

杜麗春笑一下道：「這話在你口中說出來，我一點兒也不覺得詫異。」

李跛子也微笑道：「你這種反應使我講不下去了，你應該表示很驚訝才對！」

杜麗春在他嘴唇上親了一下笑道：「我們又不是現在才認識，我爲甚麼要驚訝呢？」

李跛子道：「好吧！就算你不爲奇珍異寶，也不爲巨大財富而驚訝，但第二層第三層都是可以殺人的劍，這一下你可驚訝了吧！」

杜麗春搖搖頭道：「你可錯得太厲害了，你知不知道做過妓女的女人，往往會知道許多別人不知道的事。你現在還會不會認爲那些可以殺人的劍，還能夠駭住我呢？」

李跛子苦笑搖頭道：「我不認爲能夠駭住你。」

那個既美麗又像蛇一般的女人，忽然緊緊黏着他貼着他，同時她櫻唇的熱度也告訴了對方，她的情慾已經爆發了。

李跛子連手也不必動，杜麗春已經忽然變了剛剛脫殼的蛇，由頭到尾都那麼白那麼嫩，看來祇需用一支小小牙籤就可以刺透她的皮膚。

同時，祇要是正常的男人，也一定可以看得出一件事，那就是杜麗春絕不會在乎身體被刺透，她絕對不會感到痛苦，反而如果沒有人對她那樣做的話，她才會感覺得痛苦。

李跛子上衣忽然「呼」的一聲飛出七八丈之外。

在這種時候任何人也不會分心做其他的事，但李跛子卻可以，不過他做得卻是合情合理，把房間裏的燈統通弄熄。

＊　＊　＊

龐照的身體雖然像煮熟的大蝦，彎曲得有如一個大魚鈎，但他的腦子並沒有被任何東西鈎住。

所以，當他眼前一暗看不見任何東西之時，就伸出一隻手輕輕扯扯旁邊一件衣服的摺邊，他扯的這件衣服自然不是他自己穿的，故此那件衣服的主人有了反應，用耳語聲音道：「幹甚麼？」

「我看沒有甚麼看頭了！」龐照聲音也低得使人必須聚精會神才聽得見，「這邊燈火已滅，如果你老人家還有興趣，我帶你到別處去吧！」

「不必，不必！」那人回答道：「這兒很好，很精采。」

龐照訝道：「你老人家還看得見？」

「當然啦！否則我爲甚麼還不肯走開呢？」

「但房間那麼黑暗，你眞的看得見嗎？」

「唉！我自然看不見，但你卻忘記了，我常常是用腦子看而不是用眼睛看的！」

「是的，是的。」龐照連忙承認，接着又嘆氣道：「唉，唉！我眞是連做你徒弟的資格都不夠，我看我還是自動降級爲妙！我做你的徒孫大概還勉强可以混一混。」

「你嘴巴多閉，腦子多用就不必降級了。」

「你說得是，但是黑漆漆一團的，我腦子也變成黑漆一團，我祇希望能看見一點甚麼影子，就可以使腦筋開始轉動！」

房間內忽然火光乍現，接着燈燭都亮了。

＊　＊　＊

杜麗春全身雖然赤裸寸縷不存，而李跛子也壓伏在她身上，不過誰也看不見他們正在幹甚麼，因爲他們身上還有一張薄被子覆蓋着。

不過祇要是超過了兒童不宜年齡的人，大概都猜想得出一男一女以這種姿勢躲在被子下面，將會有些甚麼活動正在進行。

何況房間內燈燭忽然大亮，竟然不是李跛子，也不是美麗女人杜麗春點的。

使房間內忽然光明，也因而使李跛子壓伏在杜麗春身上的情景給人看見了，是由於房間內忽然多出兩個男人。

點燈亮燭的是個黑衣勁裝大漢，看他點亮燈火後立刻垂下手站在一邊的情形，顯然身份較低。

另一個男人年紀很輕，看來一定不會超過十五歲。

他身上一襲淺藍色細綢長衫，右脅下挾着一口連鞘的長劍，面貌五官端正，可以稱得上是英俊少年，除了英俊之外，又頗有瀟洒味道。

然而他的眉毛和眼睛，卻散發出令人寒戰驚懼的殺氣，尤其是被他冷冷盯住的杜麗春，忍不住的已經全身發抖。

李跛子做了一個卑鄙的動作，那就是他身子忽然在杜麗春身上滾下，滾的地方是床鋪裏面，所以距離床口的挾劍少年遠了一些，這一點還可以算是人之常情，誰在這種關頭肯自動湊近對方呢？

但他卻不應該把杜麗春拖起翻壓在自己身上，因爲她是人而不是「盾牌」，而且她是「女人」。

那挾劍英俊少年冷冷道：「李跛子、杜麗春，你們可認識我？」

杜麗春拚命搖頭，李跛子居然回答，「不認得，你是誰？你想幹甚麼？」

「我是宋清泉，但我相信你們從來沒有聽過我的名字。」

「沒聽過。」李跛子話聲還算清晰，「宋清泉，你這樣半夜闖入民居，這是犯法的行爲，你知不知道？」

宋清泉道：「當然知道，橫豎已經犯法，我不妨拔劍殺死你們，死了的人一定不會告訴官府誰是兇手，對不對？」

李跛子吃吃道：「對，對極了！」

杜麗春似乎忽然驚懼道：「你……你祇要殺人？你不是想得到我？」

她驚懼的程度實在是可以理解的，因爲一般說來，有人半夜裡挾劍闖入臥室，除了「報仇」、「劫財」、「劫色」之外，還可能有甚麼動機？

既然彼此互不相識，報仇這一項就可以剔除，如果劫財，則多半不必行兇殺人，剩下來就是劫色一項，以杜麗春的姿色冶艷，的確有資格引來貪淫好色之徒，但如果又不是的話，問題就一定極之嚴重，但可能還未弄明白原因之前就已經被殺死了。

其實若是已經被殺死，則知道或不知道原因又有甚麼分別？

「對，我並不是要你。」宋清泉說：「不過我並不是說你長得不夠漂亮，你絕對不是不夠吸引力，但可惜你曾經在南京賣笑，而且是在秦淮河的縈香舫上。」

宋清泉的話聲相當誠懇，一聽而知不是說假話，可惜目前的眞話對杜麗春他們來說，反而不如說謊話更好些。

由此可以知道，有的謊言並不一定不好，古代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正統邏輯學固然指出了這一點，即使是更古老的佛家思想，亦對於人類有時不得不講些假話，也不算是觸犯了五大戒之一的不妄語戒。

假如你拿了刀子要割斷某人的咽喉，但你告訴他沒有這個企圖，則至少某人在喉管被割斷之前，心中的驚懼痛苦便沒有那麼大。

但反過來說，你一直表明非割斷他的咽喉不可之決心，你猜某人會不會更痛苦呢？

杜麗春的情形正是如是，連李跛子也强烈感覺到抱住的是一塊冰而不是溫馨軟玉的美人。

不過李跛子還能開口，他說：「沒有任何女孩子願意賣身賣笑，除非是環境所迫不得不做，但如果是被環境所迫，她本身便好像沒有犯甚麼罪也不必負甚麼責任了，然則她究竟犯了甚麼死罪？」

宋清泉眼中閃過驚異的光芒道：「你的話絕對不是普通鐵匠講得

出來的，哼！如果你不是跛了一條腿，我一定認爲你就是雷不羣。」

杜麗春身子大大的一震道：「你找他？你找的是雷公子？」

書中交代，宋清泉提到的那個雷不羣乃是當年金陵「海龍王」雷傲侯的獨生子，雷不羣本人日日流連花酒，平生沒有仇家，但他老子雷傲侯不但有仇家，而且都是天下武林一等一的角色。

所以雷不羣也就等於有了仇家，而且最頭痛的是他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仇家！

當年雷不羣時時在秦淮河最著名的縈香舫尋歡買醉，外人得知他這種風流往事不足爲奇。

但雷公子的風流往事，跟那曾在縈香舫紅過一陣的杜麗春，有甚麼關連？宋清泉爲何找上她？而且看樣子好像要殺死她。

莫非凡是認識雷公子的人，凡跟他要好過的女人，都已犯了死罪？

杜麗春忍不住又問出心中這個疑問。

宋清泉聲音雖然很冷，卻也很坦白，答道：「是的，我找的是雷不羣，由於你曾經是他的女人，所以你該死，你非死不可！」

李跛子趕快問道：「宋少爺，那麼我呢？」

「你也一樣！」宋清泉回答。

「連我也得死嗎？」李跛子大驚之下，一把推開杜麗春，自己往床裏面退縮，大概他已經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杜麗春祇是個女人而不是個盾牌，如果宋清泉的劍鋒夠利，他的手力也夠的話，他祇須一劍就可以刺透叠起來的兩個人的身體。

不過，李跛子這麼一縮，床上立刻洩漏滿眼春光，祇見杜麗春白嫩光滑曲綫起伏的裸體，已經完全暴露在明亮燈燭光輝之下。

反而李跛子下身還裹着一張薄被單，祇露出已坐起來的上半身，但見他肌肉虬突，甚是壯健有力的樣子。

「宋少爺！」李跛子又道：「你這樣好像很不公平，我根本不認識那個姓甚麼的傢伙，爲甚麼連我也要死呢？」

宋清泉稍稍向前俯身，這樣他當然更看得清楚床上的人，尤其是那是裸露的女體。

不過，他居然連一眼也不投向那美女裸體，他的眼睛冷如冰霜毫無情感的盯着李跛子臉孔道：「的確有點不公平，但誰教你看見了我？又知道我的姓名？」

李跛子抗議道：「是你自己點着燈火，自己說出姓名！我可以賭咒發誓，我絕對不想看見你，也不想知道你是誰。」

祇是現在賭咒發誓好像已經沒有甚麼用處，要把一個人看見聽見的事從腦子裡抹掉，除將他殺死，大概是世上最好和最穩妥的方法。

宋清泉仍未出劍，冷冷的問道：「你們剛才在床上幹甚麼？」

李跛子雖然覺得對方這個問題滑稽愚蠢兼而有之，但仍然答：「你以爲男人和女人在床上會幹出甚麼？尤其是脫光了衣服之後。」

宋清泉道：「你很幽默！但我卻是很認眞的問你，有時候男人女人雖然脫光衣服在床上，卻仍然可以談話研究學問，要不也可以睡覺，不一定非要幹那種事情不可，對不對？」

宋清泉顯然沒有聽取答案之意，因爲他已經跟着又道：「不過你們的姿勢卻又好像有做過甚麼事情似的，你們到底有沒有做呢？」

原來他眞正想知道的並非做甚麼？而是究竟有沒有做？至於那是一件甚麼事情已無須追究，因爲猜不出來的人大概不多。

李跛子伸手把床頭架上的雕花木箱拿下來，抱在懷中，才道：「我還有些積蓄，我願意付錢，你說，多少錢可以贖回性命？」

宋清泉眼中閃出怒色，右手慢慢伸出，抓住床柱，床柱就是從前那種古老大床，因爲有床頂，所以有四根柱子。

床柱自然是用上好木料做成，本應堅實得有如鋼鐵，可是宋清泉抓住的這一根好像是例外，或者當日那木匠偷工減料吧！總之宋清泉的手指好像並沒有怎麼用力，但木柱已經劈啪裂開，而且木屑紛紛直洒了下來。

話說回來，就算那根床柱木料很鬆劣，但能夠用幾隻手指抓裂揑碎，顯然是已經不簡單的事，尤其是那幾隻手指有可能改爲抓住你的身體，此一想法焉能令人不驚駭汗下！

李跛子徬徨回顧，但看來已經無路可逃，所以他眼光回到了宋清泉臉上道：「我想用錢贖命，這本是人之常情，但你爲何忽然生氣？」

宋清泉冷冷的道：「我的家財就算比不上你，至少也不會少過你，你看我像是爲了錢財殺人的嗎？」

原來他是由於自尊受損辱而生氣的。

李跛子透一口氣，表示心情反而安定一點，他道：「我可以認錯，但任何人到了我這種關頭，不免會病急亂投藥，你大可不必爲此而生氣，不過我這張床被你這麼一抓，肯定已經報銷了，你知不知道我這張床值多少錢？」

宋清泉居然沒有立刻出聲，祇冷冷盯住那鐵匠，過了一陣工夫才道：「假如我不是查過你的底細，查明你的確是從揚州徙遷此地，幹的仍然是老行業，以你的表現，我眞懷疑你其實就是雷不羣，祇可惜你不是他，所以我不得不多殺幾個人！」

杜麗春當眞迷糊不懂，所以又忍不住的問：「你殺死我們，跟雷公子有甚麼關係？你殺的不是他，他既不痛又不癢，他甚至可能完全不知道。」

宋清泉道：「他遲早一定會知道，我知道他不但風流瀟洒，而且也是很自負的人物，所以他遲早會到無錫來查訪這宗雙屍命案。」

其他的話無須再說了，這個姓宋的人顯然正在用一切法子引誘雷不羣露面，由於他不惜使用濫殺人手段，便也可以看出其間的仇恨有多麼的深了。

一直站在門邊的黑衣大漢忽然低聲道：「少爺，好像有人來了。」

宋清泉道：「聽脚步聲顯然是有兩個人往這邊走來，唔！他們已經穿過院子來到門口。」

黑衣漢子眼中射出凶悍殘忍光芒，同時緩緩掣出手中鋒利快劍。

房門傳來啄剝聲音。

宋清泉眉頭大皺道：「知道是誰找你們嗎？」

「不知道。」

「爲甚麼？難道你們都不知道會有甚麼人來找你們嗎？」

他仍然向着李跛子、杜麗春說話，他的劍仍然挾在脅下。

李跛子滿臉迷惑之色，搖頭道：「不知道，你就算拿刀子頂住我的咽喉，我仍不知道。」

杜麗春低聲道：「會是誰來呢？家裡沒有一個人，前面店裡的學徒決不會進來……」

宋清泉忽然微微冷笑，「這還不容易解決，打開了不就知道了嗎？」

李跛子忙道：「不！不可開門，因爲不管來的是甚麼人，但一進來看見了你，也就跟我一樣活不成了，待我打發他們走好不好？」

宋清泉冷笑道：「當然不好，俗語說一件穢，二件也是穢，多殺兩個人有甚麼關係呢？」

房門啄剝之聲又起，宋清泉道：「宋阿勇，開口讓他們進來。」

宋阿勇就是那個黑衣慓悍大漢，他一伸手就抽開門閂，拉開了房門。

兩個男人先後走入房間，都是穿長衫，前面那個人已年屆中年，樣子清秀斯文，後面那個人却軀體壯健，雖是穿着了一襲長衫，仍然沒有斯文儒雅味道。

宋清泉稍稍側轉身，這樣他可以同時看住床上的人和剛剛闖進來的人。

那當先入房的中年清秀的人，七八尺外停步，連連搖頭道：「不像話，實在太不像話了。」

跟他進來的人沒有開腔，反而是宋總泉說話，他道：「甚麼事情不像話，難道你果來沒有看見過不穿衣服的女人？」

中年人道：「我當然看過，不過像她這麼漂亮的好看的卻不很多就是了。」

「那麼你多看兩眼，」宋清泉道：「我知道你們不認識李跛子，我一看他表情就知道了，但我同時又知道你們決不是易與之輩，你們可能大有本領，只可惜碰上了我宋清泉，所以我勸你們多看一眼那女人，因爲以後你們恐怕已沒有機會看見赤裸的女人！」

中年人搖搖頭道：「宋少爺你錯了，我說不像話並不是這個美女赤身露體之後，而是你，你太不像話了！」

宋清泉道：「這是怎說？」

中年人道：「我本來不想管你們的事，那李跛子和杜麗春活也好死也好，我都沒有時間管了，我的時間非常寶貴，我現在應該已趕去蕪湖才對！」

宋清泉疑惑不解道：「那你們爲甚麼來呢？」

中年人臉色一沉道：「現在是我問你，而不是你問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宋清泉年輕傲氣的臉龐上泛起諷刺笑容，大聲道：「我知道你是鼠輩！」

中年人並沒有生氣，祇是搖搖頭輕嘆一聲，「年輕人往往就是這樣子，目空一切，以爲全世界的人都比不上他，而這種過份驕傲自大的個性，又往往是從名門世家的溫室裡培養出來的。」

宋清泉居然祇是瞪眼睛而不作聲，這是因爲他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人，見識過了不少高人異士，同時本身也相當有才智有學問，所以他一聽而知對方絕對不是普通的高手，對方必定是高手中之高手。

不過左脅挾着的長劍，卻又使宋清泉安心不少，這把劍不但不是無名之劍，而且他曾經痛下了十年苦功練過。

「十年」有時候很短，有時候又很長，若是天天走馬章台風花雪月，十年就祇是很短的時間，若是由童年開始，捨棄一切玩耍，每天黎明即開始專心一志練功練劍，這十年就會變得很長了！

宋清泉右手忽然出現一口三尺六寸光芒四射的利劍，劍鞘仍然在他左脅下，也好像沒有人看見過他拔劍的動作。

但修長鋒利的長劍卻的確已經

出鞘，並且在他右手掌中，「右掌」的意思就是他已經可以隨時發出劍招殺人之意。

不過那七八尺外的中年人竟然也和他一樣，像變戲法似的手中忽然又多了一條金光燦爛奪目的鎖鍊，在時間上絕對不比宋清泉慢。

很可能由於那中年人取出的手法快得出乎人意料之外，所以宋清泉才沒有出手，祇持劍冷睨着，臉色有如染上一片寒霜。

房間內還有別的人，這兒特別要提到的不是床上那對裸體男女，而是門邊的黑衣大漢以及那跟隨中年人進房的壯漢。

原來宋清泉雖是壓劍未發，黑衣大漢的劍卻已洒出八朵劍花，因而在明亮燈光下，炫耀出千百道劍光霞彩，使得人人都有眼光撩亂之感。

劍光固然炫目驚心，那陣陣劍氣寒冽也冰冷得令人泛起魂飛膽裂之感。

幸而那被首當其衝的八朵劍花電閃罩射的壯漢，不曾身僵手硬，而且還能夠極之及時地拿起一張長方形木几，當作盾牌擋於身前，當然他並不是死板板拿着木几擋劍，事實上他雙膝微屈，身軀稍作彎曲，加上右手已亮出一條銀色鎖鍊，又加上他的豹子般的悍厲眼神，種種條件加起來，變成大有凌厲反擊的氣勢。

因此黑衣大漢不得不斜跨四步，還須得虛空劃出兩劍，發出絲絲劈風聲，才算是封住了敵人反擊之勢。

「你是沈神通？」宋清泉問道：「這一位是誰？我看他武功好像眞的很不錯的樣子。」

中年人正是名震全國，號稱公門强人的沈神通，他微哂道：「你猜他會是誰？」

宋清泉道：「你先猜我是誰？」

沈神通道：「剛才那一招『八仙過海』，在木几上面留下的劍痕，就好像寫字一樣明明白白，這一劍攻襲人身奇經百脈八處穴道，天下除了無錫桃花溪宋家，那能有這等神奇奧妙的劍法？」

宋清泉皺眉道：「假如你事前不知道我姓宋，你能想到桃花溪宋家？」

沈神通笑一下，看來目前這種陣仗氣氛，對於他好像祇是很平常的事情，他說：「我即使一時不知道你們來自桃花溪，但我卻老早知道眞正的殺手，不是你宋清泉而是他，他好像叫宋阿勇，對不對？」

宋清泉、宋阿勇都忍不住愣駭瞪眼，其實這時候還有李跛子，神情也非常之古怪，好像他忽然聽見一個沒有辦法可以相信的消息一樣。

宋清泉終於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道：「不錯，你是眞的沈神通，我今晚縱然死於此地，也不算寃枉了，宋阿勇，準備拚命！」

宋阿勇應了一聲，橫劍怒目，氣勢之兇厲，竟使房間內登時氣溫下降，寒氣侵人。

沈神通聲音一點也不驚不急道：「宋清泉，你的仇人到底是我沈神通，以及我的手下弟子龐照？抑是雷傲侯的獨生子雷不羣？」

話聲一出，宋清泉、宋阿勇登時氣勢大減，他們有甚麼辦法不洩氣呢？本來，沈、龐兩人已不是仇人，何況就算是殺死了他們，祇要稍有腦筋之人也知必定「手尾」極長。

試問拚了性命去殺死的竟然不是仇人，而是大有後患的人，是不是明智之擧，何須多論！

「我宋家仇人是雷傲侯，如果找不到雷傲侯，雷不羣也是一樣。」

「很好，你們先把劍收起來。」沈神通用平淡而又很有權威聲音說道：「暫時，我還不想控告你們妨礙公務阻差辦公的罪名！」

宋清泉怔一下，終於收劍入鞘，宋阿勇看他這樣，便也把長劍歸鞘。

沈神通和龐照手中的鎖鍊也很快不見了，龐照還走到了床邊，扯了另一條薄被遮住了杜麗春美麗而又誘惑的肉體。

沈神通又道：「我先說句老實話，今天晚上我心中已列出長達二十五人的名單，但其中卻沒有桃花溪宋家在內。」

宋清泉訝道：「除了我們之外，居然另外還有二十五個嫌疑犯之多？你沒有騙我？」

「我爲甚麼要騙你？」沈神通反問，又道：「我再講老實話，你宋家雖然是天下有名劍道世家，但惹上我沈神通，祇怕也不是好受的，你相信不相信？」

宋清泉沉吟一下，才道：「我相信，但若是我沒有親眼見過龐照擋住阿勇那一招『八仙過海』之前，我還是不相信。」

沈神通道：「既然你相信了，你自應立功贖罪，這跟談生意做買賣一樣的。」

宋清泉的頭都大了，問道：「這跟做生意有甚麼關連？」

「我們先別談理論。」沈神通說：「反正你們可能已誤了我的事，所以你們必須表示……」

龐照像唱雙簧似的接口道：「我們叫你們殺，你們拔劍就殺，叫你停就停，知道了沒有？」

宋清泉、宋阿勇都像傻子一樣張開嘴巴，幸好他們還會點頭表示知道。



潘老五足尖一點，輕飄飄飛上屋頂……

＊　＊　＊

房內雖然祇有一支殘燭，卻顯然不比外面院落明亮得多了！

所謂「院落」其實是一個天井，祇不過從前的土地沒有現在那麼值錢，所以就算普通人家的天井，卻也寬敞得使現在住在白鴿籠裏的人羨慕得要死。

時間才不過是二更過一點，但四週早已經很寂靜，也幾乎看不見任何燈火，所以夜行人出沒總是喜歡選擇二更過後，直到四更左右這段時間。

四道人影先後飛落院子裡，他們散開查聽查看了一會，便又聚集在一起。

這時又有第五條人影颯一聲飛落他們當中，東窗一個身材最矮小，下巴蓄着把灰白鬍子的人低低怒罵道：「混賬！你幹嗎下來？」

第五條人影站定靜止就顯出身材魁梧以及很年輕的特徵，他嗓音也很渾厚雄壯道：「謝老大，我潘老五不是把風的材料。」

白鬍子矮個子臉孔皺得像塊柿餅道：「那麼你是甚麼材料？」

魁梧年輕的潘老五說道：「我會殺人、會拚命，就是不會把風，你還是叫別人幹吧！」

謝老大冷冷道：「你爲何不早點反對這差事？」

旁邊一個脖子特別長的中年人冷笑一聲，接口道：「對，小潘你爲何不早點說？叫你把風又不是第一次，從前你好像沒有異議！」

世上有些人天生一開口，那股聲音就會使人覺得討厭，這個長脖子的中年人正是這類人，他姓李，在這集團中排行第二。

排行第三的是個姓吳的小胖子，雖然束起頭髮，卻仍然看得出他半邊頭髮漆黑，但另半邊已變成了雪白，對比之下非常矚目。

小胖子吳老三，緊張跟着道：「對，李老二講得對，咱們『趕盡殺絕五行使者』出道二十年來，每次有行動任務，必定是老五把風的。」

現在祇剩下老四還沒有開口，此人身材健碩臉肉橫生，雖然很兇惡樣子，但頭髮竟也有一半灰白，顯然應該已經不像是爭强鬥勝的年紀了。

他大概不甘緘默，插嘴道：「我熊老四講幾句話，行不行？」

謝老大看看有微弱燈光透出的房間，大概認爲沒有問題，點頭道：「你說，但大家講話聲音要放輕一點，別把人家好夢驚醒！」

熊老四道：「潘老五忽然不想把風，必定有某種原因，咱們何不先問問他弄個明白？」

謝老大道：「有理由，潘老五，該你說！」

潘老五慢慢道：「咱們這個集團雖小，名氣卻很大，全國南北武林，不論黑白兩道，祇要收到『趕盡殺絕五行者』五彩帖子，恐怕沒有人能夠不魂飛魄散的，我記得我參加之後，一共出動過八次，而每次當事人都按照咱們規矩，早幾天就自殺了，這一來咱按規矩也不能屠殺他們全家大小，因此江湖上並不怎麼過問及哄動，咱們名氣好像越來越小了。」

謝老大說道：「趕快把話講到正題上吧！」

潘老五點頭道：「我在這八次行動中，簡直都是翹起二郎脚，坐在屋頂上，一點心也不必擔，祇等分銀子。」

小胖子吳老三道：「分銀子還不夠過癮，不夠舒服嗎？」

潘老五道：「不！就是因爲太過癮、太舒服，所以會用腦子想想，何以都是我老五把風？何以『趕盡殺絕五行者』二十年來，前四人從沒變動過，祇有老五常常換人。嘎！據我所知，我已經是第六個『老五』了。」

謝老大臉色變得很難看，卻又不能不承認道：「沒有錯，你是第六個，這又如何？」

潘老五道：「我剛才在屋頂上，也像往日一樣翹起二郎腿搖呀晃呀的，忽然想到以前那些老五英年早夭折，會不會也是因爲二郎腿搖晃得太舒服，是不是銀子賺得太容易呢？」

李老二使人討厭的聲音插了進來，「難道那些老五多賺了銀子一些，我們就謀財害命，你居然以爲我們眼光這麼短窄，胃口這麼小？」

潘老五道：「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我祇不過忽然想到壁虎而已！」

「壁虎是甚麼意思？你今晚好像有點神經兮兮？」熊老四低聲斥道，又說：「不要再講了，快點去把風，有事咱們回家商議。」

潘老五說道：「四哥，我不必把風了，因爲此地已變成羅網，咱們已經陷入網中。」

謝老大怒斥道：「你爲何不早發出暗號？又爲何囉囉囌囌講一大堆廢話？」

在斥罵聲中，吳老三、熊老四已經飛身上屋，四下張望傾聽一下，隨即躍在院落中。

他們表示潘老五之言不錯，換而言之，江湖上鼎鼎大名的「趕盡殺絕五行使者」，現在已經陷入羅網，但這張網能不能困住他們？那就要等事實證明了。

謝老大居然一點不急，眼中反而射出炯炯精光，聲音也比平時更爲冷靜，他說：「不必急，現在讓我們想想看，這一次行動有誰知道？假如外間無人知道，那麼奸細就出在內部了。」

所有目光都集中潘老五身上，不過潘老五仍然保持泰然冷靜樣子道：「自從我第一次參加行動，變成了『老五』之後，到現在爲止，至少有一百個機會可以出賣你們，如果我早知道有事情之時，你們第一個懷疑的就是我，我賭咒發誓老早就出賣你們了。」

吳老三道：「如果不是你，誰會洩漏行動計劃？如果計劃不外洩，誰能張好羅網，等我們掉進來？」

潘老五身軀一挺，看起來好像很高大雄壯，他聲音忽然響亮雄壯了許多，說道：「我統通不知道，我祇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從現在起脫離這個集團，假如我安然無恙還活着的話，我有生之日決不再涉足江湖一步。」

李老二冷冷地說道：「你這話說給誰聽的？」

潘老五還來不及答話，已經有人接着應道：「他說給我聽的！」

答話之人仍似乎還在房間之內，不過，他的聲音卻又似乎並不陌生，因爲謝老大等人都連連點頭，也都沒有喝問是誰接口答腔。

房間內又傳出剛才那人的話聲，他說：「潘老五，我不能答應你一定沒有事，但我會盡力而爲，我希望你相信我的話！」

潘老五苦笑道：「沈神通的話當然可以相信，但我卻好像變成了賣友求榮的小人了。」

李老二道：「難道你不是嗎？哼！」

潘老五道：「沈神通，我拍拍屁股先走開，等候你處分是可以的，但我卻請求你一定要回答我兩個問題。」

房門無聲打開，走出一個身穿長衫的清秀中年人。

這人自然是沈神通，他微笑道：「你有沒有覺得貪心一點！一個問題已經不算少了，但你居然有兩個之多，不過，我也沒有甚麼不敢回答的問題，你開始問吧！」

潘老五道：「據我們老大講，近兩年來才有擊敗你的信心，所以千方百計找你，但我們的行動卻很秘密，我知道自己沒有洩漏機密，因此，你怎可能知道我們的計劃？你怎會在此等候我們？」

其他的人絕對沒有不想知道內情的！所以現在就算是有機可乘，就算可以一刀砍下沈神通腦袋，他們決不肯出手。

沈神通道：「這還不簡單，我祇要有足夠資料，得知此宅的女主人跟那些命案的女主角有相似之處，我就可以預防一下，你知不知

道，那些已死的女主角，跟此地女主人最相似的是甚麼？」

潘老五張口結舌，吶吶道：「我……我不知道。」

「她們都很漂亮迷人，這是使平平凡凡的命案變得轟動的主要因素，你們殺死十個一百個女人都不是費力之事，但是，你們一定揀中她看上她的，就是因爲她很漂亮。」

沈神通微微冷笑又道：「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例如她從前在金陵和杭州兩地，都曾經艷幟高張而又紅極一時，所以像她這種女人鬧出被人姦殺的命案，消息自然傳得又遠又快，剛好我的耳朵好像被別人長些尖些，所以我必定會知道，我知道之後的結果，不外是從隱居的地方跑出來偵查，這樣你們就可以找到我，不必費甚麼氣力，這個算盤的確妙得很。」

李老二用冰冷討厭的聲音道：「你卻的確出現了，我們總算沒有白幹！」

潘老五搶着發話，「沈神通，我第一個問題是，你知道壁虎是甚麼意思？」

在這等風雲緊急時機中，還特地再提問這句話，莫非是極秘密的聯絡暗號？換言之，潘老五會不會是密探身份？會不會是奉命滲入這個組織的人？

沈神通點點頭道：「我當然知道，壁虎是一種奇怪的爬蟲，遇到殺身危險時，牠的尾巴會忽然斷落，而這條斷了的尾巴，還會屈伸跳躍，於是就可以從從容容引開敵人注意力，讓牠很快的逃走，牠的尾巴掉了不要緊，因爲牠很快就可以長出一條新的尾巴，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就是這個集團的尾巴呢？」

潘老五道：「難道不是，我已經是第六個老五了。」

沈神通說道：「那你就是第六條尾巴？所以你很生氣？所以你決定離開這個集團？」

潘老五反問道：「我這個決定有沒有錯呢？」

沈神通沉吟一下，才道：「你不做他們的尾巴，就做我的，你且回到屋頂替我把風！」

潘老五大訝道：「替你把風？你又不是做案，爲甚麼也要人把風？」

沈神通道：「辦案也是一樣，我希望你不會變成斷落的尾巴。」

潘老五笑道：「不可能，你放心，我向來是寧爲鷄口莫爲牛後的性子。」

他足尖一點，雄壯的身軀如輕烟飛絮一般輕飄飄的飛上屋頂。

沈神通連望也不望謝老大四人一眼，祇仰頭望着潘老五的動作，然後忽然沉聲道：「殺！越快越好！」

更闌夜深，萬籟俱寂之時，沈神通聲音雖然不高亢，卻已經四下皆聞。

黑暗中東北角屋脊最末端處，突地出現兩道劍光，宛如蟹鉗一般包抄電射。

這兩道劍光的「攻擊炁」，正如蟹鉗尖端合攏時一樣，不但同一目標，而且時間沒有先後之分，所攻擊的目標則正是剛剛躍上屋頂的潘老五。

雖然兩道劍光一齊出現一齊攻到，但潘老五却清清楚楚感覺得出右邊劍光剛猛如奔雷閃電，大有開山裂地之感，但左邊那道劍光卻輕柔如春風落花，如春蠶吐絲。

這還不打緊，因爲劍術正如其他武功一樣，必有剛柔之分，可是爲甚麼左邊輕輕柔柔的劍光，反而使人泛起了「危機」、「死亡」這一類可怕的感覺？

這並不是說右邊的兇猛劍光沒有殺人的威脅，而是兩者比起來，竟是輕柔柔的美觀劍光壓力更强，這一點就好像有點不可思議了。

潘老五左掌已多了一把兩尺四寸寬刀厚身短劍，這把闊厚短劍，甚麼時候拿出來也沒有看見，總之他粗壯右臂一揮，銀虹旋繞飛舞，一方面使人眼花撩亂，另一方面又能教人清清楚楚看見他一共舞出十二朶劍花，而左邊那道輕柔如春風落花的劍光，雖然刹時攻出十二劍之多，卻都被潘老五短劍銀光一一封住。

事實上潘老五也沒有閒着，祇見他勾擒纏拿，掌指翻飛，以短促得祇不過眨幾下眼睛時間，竟也使出了七種擒拿手法。

他自然不是等閒得太無聊而表演給人家看，如果他左手不是及時地又指又掌奇招迭出，無可置疑已被右邊擊到的那道劍光在身上刺了七個洞口了。

不論那兩道劍光也好，潘老五應付的兩種不同武功也好，卻是人間難得罕見的精妙上乘武學，天下千百萬無數練武之士，祇怕其中祇有很少數人能夠有運氣，有本事看得到這種上乘的武功。

屋頂上現出有三個人，卻分爲兩陣對峙，潘老五目注右邊的年輕人，此人輕輕柔柔瀟洒空靈的劍法，曾經使他幾乎有兩劍封不住，封不住的後果自然是屍橫就地，決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所以現在他想知道的是此人是誰？何以每一劍都是殺着，剛才連攻的十二劍是不是已用上全力？是不是已發揮了極限威力？

那年輕人居然還微微而笑，斯斯文文地道：「我是宋清泉，你

呢？」

「我是潘老五，但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的眞姓名，那麼我就是聲名狼藉的『憐香客』何奇。我本來也不願意坦白告訴你，但沈神通既然在此，而我也已經使出我壓箱底功夫，看來大概已瞞不過沈神通了！」

院子裡的謝老大駭然一跳，厲聲道：「甚麼，你是『憐香客』何奇？你既然是何奇，你的名氣本事，絕對不在『趕盡殺絕五行使者』之下，但你卻寧願作我們的老五，你寧願低聲下氣聽我們命令行事，爲甚麼？」

潘老五現在是「憐香客」何奇了。這何奇名氣則在幾年前在江湖上眞是響亮，因爲任何人若是家裡的妻子或女兒長得漂亮動人的話，就很可能被何奇這傢伙深夜拜訪，以及「憐香惜玉」一番。

聽來好像有點誇大其詞故神其說，但此處所提及那些必須提心吊膽的人，都祇限於武林人物，普通的人反而不怎麼知道世上有這麼一個「憐香客」何奇。

由於武林中人的媳婦女兒長得極漂亮動人的不算多，故此有過那麼十幾二十個美女出事之後，何奇的「惡名」就全國皆知，不過，眞正武林高手對何奇十分戒懼重視的，並不是他貪淫好色行爲，而是他右手「銀龜劍」和左手「幻影擒拿十八式」，這兩宗上乘幻掌絕藝，幾年前連少林寺武當等七大門派的掌門人都驚動了，他們不但親自研究破法，還親自傳授一些門人，由此可知，「憐香客」何奇在武林中的地位份量竟是如何！

連少林武當七大門派掌門人，也十分重視的人物，若是祇論武功，當然不必屈居「趕盡殺絕五行使者」的末席。

那麼「憐香客」何奇何以肯做他們的老五？他究竟想怎麼樣？

謝老大的問話，何奇還未回答，沈神通已經插口道：「老謝，你問得蠢不蠢一點？」

謝老大訝道：「我蠢？我不應該問他？」

「當然不應該。」沈神通道：「何奇一定有堅强可信的理由回答你，大概也可以使你滿意，可是你怎知道他的答案是不是眞的？任何人若是有一兩年時間去想，都必定想得出很好的理由，何況是何奇！」

李老二、吳老三、熊老四一齊點頭道：「對，對極了！」李老二還招手向謝老大靠近一點，低聲道：「老大，咱們今晚就算統通活不了，都還不要緊，最要緊的是潘老五……不！那『憐香客』何奇也活不了才行！」

此是一拍兩散之計，試想他們四人都活不了，那麼，爲何要讓何奇能活下去？

沈神通根本不必正眼觀察，祇用眼尾一掃就知道他們的結論，所以突然大喝一聲，「殺！」接着又道：「不死不休！」

這個命令是對屋頂的宋清泉、宋阿勇兩人發出的。

宋清泉仍然以輕柔如春風姿式招數，長劍劃出六道短短亮亮的光華，攻擊何奇左邊六處要穴。

宋阿勇舌綻春雷，大喝一聲，手中長劍也已使出强攻硬打招式，迅猛攻擊敵人右邊。

何奇左右手一齊施爲應敵，「銀龜劍」和「幻影擒拿十八式」果然名不虛傳，看來雖是守勢，但守中仍然有攻，絕對不是一種一面倒的可憐情況。

祇不過片刻工夫，雙方已互拆了十八招以上，如果每一招平均以兩式計算，那桃花溪宋家這一邊的兩個人已攻殺了七十二劍之多，所以屋脊上劍光虹繞電閃眩人眼目，實在是合理之至。

這其中加上何奇闊刀厚身「銀龜劍」的劍光，當然更是光華閃掣有如銀蛇萬道，教人幾乎以爲是在看烟花奇景，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正在捨命相搏。

何奇對拆到第十二招時，已經發現眞正殺氣來自宋清泉的瀟洒空靈長劍，至於宋阿勇那把長劍外表上雖然凶毒迅猛，其實並非主力，所以不必付出一半心神力量對付他。

到了十八招之後，更證明這個判斷沒有錯。

那是因爲宋清泉的劍法越來越靈翔輕靈，他每一劍碰到或點中何奇「銀龜劍」之時，何奇立刻感到隱藏於瀟洒空靈後面有一種凶險殘毒的殺着。

另一方面何奇左手使出「幻影擒拿十八式」絕藝，祇用三成功夫，就能完全擋住了宋阿勇的凶猛劍招。

又片刻時光飛逝，那何奇已被宋清泉、宋阿勇一輪急攻，又互拆了十八招之多。

這時連沈神通也爲之搖頭深深嘆息，因爲何奇的神妙絕世武功實在極之可怕。

假如不是碰到桃花溪宋家兩大高手的話，今夜的情況，以後的歷史，大概就要重寫了。

換言之，沈神通、龐照還有李跛子、杜麗春等四人，在「五行使者」圍攻之下，結局如何殊難預料。

當此最緊張的刹那間，沈神通居然做出一件很不近人情的事，就是他把眼光從屋頂戰場中收回來，

卻落在謝老大等四人臉上。

要知道現下宋家兩大高手，已經等於是沈神通方面的人手，所以宋家兩人的勝敗存亡，沈神通自應比別人要關心緊張十倍才對，然而別的人都沒有法子移開眼光，祇有他移開了，這豈不是極之不近人情的事？

而且就在沈神通眼光移開之際，屋頂交戰拚鬥情況也隨即就有了變化。

戰況變化乃是「憐香客」何奇變爲主動，說時遲那時快，祇見何奇左手擒拿由快變慢，變得既不擒也不拿，而且由小至大一連三個圈子。

這三個圈子，並無天崩地裂雷鳴電掣之威勢，可是宋阿勇卻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感到，他一口氣攻出的「拔山」、「廻日」、「摧木」三招一十二式，本來就算不能一劍刺穿對方胸腔，也可以迫得對方手忙脚亂，或者至少露出一點手忙脚亂的樣子。

可是宋阿勇卻發現完全不是這回事，那「拔山」、「廻日」、「摧木」三招一十二劍攻刺出，好像小針丟到大河裡去一樣，對方一隻空手劃出的圈子，顯然含有陰柔陽剛兩種勁道，使他的劍招完全發揮不出威力。

如果單單是三個圈子，咬咬牙就可以忍熬過去，但何奇並沒有停手，也就是繼續猛劃圈子之意，每三個圈(由小到大)成爲一個單位，每個單位都好像無底深潭，啜吸了任何東西(包括兵刄威力在內)進去。

自然這時候何奇右手的「銀龜劍」亦忽有佳作。

祇見宋清泉的長劍撒出一排又一排炫幻耀目光芒之時，每一排劍光大約迅速刺出七劍組成，本來這一輪靈翔飄忽攻勢委實是不易抵擋，然而何奇那把寬身劍橫在身前，所移動的位置和角度都十分有限，卻已經出現奇異現象——宋清泉每排劍光都刺在那口寬劍的劍身上。

假如宋清泉所發之劍，全部祇能刺中敵人劍身，那也沒有甚麼關係，結果大不了就是刺不中敵人不能殺傷敵人而已。

可是宋清泉卻感到十分不妙，因爲他每一劍點中「銀龜劍」的劍身都好像忽然陷入泥沼之中一樣，要費不少氣力才可以收劍再發。

所以表面上看，那宋清泉瀟瀟洒洒，一排又一排劍光如潮如浪攻去，好像佔到了上風一樣，其實卻不是這回事，大概如果他叫苦也不會丟臉的話，他必定已經震天價响叫苦了。

總之現在情勢忽然變得很奇怪，那宋阿勇好像喝醉了酒，脚步虛浮歪歪斜斜，每一劍仍迅快如故祇是失去兇厲威勢，而宋清泉則好像玩魔術的人，表演得手脚又快又好看，無奈人人心中都知道是假的而不是眞的。

這時反而最可厭的李老二用手肘碰碰謝老大，又低低的說道：「這情況不妙得很。」

謝老大霍然說道：「咱們快逃，好不好？」

李老二低聲說：「不好，因爲我們還不知道『憐香客』何奇爲何混入咱們集團。」

謝老大道：「他當然不會太無聊而這樣做，咱們出手助宋家一臂之力如何？」

李老二說：「你忘記了這兒還有一個沈神通？他難道還會坐視宋家之人落敗被殺嗎？」

謝老大茫然道：「那怎麼辦？既不能逃，又不能戰？」

他們的話聲很低，照例說別人應該聽不到，但沈神通忽然插嘴，這就表示他竟然都聽見了。

「李老二說得對。」沈神通聲調中大有悠悠然的味道，至於現下還在屋頂以命相搏的險惡戰況，似乎既不足以令他關心，又與他全不相干一樣。

沈神通接着仍然用不急不忙的聲音說道：「你們現在的確既不能戰又不能逃，戰就是上去幫助宋家兩人之意，但問題是你們就算幫了宋家殺了何奇，便又如何？你們總不致於爲了洩一時之忿而去冒生命之險吧！況且宋家兩位高手其實亦不見得要你們幫忙。」

李老二冷冷道：「我們本來不想逃，但情形有了變化，我們的決定也可以改變的。」

沈神通道：「逃？逃到哪裡去？我們打個賭如何？今天晚上有我沈神通在此，你們若是能夠在一千里之內擺脫我的追踪，我就不姓沈，我跟你們姓。」

當世之間恐怕也祇有沈神通這種人物，膽敢誇這個海口打這個賭，而且還敢擔保對方必定不敢接受打賭的挑戰。

李老二兩條眉毛皺得緊緊，簡直黏在一起，他的確沒有膽量跟沈神通打賭，所以他提出另一個途徑，「沈神通，我們就算逃不了，但起碼現在仍可以跟你拚命，你和龐頭兒祇有兩個人，但我們有四個之多，你好像划不來，你何必趕狗入窮巷？」

龐照祇不過站在門縫後，並沒有出房，可是李老二居然一口叫出龐照的姓名，這種本領連沈神通也不能不佩服。

至於李老二提到「拚命」的威脅，沈神通反而好像沒有聽清楚而

不加理會。

沈神通抬頭看了一眼，忽然厲聲道：「殺！快殺！我說過不死不休，你們莫非聽不見了，或者已經忘記了？」

他這話使人感到有些糊塗，因爲宋家兩人分明屈居下風，難道他們本來有能力擊敗和殺死何奇，卻一直不施展毒手殺着嗎？

事實立刻解開衆人心中之疑，祇見宋清泉、宋阿勇兩人忽然劍路互變，也就是說本來瀟瀟灑灑的宋清泉變得兇猛威悍，而宋阿勇則反轉過來。

這宋阿勇劍招一變，那種空靈瀟灑味道，比宋清泉大而過之而無不及。

尤其是五招之後，他微微含笑完全停下腳步，已經不再被何奇劃出的圈子扯得跟蹌進退，顯然何奇的「圈子」已經套不住他了。

更進一步的就是宋阿勇的長劍忽然也劃圓圈，比起何奇的手更快，卻毫不急促。

現在輪到何奇變成醉漢了，身形歪斜腳步跟蹌在窄窄屋脊上進進退退。

何奇心中大叫一聲，「我命休矣！」同時又湧起强烈的悔恨情緒，因爲桃花溪宋家劍道，不但曾經號稱天下第一，而且已經久聞宋家七周天神劍這一路「大衍如環」乃是劍道中至神至妙絕學，所謂「生中有死，死中有生」，永遠在生死交界點循環不停。

明明聽過也明明知道人家有這種劍道絕藝，何以還要使出「無極圈子」這門功夫，何奇悔恨的就是這一點，莫不是因鬼迷心竅硬是拿羊肉往虎口送？

「武學」之道也正是與其他的學問一般，不但深淵無涯，博大精微，甚至比其他學問還有過之。

世上任何學問或科技理論，每個問題及主張，往往會有相反的學說，甚至三種以上的學說，使人看了迷迷糊糊莫衷一是。

武學也有這種情形，不過武學比較現實些，也可以說殘酷些，那就是錯誤的一方很難有機會修改他的看法，因爲他已經死了，由於他的錯誤。

種種現象和證據，顯示世上眞有「相尅」的事實，物性固然有相尅(例如你喝一大瓶牛奶，如果再喝檸檬汁或醋，保證你必定肚子很不舒服，因爲牛奶遇酸便凝結之故也)，武功自然也是這樣。

那「憐香客」何奇的「無極圈手」，乃是「幻影擒拿十八式」之中最精最妙的一手，向來所向無敵，未曾敗過，但師門秘密相傳，這一手秘技絕對不可以碰上桃花溪宋家的「神劍」，如果碰上了，那就有如飛蛾撲火自焚命喪。

——但我一直都不相信師門密誡，因爲桃花溪宋家久已人才凋零，近幾十年來從未聽過桃花溪「神劍」重現江湖。

——我也曾夜入宋家好幾次，查證得知那宋家神劍已經失傳湮滅。

——但爲何這兩個年紀輕輕宋家劍士，居然使出「神劍」，莫非我命該絕？

潮急舟横　漁翁撒網

以上是何奇的想法，說話時嚕嘛，其實他還用不了眨一眨眼的時間就想完了。

何奇的江湖生涯也跟着完了，因爲他師門密傳的警誡一點不假，宋家大周天神劍的確尅死「無極圈手」。

祇見宋阿勇的長劍，在那忽生忽滅，繁密如春花的劍光圓圈中，忽然直直地刺出。

這一劍筆直穿透「憐香客」何奇胸膛。

不過何奇從屋頂摔下來之後，居然頭不破腳不斷。

這就是因爲公門强人沈神通，很及時地接住他之故。

沈神通竟然還跟他說話道：「何奇，你和『五行使者』他們都死有餘辜，不過我仍然希望最近蘇杭附近各村縣的姦殺奇案，並不是你們做的。」

何奇喘了幾口氣，答話時聲音已很微弱，他道：「不是，不是我們做的。」

「你今夜死於桃花溪神劍絕藝之下，應無遺憾，祇不知道你還有甚麼心事沒了？如果我沈神通辦得到，我替你辦。」

何奇輕輕嘆息，說道：「我沒有後事拜託你，我祇有一個疑問，你或者能夠回答。」

沈神通微笑道：「大概可以吧？你知道我本來就是靠這門功夫在江湖上混日子的，如果連我也猜測不透的疑問，你老哥根本不必費心了，我希望你不會認爲我太驕傲自傲。」

「當然不會。」何奇說道：「現在，我想知道『五行使者』除了我之外，究竟誰是眞的老大？表面上是謝行做老大，但好像不是又好像是。」

此人參加了「趕盡殺絕五行使者」集團，已有兩年之久，卻仍然弄不清楚究竟誰是眞正的首腦，這當然是很令人懊惱的疑問。

沈神通使個狡猾，祇在何奇耳邊低聲說話，別人都聽不見，後果自是人人都爲之心癢癢而又疑神疑鬼。沈神通說：「我知道你一直猜

測那李老二才是眞正的首腦，但你又不敢肯定，所以心中甚是苦惱。」

何奇連連點頭，不過他的動作已經很衰弱，很沒有氣力了。

沈神通又在他耳邊說：「你本來沒有錯，李老二的確才是『五行使者』之首，你如果不是有患得患失心理，你老早就可以看出了，現在你願不願告訴我，你爲何有患得患失的心理？」

何奇聲音有如蚊子叫，他倒不是怕被別人聽見，而是實在已經發不出甚麼聲音了。

他說：「我有一個好朋友林風，他不但家中財物被劫，不但他的姊姊被淫辱，連他性命也不保，而這個案子就是他們做的。」

「他們」無疑就是指「五行使者」這個罪惡集團，但他「憐香客」何奇本身不是也常常劫財劫色，以致於天下武林皆知他的臭名嗎？既然他本人也是這類人物，就算朋友受害，卻又何至於記仇恨如此之深呢？

而且，像何奇這種人也有「好朋友」嗎？

何奇微弱的聲音解答了疑惑，何奇又道：「林風是我小孩子時候的朋友，而且他的人很熱情善良，他甚至連牛肉也不肯吃。」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沈神通心中連說兩聲，同時也湧起了既瞭解又同情之感。

以一生的複雜以及幻變，對任何朋友你最好採取「今天有酒今天醉」的態度，也就是說今天的朋友，明天卻可能變成敵人，所以不要期望太高，更不必作長遠的打算。

這樣說來「友情」豈不是虛假的？豈不是卑賤的？假如連友情也不可信賴的話……

我們倒不必太悲觀，因爲問題關鍵在於有沒有牽涉利害關係。

但凡自小相識的朋友，或者年輕時意氣相投的知己，其時毫無利害關係，這種「友情」當然可以相信，至於我國自古欽羨傳誦的「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這話，其實祇不過指出已難得的這一點而已，萬萬不可以當眞，試想世上那有由小時候，交到頭都白了的朋友還像新朋友？反而在官道在旅店或酒肆裡，才一相逢就眞的像幾十年老友一樣？

沈神通輕輕放下了何奇，好像怕驚醒他，怕他好夢中斷似的。

謝老大道：「『憐香客』何奇好像已經死了，連我們也看得出，難道你不知道？」

沈神通道：「我用鼻子聞一下就知道，連眼睛都可以不用，你還差得遠哩。」

謝老大道：「你還那麼溫柔幹甚麼？」

沈神通道：「我替他的朋友林風哀悼他，也稍微表示我一點敬意，你一定要記住，任何可惡該死的人，往往也有高貴可敬的一面。」

謝老大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以任何人之立場來看，『憐香客』何奇死有餘辜，他絕對沒有高貴可敬的地方。」

「那是你的看法而已。」沈神通說：「我不打算說服你，我祇希望今晚能夠把你們一網打盡，你們如肯投降，若肯束手就擒，我個人保證你們不受私刑，並且得到公正審判機會，如果你們恃强拒捕，那就祇好格殺勿論。」

李老二冷笑一聲道：「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滑稽可笑的話。」

「我講的都是眞心話。」沈神通聲音既鄭重又嚴肅，「我看不出有那一點滑稽可笑。」

「就算不滑稽可笑，也祇是廢話。」李老二說：「但我並不怪你，因爲你沒有坐過監牢，也沒吃過寃枉官司。」

「你的意見不妨講出來聽聽，反正我不是施展援兵之計，我們多談幾句也沒有關係。」

「很好，」李老二說：「假如現在我們束手就縛，讓你帶回去鎖在監獄中，然後你會控告我們犯了某些搶劫殺人强姦等等罪名，這時高坐上面的法官大拍驚堂木，直拍得連旁聽的人也驚心膽戰爲止，然後你猜，審判官大老爺怎麼說話呢？」

沈神通當然知道，當下答道：「他問你們有甚麼理由證據答辯，對不對？」

「對極了。」李老二說，但由於他還帶有點冷笑聲，所以人人皆知他完全沒有讚許之意。

李老二又道：「沈神通，我請問你，任何人若是被囚鎖在監牢裡，甚至可能有一段時間不準與外間通消息，在這種情況之下，就算是你沈神通，你能不能收到和取得支持你自己的證據？」

沈神通以輕得無人聽見的聲音嘆了一口氣。

李老二又道：「你們做官的假定我有罪，要我找證據證明我自己沒有罪，好，這也可以，但我人已關起來，叫我怎能找證據？假如用理論方式證明我沒有可能做過這種事情，例如你控告我偷鄰人一隻鷄，宰殺了之後打了牙祭，但我回稟說，我是虔誠佛教徒，我甚至已經吃了長齋，所以我既不可能吃肉，更不能殺生，然而你猜疑又怎麼樣？」

沈神通又在心中嘆口氣，顯然

他也有同感，他深切瞭解對方想表達甚麼，但「制度」是這樣規定，他又有甚麼辦法呢？

李老二冷笑着，聲音有如冷箭，使人聽得十分不舒服，他冷笑完了才說：「那法官大人先看看辦案的人是誰，如果是普通捕快差役，他可能會攷慮一下，但也靠不住，而如果辦案的人是你沈神通沈老哥，這個該死的審判官大人根本連腦子也懶得動了，他大概把驚堂木連拍三十下，然後宣判被告答辯理由不足信，我聽說這叫做『自由心證』，審判官他老人家對理論上的供詞、證據既可採信也可以不採信，然後……嗯！我看我不必再講下去了。」

所有的人，包括屋頂上宋家兩大高手，以及房間裡的龐照、李跛子、杜麗春等人，都不禁爲之動容，雖然他們的表情，在黑暗中沒有人看得見，但卻是不折不扣的事實。

試想像李老二所說和形容的審判制度，如何能教人信任依賴呢？

現在沒有人知道沈神通還能夠用甚麼理由反駁對方？甚至連龐照都很擔心。

這時沈神通發出嘆氣聲，顯然已表示那李老二的攻訐是對的。

因此謝老大、李老二、吳老三、熊老四等人一齊得意冷笑。

龐照實在不忍心讓沈神通受窘，當下拉開房門大步走出。

但沈神通用手勢阻止他開口，等到那四個人冷笑聲停止了，才徐徐說道：「你們這些年來惡名四播，你們總不至於在我面前，否認曾做過殺人搶劫强姦這些壞事吧？」

在沈神通面前當然不能抵賴否認，但好像也沒有親口承認的必要，所以他們都緘默着。

沈神通又道：「理論和制度的缺點，對於你們犯罪事實有甚麼關連？難道法制有了缺點，又被你們指出之後，你們犯過的罪就變成不是事實？」

簡簡單單的幾句話，忽然使得謝老大等人啞口無言。

「我們不是來討論法制得失，」龐照心頭一亮之後，也會開口說話了，「我們來辦案，由於你們犯案如山，所以非抓不可，你們就算不同意也不行。」

話聲未歇，他和沈神通手中都忽然出現一條鎖鏈。

他們取出兵器，手法固然好像變魔術一樣，但「五行使者」他們(現在祇有四人)也一點不慢，每個人右手都是一柄大闊厚身短劍，形狀跟何奇的一樣。

不過，他們左手卻不像何奇那麼空着，人人都戴上一枚「鐵拳頭」，四隻手指外緣的「拳刃」都突起兩寸高稜角，若是被打中身上，擔保會多出四個血洞，流血骨碎自是不在話下。

那沈神通、龐照兩人的取出兵器手法固然快得驚人，但謝、李、吳、熊等四人其實更早了一點亮兵刃，只不過他們亮出「鐵拳頭」後還要套上四隻手指，故此遲滯了大概眨一眨眼睛的時間，這樣在速度上就被沈神通、龐照二人追上了，變成一齊亮兵刃出來。

關於亮兵刃快與慢這一點，乍看似乎無關重要，這話通常情形下沒有錯，但今天晚上情況就不同了。

原因相當簡單，那是由於沈神通還要講話之故，假如沈、龐這方面不能及時取出兵刃，對方每人必定搶快出手了，一出手就形成激鬥惡戰局面，那還有機會說話。

現下雙方雖是如劍出鞘如箭在弦，但還要「一觸」才發，這時沈神通已經有足夠機會開口。

他聲音仍然舒泰悠閒，有如平常時候談天說地一樣：「宋清泉，宋阿勇！」

屋頂上宋家兩大高手不能不各自應一聲。

當然，謝、李、吳、熊等四人，便因而更不至於忘記屋上還有兩大劍客的情勢了。

沈神通接着又說：「無敵天下的崆峒絕技大周天神劍，雖然傳於桃花溪宋家，此事武林無人不知，可是近百年來，也就是說自從被尊稱『劍聖』的宋不凡前輩仙逝之後，就從沒有在人間出現過。」

他現在談的不但是武林軼事掌故，同時也是上乘極妙武學，凡是修習武功之士，誰不想聽聽這種秘聞？尤其是沈神通乃是談論者，他强記博聞天下武功和人名，早已家喻戶曉。

所以，謝、李、吳、熊四人像石柱一樣紋風不動，全然沒有出手攻擊之意，還個個豎起耳朵，實是不足爲奇。

宋清泉聲音從屋脊上飄下來：「沈神通，你到底想說什麼？」

沈神通道：「我想告訴你們，既然你們能施展得出大周天神劍，你們就等於我的天羅地網，如果這四個罪犯有一個逃掉，我誰都不找，只找你們算賬。」

宋阿勇怒道：「這算是那一門子的道理？我們爲什麼要負責任？」

人人都暗暗同情宋阿勇的抗議，試想他們一不拿薪俸不吃公糧，二來又與沈神通沒有交情，他們憑什麼要負責任？」

沈神通自然有他的道理，他說：「誰叫你們練成了大周天神劍？

據我所知，昔年『神劍』石軒中大俠，縱橫天下所向無敵，特別是這一套神劍不施則已，一旦使出來，世上任何高手都無法逃避，你們就算是比不上昔年的石大俠以及宋不凡前輩，但至少也絕不能讓罪犯逃掉，你們認爲我的要求有沒有過份？你們難道連這一點信心都沒有？」

他並非用激將法，只不過把事實說出來。

想當年(兩百年以前)，那石軒中大俠挾青冥劍，三次力鬥天下第一高手鬼母冷婀，終於得勝，同時又挫敗當世無雙劍道宗師「碧螺島主」于叔初。

這些事蹟武林之人至今津津樂道，而談起來又無不都泛起高山仰止那種緬懷無盡之情。

屋上飄落宋清泉歎氣聲，他的心情一定很沉重，是什麼原因？是不是他們的「神劍」並未練到顚峯圓滿的境界，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把握？他歎氣之後，說道：「好的，沈神通，現在我才不能不相信寒家秘傳劍譜上一句格言，唉，我聽命就是了，他們一定逃不掉的，除非我們落敗被殺，那時我們也沒有法子了。」

李老二的長脖子伸得更長一點，厲聲道：「那是句什麼格言？你他媽的爲什麼不敢講出來？」

宋清泉對他的粗言穢語沒有什麼反應，只道：「劍譜上那句格言是：『智慧比劍更重要』，唉！」他再嘆一口氣又說：「假如沒有碰見沈神通，我這一輩子恐怕都不會瞭解這句格言的眞義。」

李老二脖子仍然伸得很長，咯咯而笑，好像一隻公鷄，他道：「宋清泉，你錯了，你必須記住一件事，那就是智慧也必須靠實力，才有所作爲，你想想看，假如我們一舉擊斃了沈神通和龐照，你猜我們這時能不能安然離開此地？」

宋清泉道：「那當然可以，可是沈神通他們誰能殺得死？你們恐怕還不行吧？」

李老二道：「你太小看我們了，你不妨想想看，趕盡殺絕五行使者的聲名難道是天掉下來的？我們窖藏的幾萬黃金難道是路上撿到的？我們若沒有相當實力，沈神通老早抓了我們，早就要了命搬走了黃金，所以你們最好小心想一想，不如在我們這裡拿二萬兩黃金去花花，我這建議你們還聽得進耳朵麼？」

宋清泉笑道：「二萬兩黃金？當然聽得進耳，我幾乎連耳朵都豎得像兔子。」

「那麼他呢？」李老二問。「他」就是指宋阿勇，由於宋阿勇一聲不吭，使人大有莫測高深之感。

宋清泉道：「阿勇麼？這個人有點驢子脾氣，我猜想至少要加三萬兩黃金，也許可以使他點頭。」

一個二萬，一個三萬，加起來就是五萬兩了，李老二不禁哇一聲大叫，道：「一共五萬兩，你以爲我們找到了金礦是不是？」

當然他們可以突圍脫險之後，來個不認賬，這時宋家祇有兩個人，要講和或是講打，他們都可以奉陪。

然而這只是謝老大，吳老三與熊老四的想法而已。

李老二決不肯這樣想，因爲他已看得出情勢對他們極之不利，縱然斬殺了沈神通、龐照二人，自己這邊大概也至多只剩下一兩個人沒有受傷，而這時鬥不過宋家兩大高手，其理甚明。

宋清泉淡淡道：「那就算了，五萬兩黃金雖然令人垂涎，不過既然你們不答應，同時我宋家又不窮，我相信我這一輩子仍然可以過大少爺日子，所以這個交易吹了，並沒有什麼關係。」

沈神通直到這時才開口，道：「你們沒有關係，他們却有關係得很。」

老實說，沈神通老早就知道這件交易一定談不攏，所以故意縱容雙方談判，目的是想多得一些資料，現在既然知道「五行使者」有好幾萬黃金窖藏，已經夠了，他腦海中甚至看見許多被他們害死的人的家屬，由於意外地獲得不少黃金可以解決生活困難那種快樂的神情。

這就是沈神通的風格——在法律無法照顧範圍外，盡可能予受害者一點補償。

通常受害者的家屬，多是婦孺老幼，他們在社會競爭壓力大下不易生存，所以雖然這樣做法並不合法，但沈神通也只好暫時忘記法律有些什麼規定了。

話說回來，如果沈神通沒有法子收拾這批惡人，當然任何想法都是多餘的，故此，沈神通一開始就已經極之小心觀察。

這四個惡人中，眞正的首腦是李老二，這一點，他也已告訴了潘老五(即是已死了的憐香客何奇)，但僅僅這一點還不夠，因爲固然已知李老二是智謀武功最好的人，但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是誰？每個人的弱點是什麼？一出手先殺死那一個？否則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武林中常常出現一言不合拔劍便鬥的情形，很少見到沈神通這種囉嗦麻煩的人，他嘴巴並不囉嗦，只是他想得太多，考慮得太週到而已。

這時屋頂上的宋清泉問道：「交易告吹也好，談得攏也好，總之都不免一戰，所以說交易告吹，對

他們有什麼關係呢？」

沈神通道：「你的問題讓事實解答，現在我問你，能不能困住李老二？」

宋清泉傲然道：「你要不要打賭？」

沈神通道：「好，李老二交給你們，小龐！吳老三是你的，你若是能打個平手，事後重重有賞。」

第一個臉色變的是李老二，因爲沈神通的調配，簡直好得不能再好。

因此他連哼也不哼，手中闊厚短劍忽然劃出一道光虹，電掣雷奔的直攻龐照。

李老二祇要纏住龐照，沈神通的全盤計劃就必須重新調整，因此龐照揮動銀光燦爛的銀鎖鏈，全力轉擋他的攻勢之時，李老二可眞禁不住有點沾沾自喜，因爲他已成功地擾亂了沈神通的計劃。

沈神通健腕一振，手中那條金色鎖鏈變成了十道光芒，疾取謝老大。

剩下來的便是吳老三、熊老四兩人，他們無論幫誰的忙，都一定足以使人頭痛傷腦筋，然而他們却好像傻瓜一樣站着不動。

其實他們並非完全沒有動作，只不過他們的動作，都是針對屋頂上的宋家兩大高手，所以對謝老大、李老二來說，他們就等如沒有動作了。

但屋頂遙遙罩下來的森森殺氣並不是假的，故此吳、熊兩人想不理睬也不行，如果他們不予理睬，則劍光射下來取了他們性命，那時更沒有機會幫助謝、李二人了。

先說龐照情況，他似乎很糟糕，一下子就被李老二的短劍和鐵拳捲住，五招不到已經退了十步之多。

這李老二形貌言談雖是使人憎惡，可是武功招式完全走的大開大闔强攻硬打的路子，他的鐵拳兇其威力十足，砰噹連聲，打中對方銀鎖鏈，迫得龐照沒有一招能夠完完整整的使完。

同時之間，旁邊謝老大却被沈神通的金鎖鏈纏住，在沈神通的原調配之中，這謝老大本來也屬於他的獵物，而且還加上一個熊老四，但現在既少了熊老四幫忙，沈神通能夠輕易佔取上風，好像就很合理很應該的了。

這謝老大不但劍招陰柔惡毒，連右手的鐵拳亦是這種路子，可惜在沈神通金鎖鏈猛攻之下，根本欺不近三尺之內，換言之，他的兵器招式都夠不上斤兩尺寸，因此自是毫無威脅。

龐照一退再退，不覺已退到房門前，他這時使了一記連李老二也想不到的招式，那就是忽然撞向房門退入房間內。

假如他是被緝捕的人，這一招合理之至，但問題是他的身份是緝捕者，他若是躲藏逃走，還緝捕什麼？

李老二回望一眼，已把整個形勢看清，因而禁不住嘴角牽動，發出冷笑，姓沈的今天大概輸定了，就算不至於垮得爬不起來，至少也大傷元氣。

這是李老二的判斷：只要謝老大能夠咬牙支持一會，又只要他能衝入房內能夠在五招之內殺死龐照，天下定矣。

此時屋頂上宋家兩大高手取劍化作兩道耀目精虹疾射院子，他們各取一人，每道劍光都有江山如畫氣象萬千之概。

那李老二竟不管吳老三、熊老四能不能抵擋宋家高手的劍光攻擊，自己咬緊牙關一逕衝入房間。

房間內並不黑暗，那是因爲有燈燭之故。

李老二身形快如鬼魅，倏忽已飛落龐照身前，當然他的短劍鐵拳也一齊施展，因爲他知道，現在凡事分秒必爭，如果他能夠比宋家兩大高手，以及沈神通等都早一步殺了龐照，大概就還來得及援助謝、吳、熊三人任何的一個了。

此是最樂觀的情況，李老二同時也已考慮到悲觀的一面，那就是如果他殺死龐照時，外面宋家二人和沈神通已經大獲全勝，這時他還可以從容由後窗遁走，不至於落在天羅地網中。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李老二似乎有百分之百把握，必能殺死龐照，問題只差在「時間」的長短而已。

但龐照眞的那麼容易被殺死？龐照出任無錫捕頭已有七八年之久，已經身經百戰，歷涉險難，他豈是那麼容易被擊敗被殺死的人物？何況他是沈神通很欣賞愛惜的弟子，大凡是沈神通的人，必定會練有一些古怪本領，必定有幾下「古惑」的手法。

李老二在武功上，不能一定取勝尚是未知之數，但在「古惑」方面他顯然已經一敗塗地無可挽救了。

過程精彩而並不複雜，當時李老二劍拳齊飛打得龐照連連後退，並且一下子就退到牆角已經退無可退，在這緊要關頭，龐照的「古惑」立刻發揮妙用。

原來龐照退入房間內，竟然大有深意，因爲房間內還有兩個人——李跛子和杜麗春。

問題就出在這兩人之一的李跛子身上了。

誰也來不及追究何以房內忽然多了一道劍光，只知道這道劍光矯如神龍盤繞飛舞，一時房間內氣溫

驟然大降，杜麗春首先被砭骨寒氣侵襲得牙關直顫。

李跛子不但沒有發抖，事實上劍光正是他發出的。

那道劍光與他距離尋丈，但却好像握在他手中一樣的聽話，眨眼間已向李老二凌厲攻出了七劍之多。

這七劍自然是有先有後，但由於所攻取的穴道一處比一處重要，所以在被攻擊者的感覺中，就好像是七把劍一齊刺到一般。

這口飛劍加上李老二手中的闊厚短劍，突然地映出千百道光華，使人眼睛都幾乎睜不開。

不過龐照全然不受影响，叱一聲「着！」李老二立刻劍拳俱中，人也像木頭一樣僵立不再移動。

因此誰也顯然沒有出手再攻擊他的必要。李跛子的飛劍、龐照的銀鎖鏈一時都不見了。

李老二其實還未死，只不過心脈要穴重傷，所以已經不能提氣，不能運功而已。

他深深歎口氣，道：「七尺飛虹，唉！這宗絕藝怎會在此出現？」

龐照道：「爲什麼不能？如果他是雷家傳人的話。」

李老二轉眼望住了李跛子，忽然發覺此人其實意態軒昂風神洒逸，便又不禁歎口氣，道：「原來，你就是海龍王雷傲侯的公子雷不羣，我眼力比不上龐照，事先不能看出這一點，我眞的覺得很抱歉！」

李跛子沒有否認，所以等如已承認他就是雷不羣，他苦笑一聲，道：「你不必難過，這一門觀察之術，天下誰贏得過沈神通，老實說，我的情況也很糟糕，並不比你好多少，很可能不久我們就在黃泉路上碰面了。」

李老二砰然一聲跌倒，他沒有聽完雷不羣的話，什麼也不知道了。

雷不羣臉上還存留着苦笑，向龐照道：「我一出手就知道上了你的當，可惜那時已來不及了，你這樣做法對你們有什麼益處？」

龐照沒有立刻回答，因爲外面院落的戰況，激烈凶險得連房間內的人也可以感覺到，所以他先向外面望去。

雷不羣却沒有放過他，又道：「你好像有點擔心，爲什麼？難道你認爲沈神通武功已經非復當年勇？」

龐照剛好看見沈神通從劍拳夾攻中間不容髮地閃出，因而背上不禁滲出冷汗，也因此覺得雷不羣的問題很討厭，因爲好像有很不吉利的意思，所以不答理他。

雷不羣向外面戰局看了兩眼，就一拐一拐退回床邊坐下，自己抱住箱子，叫杜麗春也坐在他身邊。

在院落中，至少宋家兩大高手這時都不能不承認「趕盡殺絕五行使者」有那麼大的聲名，果然是有眞才實學。

宋清泉一邊揮劍進攻，一邊禁不住想起沈神通的話，這個公門强人的確眼力高人一籌，假如李老二乃是這個犯罪集團首腦，同時武功又最好的話，那就的確非得有兩個人全力服侍他不可了。

目前只看吳老三、熊老四的武功，已經可以抵擋得住宋家兩大高手，若是換了李老二或謝老大，後果不問可知。

但既然李老二武功最强，而這一邊則很可能是龐照最弱，以敵方最强對己方最弱，結局不問可知，可是沈神通何以一點都不着急？

宋清泉他其實也沒有什麼餘暇可以想這些事，因爲吳老三的短劍忽然使出一路綿綿密密，有如天仙織錦全無縫隙的劍法，而另一方面他的鐵拳威力徒增，一連三拳幾乎把他迫退。

要知「大周天神劍」昔年在石軒中大俠手中，可以輕輕易易就擋住了那天下神力無雙的鬼母冷婀的黑鳩杖，這意思就是說，如果這一路神劍練成之後，便不怕任何威猛凌厲的攻擊。

但既然吳老三的鐵拳能夠幾乎把宋清泉迫退，便等如證明宋清泉還未練成「神劍」了。

所以宋清泉趕快收斂心神排除一切雜念，一心一意對付吳老三，另一方面宋阿勇也發生相似情形，故此宋家兩大高手，根本就不能分心查看房間內情形了。

沈神通的武功這幾年是進步還是退步不得而知，反正這個人的事情總是像謎一般的令人莫測高深。

他好幾次從敵人劍拳之下逃生——亦即是幾次都很危險之意——眼看謝老大劍法越發森嚴緊密，而鐵拳則越見凌厲。

沈神通好不容易退到院子角落一株老槐樹旁邊，因此得以憑藉槐樹躲過三招凶厲殺着，情勢頓時大見緩和，這是因爲槐樹樹身不在乎刀槍劍戟攻擊，就算有人能夠一刀斬斷了它，保證那槐樹也不會叫痛以及不會有任何反應，而將來長大的槐樹後代也絕對不會來報仇的。

謝老大爲之氣得瞪眼睛吹鬍子，因爲這株槐樹的確使他有力難施，然而又由於現在距離吳老三、熊老四他們很遠，以至無法叫他們過來幫忙堵截。

這株槐樹對沈神通還有好處，那就是沈神通的兵器乃是相當長的鎖鏈，可以繞過樹身攻擊謝老大，但謝老大的短劍和鐵拳就最多只能

用來抵擋敵人兵刃，免得被會拐彎的金鎖鏈打死，却沒有法子可以透過粗大樹身去反擊敵人。

連傻瓜也看得出，謝老大已經是有敗無勝的局面了，即使在最喜歡打賭的集團，恐怕也得要以一對二十的盤口，才會有人肯落賭注在謝老大身上。

那邊宋家兩大高手，全神貫注馭劍，在寒芒瀟洒外表裡面，却又極之恭敬專一。

突然間，宋家二大高手都超越了「敵我」、「劍刃」、「勝負」、「生死」等等局限，而進入無障礙無痕跡的奇妙境界。

雖然他們每個人都只不過是這一招，忽然進入此種境界，可是在事實上，都是一招就足夠了。

先說宋清泉使出的是「大匠運斧」之招，此招望去儼如天下無雙巧手大匠，正以無跡可尋的細膩奇妙手法使用巧斧。

因而吳老三綿密細緻的劍招馬上變成極之粗手笨脚，同時又由於這是個無從補救的缺點，所以根本不必提到他左手鐵拳，只見宋清泉長劍輕輕劃過吳老三咽喉，吳老三就立即躺下，連慘叫聲音也沒有。

與此同時宋阿勇則使出一招「龍牙打板」威勇劍法，劍光挾着風雷之聲，那熊老四的兇悍氣勢本如兇殘的豺狠，却一時忽然變成豹子爪下的狠，根本已是待宰的獵物，只有等死的份兒。

那宋阿勇的劍光過處，「波」的一聲砍下了一個人頭，這個人頭自然就是熊老四的。

所有事情好像一齊發生一樣，因爲沈神通亦在此時被謝老大正面堵住，也就是說他們之間本來隔着一棵樹，現在都沒有了主意。

雙方距離那麼近，而謝老大灰白鬍子的顫動，沈神通額上的皺紋，彼此都看得十分清楚。

鬍子顫動大概表示憤怒，而皺紋則必是表示焦急憂慮，謝老大沒有出言安慰沈神通（他會安慰沈神通才是怪事），他全力刺出一劍和擊出一拳，這一劍一拳無疑是對方焦慮原因，不過如果沈神通挨了任何一記，那就是鐵定不必再焦慮了。

沈神通身子一側，看起來就只這樣一下，其實已有如水中荇藻柔柔飄飄擺了幾次之多。

此一奇異身法不過躲過鐵拳而已，至於謝老大的短劍却是用另一種方法應付。

沈神通用的是金鎖鏈，抖手一洒一圈就纏住了敵方短劍，那謝老大只覺金鎖鏈上傳上沉重如山的內力，若不抵擋內臟馬上就得受傷，而受傷還是好的，大概「死亡」成數會大些。

所以謝老大當即使出內勁，他內功倒也極之深厚精純，堪堪抵住沈神通內力的侵襲。

不過，沈神通居然還能夠講話，這就使得謝老大灰鬍子尖端之處，忽然聚滿了汗珠。

那沈神通說：「如果你是李老二，我絕對不敢用全力，你一定也知道，出手不用全力的話，是一件非常危險之事。」

宋清泉、宋阿勇已結束戰事，走過來持劍掠陣。因此現在謝老大的處境更危險，也就是說，他除了逃出沈神通的金鎖鏈之外，還要逃得過兩個一流劍客的利劍才行。

沈神通微笑道：「我不怪你不回答，因爲你的『小五行神功』目前還無法應付我。你爲了不想被我鎖住脖子，只好拚命全力運功抵抗了，不過有一點你一定大意疏忽了，那就是你難道寧願被利劍刺入身體而死？却不願被我鎖住脖子而活？」

謝老大身子一震，灰白鬍子抖動了好幾次，忽然雙手一垂，讓一條金鎖鏈套住了脖子。

沈神通道：「你是很聰明的人，你們五行使者以李老二爲首，你一聽李老二無聲無息，所以你才決定不反抗，這樣做當然對你的健康非常之有益。」

謝老大聲音變得很枯澀，道：「你究竟想怎麼樣，現在我已經是魚肉，你是刀俎，你想怎麼樣何不快點說出來聽聽？」

沈神通手指一勾，那謝老大身子立刻旋轉靠近。沈神通一手勾住他肩頭，才道：「現在可以說……」

宋清泉收劍躬身行禮，道：「你有事在身，我們理該迴避一下，先走一步。」

沈神通道：「等一等，這件事我沒時間分身去辦，還得你們兩位幫忙才行。」

宋清泉的臉色變得有點不好看，他說：「寒家之人受到很多規矩之束縛，我們恐怕不能替沈公您出力效勞，假如你代表官家的話。」

沈神通道：「我明白，但這件事却非你們幫忙不可，因爲幾萬兩黃金不是個小數目，除了桃花溪宋家人之外，我豈敢相信別人？」

幾萬兩黃金在任何地方，任何世代，都不可能是一筆小數目。

所以宋清泉是諒解點頭，心中也不禁感到被信任的光榮。

* * *

古語說：「獨木不成林」又說「牡丹雖好，也要綠葉扶持」。

這意思是說任何人不管本事怎麼好，也都不能沒有忠心能幹的手下。

蘇州總班頭韓濟傑當然也不能沒有忠心而又能幹的手下，其中最忠心的是鄧精明，二十六七歲的小伙子，人如其貌相當精明。

他所率領的公差由十二名剩下四名，那是因爲城郊發生了兩件兇殺案，所以暫時調離「賜福坊」。

現在已是落暮時分，一頂轎子出現在人羣中，此處特別提到轎子是因爲兩名轎伕之中，有一個叫做阿忠，此人不但鄧精明認得，而且還時時有交易，鄧精明不是要轎子，要的是綫報，所以換言之，阿忠可以算是「綫人」。

然而前面的轎伕却面生得很，此人相貌醜陋，身體看來十分強健，鄧精明看了又看，手下一名公差也發現了，正要邁步過去攔截，却被鄧精明所阻止。

鄧精明道：「那人雖然面生，你們看見了沒有，他脚步虛浮得好像大浪裡的小船，他身體很壯健，可是現在已快要脫力倒下，你知不知道抬轎也很有學問，不管你氣力多大身體多好，但如果不懂得方法，包你一天下來就變成奄奄一息，阿忠遠遠比不上那廝壯健，但他就沒有事。」

公差連連點頭，笑道：「合該那廝倒霉，他跟着阿忠，大概還有一段時間好受的。」

* * *

在一條僻靜橫巷裡，轎子停下來。

阿忠本來不想停，但前面的醜漢子已經蹲下，他自己就沒有法子可以硬挑起整頂轎子，何況轎裡還有一個人？

轎裡其實已經沒有人，因爲那個斯文清秀的客人已經站在他前面，向他咧嘴而笑，說道：「袁雄身體向來很好，但他已累得走不動，你還沒事，難道你身體比他更好？」

他口中的袁雄就是前面的轎伕，阿忠笑道：「我身體向來不錯，何況這件事跟身體強壯關係小一點，而跟技術關係大一點。」

那斯文相公道：「好極了，我聽說如此，却一直不知道是眞是假，現在你已經證明，你也可以回姥姥家了。」

「回姥姥家？你是什麼意思？」

但任何意思對阿忠來說已經失去意義，因爲他已經心脈斷絕呼吸停頓。

那斯文相公自然就是夏流，他將阿忠擺成靠墻坐的樣子，然後走到袁雄身邊，踢他一脚，道：「你不是說過就算累到連脚也抬不起來，但那個小妞兒在你面前，你還動得了麼？」

袁雄抬起疲乏畢露的眼睛，道：「我當然動得了，可是那小妞兒呢？」

「你只要站起身，穿過這一戶人家，」夏流微笑道：「你就很容易從一道後門走到一間又香又漂亮的房間，當然你也可以看見那個嫩得可以捏得出水來的小妞兒。」

「我這就去。」袁雄忽然精神振作了起來，還能站起身。「但你呢？你不去？」

夏流道：「我當然要去，但不是現在，你先走一步，我相信你穿過這戶人家之時，還能夠不驚動任何人，而且進入韓濟傑家裡，在看見那白嫩軟滑美貌的蘇妙妙以前，就算有一點阻礙，你獨力也擺得平，你能不能呢？」

袁雄挺胸獰笑道：「你等着看吧！」

「對，我的確是在等着看。」夏流說：「如果一切順利，我會看見你怎麼樣蹂躪整治蘇妙妙，如果你不順利，我只好看看那鄧精明他們怎樣才過得我這一關？這就是我要你先走一步的原因，你大概也贊成我的這個計劃吧！」

* * *

蘇妙妙在明亮而又柔和的燈光下，那對水汪汪的眼睛，嬌嫩得吹彈得破的臉頰，還有上下極之豐滿但當中却纖細如楊柳的身材，眞是足以使男人看完又看，還加上饞涎欲滴。

她並不是沒有穿衣服，但衣服祇有一件，而且又柔又軟又薄的貼着身，便不大能夠隔斷色狠的銳利眼光。

這時蘇妙妙覺得自己在那陌生人袁雄注視之下，簡直和赤身露體毫無分別，所以不知不覺，拚命雙手在遮掩女人身體上的重要部位，可是在那個時候人們觀念中，女人的乳房並不像現代的時裝女郎可以任人觀看，嚴格來說重要性簡直與下身一樣，故此她兩隻手就沒有法子同時遮掩住兩個寶貴重要的部位了。

蘇妙妙的羞窘驚慌的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她曉得韓濟傑出了城查勘命案，一時三刻之內不能這麼快回來，至於外面那些手下們，既然不知道有惡客登堂入室，則他們就等於不存在，換言之，現在一切問題她必須獨力應付解決，所以她除去羞窘之外，又十分驚慌。

袁雄眼睛滿佈了紅筋，一身汗臭連七八尺外的蘇妙妙也嗅得到，他動作不算慢，却也不能算快，這一點蘇妙妙很有經驗，她見過不少年紀比較大身體不算好的男人，却由於情慾火熾之故，動作比這個壯健漢子快得多又兇猛得多。

另外她也看見袁雄腰帶上插着一口短刀，這是很危險的徵象，通常強暴女子的人，任何兵器都一定先拿在手中以增加威脅力量，如果有兵器而不拿出來，絕大多數案例

顯示，這件兵器用於事後滅口的，蘇妙妙在青樓中聽得多了，所以又多了一重恐懼。

袁雄並不費什麼時間和氣力就捉住了蘇妙妙，他覺得最順利最合意的是這個美女雖然駭怕得全身抖個不停，却沒有尖聲嘶叫，這樣連鄰房的人都不至驚動，屋外的鄧精明和幾個公差更不會知道了。

他又發現蘇妙妙全身不但白嫩滑膩，而且又很有彈性，後面這一點正是年輕的特徵，不過當他自己也完全裸露之時，蘇妙妙就開始作怪了。

這個惹火像蛇一般的女人，在床上扭來扭去，每當要緊關頭，總是滑開一點，以致他總是功虧一簣，總之不得其門而入。

在女人方面這些動作，簡直是不費什麼氣力，可是在男人方面，幾次這等情況發生之後，必定喘得像夏天的狗一樣，也一定累得一身大汗而恨不得一頭碰死自己。

總之袁雄雖然沒有動過一頭拚死念頭，但一來疲倦劇增而眞想去睡一覺，二來男人受到先天的生理上限制，要一直維持雄赳赳狀態不是容易事情，所以他忽然迷迷糊糊進入一種朦朧的情境中。

他好像已經忘記了爲什麼會到此地？爲什麼會擁抱蘇妙妙？這件事情的後果如何？他應該怎麼樣處理？也好像是別人的而不是他的事。

他原定獸慾發洩之後，就立刻殺死這個女人，這就叫死無對証，但現在殺人滅口的決定完全沒有在腦海出現。

蘇妙妙滑嫩的身體，對於溜出袁雄的懷抱很有幫助，由於袁雄忽然間睡着，而且鼾聲大作，使她十分高興，並且慢慢滑離他的身體。

不過，她立刻發覺危機仍然存在，可能比剛才還凶險以及還難應付。

這是因爲房中門口出現夏流身形，他入房後沒有忘記順手門上房門，此外他斯文的面頰上，那一抹陰險笑容更令人驚慌。

「人家叫我夏流。」他自我介紹說：「我也的確不是上流人，所以我常常對女人很不客氣，尤其是像妳這樣的女人。」

蘇妙妙盡力觀察這個人，口中順水推舟反問道：「我這種女人怎麼啦，難道就配不上你夏大少爺？」

她還故意誇張挺挺高聳的乳房，身子扭擺幾下，又道：「你們是不是韓濟傑的仇家？如果是的話，爲什麼不找他？你們知不知我從前是幹什麼的？」

夏流道：「我們當然知道。」

蘇妙妙道：「既然知道，請問我多兩個男人又有什麼分別？韓濟傑他才不會爲我這種事氣得上吊的！」

「他大概不會，但是一定非追究不可。」

「我希望他是多情的人。」蘇妙妙回答，現在她身無寸縷，而且是站着，但她反而不用手遮掩任何部位，因此在任何男人眼中，她的誘惑力實在十分强大。

不過蘇妙妙由經驗的感覺中，夏流這個男人很有問題，他不像其他男人，所以她不遮掩全身，在他灼灼目光之下也不覺得不安，蘇妙妙又道：「韓濟傑向來是很實在的人，我如果沒有私自儲起三千兩黃金，他會不會娶我大成疑問。」

提到「黃金」，而且是三千兩之多，她可就看見夏流目中閃過奇異的光芒。

她暗暗鬆了一口氣，因爲現在她總算以自己的經驗以及機智，似乎暫時可免殺身之禍。而這時那該死的韓濟傑却不知在什麼地方，如果只靠他的保護，擔保眼下已經是死第二次了。

夏流道：「妳的話是什麼意思？」

蘇妙妙嫣然而笑道：「不要緊張，你們男人就是愛大驚小怪的，我的意思不外告訴你，黃金是很有價值也很可愛的東西，不過對於一個人來說，却又跟黃土沒有分別了，所以我寧願沒有黃金，也不願變成死人。」

夏流仍然冷冷道：「是不是韓濟傑教妳這樣說？他如果不是預料有事，外面怎會把守得那麼嚴密？」

蘇妙妙作出吃驚的樣子，說：「我聽他提過什麼『趕盡殺絕五行使者』，你就是嗎？」

假如韓濟傑大張旗鼓應付「趕盡殺絕五行使者」，那眞是合理之極，所以夏流登時減去百分之九十五疑心，道：「我不是五行使者他們，但三千兩黃金，大概可以讓妳仍然做韓夫人，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弄清楚才行。」

蘇妙妙忙道：「是什麼問題？如果我知道我一定老實答覆。」

「妳當然知道。」夏流說道：「世上，定沒有人比妳更知道，我的問題就是妳何以不讓袁雄發洩？妳反正不在於多幾個男人，而另一方面像袁雄這種男人，妳不讓他發洩是十分危險的事，妳爲何要冒此險呢？」

由於現在氣氛好像變得友好很多，所以蘇妙妙走回房間角落拾取衣服，她這一走動，胸前乳峯跳動，下面盛臀搖顫，再加上兩條雪白玉腿交錯移動，實在是一連串活色生香的圖畫。

蘇妙妙自然完全不在乎多被一個男人看見她的身體，雖然平時她在妓院的作風很拿蹻，很自高身價，但這不過是「手法」而已，並不是她害怕，也不是不喜歡男人什麼的。

不過她也極少使出此種最高手段的「烟視媚行」秘技，因爲對一般男人來說，這門秘技固然馬上可以使對方血脈賁張心跳劇增，但同時也可以使男人「死火」，亦即是「抛錨」之意。

近代許多性學專家指出，如果「愛撫」過於刺激或太長久，反而會使男人垂頭喪氣。

就是同樣的道理，所以蘇妙妙等閒不敢施展這種太過厲害的功夫，不過既然夏流這個男人與衆不同，她當然也不能用普通的手法。

她總算剛探出夏流仍然是「男人」，仍然對「女人」有相當反應。於是她暗中鬆了一口氣，因爲如果這個男人是沒有「男人」的反應，那麼他就算不能被認爲是女人，却也絕對不可能做男人，或者稱爲「不男不女」最貼切。

然而誰能期望一個「不男不女」的人會是正常的人？又怎能猜測他的情緒以及他的反應？

如果一切情況都很混亂，都不能預料，只怕天下第一軍師諸葛亮也束手無策。

蘇妙妙已披上衣服，背向着墻角，雙手在後面繫結腰帶，一面媚笑道：「以你這種人才，我就算連人帶黃金都雙手奉上，也好像很值得，可惜現在氣氛不太對，你要人就沒有黃金，要黃金就沒有人，你自己選一種，可不許後悔。」

又是黃金又是美人，場面一時變得輕鬆浪漫，不過夏流並沒有減少警惕，他小心查看墻角上，直到肯定沒有任何絲帶布索之類，也就是說蘇妙妙雙手雖然在背後活動，却沒有扯動帶索使出警報，夏流才放心，同時也記起三千兩黃金的無窮妙用。

不過他也沒有忘記剛才的問題，由於沒有得到答覆，所以再問一次：「告訴我，何以不讓袁雄洩慾？妳雖然拒絕得很巧妙，但似乎很危險，妳爲何不直截了當讓他洩去慾火？豈不是可以一了百了？」

蘇妙妙笑道：「我的方法已證明我是對的，因爲我知道男人很奇怪，當他發洩了慾火，神智恢復清醒之後，他會後悔，並且立即考慮消除後患，別的男人可能只想到用多少錢財可以使我不講話，但那個人(指睡着的袁雄)，他大概只用刀子仍不會用銀子，至於夏大少爺你……」

「妳看我怎麼樣？妳認爲我是那一種人？」

「你比袁雄更可怕，你絕不會忽然睡着，也不會用銀子塞住我的嘴巴。」

「那麼我會怎麼樣？」

「你？你甚至連碰都不會碰我一下，你雖然還是男人，却已經不是我平常見到的男人。」

「妳爲何要告訴我這些？這樣做法對妳豈不是非常之不利？」

「我有三千兩黃金，我相信你大概會對我客氣一點，或者說優待一點？」

提到「三千兩黃金」之時，她眼光轉到右壁邊兩座揚州「孔雀牡丹」漆櫃。

揚州漆器天下聞名，而且這麼大一個櫃子，自然很值錢，何況櫃上還以貝殼寶石等鑲嵌出「孔雀」和「牡丹」的美麗圖案，當然更加名貴罕見，可是蘇妙妙她生死未測之時，爲什麼會向那漆櫃望上一眼？

夏流不但看見，而且似乎明白其中原因，所以他笑了一下，忽然走到那座大櫃前，不費什麼氣力就打開櫃門。

蘇妙妙沒有驚呼或抗議，這一點使夏流對她頗有好感。

他果然找到他想找的東西，雖然祇是一張紙，但這張紙却價值一千兩黃金，因這是一張兌現的銀票。

他搖搖頭不滿意地道：「妳花樣不少，這兒只有一千兩，還有二千兩呢？藏在那兒？」

蘇妙妙道：「我最好不張開眼睛，也不開口講話，因爲你比猴子還精，你怎麼能夠一眼就看出我有東西藏在櫃子裡？」

「我問的是還有那二千兩黃金放在那裡？我不打算跟妳磨菇，時間對我很重要。」

「時間對我也一樣重要，我希望多活幾年，只不知你反不反對？」

「這一點我不反對。」

「如果大少爺你不反對，你就要做一件事表示你的誠意。」

夏流訝然想一下才道：「什麼事？」

「跟我好一次。」蘇妙妙挺挺一對高聳的乳房，聲音嬌媚異常：「你這種人跟袁雄又不相同，如果你和我好過之後，你大概就眞的對我優待了。」

夏流又想了一下，才露出目瞪口呆有如傻瓜的樣子，問道：「我自問果然如是，但妳怎麼知道的？」

「因爲我是很有經驗的女人。」蘇妙妙笑道：「而你，不管你本事多麼大，你仍然是一個男人。」

夏流重重喘了一口氣，忽然用很快的動作脫衣服，一面說道：「如果妳對，那就是陶先生錯了。」

他身上衣服的紐扣和帶子好像早已解開，所以很快，快得令人難以相信就變成了赤裸裸的男人了。

當他將蘇妙妙也是赤裸裸的身體壓住之時，蘇妙妙笑着輕推他胸膛，問道：「陶先生怎麼說？」

她一點也不在乎多一個男人佔有她。可是她仍然盡可能拖延一下，那是因爲她却在乎這種情形被別人看見，尤其是被韓濟傑最忠心的手下鄧精明看見。

由於她已作了手脚(扯動過一條報出警訊絲帶)，夏流雖然很厲害很精明，但他却料不到這條絲帶是從地下通到外面去的，並非像一般所見都是由上面通到外面，所以當她扯動絲帶，而絲帶也悄悄跌墜地上之後，休說是夏流，就算是沈神通恐怕也無法發現。

可是鄧精明這小子何以還不見影踪？是不是這條絲帶警訊出了毛病有故障？如不然，又會不會是鄧精明這混蛋存心要她出洋相？唉，鄧精明小王八蛋，你爲何還沒有趕到？你死到什麼地方去？

* * *

沈神通離開快艇踏上陸地，便已忍不住搖搖頭，好像自言自語道：「如果在北方，又有關外大牧場精選快馬，我們至少可以提早一個時辰到達。」

健碩矯捷的龐照在旁邊接口道：「咱們行動實在已經很快，如果騎馬，我保證比坐快艇還慢。」

這是因爲由無錫到蘇州雖然不算遠，却是河川縱橫，若是騎馬，渡河之時必定要等渡船，這樣浪費的時間往往超過最大預算。

龐照又道：「現在才開始天黑，我們大概還有個把時辰做準備工夫。」

沈神通仍然不滿意地嘀咕，道：「假如能提早一個時辰，那就更妥當了，總之是越早越好，假如不是被五行使者幾萬兩黃金之事纏住，我們應該今天早晨就已經站在這裡。」

那「趕盡殺絕五行使者」平生作惡多端，殺人無數，他們贓下偌大一筆財產，最後還是落了個空，如今是剩下一個謝老大還活着，但健康已不大好(武功被廢對身體自然大有害處)。即使這種半死不活的健康，却也須得付出六萬兩黃金呢？

取金之事如果不是有桃花溪宋家的人幫忙，只怕他們還有一兩天才能夠趕到蘇州，故此沈神通對宋家那兩人印衆甚佳。

快艇已悄悄滑走得不知所踪，沈神通才肯舉步，這也是他平生辦案作風之一，因爲現在就算有人抓到兩名快艇好手，不論怎樣拷打，也只知道沈神通與龐照二人已達到蘇州，至於他們往那邊走，有沒有人接應，就算打死了他們也一定問不出什麼來。

* * *

在那間古老房屋裡，韓濟傑的老伯父高興得眼睛都瞇了起來，他熱心忙碌地泡熱茶以及拿出許多點心，還告訴沈神通，這些點心都是韓濟傑昨兒娶媳婦喜事剩下來的。

「沈老總，這條野牛終於也娶了媳婦兒，我既開心，又放心，總算有人管住他了。」

沈神通微笑了一下，顯然對於此事一點也不熱心贊助支持。

爲什麼沈老總會這樣呢？衆人驚疑忖想，沈老總不但是韓濟傑上司，而且又是師父，他應該十分開心高興才是，他向來又不是那種冷淡沒有人情味的人。

於是他趕快把韓濟傑前幾天要他準備坐牢的情形事告訴了沈神通。

沈神通聽了便道：「你不必瞎猜疑，濟傑不是爲了怕你坐牢所以趕緊娶了媳婦兒，他另有圖謀，我聽到消息立刻派人來阻止，看來好像是遲了一點，所以生米已變成熟飯，現在你老人家快點替我去通知濟傑，叫他暫時不能離開那女人，連一步也不要離開。」

韓老人驚道：「你這麼說一定有事情要發生了，可是阿傑已經出城，聽說鄉下有兩件離奇命案。」

他看見沈神通神色不動，自己立刻也平靜了下來，又道：「我大概太過大驚小怪了，鄧精明已經暗暗告訴我，賜福坊裡裡外外至少也有百兒八十人盯住，而且都是很能幹的江湖人物，有這麼多人一定不會有什麼問題？」

沈神通記得鄧精明這個人，當然也知道他有多大本領，當下略略沉吟，便道：「韓老你不必出去，等濟傑回來告訴他一聲，我已經來了就行，阿照……」

龐照趕快應了一聲，沈神通道：「你立刻去賜福坊，見到鄧精明也好見不到也好，總之你要留在那女人身邊，等到濟傑出現爲止。」

龐照道：「我馬上去，你呢？」

沈神通道：「我去不了，我會找到你的。」

龐照又問道：「濟傑這一招很有問題麼？」

沈神通道：「本來這一招極好，可以叫做『請君入甕』妙計，但可惜天時地利人和他都失去了兩種，一是天時，就是時間不對，操之過急之意，第二是人和，他沒有高手助陣，普通的人來上一千個都沒有用，假如幕後人物是『人面獸心』陶正直的話？」

* * *

由於暮色已籠罩大地，所以房間內若是不點上燈火，便使人有朦

朦朧朧感覺。

不過夏流和蘇妙妙可能是面孔貼近，故此雙方都能看見彼此任何表情！

他們身無寸縷，像原始人一樣。

通常來說，一男一女這等情況狀態之下，旁邊必定不會有人，所謂「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但他們旁邊偏偏有人，而且是個全身也脫得精光的男人，還有就是他鼾聲相當响亮，使人沒有法子忘記他的存在。

蘇妙妙笑得很蕩很媚，好像是個飢渴而又沒有腦筋的女人，事實上她當然不是，她腦筋一直轉得飛快，第一，鄧精明何以至今還沒有趕到？第二，夏流究竟是那一類的男人？他何以盤馬彎弓箭在弦上却仍然按兵不動？是不是旁邊袁雄的鼾聲使他懸崖勒馬？

「本來我可以在妳身上痛快發洩。」夏流在她耳邊說：「我已經好久沒有試過了。」

「你爲什麼不這樣做？我有拒絕你麼？」

「妳沒有，但我的腦子提出了一些問題，所以我知道我就算發洩了，也不會痛快。」

「我聽不懂。」蘇妙妙說，她心中情緒由佩服變成疑懼，佩服是由於夏流能夠按兵不動，以她所知男人在這種情況之下，肯定必是揮軍進擊，一切後果都不管了。但夏流居然能夠不越雷池一步，所以她不禁大爲佩服起來，而現在疑懼之情亦是由此而生。

試想夏流既然到了如此地步還不動她，剩下來還有什麼呢？他對她尚有何眷戀的呢？

這種反常的情況對蘇妙妙顯然極之不妙，尤其是看見夏流忽然在地上而不再是覆壓在她身上。

夏流現在非常之不雅，因爲他不但沒有穿衣服，還保持某種狀態，但有時候却不可一概而論，要是一男一女到了可以赤裸相對之時，這種樣子就大概要比「雅觀」好得多了，尤其是蘇妙妙現在的情況，她除了肉體這件原始武器之外，就完全沒有了，假如她有武器或者有伏兵幫助自是不同，所以她無疑希望夏流越像男人越好。

夏流說：「妳在蘇州是大紅大紫頭牌姑娘，既年輕又貌美，但妳却選中這個時候嫁給本府的總捕頭，爲什麼這麼巧？」

蘇妙妙沒有回答，只稍稍扭動幾下豐滿的白晰身軀，她此舉很聰明，如果妳的確有問題的話，越辯越露出破綻。

夏流又道：「妳應付袁雄和我，都十分鎮定，妳甚至沒有問過我如何找上了妳，唉！陶先生的話終於還是對了。」

此時，蘇妙妙忍不住的問：「陶先生是誰？」

「妳不必知道，現在我看看還夠不夠時間，我不希望被人堵住旁門變成甕中之鼈。」

他一邊說一邊在地上的衣服裡找出一個純金盒子，才一打開，滿房香氣瀰漫。

蘇妙妙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心知這香氣大有古怪，因爲以她歷盡滄桑的經驗，這種香氣竟可以立刻使她感到情慾在身體內上昇膨脹，這種香氣自然大有問題，當她及後又看見夏流取出一截細香點燃了，她更知不妙却又不敢抗議。

那支長度大約像火柴梗的細香，點燃之後，冒起絲絲白色烟霧。

誰都可以看見蘇妙妙雪白迷人的身軀，忽然扭來擺去，簡直像一條白蛇，而同時也可以看見她不時咬着手指一枚翡翠戒指，那枚翡翠又綠又透，看來價值不菲，如果被她潔白牙齒咬碎，無疑是很可惜的事。

但蘇妙妙好像忘記翡翠是很值錢的東西，而夏流亦似乎全不在意，他甚至希望蘇妙妙由於血脈賁張情慾激蕩而咬碎了翡翠，假如她不咬碎翡翠，而咬下旁邊的袁雄鼻子，他一定更不反對。

此時，袁雄鼾鼻聲突然消失，代之而起是發自喉嚨的咆哮聲，他眼睛已睜開，雖然紅絲滿佈，却顯已看見正在咫尺那具女體。

他像猛獸攫肉一樣一下子就摟住那具女體，然後……

* * *

龐照在街角看見鄧精明背影，立即加快脚步，上去拍拍他肩膊。

鄧精明肩頭猛歪，但仍然被龐照手掌拍中，只見他像驚兎一樣跳起兩尺，頭也未回却已有一道刀光刺向龐照面門。

龐照幾乎用盡全力才避開這可怕致命的一刀。

鄧精明迅快回頭，第一眼看見龐照不悅的神情，第二眼才認出這個人是誰。

「你的刀法好像很有進步。」龐照聲音充滿譏諷意味。「但如果我躲不過你這一刀，你猜你有沒有一頭碰到墻上陪我死掉的義氣？」

鄧精明連忙躬身行禮，一連鞠了七八個躬，龐照大概有點不好意思了，道：「好啦，你幾時跟磕頭蟲結拜爲兄弟？」

鄧精明對他的諷刺，一看而知道全然不放在心上，因爲他站直之後仍喜容滿面，好像剛剛撿到一個大元寶似的。

龐照裝模作樣皺起眉頭，道：「好在我有先見之明，把你放在

濟傑那邊，如若不然，我一定受不了你這種人才。」

鄧精明根本不答理這個問題，他說他的：「照叔，你也趕來我就放心了，你知不知道我出多少冷汗？」

龐照也恢復了正常樣子，問道：「濟傑那口子情形如何？」

「很正常。」鄧精明道：「她房間裡有三條絲帶，都由地底過來的，如果有任何不妥，她一定有機會發出警訊，請您注意，這三條絲帶都由地底通出來，所以一定沒有人能看得見，當然更無人能夠事先勘破機關。」

「聽來好像沒有錯，」龐照顯然不怎麼同意，所以聲調並沒有贊許意味。「但如果這個假想敵人，連沈公也認爲是非常可怕的人物，你的信心還有沒有現在這樣堅强？」

「沈公？唉！他老人家有這種看法，既然沈公覺得這麼嚴重，問題當然極不簡單。」

龐照回望一眼，道：「現在家家戶戶都掌燈，時間不早了，我想立刻去看看濟傑那口子！」

鄧精明的心忽然一沉，所以聲音也變得十分深沉：「是，請往這邊走。」

暮色朦朧中，家家戶戶的燈火都閃耀出昏黃光芒，必須等到眞正夜色降臨之後，任何繁華城市才會顯出「城開不夜」燈火如畫的氣氛。

只不過若是「等」這麼一陣子的話，世上便很可能已經發生很多悲喜劇了，正是：「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人間的事情，往往是不能留也不能等的。

烟霧驚濤　走掉魚兒

若在往時，夏流眼見床榻上那對男女這般瘋狂地纏綿交歡，必定也十分興奮而得到滿足。

但這一次却有點不一樣，因爲他自稱有「犯罪天才」的頭腦告訴他似乎有些不妥。

「犯罪」這種事情，尤其是屬於重大刑案，做案的人決不可以失手，連一次都不行。

由於這種來自犯罪天才的靈感，使夏流心有旁騖，所以無法有如以往專心欣賞和投入，雖然袁雄和蘇妙妙表演得極爲精采，但他仍然分心思索一些別的事情。

現在他已經第三次回想蘇妙妙的情形，由她開始直到現在的情形。

過程既不長久也不複雜，甚至可以由蘇妙妙設法擺平袁雄那時開始，然後夏流他現身了，蘇妙妙用美麗赤裸肉體挑逗他，還加上黃金，這期間她曾經披過一件衣服（當然後來很快又被剝掉了）。

之後就是夏流本人壓在她身上好一陣，接着又以奇異香氣刺激袁雄回醒，並且攫住了蘇妙妙……

這個過程中出了什麼問題？何以老是覺得不妥？對了，夏流終於找出了頭緒，第一點，蘇妙妙鎮靜得不合情理。初時見到袁雄沒有大聲驚呼，而後來見到夏流也沒有叫過，爲什麼？難道她並不想驚動外面的人？

第二點，她不但色誘，還加上黃金。這是任何女人都很難做得出來的事，別的女人若是把身體給了你，她不向你要些黃金已經很少見，何況還付出黃金？

第三點，韓濟傑此時此地公開娶她，已有設下釣餌之嫌，何況他動員許多江湖人物嚴密監視此地，顯然是預期會發生事情。

關於第三點推論還有尾巴，而且正好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既然韓濟傑「預期」有事發生，他本人何以敢放心大膽遠遠離開此城（那些命案是夏流做的，目的是要引誘韓濟傑出城是沒有錯）？答案是除非韓濟傑自以爲有足夠嚴密的安排，才敢揮揮袖瀟洒走開。

那麼何謂「最嚴密安排」？有人在外面守着當然還不算嚴密，換言之，並不能保證萬無一失，事實上也證明韓濟傑已經大大「失」了。

所以幾疑點綜合了起來，就可以看出蘇妙妙另有巧妙詭計，她可能眞的不在乎被任何男人佔有，但她反擊之計必定已經展開了。

夏流算來算去，忽然跑到牆角，那是蘇妙妙披衣結帶的地方，牆角上面已經查過沒有報警設施，所以他向地下查看。

這一看之下，夏流登時爲之心跳加劇，地上果然有一條絲帶，老天爺原來她是已報出警訊，只不知何以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出現？

夏流根本連再轉眼看看蘇妙妙的企圖都沒有，立刻像飛鷹也像兔子般竄出後窗。

* * *

龐照和鄧精明脚步輕快，在昏暮中踏過庭院，由於房門敞開着，所以這兩個大男人一望之下，已經楞住。

房內雖然昏昏暗暗，但龐、鄧二人眼力自是强過常人甚多，所以別人不能看清楚，而他們却連蘇妙妙張開嘴巴滿頭大汗，一副不勝蹂躪表情也看得明明白白，自然那正在瘋狂得如狠似虎的袁雄，他一切表情動作也逃不過這兩人的眼睛。

鄧精明連退數步，龐照也祇好跟着他，低聲問道：「你怎麼啦？你不敢抓住那狂徒？」

「我當然敢。」鄧精明道：「我活活揍死他都敢，你要不要打賭，但我却不敢看蘇妙妙，因爲她現在是韓夫人，假如她是你的夫人，我也一樣不敢看。」

龐照眞想給他一個嘴巴子，這種事情豈可拿來舉例？也不嫌不吉利。幸而這位龐總捕頭還未娶妻，所以能夠比別人大量些不予計較，他說：「抓人要緊，這是我們唯一出口氣的機會。」

他們一齊闖入房間之內，却見那蘇妙妙白晰身軀上的男人，剛好忽然變成一塊木頭或一堆泥土一樣，躺在她身上直喘氣。

龐照鼻子嗅了兩下，低聲道：「先閉住氣，抓到人也要到院子裡才講話。」

話聲未歇，蘇妙妙身上的袁雄忽然像彈簧一樣跳了尋丈，雙足一落地便向外飛奔。

任何人奔跑之時，都可以看得出大約的速度和勁道，袁雄也不例外，他給人感到他好像一條野牛，而且是一條瘋狂的野牛，既快又勁，好像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擋得住他。

龐照手上忽出現一條銀鎖鍊，蠻不客氣疾掃如風，一下子捲住了袁雄雙脚，老實說，以龐照的身份，對付一個似乎神智不清而又空手的人，怎麼能夠使用兵器呢？

不過，龐照好像方法很對，因爲袁雄雙脚被捲住，在既倒之後，還能拚命前後踢動，做出奔跑似的動作，只是他姿勢不對，一個人怎能躺在地上奔跑？於是袁雄就好像現在健身減肥的人騎脚踏車一樣，動作是對了，而脚踏車却永遠還在原來位置，連一寸也不能移動。

說也奇怪，袁雄雖是氣吁吁做出拚命向前奔跑的動作，却不會說話，也似乎不像很想爬起身，那是他試過幾次爬不起來之後，雙脚就一直保持橫躺着邁步的交叉動作，看來他一定在幻想中跑得很快，所以他已經滿足了。

龐照哼了一聲，走到床前，一面打個手勢，叫鄧精明點上了燈火，他低頭望着床上那一具使男人不禁心跳的肉體，等了好一會兒，他就是等到鄧精明第二次出去院子又回來之後，才道：「你看看她，但你爲何像內急的人，老是跑出去，難道你眞的很急？」

鄧精明指指鼻子，口中唔唔連聲。

龐照不禁嘆一聲：「好啦，現在不必閉氣了，快來看看濟傑那口子。」

原來鄧精明早先奉命閉住了呼吸，所以到了閉不住氣時，自然不能不急急跑出院子換了口氣，他怎曉得忽然間又不必閉住呼吸？所以這一點他的確有點怨怪龐照。

他剛才是閉氣，意思是不呼吸，並不是閉住鼻子，但現在却是清楚閉住雙眼，道：「我不看，韓夫人我不能看，你老人家看夠了，告訴我一聲就行了。」

龐照笑着摑了他一個嘴巴，道：「別胡說八道，我意思是說韓夫人好像跟那野漢子大大不同。」

鄧精明其實不是不敢看，只不過作一下狀而已。現在他眼睛瞪得比水牛眼還大，看了一下道：「對，她雖然有點昏迷狀態，但沒有動作，完全不像那個該死的東西，是不是她雖然受了藥力支配，但藥物之力還不夠强？」

「對，看來祇要能把她救醒救活了，我們就有珍貴最可靠的資料了。」

他們先用冷井水潑在她的臉上，蘇妙妙頭髮雖然濕了，却又另有一種迷人風韻，同時幸而她一下子也就睜開了眼回醒，冰冷井水果然很有效。

蘇妙妙呻吟數聲之後，才軟弱無力又火氣十足罵道：「小鄧，你死到那裡去？我扯動了絲帶那麼久，你連魂也不見，你一定是存心要我好看了，存心要我被那臭男人……」

龐照忙道：「我是龐照，我跟濟傑是好朋友也是好兄弟，我從無錫剛剛趕到，所以妳絕對可以相信我不像小鄧那樣子存心叫妳好看。」

鄧精明一聽這話，登時啼笑皆非，却不能插口爭辯，因爲龐照只停於那麼一下就又說道：「韓嫂子，快點定一定神，然後告訴我，那個狗娘養的傢伙有沒有同黨？」

蘇妙妙不加思索，道：「有呀，有一個名叫夏流的男人，外表很斯文瀟洒，是他點着一支香，那個袁雄就變成了一個大色狠。」

鄧精明苦笑連連，因爲他連任何辯白的機會也沒有了，不過他却又不得不承認龐照這一手非常高明漂亮，否則至少要牽扯老半天才可以問到這些關鍵問題上。

「夏流？這名字有點耳熟？」龐照一邊說，一邊拉一張薄被蓋在她身上，又道：「嫂子，我們現在已抓到一個，又知道另一個惡賊的名字樣貌，妳幫助濟傑的苦心，以及妳的犧牲總算沒有白費，我先替江浙兩省的同事兄弟們向妳道謝和致敬。」

蘇妙妙頓時覺得十分舒服，心頭裡一點氣都沒有了，還嫣然而笑連連點頭。

鄧精明這時連忙跑開，去檢查那三條絲帶情形，所以龐照便只靜靜地看着蘇妙妙，那張鮮艷也似的臉，這個人似乎有點過份，因爲連蘇妙妙（蘇州最紅的妓女）居然也被他看得有點不好意思而垂下了眼皮。

不過蘇妙妙仍然看見龐照露出愛惜憐憫的表情，所以她低聲問道：「你爲什麼這樣子瞪住人家？你看女人一向都是這樣的麼？」

龐照道：「不！我沒有這種習慣，但妳却不同，我假想我是濟傑，所以放肆了一點。」

連蘇妙妙這等歷盡滄桑的女人，也禁不住大吃一驚，道：「你假想你是濟傑？我和他不但是好朋友，而現在也是夫妻，你怎能假想你是他？」

龐照道：「別緊張，我只是想我如果我是濟傑，究竟配得上配不上像妳這樣美麗多情的女孩子呢？妳想不想知道答案？」

「當然想。」她坐了起身，因而薄被滑落露出雪白高聳的乳房，她並不掩遮，反正這個男人，甚至那鄧精明在內，已經看見更加暴露更加不堪入目情景，所以她還諱忌什麼？

她說：「請妳告訴我，你的想法是什麼？」

「他幾乎配不上妳，但如果妳肯湊合一下，也勉强可以，所以我認爲他是天字第一號混蛋，因爲他還練那什麼少林童子功，對不對？」

「是的。」蘇妙妙深深歎了口氣。

「我會罵他一頓。」龐照說：「說不定給他幾個嘴巴子，替妳出一口烏氣，當然這樣做沒有什麼用處，不過我另外還有辦法，但暫時不能告訴妳，妳現在也別追問，好麼？」

蘇妙妙那種感激的樣子，好像想投身入他懷抱中，剛好給鄧精明看見，鄧精明皺起雙眉，大聲叫道：「照叔！」

龐照吃一驚，道：「聲音小一點，我又不是聾子。」

「我也不是瞎子。」鄧精明回了一句沒頭沒腦的話，但畢竟龐照是提拔他出身的人，所以也不好怎麼多說，當下又道：「三條告警絲帶全都斷了，怪不得我接不到警訊了。」

龐照反應使鄧精明相當不滿意，因爲他好像捨不得失去欣賞蘇妙妙惹火的動人身材機會，所以他只擺了一下手表示聽見，他仍然面對着蘇妙妙，仍然看着她裸露的身體。

關於最後一點，只不過是鄧精明直覺而已，事實上他看不見龐照眼睛究竟是看着蘇妙妙的鼻子，抑或是乳房？但龐照坐在床邊跟她這麼接近，好像已經有了替韓濟傑不高興的理由，所以他重重地發出一下不悅的哼聲！

龐照看來簡直忘記了房間內還有別人，他聲音十分溫柔，道：「我知道妳擔驚受怕吃了很多的苦頭，所以有些話現在不應該問妳，可是我又想盡快抓到夏流，妳肯不肯幫這個忙？」

蘇妙妙面對一個如此知情識趣，强壯而又溫柔的男人，竟然能夠如此細緻入微，她說：「我肯，你要我怎麼樣做？」

「妳把經過情形告訴我，任何說話，任何細微動作，甚至他有什麼表情，都不要遺漏。」

蘇妙妙很樂意這樣做，當她娓娓道出一切經過情形時，叙述和形容得極之詳細，鄧精明聽着、聽着可忍不住自己用力打一下腦袋，他實在不得不承認龐照這種「師父」級人物就是師父級人物，這種頭腦這種手段，豈是一般的捕快可以做得到的？

* * *

衣服光鮮外表斯文的夏流，走出賜福坊時，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因爲既沒有警訊，而且又是採取「來時困難去時易。」的策略——進入賜福坊範圍的人，都受到嚴格盤查，但離開之人却不予理會。故此夏流毫無困難的就走出這百餘對眼睛監視的地方，離開了賜福坊被監視範圍，他便不必故作斯文從容之狀，只見他脚步輕輕忽然閃入一條窄巷，然後進入一間破舊木屋內。

木屋內臭氣橫溢，進出的人居然不少，起碼夏流剛進去，就有兩個人離開而又有三個人進來。

每一個進來的人都脚步匆匆，臉上神色不大妥當，但離開的人却個個很「淡定」，即是很從容之意。

絕對沒有人會覺得這種現象奇怪不合理，因爲這兒正是附近六間飯館、酒館合用的「公厠」，凡是趕到厠所的人，無疑必是「入門三步急」，而離開之時不用說已是「出門一身輕」了。

還有就是任何人奔入此地，肯定不必說出理由也不必解釋！

所以夏流關起一扇間隔大門之後，雖然皺皺鼻子，皺皺眉毛，卻又不能不承認這些地方甚是適合於秘密會晤，也適合秘密傳遞消息。

隔壁薄木板後面傳來清晰語聲，由於語聲好像有脚會走的東西，一直「鑽」入夏流耳朵，所以他知道此是內家傳音功夫，是像神話一般的奇怪本事，絕非普通武林人物做得到的。

那聲音相當年輕，說：「蘇妙妙怎樣了？」

夏流低聲地應道：「已經被袁雄那斯蹂躪了！」

隔壁清晰聲音道：「可是，你爲何急急離開韓宅？你發現甚麼地方不妥嗎？若是發現不妥，爲何你還要跑到此地與我聯絡？」

「那臭婊子預設了告警絲帶，我一查到趕緊就跑了，如果我不來告訴你，你怎能知道情況？」

「聽起來果然很合理，」那聲音說：「我也記得你的成績一直很好，你不但聰明膽大，同時性格夠邪夠惡，所以我不願意失去你這個最佳的助手。」

薄薄板壁忽然出現一扇兩尺長一尺闊的窗子，於是雙方都可以透過窗洞而互相看見，通常厠所內的隔格絕對不會有窗子，蘇州亦沒有這種古怪的習俗，卻因爲夏流隔壁那個英偉的年輕男子乃是陶正直，於是乎許多奇怪的不可能的事情都會發生，而且變成不足爲奇之事。

陶正直眼睛明亮而又友善，微笑道：「既然韓濟傑新房裏有告警絲帶，蘇妙妙這種聰明的女人，一定已經有機會使用的了？」

夏流道：「對，這女人難弄得很，連我也幾乎被她騙上床。」

「蘇妙妙若是發出警訊，你爲何還來得及逃走？居然無人攔阻或追趕？」

夏流道：「我可能發覺得早，那袁雄還在蘇妙妙身上輕狂，我已及時溜掉。」

「祇答對了一半，我已看見無錫名捕龐照走入賜福坊，此人是沈神通訓練出來的出色人物，所以他決不理會有沒有警訊也一定入屋查看蘇妙妙情況，你幸而頭腦好而反應快，才及時跑掉，但你沒有說對的一半是蘇妙妙根本沒有傳出警訊，因爲由地底通到外面的三條絲帶，已經被我割斷了！」

夏流露出又佩服又高興的神情道：「唉！有陶先生你來撐腰，好像誰都不必怕了！」

「這話講得還早了一點，等我們眞正安全在虎丘塔下會合，才可以鬆一口氣，你現在把衣服脫了下來，動作快點！」

夏流稍稍遲疑了一下，終於照做，他遲疑之故是因爲口袋裏那張一千兩黃金銀票，以及那個藏有「落紅迷仙香」金盒，這兩樣他都捨不得交出去，但轉念一想，萬一引起陶正直不滿意的話，可划不來。

陶正直果然還伸手過來搜查他的內衣，不准帶有任何東西，才忽然離開小隔格，不過他一眨眼便回來了，手中抓着一個商賈打扮的人，此人全無聲息，不知死了抑或是被點住了穴道。

「這斷算他倒霉，趕上這時候上茅厠。」陶正直說：「你穿上他衣服，我替你化裝，如果外面有人偷窺，必定已看見這人的打扮樣貌和衣服，這樣才萬無一失。」

陶正直兩隻手靈巧快速得使人難以置信，在那麼狹小的空間裡，他和那商人本已大感擠逼，但他替那不會動彈的商人脫衣服時，竟然好像在寬大的地方而又有七八個人幫忙一樣的容易。

尤其是當夏流穿衣服時，陶正直伸了一隻手穿過窗洞替他化裝，不管夏流怎麼樣動法，都全無妨礙全無阻滯。

陶正直自己也迅速化裝，再穿上夏流外衣，夏流看了實在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爲連他自己也以爲陶正直就是自己，至於他自己變成甚麼樣子他也不知道，必須等到有鏡子時才能揭開這個謎底。

「我先出去！」陶正直說：「假如已有人監視，我可以引開他們，祇要不是沈神通親自出馬，我一定能夠脫身，你要記住一點，這個生意人脚步很穩定有力，所以你要提聚內力貫注雙脚，這就絕無破綻了。」

夏流感激和佩服得無法形容，目送陶正直出去之後，稍等片刻也大步離開這個臭氣薰天的地方。

一切情況極爲良好，極令人滿意，直到出了城郊，夏流自己用盡了全身本事查看清楚，的確沒有人跟踪。

路邊涼亭側有條清澈山溪，夏流奔入亭內，舒舒服服透一口大氣，然後憑着欄杆把頭伸出去，像明鏡似的溪水上，清清楚楚現出他的臉影。

夏流定睛看時，不覺看得大吃一驚，原來他竟成陶正直而不是那個商人。

夏少庭相貌甚爲俊美，所以變成他並沒有甚麼不好，但夏流卻覺得非常之不妥，顯然陶正直一定有甚麼花樣，但既然他已假扮了自己，引走了跟踪之人，這還會有甚麼問題？如果沒有問題，何以不用那個商人面貌而用陶正直？

水面的臉孔忽然多出了一張，夏流當然也爲之大吃一驚，但他還沉得住氣，沒有抬頭，而是透過水鏡觀察那張臉孔。

那是一張清秀的中年人臉孔，微帶笑容，似乎覺得很有趣，很好玩，而也在水鏡中看他。

夏流腦子裏「轟」一聲，沈神通！這像伙一定是沈神通，陶正直已經形容過千百次，使他聽得多了連想忘記也辦不到，唉！怪不得陶正直要變成夏流，而夏流變成陶正直。

看來陶正直這招果然收效，可算是打贏了一次小仗，不過陶正直這樣做，眞的很聰明，抑或是他知道實在沒有法子躲得過沈神通，所以不能不先求脫身自保？

夏流自忖大概已沒有機會可以親自詢問陶正直，何況就算陶正直回答，他也不敢相信，所以他改向沈神通詢問，同時也掬水洗乾淨臉

孔。

沈神通現在是在凉亭與他面對面，邊觀察他一邊說道：「陶正直的確已經贏了第一仗，第二仗仍然可能是贏家，因爲他已很成功引走了龐照、韓濟傑。龐、韓兩人武功不及他，因此他們如果夠機警的話，能夠保住性命已是上上大吉。」

連夏流自己都忍不住狠狠的質詢道：「既然你知道他們有難，你爲何坐在這裡？跟我這種小角色講話，你爲何不趕緊去支援幫忙他們？」

「如果連你一聽這種情勢都會替我着急，我當然比你着急百倍，所以我爲甚麼還要趕去？我爲甚麼要讓陶正直得償所願，他正是要我露面。」

「話是不錯。」夏流又點頭又搖頭說：「但兩者相權取其輕，自是搶救韓、龐兩人性命爲重，露不露面是次要的事。」

「這也是陶正直的想法，他洞悉人性，也有本事利用一切人性弱點，所以他雖然不是以武功稱霸武林，但其實他到今日爲止，他才是眞正橫行無敵天下，你看，連我退隱兩年之久也被他『釣』了出來，我眞想不出，世上還有甚麼人能夠擊敗他殺死他！」

沈神通住口輕嘆了一聲，又道：「當然我也是屬於不容易被擊敗之人，所以我一發現你不是陶正直之時，就已經下了決心不去馳援韓、龐兩人，祇有這樣他才會死記住我，連睡夢中也忘不了我，現在你可以明白我的策略了吧。」

夏流順着他思路推想，一時反而迷迷惘惘，祇好打住，卻又聽沈神通問道：「你們連做八九件案子，用的是甚麼藥物？」

夏流大吃一驚道：「藥物？你怎會想到是藥物？陶正直向我保證天下任何人，包括你在內，也測不透這是藥物的奇異魔力。」

「這幾件離奇雙屍姦殺案都留下了『武功』痕跡，例如蕪湖那一件，主辦的副班頭許義，發現房頂漏水，他再三勘查之後，認定是人爲而不是屋子年久失修，他查出這綫索甚是興奮，他的確是不易多得的人才，但這回對手是陶正直，他就不免反被引入歧途，總之，如果命案中十幾個男女之死，都是『醉鄉狂徒』夏天任施展『落紅指』的結果，請問那夏天任的武功怎可能蹩脚得每一案都留下痕跡？例如踏破了屋瓦之類。」

「對，對，聽來顯然不是武功高强之人所爲，但陶正直解釋時，卻又覺得極之有理，覺得這個黑鍋將來一定扣在那醉鄉甚麼的人身上，一定不會從藥物方面找到綫索。」

「你也沒有錯。」沈神通說：「因爲陶正直根本不想瞞我，他算定世上除了他之外，別人一定無法使我從隱居的地方出來，所以他當然要我知道才行，但對付你，他又用另一套方法，否則你老兄怎肯拚命替他找到合適的人手做案，而且到了緊急關頭，你還可以變成他的替死鬼？你已經可以算是很可怕的人，但比起陶正直，仍然可以用善良和愚蠢這種字眼來形容你。」

事實上如果夏流這種人，也可以使用「善良」、「愚蠢」等字眼來形容，世上大概很難找到兇惡聰明的人了。

夏流苦笑一聲道：「我發過惡夢，夢中修理我的人就是他，我本來很疑惑不解，現在我懂了。」

沈神通對於這類談話似乎已不感興趣，祇詳細問明那「落紅迷仙香」的來龍去脈，便道：「夏流，你一定聽過我是反對私刑的人，所以你落在我手中很放心，大不了一刀砍下人頭落地，卻不至於受那零零碎碎的可怕凌辱痛苦。」

「正是，正是。」夏流忙道：「沈大人你大公無私的英名天下無人不知。」

沈神通道：「其實你落在我手中可能還有很大的好處，因爲你不但可以不受私刑，但也可以受私刑。」

他口氣似乎不是開玩笑，故此夏流大驚失色，趕快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也不想受私刑，尤其是你出手，祇因爲我相信你的手法一定比任何人都可怕十倍。沈大人，你不必動刑，我一定聽話合作，你要我幹甚麼就幹甚麼。」

沈神通道：「有一點你說得對，如果我動刑的話，大概鐵鑄的人最後也會變成紙紮的，不過我目前並非打算這樣收拾你，我祇不過爲了留你做活口，讓你了結那些命案的官司，才不得不用一點私刑，如果我不肯出手，老實告訴你，那就是立刻取你狗命的意思。」

夏流忙道：「你若是殺死我，那些命案官司叫誰到案認罪呢？」

沈神通笑了一下道：「我當然有辦法，不勞關心，現在你準備好了沒有？」

夏流臉色一時變得全無血色，好像十分驚惶，跟着伸出雙手併攏着，表示束手就縛，道：「好吧！我認命就是！」

沈神通臉上笑容如常，眼光澄清如水，緩緩道：「我已經查過你的記錄，你的確姓夏名少庭，你雖然姓夏，卻不是『醉鄉狂徒』夏天任的兒子或家人，所以陶正直想利用你的姓氏來騙我一下已經失敗了。」

夏流臉色更見慘白道：「你有我的紀錄？你……甚麼時候看的？那記錄在哪裡？」

沈神通還未回答，那臉色慘白得如死人般的夏流卻忽然攻出一招，這一招迅速凌厲以及大有綿綿不絕氣勢，使人祇能聯想起「蛟龍」、「虎豹」、「毒蛇」等等，絕對無法把「死人」的觀念牽扯到他身上。

夏流雙手雖然也有動作，主要卻祇是一些平衡身體的動作，他放出的毒看是兩隻脚，一招之中包含了「挑、踢、掃、撑、勾、撥」等六種脚法，故此雖然名爲一招，其實雙脚連環攻出了十二脚之多，每一脚都挾着勁烈風聲，也都快逾閃電。

沈神通身子飄起離地五尺左右，乍看好像悠悠閒閒抓住一條看不見的繩索在空氣中盪鞦韆，事實上當然不是這樣，試想若是敵人能夠在刹那間攻出十二脚，你應付的動作若是慢了，焉有倖理。

所以剛才所形容的祇不過是沈神通外表予人的印象而已，骨子裡其實也是快得要命，在夏流感覺中，沈神通甚至快得好像已知道他雙脚要攻出這麼一招，故此比他還快了一綫躍起。

夏流雙脚攻出了十二記之後，又是前後左右一共八招踢出，刺耳銳響大是驚心動魄，夏流這後八脚，算來亦祇有兩招而已，不過後面這兩招脚法比起第一招十二脚大是不同，換言之，他乃是針對沈神通出神入化，身子可以飄盪在空氣中的絕世輕功而施展的。

誰也不能在空氣中停留太久，除非是飛蟲或是飛鳥，所以沈神通一定會掉落地上，而夏流這兩招八脚就是專門針對這種情勢使出的。

問題卻出在沈神通竟然還不掉下地，好像空中眞的有一條不見到的無形繩索給他攀附借力，所以他愛在空氣中停留多久都可以似的。

夏流的內家眞力一發不可收拾，脚法看來雖然美妙，但身子其實已經虛空，於是沈神通盪近隨手一掌拍中他的身上，便已使他噴出一大口鮮血。

血絲順着口角淌下，夏流本來相當英俊的臉孔因而變得不甚好看了。

他狂嘯一聲，嘯聲中用頭撞用拳打用肘撞，加上雙脚蓄勢待發，簡直全身可以攻擊的部位全都用上了。

沈神通雖然知道夏流遲早一定會使出這門武功，但親眼見時卻也不禁大爲惕凜，這一路跡近瘋狂的武功，實際上，眞是創自一個瘋子之手，據說世上還沒有人能夠從這一招逃生的，正確的說法是從來沒有人可以避得過「同歸於盡」的命運，換言之，雙方都很難活着就對了。

可是夏流一定忘記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對手沈神通，是天下黑白兩道公認的「公門强人」，有神出鬼沒的本事。

故此夏流一口氣攻出四四一十六式，空自把方圓三丈之內地面完全封鎖在他的拳脚威力之中，最後發現簡直是白費氣力，因爲沈神通不但沒有掉下來給他攻擊，反而身子上昇數丈，飄盪於半空之中，又反而以諷刺笑容俯首看他。

敢情此人在亭子裏早已做下了手脚？

這是夏流第一個念頭，但緊接着又覺得不合理，請問夏流自己也是在公厠中才知道要到虎丘塔會合，沈神通有甚麼可能更早知道。

夏流第二個念頭是：可惜陶正直不在此地，要不然眞想向他施展這門絕命武功，看看他能不能像沈神通一樣躲得過殺身之禍？

那沈神通身軀還在空中飄飄盪盪，夏流知道自己恐怕沒有機會測試陶正直了，祇見他已經又使出另一種武功，他一口眞氣深深提聚，臉色白得難以形容，四週的氣溫突然下降了許多。

這一口眞氣吸入丹田，再瞬間衝上泥丸，一切已成定局，即使夏流的師傅在此，他也無法改變他終身殘廢甚至死亡的結局。

在理論上說，任何人若能將一生精力，壓縮於刹那間放出，威力之大自是難以形容，夏流施展的正是這種奇幻武功。

夏流雖然看見沈神通突然如流星殞石般飛墜在地上，但他並不在意，他並不認爲沈神通此舉有甚麼意義。

因爲凡是連自己性命也必須賠上的殘毒功夫，大概除了鴻鵠一飛冲天，或者可以躲避得過的話，人類恐怕絕難倖免，目下四週數丈方圓範圍已變成絕地，沈神通這時候才急墜下來又有甚麼用呢？

此念一閃即逝，在電光石火短促得不能描述之際，他已看見沈神通的手已經握到他的咽喉，沈神通這隻手掌是一種悅目燦爛的金黃色，看在眼中令人大有舒服而又莊嚴之感。

夏流咽喉雖然被握住，但直到這時他仍然認爲沈神通白費功夫、白費氣力。

沈神通這樣做有甚麼意義？莫非他仍未知道我的雙臂一旦炸毁，就可以使附近人畜完全死亡？還能連附近的岩石也片片碎裂？

但沈神通怎可能不知道？根本上從夏流出手時算起，所使出的每一招一式，以及每種怪異內功，沈

神通都步步制住機先，不然的話，沈神通怎能像一隻飛鳥一樣停留空中那麼久？假如沈神通沒有應付之法，大概老早就跑得無影無踪了，絕對不會等到不敵之時才逃遁的。

「這時沈神通那隻金黃色悅目手掌握住夏流的咽喉，五指傳出陣陣柔和勁道，使得夏流胸口忽然被自己內力頂塞得好像壓上萬斤大石，夏流雙目圓睜，眼眥裂開流出鮮血，這是他奮盡全力運功的結果。

但沒有用處，夏流雖是一再運功，寧可全身炸碎也在所不惜，然而沈神通一陣陣柔柔和和勁道有如海邊永遠不停歇的波浪，抵消了夏流一切的努力。

夏流清清楚楚聽見自己身體內氣脈崩斷的清脆響聲，接着全身四肢百脈都劇烈痛楚。

沈神通將他放在石櫈上，夏流全身癱瘓，好像是泥土做的，連小指頭也不能動彈，但雙眼仍然會轉動，而幾道血痕由眼角一直拖到下巴，看來十分恐怖醜惡。

「我第一眼就看出你不諳『落紅指』，也看出你擅長『惡鬼脚』、『雙羅手』，以及東海四賢的七種狂人秘藝之一『殘形訣』，但由於你對於脚法特別專長，所以你的『殘形訣』祇能殘毀雙臂，沒有法子連脚也練成，我針對你這一弱點，所以施展『天魔抓』制住你的咽喉，使你內力上下截斷。」

夏流喃喃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沈神通又道：「老實告訴你，就算東海四賢親自出手，也不一定敢對沈某人使出這種有進無退的功夫，剛才說過你愚蠢，這就是證據了。」

夏流大大不服，反駁道：「我祇不過技不如你，豈能叫做愚蠢。」

沈神通道：「你不算愚蠢，試問那陶正直也精通此門惡毒功夫，但他對我連想也不敢想施展此功，然而你不但使出來，甚至還想向陶正直施展，你蠢不蠢了一點呢？你居然不知道他比你更精通這門功夫？」

夏流爲之目瞪口呆，吶吶道：「他……他也練成這門神功？」

「唉！」沈神通長長嘆了口氣，「假如他不是從東海四賢那兒得到你的資料，他怎能找到你這種好幫手？」

夏流苦笑道：「聽起來我好像越來越愚蠢了，對他這種人，我居然會十分相信他……」話聲欲歇未歇，忽然轉爲高昂，連沈神通也微吃一驚，祇聽夏流大聲道：「不得了，我還做了一件眞愚蠢的事，沈大人，請你救救我……」

沈神通道：「到底是甚麼事？」

「我居然把我妹妹的事情告訴他！」夏流眼神又睜大得眶眥欲裂開，所以又有血流下來。

沈神通道：「你眞該死，看來這回你的妹妹一定難逃劫難，你妹妹在哪裡？」

夏流當然很快說出一切，可是世事茫茫變幻多端，就算沈神通肯幫忙，但他行嗎？時間來得及嗎？

夏流跡近瘋狂，雖然該死，可是他提到他妹妹夏夜蓮之時，眼光聲音都變爲十分溫柔、摯情，根據夏流的形容，那夏夜蓮簡直純得有如蓮花，美麗得有如仙子。

連沈神通也深深的感到，若是這麼一個可愛美麗的少女，竟然被陶正直那一類惡徒蹂躪而死，必是世間上一件極值得遺憾的事。

* * *

韓濟傑身形拔起一丈二尺，他像鷹隼一般向陶正直撲到，氣勢慓悍而又迅速如疾風。

假如陶正直眞是他外表假扮的夏流，則對於韓濟傑這一記凌厲撲攻必定大費周章，必定覺得很難應付，但陶正直一個觔斗，倏忽飛開數丈，飄飄落地，凝目注視韓濟傑。

韓濟傑左方三十步之處還有個身軀魁梧兇悍如豹子的龐照。他們已亮出兵刃，韓濟傑一口耀目長刀，龐照一條銀光雪亮的銀鎖鏈，正是「中流砥柱」孟知秋，以及沈神通一脈通傳下來的兵刃。

他們是在城東郊外一條河流旁邊的草地上，這片草地相當廣寬，是祇宜進攻不宜守逃的地勢，因爲逃走的一方，不論往那個方向奔逃，幾百步之內都沒有隱匿掩蔽的樹叢山石，這樣自是不易甩掉敵人追擊！

韓、龐兩人揀中這一處地方改跟踪爲捕殺，正是深怕被「夏流」逃脫之故。

但對方打那個觔斗，可把韓、龐兩人銳氣挫折了大半，當世之間，祇有衡山猿長老的「觔斗雲」輕功身法，是可以逃避凌厲攻招的，若不是這門絕代輕功心法，任何人應敵之時如是無端端打個觔斗，擔保身體上一定多出一個洞口或者肢斷骨碎等等。

但別說猿長老，即使猿長老嫡傳弟子「飛猿」羅章，也早在六十年前物化，這一門絕技好久沒有重現人間了，所以這個人無疑不是「夏流」，而是陶正直。

此人若是陶正直，是那個想釣沈神通出水面的人，他當然是有眞才實學的一代高手，決不是狂妄的虛名盜世之徒。

韓、龐兩人飛快對望了一眼，這一眼彼此都看得出對方心中叫苦連天。

他們不是初出茅廬之人，不是沒有經驗之人，不是沒有見過當世著名凶星殺手，可是眼前此人既然是有資格找沈神通晦氣之人，他們衡量自己份量之後，可就不能不叫苦了。

龐照提高聲音道：「我們並不急於動手，倒是很懇切想看看你的眞面目！」

「夏流」橫行十數步，在河邊弄點水加點藥水藥末，馬上洗去臉上化裝，抬頭時露出一張俊美年輕臉龐，還帶着笑容。

現在他已恢復陶正直眞面目，但祇是表面上的面貌，他內心的眞正面目誰也測不透。

韓濟傑瞠目道：「你一定是陶正直，你這些年跑到哪兒去？現在爲何來到江南弄出漫天風雨？」

陶正直坦率道：「爲了沈神通，可惜他並沒有我料想中那麼厲害，所以跟來的是你們。」

龐照站得較遠，故此聲音不能不提高，他問：「陶正直，你究竟精通多少種神功絕藝？」

「小意思而已。」陶正直答：「因爲若論武功，當世至少有三十個人比我高明，可是加上了才智和其他學問，便祇有一個沈神通能夠使我害怕，你們大概還不行，這是老實話，你們可不要惱羞成怒。」

其實他們惱羞成怒又能怎樣？憤怒並不能解決問題，更不能把敵人、仇人「怒」死。

「沈公也是這樣說的！」韓濟傑說：「他尤其是佩服你機關埋伏之學，不過照我看來，這片草地大概你來不及弄手脚，所以如果我們一定要拚命的話，你好像沒得取巧了。」

「你說如果我們要拚命？」陶正直說：「難道我們還有不拚命的可能？」

韓濟傑道：「當然有啦，你定下時間地點，我仍負責告訴沈公，他老人家敢不敢赴約，我不能夠擔保，祇保證一定能把話傳到。」

陶正直目光微微凝聚，祇稍稍露出一點尋思跡象，但韓濟傑、龐照已經抓住這一綫良機，暴起迅速撲去，兩人不分先後動作如電，竟像是一早就約定好似的。

這兩位名捕頭祇搶到這麼一絲的機先，便已顯露令人心寒膽落的威力，身在局中的陶正直當然不免爲之驚心動魄，老實說陶正直眼中心裡祇有一個沈神通，這兩個捕頭雖然有名氣，但既然是沈神通的後輩，大概也不會高到甚麼地方。

殊不料韓、龐兩人武功之强，膽氣之豪，以及合作拍檔技巧之熟練緊湊，無一不大大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上述這些形容詞的結論就是：韓、龐兩人攻擊力量强大得駭人聽聞。

陶正直已掣出兵刃在手，那是插在靴筒裏一把短劍，他眞正兵刃本是「霹靂錐」，乃是當今武林很可怕很難練的外門兵刃之一，由於他假扮夏流，故此祇帶一把短劍。

縱是在這等情勢之下，陶正直仍然使人知道他當眞是有眞才實學的一代高手，但見他忽然打觔斗，身子貼地平射，他一方面迅速無比地閃避，另一方面手中短劍卻具有長劍那種靈動氣勢，「錚錚鏘鏘」一連封住韓濟傑十二刀，其間還有兩次以詭異刁鑽手法抽空挑開龐照的銀色鎖鏈。

那龐、韓兩人併力合擊，一連猛攻了十招以上，卻還收拾不下敵人，這時銳氣不禁一挫，陶正直好像永遠不會出錯的電腦一樣，這一剎即展開反擊，他的短劍劍勢綿綿不絕，黏住韓濟傑長刀，左手則幻化出一隻巨如蒲扇的大手，一下子幾乎抓住了龐照的銀鎖鏈。

陶正直左手其實已發出九掌，這九掌合而爲一，所以看上去好像一隻巨型之手掌，這就是嵩陽大九手的絕招「廻日勢」，意思是說此手一出，連太陽也可以抓回來，此說就算是吹牛過份了一點，可是威力之强絕對不假。

故此陶正直心中亦稍有挫折之感，因爲他使出這一招，居然沒有把龐照兵刃搶到手，看來沈神通一身武功固然深不可測，連他的弟子亦絕對不可輕覷。

不過他總算扳回劣勢變成優勢，一方面是韓濟傑的長刀好像牛皮膠吃得多了，老是慢吞吞失去凌厲剛猛的威勢，另一方面龐照的銀鎖鏈，祇有躲避之功而沒有還擊之力，這自然是極糟糕之事，即使是外行人也一看而知韓、龐兩人大大落於下風，不過在陶正直心裡，卻無端端的響起警鐘。

何以忽然會感到危險威脅？連陶正直也覺得大惑不解，但這種警鐘，卻是屬於超自然、超理智的神秘能力，陶正直絲毫也不敢因爲沒有理由而不予理會，相反的他馬上打起十二分精神準備應付。

此時，韓濟傑的確已經不支，因爲陶正直短劍上激盪旋轉的內力越來越强，黏力之强大已快要到達蛛網黏住小蟲的程度，大概任何人都見過陷在蛛網的小蟲掙扎景象，那隻小蟲雖然能振翅或者掙扎，然而事實一點用處也沒有，韓濟傑這剎正有如此可怕的感覺。

另一方面龐照的銀鎖鏈第七招「天堂有路」從中路攻入，卻不幸被陶正直用溫柔得好像拂去落花的手勢，輕輕柔柔就拂開銀鎖鏈，還使得龐照身形爲之閃側一下，這一剎那間，龐照已知道「完蛋」是甚麼

滋味，他知道就算能逃過殺身之禍，亦已經是敗了！

那陶正直輕柔悅目的一拂，竟然是「嵩陽大九手」，由剛猛路數昇華而成的「忘情手」絕技。

關於「忘情手」這門絕世神功，現在祇能提一句「來頭甚大」，卻沒有時間細表了，但這一拂的手法以及內力之細緻微妙變化，竟含有三種境界，故此不得不稍作解釋。

第一種境界就是「落絮無聲春垂淚」，落葉當然無聲，而又好像是春天之神在掉眼淚那麼縹緲朦朧，那麼深情一樣。

第二種境界卻是忽現剛猛之氣，祇不過被輕柔的手法所遮掩，故此外表上看來仍然毫無攻堅破銳，鐵馬金戈的痕跡。

末後第三種境界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時既是「忘情手」威力最强之際也是「停止」或「結束」之際。

自然上述三種境界在一拂之間並不是一層層次而出現，而是互相涵蘊分不出界限的，至於成就高低，都是集中第三種境界，越是能夠不惹塵埃，越是能夠忘情，成就便越高。

陶正直這門絕藝究竟練到甚麼地步不得而知，祇是一來陶正直此人僅僅是天性無情，並不是有情而能忘情，二來他可能胸中所學絕藝太多太雜，故此他那一拂竟然沒把龐照手中銀鎖鏈拂落地上，一流高手便可以由此判斷，甚至找到反擊的機會了。

換言之，龐照其實有反擊機會，但限於見識和功力，所以不但不能把握良機制敵致勝，反而感到十分挫折沮喪。

陶正直花樣的確很多，祇見他右手短劍綿綿密密裹住韓濟傑長刀，好像是有强大無比磁力吸緊敵人，但又好像韓濟傑捨不得離開他，拚命向他黏貼。

其實韓濟傑心中恨不得立刻縱出戰圈，就算還有勇氣再決一死戰，第一個步驟也必須躍出，才圖捲土重來之計！

因此，當然不是想黏貼人家，而是身不由己，非得運力封擋敵劍不可，祇要有一着疏慢失閃，肯定手臂或手腕必會跟身體分家，若是弄出這等後果才退出敵人劍圈，倒不如竭盡一身所能，暫時應付爲妙了。

這祇是陶正直右邊身子的事情，他左邊身子連手帶脚對付龐照，論起熱鬧幻變，一點也不差於右手那邊。

但見他左手揮出之時，如搓似摸，好像正要調戲女人一樣，當然有時也拂一下或打出一拳，每次他一伸手，龐照的兵刃總是僅僅能夠從他手指尖縫撤回，如果稍慢一綫，他的兵刃非到了陶正直的手中不可。

就這樣翻翻滾滾，速快無比拆換了十餘招，陶正直左脚着地，右脚忽然橫撐，他右邊手脚對付韓濟傑，韓濟傑直到自己耳朵聽見「砰」一聲，身子也像被一個鐵錘擊中，以致整個人橫飛七八尺，摔在地上之時，才知道被對方踢了一脚。

今天眞是見他媽的大頭鬼了，韓濟傑想：世上那有人能夠起脚凶猛攻擊而毫無徵兆的呢？

他的思想祇是這麼閃動一下，便已口噴鮮血失去了任何知覺。

陶正直現時對付龐照已多了右手右脚，他笑容很惡毒，聲音也是一樣道：「龐頭兒，你知不知道我剛才那一脚叫甚麼名堂？」

龐照雖然急忿交集，但卻又暗暗大喜，一面拚命支撐封架，一面厲聲道：「鬼知道那是甚麼下流脚法！」

他暗暗大喜的是：祇要陶正直不立施殺手，祇要再拖延了那麼一陣，情況必定會有變化，起碼不會像現在這般絕望。

老實說，他這種想法並沒有一點道理，亦非靠智慧推論而得，祇不過他對沈神通有絕對的信心，他認爲沈神通一定曾經將這種不幸情況計算在內，故此他祇要能夠拖下去，祇要能爭取多一點時間，問題必可解決，至於問題是怎麼解決法，他既不知道亦無暇忖想推測。

那陶正直得意洋洋道：「你沒有講錯，這正是鬼才知道的脚法，所以叫做『惡鬼脚』，我希望你聽過這種絕技的名稱。」

龐照極力不使話聲中透出喘息聲：「我當然聽過，你以爲我是甚麼人？你不要忘記，我是沈神通的弟子，我……」

陶正直冷叱聲打斷了他的話，接着道：「你究竟要弄甚麼詭計？」

他口中發出冷冷的叱聲的刹那間，兩個人的動作一齊停止，由於有兵刃拳脚劈風聲打擾，因此話聲特別清晰，四下也忽然特別靜寂。

龐照不是不想繼續出手拚鬥，而是鎖鏈的另一頭，卻被陶正直撈住，他出道以來這是第一次被人抓着兵器，外人可能誤會他缺乏這種經驗而爲之呆住，但他自己已知道完全不是這回事，原因祇是陶正直內力透過鎖鏈迅猛攻到，若是自己不運內力相抗，心脈登時就會被震斷而慘死當場，所以他既不能掉丟鎖鏈又不能發招出擊。

這種尷尬情況使龐照覺得非常之丟臉，同時也强烈感到生命危險，爲了後面這一點原因，他祇好不管面子的事，趕緊鎮定心神，全力抵抗。

沈神通一身奇怪本領之中，單論「武功」這一項，沈神通曾被譽爲奇才，譽之爲一流高手，現下他的內力一發，龐照又立刻一次證明沈神通從來不會讚錯人，此時，但覺鎖鏈一波接一波傳襲過來的內力，不但有剛有柔難以捉摸測料，最可怕的是心理上也形成極巨大沉重不堪的壓力，在心理上是那陶正直好像還有不知多少內力蘊藏在後面，現在祇不過暫未盡行施展而已，二是他還能從容開口，還會瞪眼睛做出各種斥責不滿的表情，如果他已經用上了全力，豈能如此若無其事？

「你一定有詭計？」陶正直又說，眼中射出了不懷好意的光芒，「但我也不能不承認一時還測不透有甚麼古怪，不過如果你屍橫此地，就算有一百條詭計，對你有甚麼用，任何人一旦死掉了，生前的一切好像都沒有關係了，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話和我的意見？」

同意之至，可惜我沒有法子表達，這意思，龐照簡直連眨眼皮的動作都做不出來，所以祇是心頭意念一轉，便又全心全意抵擋敵人那深厚龐大變化多端的內力。

陶正直祇仔細四下查看一陣，確定很正常很安靜，才緩緩收回二成力道，他聲音中含有嘲諷意味道：「你一定有詭計，但你不能有甚麼作爲，但我爲何要跟你講話？是因爲你是沈神通嫡傳弟子之故。」

龐照發現自己居然可以開口，便道：「你連家師都不放在眼中，又怎會看得起我！」

陶正直道：「三年前我可能完全不把你放在心上，但自從看過何同的手段，我就絕不那麼想，何同是誰，你一定知道，他也是沈神通的弟子，後來背叛沈神通，還姦淫了師母，以及把沈神通的兒子小沈辛弄到下落不明，直到現在，沈神通仍然毫無法子！」

龐照希望他肯多講幾句話，雖然祇是一個預感加上信心，但有希望總比沒有的好！

至於何同，他當然記得，此人本是來自東瀛暗殺道第一高手伊賀川的義子，被千方百計安插在沈神通身邊，在一次捕拿「大江堂」嚴溫的行動中，本已得手，卻因變生肘腋，沈神通險些喪命，嚴格說來，何同不算是沈神通嫡傳弟子。

想起何同這個狗賊，龐照雖然在如此危殆可怕情景之中，臉上仍然忍不住露出怒色，他道：「陶正直，你猜我們能不能談一個交易？」

「談一個交易？」陶正直眞的不禁驚訝，此人命在旦夕，還有甚麼資格談交易呢？

可是也正因如此，才觸動了他好奇之心，當下又道：「你且說來聽聽！」

「我希望殺死何同！」龐照的仇恨倒不是假裝的，不過當他自身難保情況下，這仇恨是否應該，是否能夠佔有如此重要地位？

龐照接着又道：「如果你能夠幫忙我，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就算要我枉法徇私，我也答應。」

以他身爲沈神通弟子，又是一府總捕頭，竟然肯枉法徇私，的確不是小事。

陶正直禁不住沉吟一下道：「但沈神通呢？如果他知道你答應這種條件，他肯放過你？你自問能瞞得過他？」

「那是我的問題……」龐照聲音忽然中斷，他並不是沒有話說，亦不是不想說，但由他眼角看見河上有艘空無一人的小船，搖搖擺擺的順流而下，假如這艘空船方向不變，不消片刻就會擱淺在岸邊。

河流中有空船飄流，雖不常見，卻也不算奇事，其次那船既無人掌舵，擱淺更不足爲奇，不過此船出現得不遲不早，而將要擱淺處看來竟是在他們近處，這等情況就值得懷疑了！

龐照自是不怕那艘空船有古怪，相反的他唯恐沒有古怪，有古怪的意思就是有扭轉局勢的希望，如果眞的祇是一條空船，恰巧順流到此，那當然對他一點幫助都沒有。

但不管那船有沒有古怪，若是給陶正直看見，此人必定盡出全力立施殺手無疑，所以龐照眼角一瞄見那空船，馬上提聚全身眞力，集中一切用得上的感覺，準備應付陶正直最惡毒凌厲的殺手，所以馬上不能繼續說話。

陶正直果然很快就看見這條船，他心念才動，鎖鏈上內力立刻增了一倍。

龐照但覺全身陡然發麻，雙腿硬是禁不住發軟發抖，好像想跪下去似的，他雖然咬緊牙關，不讓自己跪倒，可是心中卻知道，陶正直祇需多加一點內勁壓力，他一定受不了。

陶正直若不是心神又被另一件事分散，他一定增加壓力，先擊潰龐照，瓦解了龐照的戰鬥能力再說，可是那船明明是空的，祇須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向來對自己的眼力和觀察力極有信心，空船能夠發生了甚麼作用？能夠搞甚麼鬼？

恰好此時另一邊傳來聲響，是兩個人沉重卻十分齊整合拍的步聲，其中還夾雜着一上一下時有節奏的「咚吱咚吱」聲音，可見得是兩個人抬着一件甚麼東西奔來。

由於大路與這河邊平曠草地之間，有些樹木隔阻了目光，所以直

到一頂轎子出現，才解釋了步聲「咚吱」之謎。

不過陶正直心神卻不是眞正被這頂轎子以及轎伕們本身所分散，他其實是因爲不明白，何以這兩個不懂武功的轎伕(步聲中一聽便知道)，竟會突出現於七八丈外！換言之，何以他們來得這麼近？種種聲音才被他聽見？

那兩名轎伕一出現，口中也就叱喝對駡起來，他們駡些不易聽懂，卻完全是正宗蕭山縣口音，在江南若論抬轎子這個行業，差不多是蕭山縣人天下。

轎伕們絕對沒有問題，陶正直也祇用了一眼就得到了結論，但有簾子垂着的轎內有沒有問題？那麼，何以他們沉重脚步聲直到七八丈之近才聽得見？

轎子裏面的確有問題，祇因就在陶正直心念電轉之際，一道精芒耀目的劍光由轎子裏射出，快逾閃電掠過數丈空間，倏然落在陶正直右邊五六尺之處。

光斂人現，是個三四十歲的瘦漢子，臉上特徵是那對像鷹隼般精光四射的眼睛。

這個突然出現的劍客當然可以毫不停頓一逕攻擊陶正直，但他沒有這樣做，祇壓劍凝視陶正直道：「你還認不認得我？」

陶正直一鬆手，龐照連退七八步，才堪堪化解鎖鏈上强大的變幻、十分可怕的內力，道：「我決不敢小看沈神通的徒弟，好像沒有錯！」

龐照微喘之際難以開口，卻聽那頎瘦而有着鷹隼般眼睛的劍客沉聲道：「你錯了，你其實大有機會殺死他們兩個，祇可惜你不知道他們的小秘密！」

「他們？」陶正直不但皺起眉頭，聲音也很乾澀，「難道你向我暗示，蘇州姓韓的捕頭還沒有死？」

「你眞是聰明的人，我正是此意！」

陶正直根本連一眼都不向韓濟傑那邊看望，祇緊緊盯住對方臉孔和眼睛道：「司馬無影，你是當世武當派有名的劍客，你當然不會胡說八道，大概也不至於用這種方法騙我移開眼睛好趁機突襲，但我還是寧可用眼睛看住你，用耳朶聽你解釋。」

那司馬無影乃是武當派極負盛名的「鷹系」高手，「鷹系」的意思就是擅長行動，尤其是攻擊。

陶正直不敢移開眼睛不敢分神，絕對不錯，那司馬無影手中的劍早已達到「心隨念動」、「劍由心發」的境地，祇有那麼一絲絲空隙，祇要司馬無影肯那樣做，敵人就算不死，情況也必定十分嚴重垂危。

陶正直沒有轉眼分神，司馬無影亦沒有發劍，兩人靜靜對峙片刻，司馬無影才道：「你的武功好像比三年前天津野趣園之時又精進了不少，我沒有看錯吧？」

「你問這個幹嗎？我又爲何要回答？」

「因爲我猜沈神通可能忽略了這一點，所以造成錯誤。」

「沈神通造成甚麼錯誤？」

「韓、龐兩位頭兒的負傷落敗，以及我現在面對你，都是錯誤，應該是他站在我這個位置才對，你現在還想不想聽聽韓、龐兩位的小秘密？」

陶正直道：「我想。」

司馬無影道：「他們雖然年逾三十，雖然是公門捕頭，但兩個人是規規矩矩都還是純陽之體，所以韓頭兒受傷雖重，也不容易死掉，也所以龐頭兒接得住你的最後攻出那一下的殺手！」

「原來如此！」陶正直連連搖頭表示驚訝。

龐照本已站穩同時也鬆了一口氣，誰知鎖鏈上還有一股陰柔力量透入胸膛，登時連吐三口血，人也連退三步，臉色蒼白如紙。

司馬無影目光一閃，皺眉道：「你武功大有精進果然不假，我敢打賭你當年絕對使不出這種『陽關絕唱』陰功，不過另一方面我也沒有說錯，龐頭兒如果不是純陽之體，現在一定已變成屍體了！」

陶正直緩緩道：「你沒有說錯。」

司馬無影退後兩步，長劍指着陶正直，劍尖忽然急遽細微戰動，以致發生陣陣刺耳驚心的嗡嗡聲，他顯然全身內力已貫注流佈劍上，由於將要變化出招，所以劍尖急戰悲鳴，看來司馬無影的劍術亦已精進一層，比之當年又沉着精銳得多了。

陶正直亦立即有反應行動，他向左橫跨一步，結果仍然回到了原地，其實沒有移開，祇不過他在迅速簡單動作中，已經測探出敵人劍術造詣到了何等地步！

昔年天津衞野趣園中，另一位當代高手「猛將」朱慎，用「悲魔之刀」震懾陶正直心膽，當時司馬無影才施展「馭劍刺穴」上乘劍術制住他穴道，這段往事陶正直自己記得清清楚楚毫無遺漏，因此他事後回想，就發現司馬無影雖能馭劍，卻未到收發自如地步。

一別三年，當然很多事情都有變化，你陶正直武功有進步，人家也不見得不會向前走，所以陶正直得先測試一下不可。

司馬無影看見他臉上淡得幾乎沒有一絲笑容，便也冷笑道：「我

當年若是與你單打獨鬥，很可能稍遜你一籌，但三年後的今天，你若是武功比我精進得快，我自然更加不如你了！」

這些話的確是陶正直心中所想的，但是由司馬無影口中說出來，就使人十分彆扭了。

陶正直忍不住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的意思祇不過想，看看歷史會不會重演？」司馬無影答：「朱慎也是這樣想法，所以他也來了！」

他就算不說陶正直也知道，因爲那朱慎那高大魁梧的身軀已從轎內飛出，輕盈迅快如飛般落在陶正直的另一邊。

朱慎比司馬無影和氣得多，他舉舉左手打招呼，笑着道：「好久沒見了，近來還好嗎？」

陶正直道：「本來很好，但看見你們兩位就變得極之不好了！」

朱慎人雖高大，聲音卻很溫柔，「你這樣想法使我覺得很遺憾，但我卻不得不露面跟你打個招呼，我祇能說聲抱歉！」

「不必了！」陶正直本來最會說話，尤其是說這類假惺惺的話，因爲當那時候他一定是「貓」而不是「老鼠」，而現在……

陶正直接着又道：「你們兩位當代名家，難道眞會聯手對付我這樣子藉藉無名之輩？」

「你敢不敢打賭？」朱慎笑道：「我們當然聯手出擊，即使我們不願意也沒有辦法，因爲沈神通早就跟我們約法三章，才肯讓我們見到你老兄！」

陶正直發出呻吟聲音道：「老是沈神通，這世上好像任何事情他都有份！」

「但你不是想找他嗎？」朱慎訝問，但他訝異之色一望而知是裝出來的，「如果他沒有份，難道你不會感到失望？」

陶正直咬牙切齒道：「我遲早一定宰了那個老小子，你們兩個也一樣。」

朱慎道：「『遲早』這個字眼有點不對吧？以我愚昧看法，你今天若不能殺死我們，那就是死在我們刀劍之下，莫非你以爲還有逃的機會？」

他們的對答好像有點多餘的囉嗦，其實他們根本已進入交戰狀態，祇不過高手相爭有時不拘於形式，連講話也等於交戰拚搏。

因爲雙方距離祇有七八尺，連一丈都不到，以他們的一身造詣，這等距離有也等於沒有，但大家都沒有動手，便是由於彼此氣勢和姿式都旗鼓相當之故，所以任何一方都希望等候和找到對方的空隙錯失才出手攻擊。

毫無疑問他們一旦出手，就差不多會達到勝敗生死的階段關頭，故此他們雖然都還在說話，可是甚至在數丈外遠的兩名轎伕，也由於森森然懾人心膽可怕的感覺迫到他們身上，忍不住連打寒噤而又連連往後直退。

那頂轎子被棄置在原地，轎子裏面曾經先後鑽出兩個武林高手，現在轎子的簾子還深深垂着，裏面究竟是空無一人，抑或是尚有想不到的高手潛伏？陶正直沒有法子知道，祇知道以沈神通變化不測的心計手段，像變魔術一般的忽然再變出一個高手也絕對不是奇事。

「別擔心那頂轎子，」朱慎聲調仍然平穩柔和得令人煩恨，道：「轎子本身既不會殺人，也不會忽然跑掉，我們剛才跟你開個玩笑，我們客串了一陣子轎伕，看來這個惡作劇的確使陶正直老兄你駭了一跳？」

怪不得轎伕步聲和轎杆「咚吱」聲會在近處才忽然響了起來，敢情是有一段路是轎伕做了乘客，以朱慎、司馬無影兩人的功力，自是可以抬一頂轎子飛奔無聲。

這種整人駭人的突襲方式，還有河上能令人稍稍分心的空船，當然都是沈神通的預先佈下羅網的一部份。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沈神通在哪裡？會不會故意還躲在轎子裏？

那頂轎子就算是空城計吧！但陶正直也已下了決心學司馬懿收兵暫退，因爲捲土重來的機會還多的是，但如果今日萬一逃不掉，可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在武林高手圈子來說，逃走，更是深奧的學問，此是甚易理解的事實眞相。

陶正直果然眞的在「逃走」這門學問上下過功夫，至少直到他下了決定，好一會，朱慎和司馬無影兩大高手才隱隱感覺到，假如他的意向早一綫被發覺，局勢會演變成甚麼樣子，誰也不會知道了。

但見司馬無影的劍劃出一道弧形光芒，由左側刺過去，而朱慎手中大刀，卻閃映出七八道精虹殺向右邊。

這兩大高手合力夾擊之下，實是非同小可，這時陶正直就顯露出他的眞功夫了，雖然他祇不過一坐馬使身子矮了半尺，但這麼一個極簡單的動作，很奇怪地卻使嚴酷迅猛毒辣的攻勢，忽然出現緩衝空隙。

雖然僅僅祇是少許空隙，而且在時間上也祇有那麼一剎那而已，但陶正直短劍忽然連刺十下，他立刻將空隙擴大也把時間延長，因爲他這十劍，完全是針對司馬無影之

劍，陶正直厲害在短劍刺出未出之時，司馬無影已經感到陣陣不能硬擋無可匹敵的森厲劍氣直迫全身，因此，當他剎那時已刺出第十劍之際，司馬無影的綿綿無盡劍網早已千瘡百孔破爛不堪，不能不躍開尋丈之遠，他一躍開，聯手合擊之勢不問可知已經被陶正直破解了！

陶正直左手當然絕不會閒着，事實上於他出右劍反掃而攻破司馬無影綿密可怕的劍網時，左手已同時連連輕揮，好像要揮掉頭上或身上的落花般輕柔，這就是當世武林絕藝之一「忘情手」，那輕輕柔柔甚是悅目甚有美感的手勢，居然把宛如黃河天上來那雄奇瑰麗的大刀攻勢破解了。

陶正直的外表雖然是很輕鬆很有把握，其實身心都感到極之吃力，吃力亦即是危險之意。

所以他一點都不留戀掉頭便走！

此話說時容易做時難，而且簡直難到不得了程度，因爲司馬無影、朱愼這兩大高手並不是一擊無功之後就像木頭一樣毫不動彈。

他們不但會動彈，而且有後繼動作，動作得非常之快，也可怕得有如閻王爺的請帖，剎那間大刀起落，刀光如雪，耀目驚心，此是朱愼的攻勢。

另外司馬無影的劍忽然寫字一樣，由左至右劃出一道白濛濛的劍痕，此是武當絕學「一字慧劍」，分爲「快劍」、「慢劍」兩種，現在司馬無影使的是極罕在江湖出現的「慢劍」，不過名稱雖然稱之爲慢劍，其實這一道白濛濛劍痕，卻也包含了十四個動作才呈現如此景象。

祇見陶正直連退三步，已是退無可退，否則就等如自己伸長脖子往人家刀劍上碰一樣，當此危險瞬息千鈞一髮之際，陶正直一腳踏落，地面上陡然有六股泥土塵沙勁急上射，有如六股强力噴泉一樣，其中有兩股恰好分別對正朱愼和司馬無影身子面門猛射，除了這六股向上勁噴塵土之外，四下二三十丈方圓之內茵茵碧草中，還一齊裊裊昇起乳白色濃密不散的烟霧。

朱愼和司馬無影齊齊硬是煞住了刀劍攻勢，以便先躲過那股罩面而來的塵沙，他們雖然還未看見四下昇起的乳白烟霧，可是心中都知這一件事，這回又被陶正直逃掉了，陶正直身形隱沒在烟霧中，自然得好像魚兒回到水裏一樣，忽然消失了。

朱愼撫刀，司馬無影彈劍，兩人都仰頭望天，又都長長嘆息。

他們認爲絕不可能之事不但發生了，並且已證實是可能之事，這麼一個陶正直，如今已不可用「這麼」兩字形容，而且須以「絕代高手」代入，勿怪連沈神通這個當世奇才當世强人，也需極盡謹愼小心之能事。

沈神通這一回仍然未償所願，祇不知陶正直這回逃走了，他永遠隱藏起來，從人海中消失無踪，抑或是還會捲土重來？仍然要擊敗要殺死沈神通？

迷迷茫茫的白霧不但令人視綫受阻，甚至連思想也爲之迷迷糊糊，一切曾經發生的事情，包括那許許多多殘忍冷酷命案在內，都忽然變成如眞如幻，既眞實又似夢境。

不過令人最關心的是，陶正直還會不會捲土重來？天下公門第一强人沈神通能不能應付以及能不能進一步收拾他？

這個問題沈神通正爲之沉陷於冥思中，「命運」好像爲了他而特地創造出陶正直這麼一個可怕敵人，回顧以往，瞻顧未來，茫茫人海中的驚濤駭浪，竟似乎已經淹沒了天地……

（全文完）

湖海爭雄錄

麥　菁・文
可　飛・圖

絕世英雄

江湖歷練救佳人　邂逅師伯傳神功

深秋。

夕陽殘照下，一個神情落寞的少年，策馬徐行，歸鴉聲中，他已越過了小橋！

此情此景，似乎已觸動了他心底深處的憂愁，忍不住漫聲吟道：「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曲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

尤其是最後這一句——斷腸人在天涯，充滿了濃厚的悲傷韻味。

外表看來，他只不過是十七八歲，正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年紀，怎會有此頹廢的愁悶？

傷心人別有懷抱，看來這少年定有一段不幸的經歷，所以在此凋零蕭瑟的秋景中，有此感慨了。

看他緊閉的嘴唇，挺直的鼻梁應該是一個做事有決心的人，並不是容易失去鬥志或肯承認失敗的人！

清脆的蹄聲，在荒郊中益發顯得響亮，無盡的道路，伸向無盡的遠方，這個失意的少年人，他究竟要到那裡去？不知可有一定的目標？

「呔！小子！」突然一聲大喝，猶如晴天霹靂，直震樹葉沙沙的作響。

少年急抬頭望看時，前面路當中，站着一個威風凜凜的壯漢，雙目神光暴射，滿臉殺氣騰騰，看來一定不是甚麼好路數。莫非是個攔路打劫的强徒？

「這位大哥，有何見教？」少年定過神來，立即拱手問道。

「嘿嘿，這小路可是你買下來的，騎着瘟馬，別人還能走嗎？俺攔路虎胡義在此，你敢是看不起？」

「原來是胡大哥，多多得罪，小弟在此賠個不是！」少年說時連連拱手。

「嗯，以後眼睛睜大些，騎着正瘟馬，大搖大擺的，成甚麼體統？」攔路虎胡義仍是一副老大哥的嘴臉，雖然疾言厲色，語氣上已平和得多了。

「胡大哥教訓得是，小弟以後一定緊記！」少年誠惶誠恐，一副誠心受教的樣子。

「嗯！年輕人能夠從善如流，敬老尊賢，包你不吃虧，很好，小夥子，看你失魂落魄的神態，莫非有甚麼心事不成？其它的不說，如果有人欺負你，俺攔路虎可以出頭，包你不會吃虧！」

少年聽了這話，似乎深受感動，拱手稱道：「胡大哥義薄雲天，小弟沈伯英衷心感謝，日後有所需要，一定會勞煩胡大哥，眼前只是鷄毛蒜皮的事，還不須勞大哥大駕！」

「好，小老弟態度誠懇，我胡

義看得順眼，前面不遠有間小店，老哥哥請客，我們聊聊。」攔路虎胡義越說越高興，又紅又黑的臉上，也顯出爽朗的笑容，還自願的請客，請這位素不相識的落寞少年人！

「如此，叨擾了！」沈伯英也爽快答應了。

「好！夠爽快，老哥哥喜歡交直性子的好朋友，大家坦誠相見，推心置腹，這樣的朋友，才是朋友，如果你防我，我防你，沒有一句眞話，爾虞我詐，做人有甚麼意思？」攔路虎胡義笑道。

「大哥說的是！」沈伯英唯唯喏喏的表示贊同。

「綠竹居」地方不大，在這荒郊路途上，正是行客休憩的好地方。

攔路虎胡義興緻極好，對沈伯英特別投緣，有說有笑，滔滔不絕，談論江湖逸事！

鈴鈴鈴，一匹雪白的駿馬停在門口，沈伯英不經意的循聲望去，心頭驟震，一個絕色少女，施施然將馬交給店小二料理，她自己竟走進綠竹居。

五六個客人頓時眼睛一亮，整個綠竹居生色不少，大夥兒精神一振。

攔路虎胡義，此時已恭恭敬敬的站起身：「姑娘，你怎會有空，也來這小地方！」

那少女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溜了溜，用鼻音「嗯」地應了一聲，算是回應了。

像攔路虎胡義這樣的性格，怎能忍受這樣的禮遇？但是，他似乎心安理得，認爲少女近乎驕傲的態度是理所當然的事，他自己反而站了起來，慇懃地找張最好座頭的桌子，用自己的衣袖抹抹椅子，口內喝道：「店家，快泡壺上好的茶！」

「是！小的就去！」店老闆顚着屁股親自的去動手泡茶了。

店老闆及店小二與這位胡義三人，像走馬燈似的忙了半天，才算將這個姑娘安頓好。

沈伯英冷眼旁觀，看攔路虎胡義額頭已沁出汗漬，可想而知，他內心是如何緊張。

抹桌子、端椅子，以攔路虎胡義這樣有武功底子的人，自然不會出汗，定是這位少女的身份，或她的武功，有其不凡之處。

沈伯英想到此處，忍不住的望了過去，偏巧這位姑娘正望着他，兩人目光相遇，連忙避開去，似乎都有點不好意思。

這時候，沈伯英不好意思詢問少女來歷，攔路虎胡義此時也是侷促不安，本來的豪爽不知跑到那裡去了，看來這位姑娘，必然是位了不得的高人。

突然，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響起來，來勢很快，聲方入耳，已到了綠竹居的門口。

「嘶！」顯然騎馬的人鞍上功夫極佳，竟能將正在奔馳的馬硬行拉住，馬作人立，嘶叫聲中，亂成了一片。

「小二，拿酒來！」聲音洪亮，看來此人內家氣功已有相當火候。

綠竹居頓時高朋滿座，老闆、小二也忙個不亦樂乎！

進來的是八個人，個個眉粗大眼，滿臉橫肉，擧止粗魯，顯然全都不是善良之類。

八個人佔用三張桌子，將就過得去。

開始時，大夥兒用酒菜，沒甚麼事發生。

酒足飯飽，情形就有了改變。

一個高高瘦瘦的漢子，搖搖晃晃的走向那少女桌上去，「啪」手掌拍在桌上，「噗」整個人坐下去，嘴裡模糊不清喃喃道：「大姑娘，你一個人喝酒，不嫌寂寞麼？」

攔路虎胡義霍然站了起來，大踏步的走了過去喝道：「滾！別在這裡胡說八道！」

那漢子微微一怔，立即暴怒，大吼道：「好小子，敢是活得不耐煩，敢惹你家老爺。」

攔路虎胡義「嘿嘿」地悶哼，鐵拳揮去，「砰！」那漢子着了一下，整個人飛了起來，跌到五丈開外的木柱上，這座簡陋的荒村小店，一陣搖晃，快要倒塌似的。

那漢子不知是給打昏了，還是喝醉了，一下子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好，很好，」又有一個人站起身來，口中雖然唸着簡單的三個字，但他眼中却露出可怕的殺機。

這人中等身材，外表並無甚麼出奇，却有種與衆不同的懾人氣度，擧手投足都有種頤指氣使的神態，看來是慣於發號施令的人物！

攔路虎胡義也不敢輕視，抱拳道：「在下胡義，江湖上朋友叫我攔路虎，請教朋友高姓大名？」

「喪門神丁啟明！」

「哦！原來太行八義，多多得罪了，」攔路虎胡義內心暗暗吃驚，今天惹了這八個吃人王，日後恐怕麻煩，就是今天，也是不容易過關了！

「江湖上的規矩，找過場，憑本事，閣下伸手架樑，打了我的兄弟，在下不才，也只好拿鴨子上架，硬挺！」喪門神丁啟明淡淡的道。

人家既然是擺出話來，攔路虎胡義又有何話可說？明知不是對手，也只有捨命陪君子，豁了出去，總不能臨陣逃脫，叩頭饒命。

喪門神丁啟明往門外走去，口內緩緩道：「這是人家做生意的地

方，我們到外面去，大家也好放開手脚，拚個明白痛快吧！」

沈伯英暗暗皺眉頭，江湖上的確是非多，自己在官道上騎馬，碰到這個攔路虎胡義，要不是自己忍耐，只怕也被這位攔路虎搭上了，這荒村小店，先是少女的出現，繼之太行八義，終於又引起爭端，不斷的仇殺，是血腥江湖的悲哀。

沈伯英自己也是一身麻煩，可是，很多事不容許他脫身，而且是錯綜複雜，牽連很多。

他雖只十七歲，肩上擔負的責任，却是甚重，爲了師門的生存，他義不容辭，必須不畏艱辛，擔上這副重擔，繼續往前走。

砰砰，門外激烈的戰鬥，引起了許多人觀看，這二人全是剛猛路子，硬橋硬馬，所以不斷發出拳掌相擊聲，暫時仍未分勝負。

沈伯英已看出，喪門神丁啟明內力深厚，而且此時他並未施展全力，不知道內心打甚麼主意，莫非他看出少女的來歷，不敢施辣手麼？

正在這時，場中已有了變化，喪門神丁啟明已使出殺手，整個人已凌空躍起，九轉鷹迴身法，蒼鷹搏兔，雙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撲向胡義頭頂華蓋穴擊去！

攔路虎胡義不論往哪裡躲，都無法避得了這招蒼鷹搏兔的威猛一擊。

「嘿！」這時候，攔路虎胡義豁了出去，悶哼一聲，運足全身勁力，準備拚個同歸於盡或兩敗俱傷。

「好！」太行八義其餘六人叫好喝彩，爲喪門神丁啟明助威。

眼看這個胡義就要血濺當場。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颼」一條人影自天而降，「呀」的聲響，喪門神丁啟明整個人如斷線風箏，直往左方落去。

「甚麼人？」

「混蛋，你管甚麼閒事？」

太行八義還沒看清楚究竟甚麼回事，已紛紛怒喝，相繼奔出門外。

攔路虎如醉如迷，整個人呆在當地，他剛才在鬼門關走了一轉，僥倖又拾回一命。

大家定睛看時，場中已多了一人，正是那位美貌絕倫的少女，俏生生的站着，在西風裡看上去似乎有點弱不禁風之狀。

喪門神丁啟明心頭大震，他自己內心有數，剛才是人家手下留情，否則，他此時只怕不能好好地站着。

這少女究竟是何來歷，年紀輕輕，竟有如此高深的武功？江湖上並未聽說過有這一號人物，豈非怪事！

「小丫頭，好大的膽子，竟敢管太行八義的事，敢情是活得不耐煩！」

「殺！」

太行八義羣情洶湧，氣勢洶洶，大有羣毆之勢。

喪門神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實勝過雄辯，他那招「蒼鷹搏兔」，在九轉鷹迴的絕頂身法中，當今江湖中，能夠破得了的能人當然有，像這小姑娘那樣輕鬆，僅只一招，這是何等功力？

「咱們上……」太行八義其餘六人怒喝聲中，刀槍齊擧，湧向少女，看他們神情眞個恨不得剁碎這個美而艷的少女。

「不可！」喪門神丁啟明急忙喝止。

怒火頭上，誰會聽人勸解，六人猛衝，全是追魂奪命的招式。

「找死！」少女見他們太過兇狠，忍不住怒喝。

砰砰啪啪，一陣響聲過後，六人齊往後飛去，大家還未弄清楚是甚麼一回事，全都躺倒地上了。

還好，沒有人受傷，但是，少女的武功，簡直有點駭人聽聞，太行八義中倒地的六義，一時也呆住了，他們實在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雖然光天化日之下，仍然懷疑這是夢，所以大夥兒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喪門神丁啟明以爲六兄弟全都受了重傷，所以倒地不起，今日憑自己一己之力，想要武功取勝，只怕不可能，當下內心念頭急轉，緩步上前，抱拳道：「姑娘，好高的武功，在下十分敬服，可否賜教貴姓芳名，太行八義今日雖然敗了，但也想知道敗在何方高人手下？」

「我姓風……」少女緩緩的道。

語還未說完，場中立即起了變化，喪門神丁啟明右手揚處，一顆紅色小丸投到地面，「砰」爆開一陣濃烟，少女大驚失色，急忙躍開三丈，已經吸了一大口。

「哈……」太行八義齊聲大笑。

「你們好大的膽子！」攔路虎胡義吼叫聲中，衝了過去不要命的想救人！

「嘿嘿！」喪門神丁啟明得意地冷笑，一柄喪門劍已抵住少女雪白頸上。

攔路虎胡義頓時停住，望住太行八義，眼睛內幾乎要噴出火來。

「好小子，想英雄救美，在我們太行八義面前，你根本上不了台階，算不得玩意兒，怎麼樣，還要試試麼？」喪門神丁啟明這時神氣活現，不可一世，盡是諷刺。

「你們既知道她是風家的人，還敢無禮！」攔路虎胡義還怕對方不知道少女的來歷。

「嘿嘿！」喪門神丁啟明冷笑道

：「我們兄弟八人，全是做沒本錢的買賣，殺人放火，只當家常便飯，管他風家火家，惹了我們，一樣拚了，怕甚麼，命只有一條，有本事只管來拿，老子含糊的不算好漢！」

「你……你們闖了禍了……」攔路虎胡義氣急敗壞道。

「小子，放一百二十個心，風老頭只管來，我們太行八義，先將這位風家小姐帶回山谷，享受個夠，那時就算死了，也算值得。」喪門神丁啟明笑道。

「哈哈哈……」太行八義放聲大笑，得意已極。

「砰！」一聲暴响，喪門神丁啟明整個人飛了出去，手上的小姑娘也飛了起來，已脫離了他的掌握。

「啊！」其餘七義驚叫起來。

「小子，你是甚麼人？」喪門神丁啟明怒喝道。

「兄弟，是你，好極了！」攔路虎胡義看清楚時，正是今日路上結識的少年人，出手救了風家少女，不由大喜，高興的叫了起來。

沈伯英並無喜色，只是淡淡一笑：「我只是個普通人，本不想出手，你們太行八義爲人卑鄙險詐，我看不順眼，所以我才出手救了這位姑娘。」

「好小子，竟敢惹上我們，大概是壽星公上吊——嫌命長，乖乖的交還這妞兒，萬事皆休，否則，你只有死路一條。」丁啟明還在恐嚇，他見沈伯英年紀輕輕，初出茅廬以爲可以威嚇。

「老大，我們拚了！」其餘七人叫起來。

這時候，喪門神丁啟明內心也已暗暗叫苦，得罪了風家，那是死路一條，剛才有他們女兒在手還可以威脅風家立下誓言，以後不可與太行八義作對爲仇，還可以敲一筆銀子，如今人質已被搶走，那是最要命的事！

沈伯英與攔路虎胡義二人，雖然救出了風家小姑娘，但她仍然未醒，喪門神丁啟明放出的烟彈，不知是甚麼毒物，短時間不知是否有危險，兩人何嘗不是暗中叫苦。

「大家上！」丁啟明咬一咬牙，決定拚命，今天搶不到風家小姑娘，太行八義兄弟只怕就此完了，這情況之下，只好拚了！

七人也當然知道其中利害，大家神色凝重，緩緩往中間圍了上去。

沈伯英知道不能等了，立即將少女放下，準備出手，攔路虎胡義也在磨拳擦掌，等待來敵。

「殺！」太行八義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甚至不惜與敵拚個同歸於盡，所以一上來連防守的招式也不用，全是進攻硬拚的招式。

「砰！」沈伯英雙腿齊飛，兩個人被踢得飛了出去，因爲同時中招，而且太快，所以聽起來，只是一聲响。

飛出去的兩個人往人叢中撞去，他們再狠也不能殺害自己兄弟，手底下稍一緩慢，沈伯英又已衝到，手打脚踢，又打倒了三個！

喪門神丁啟明雙目噴火，亡命的衝過去，喪門劍全是瘋狂拚命的招式。

沈伯英倒踏七星步，一面退敵，一面窺隙進攻。

剩下的兩個人，拚命進擊，攔路虎胡義左攔右擋，他又要照顧地上的小姑娘，所以中了兩刀，防守更加困難，但仍然鬥志如虹，毫不氣餒。

沈伯英雖然與喪門神丁啟明纏鬥，眼睛仍是注視全場，時間長了，只怕功敗垂成，風家小姑娘終會被太行八義搶去，那時就甚麼都完了！

喪門神丁啟明又何嘗不是氣急敗壞，拚命進招，一邊怒喝道：「你們兩個，還不搶人！眞想我們太行八義走上絕路！」

「老五，這攔路虎胡義給我，你搶人！」

「好！」

兩人這樣對答，場中人立刻全力拚命，成敗興亡，就在這一着。

沈伯英知道危機一瞬，不敢怠慢，決定用絕招，身形一凝，右掌輕揮。

喪門神丁啟明見了，內心暗笑，這算是甚麼玩意兒，軟手軟脚的，像女人樣毫無勁力，管甚麼用？

他內心雖然如此想，手底下可不敢有絲毫疏忽，喪門劍一翻，往對方胸口刺去，又勁又急。

「啪！」的一响，沈伯英那隻毫不起眼的手掌，已平拍在劍身上，丁啟明只覺得身上傳來一股大力，竟然掌握不住，「托」的一聲，飛了飛去。

「哎唷！」攔路虎胡義見另一大盜抓着地上少女，危急之際，連身前防守也忘了，奮力衝上前去，後面那刀自然不會客氣，往背上砍了一刀。

這時，雙方全停了手，注視爭奪少女戰！

正在這時，一支劍橫飛了過來，正擊在那漢子手腕上，攔路虎及時趕到，飛起一脚，躍中漢子左腰，至此，太行八義可算是一敗塗地了！

喪門神丁啟明及其餘之人，頹然坐在地上，臉色呈灰白色。

這時，沈伯英及攔路虎胡義彼此望了一眼，露出一副爲難之色。

沈伯英突然轉身，朝喪門神丁

啟明道：「朋友，你的解藥快拿出來！」

「嘿嘿，太行八義今日斷送在此處，能夠拉上一個墊背，也可稍解心頭之恨，拿出解藥？我會帶在身邊麼？你們倒想得出，哈哈……」喪門神丁啟明在狂笑。

這一來，沈伯英及攔路虎胡義倒無法可施，對方既然豁了出去，即使是殺了他，也是無濟於事，照道理說，對付太行八義這一類的人，殺了也不爲過，但沈伯英初出江湖，而且生性也不喜殺戮，所以只好由他算了！

「老弟，今天眞虧了你，好功夫，老哥哥看走了眼！」直到這時候，攔路虎胡義方想起面前的救命恩人！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小弟只是盡點力，倒是老哥捨死忘生救這位風姑娘，令人欽佩，咦，這一位風姑娘一身絕頂武功，莫非是正風山莊的小姐？」沈伯英問道。

「除了她，誰有如此的武功？太行八義只不過是江湖末流，竟敢冒犯正風山莊，莫不是發了瘋！」攔路虎胡義實在不明白，以一個江湖末流的匪徒，怎會以芝痲綠豆細小理由，當面侵犯武林赫赫有名的武林世家，一時間找不出理由，喃喃自語，暫時悶在肚中。

原來這正風山莊，坐落太原近郊，雙鳳嶺南麓，莊主鐵膽紅袍風正行，縱橫宇內三十年，未留敗蹟，爲人鐵膽忠肝，豪俠仗義，是位了不起的英雄豪傑！

十年前定居正風山莊，江湖投奔而來的高手，以及慕名拜訪的豪俠之士，絡繹不絕，實在來說，黃河兩岸，關內關外，正風山莊無疑處於領導地位。

鐵膽紅袍風正行，生平曾收過兩個徒弟，一爲無形俠紀則仁，其二爲奪旗鈴呼延傅，他們二人都是帶藝投師的，二人憑着師門絕學，在武林中已闖下了極大的萬兒。

這位少女，是鐵膽紅袍風正行的獨生愛女，雖只十六歲，一身武學造詣絕不可等閒視之。

今日竟在這荒林小店中，遭遇太行八義的暗算，而且是出於一念之仁，如今昏迷不醒，是生是死，目前還不能知道！

沈伯英與胡義呆了半天，決定叫了車載人，運送回正風山莊去。

一路上平安無事，正風山莊內，三教九流人物都有，醫卜星相、山野奇人，在其他地方可說是難逢，而正風山莊雖不能車載斗量，却是洋洋大觀百家齊備。

這位小姑娘風曉英，此時已躺在床上，兩名老人細心診視，一把了脈，立刻餵了藥丸，然後一齊走出內室，來到了大廳上。

上首，一位全身紅袍的老者，精神奕奕，滿臉膚色細緻光潤，有如初生之嬰，舉手投足，流露一股懾人威嚴，有股令人不敢仰視之勢。

這正是正風山莊的主人——鐵膽紅袍風正行。

沈伯英及胡義在座上，二人簡明略說經過之後，立即沉默不語。

當兩名老者走出來，廳上人立即緊張了起來。

「二月之內不會有危險，毒雲瘴迷藥，必須要紫冠靈芝草，才能徹底解救。」那老伯平靜的答道。

沈伯英聽這老者是武林中醫聖——百殘先生，不由內心暗自震駭，以他孤僻不羣的性格，竟然會在正風山莊作客，這位鐵膽紅袍風正行的確是有其過人之處，像這樣山林的隱者，不慕名利，必然有他欽佩或看得上眼地方，才會爲你效勞，否則，即使刀斧加頸，也不容易叫他說一句話，有他在此，風曉英一條命算是能拾回來。

沉默了半响，鐵膽紅袍風正行才問道：「紫冠靈芝草，不知甚麼地方才可找到？」

百殘先生沒有回答，竟然緩緩地闔上了眼睛，不知道是問題難以回答，還是其他原因，可是沒有人敢問，大夥兒都靜靜等待着。

過了好半响，百殘先生才緩緩張開眼睛，平靜的道：「暫時還不能說痲煩，這毒雲瘴的獨門解藥，只怕會有人送來，我們等等吧！」

這話太過玄妙了，毒雲瘴的獨門解藥會有人送來，誰可相信？

沈伯英耐性倒好，他相信這位百殘先生一定言之有物，決不會無的放矢！

大廳內全是武林中知名人物，別說鐵膽紅袍風正行不懂，其餘的人又何嘗不是墜入五里霧中。

正在大夥兒不耐之際，百殘先生緩緩道：「這毒雲瘴奇毒無比，天下只有一人可以解，他就是四十年前橫行江南的大魔頭——地靈翁呂華，看來太行八義已歸附，今日之舉，定是他們預定計劃，他們能放棄麼？」

「好傢伙，地靈翁呂華這老魔頭還在，怕也有九十歲，今日竟在關內出現，眞叫人想不到。」一名老道士，正是崆峒名宿伯陽道長，在座上沉聲道。

「哼！他們竟找上了我們的正風山莊，看他們有甚麼三頭六臂的本領！」鐵膽紅袍風正行怒道。

「有客到！」大廳上突然有人高聲叫道。

「嗯！」百殘先生答道：「只怕是送解藥來的！」

「請！」鐵膽紅袍風正行揚聲道，他說話時已貫足了內家眞氣，

百丈之內，人人都聽得清晰，這份內勁，可不是平常武林高手可以辨得到的。

「客到。」傳來的聲音中，一名壯漢走入大廳。

所有在座之人，都在注視這位不速之客，大夥兒定睛看時，這漢子只是個普通人，縱然會得三招兩式，連個普通的武師的條件還不夠，可想而知，地靈翁呂華作人行事，大異常情，令人難以捉摸。

這壯漢子直趨堂前，雙手奉上一封紅柬，拱手道：「奉家主人之命，送呈風莊主親收。」

鐵膽紅袍風正行右手一伸，距離兩丈遠，那張紅柬似乎有牽引力，緩緩的投入風正行手中。

這一步「凌虛攝物」神功，震動了廳內高手，當今武林中，內功有此成就者，除了幾派幾位閉關潛修的老者之外，江湖上還沒聽說過有人會此神功。

此漢子視若無睹，他大概還不知道鐵膽紅袍風正行這手神功，已經震古鑠今，千百人學武中雖經明師指點，勤奮苦練，已達此地步，萬不及一！

「恭喜風大哥，練成蓋世神功！」

「啊！風大俠十年來，朝夕苦練，總算有了成果，可喜可賀！」崆峒伯陽道長微笑道。

大廳上在座的人全是當今武林中頂尖高手，他們自然明白這神功的威力，所以一片恭賀聲中，對於地靈翁呂華派來的使者，反而冷落在一邊，忘記了理會。

紅柬上幾個大字：「解藥一顆，叫沈伯英來取。」

鐵膽紅袍風正行見了，眉頭暗皺，地靈翁知道太行八義失手，是沈伯英一人破壞，所以恨極了他，只要得到他，寧可送出解藥，否則，只怕大費周章了。

地靈翁呂華的心意，昭然若揭，遣派沈伯英，那是有死無生的事，別說素不相識，即使生死好友之交也好，也不能做這損人利己的事，而且，沈伯英在「綠竹居」曾經出過力，捨死忘生的救過自己女兒性命。

這位義薄雲天的豪客，此時眞是進退兩難，怔在當場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開口！

「風老哥，有甚麼爲難之處？」

「地靈翁莫非出了甚麼難題？」

鐵膽紅袍風正行只好將紅柬展開，核桃大的字一目瞭然，果然出個難題！

沈伯英這時緩緩站起來，朝在座衆人環視一圈，然後平靜的道：「小可這就去，取得解藥，立即回來！」

「小兄弟，這是極端危險之事，你孤身一人深入虎穴，別說雙拳難敵四手，地靈翁呂華成名數十年，是當今宇內有數的高手，你如何能去！」鐵膽紅袍風正行道。

「莊主過慮，想我只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地靈翁指名叫我，或有其他用意，並不一定取我性命，他既然在武林中稱雄，殺我勝之不武，對他威名有損，所以我認爲此行是十分安全的。」沈伯英侃侃而談。

「好！很好！」鐵膽紅袍風正行聽了，對少年膽識大加讚賞，他是一個直性子的人，二話不說，簡單兩句，反而有力表明心意。

「小兄弟，你是那家那派的子弟，我們還不知道，何不在此說明白。」百殘先生難得說話，他此時也深深欽佩這少年的俠義高風，所以才忍不住出聲詢問。

「小可出身萬勝門，家師八方風雨羅平，三月前突然宣佈，叫我們師兄弟三人出外歷練，兩年後回去，看誰在江湖上成就大，或者學得甚麼成功絕學，我們師兄弟公開比賽，甚至可以請人助拳，勝的人即是萬勝門的掌門人。」沈伯英說出此行的原委。

「嗯！萬勝門代有奇人，令師此舉，必然另有深意，小兄弟仁心俠骨，到時自有天助！」鐵膽紅袍風正行道，看來是勸勉之言，也可能是他答應幫助他的諾言。

「晚輩也不想當甚麼掌門，只是想多多親近師父，他老人家孤零零一人在家，只怕寂寞得很。」沈伯英說時幾乎流下淚來，眷戀之情，溢於言表。

「萬勝門雄峙武林，八方風雨羅平也是一代人傑，他這樣做，定有深意，老弟只管放心，反而目前之事，你要小心在意應付，出了差錯，我們都不好交代！」伯陽道長語重心長！

「晚輩自當全力以赴，」沈伯英仍然不敢僭越，雖然人家老道稱老弟，他依然自稱晚輩，在年齡上，人家也是七十上下了，實際上徒子徒孫只怕也比他大得多了。

「兄弟，可要愚兄一起去？」攔路虎胡義頗爲傷感，在這生死關頭上，他也十分擔心。

「人家指名道姓，大哥又何必一起去，以後我們有的是時間，那時我們再好好喝個痛快，好啦，事不宜遲，我要與各位前輩告別了。」沈伯英不願多糾纏，反正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早日解決也是好事。

事實上，這事情透着很多不合理，地靈翁呂華指使太行八義擄掠風曉英，既然失敗，可以用其他方法進行，一個風曉英，根本無關重要，此一奇也！

像沈伯英，只不過是萬勝門下一個最小弟子，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偶然機會，在綠竹居與太行八義打一次交道，這完全是江湖上再普通不過之事。地靈翁呂華指名道姓，叫他前去取解藥，豈非怪事？

事情還有許多不解之處，如今沈伯英決定去闖一闖，當下站起身來，一個羅圈揖，然後轉身，往外走去，那壯漢子也伴着他走了出去。

「好走！」鐵膽紅袍風正行神色嚴肅的與在座一羣江湖名宿，也全站起來相送。

沉悶的空氣，頗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之感！

大夥兒沒有說甚麼，內心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愴。

沈伯英只不過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這種慷慨赴義，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氣概，令得在座各江湖名宿，自然生出敬意，所以站起來相送。

就憑這一點，沈伯英已經有了很大的收穫了。

經過了兩天的跋涉，沈伯英跟着這壯漢子到了地靈山莊。

外表看來，這只是座普通的山莊，可是兩排茅屋之後，外人不易闖過，即使亂闖，也是轉圈子，在原地走動，除非你學會了陣圖學，否則……

大智若愚，深藏不露，是地靈山莊的寫照，沈伯英只走了一段路，內心已深深震駭。

這地靈翁呂華武功絕頂，只不過是一人爭鬥之功力，而陣圖是法之學，却是萬人敵的智慧，他若召集數百數千武林高手，組織成一支勁旅，天下有那一門派抵擋得住？

鐵膽紅袍風正行，是眞正的俠義豪客，生平講究的也不過是扶弱鋤强，濟人之危，爲朋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雖然他才智過人，秉之恆心毅力，數十年苦練，習成絕頂神功，但與這地靈翁所學相比，仍然有所不及！

「到了！」那漢子緩緩道。

沈伯英一震，急抬頭看時，跟前一座富麗堂皇的大殿，門前兩旁，八名雄赳赳的武士站着，氣勢雄壯。

正在這時，一男一女走出：「哈哈……沈老弟……接駕來遲……恕罪，恕罪……」

「閣下是……」沈伯英尚不知對方的來歷。

漢子立即接口道：「這兩位是我們仙翁的高徒，小金龍韓禮及白鳳郭沁芳。」

「韓兄、郭姑娘。」沈伯英遂立即抱拳爲禮。

「好說了，這邊請。」小金龍韓禮及白鳳郭沁芳殷勤招待，盛意拳拳。

沈伯英定神望望，男的俊朗，女的清麗，黑道中也有這樣的人物，眞是想不到。

一走進大廳，沈伯英也駭了一跳，總有數百人，個個威雄精神，即使是最差的，武功顯然也有根底，地靈翁呂華其志非小也。

這是示威，沈伯英暗忖。

「哈哈，小兄弟，果然膽識過人，看座！」聲音清越，雖不高亢雄渾，傳到耳中却很清晰，隔得很遠很遠，也好像在跟前說話一樣。

沈伯英不敢怠慢，趕緊抱拳道：「小可沈伯英，見過老仙翁。」

「哈……老朽又得見當世英豪，眞是人生快事！」地靈翁呂華笑聲爽朗。

沈伯英定睛望去，這老魔頭外表和祥，像個修養有素的老學究，雖然皓首白髮，却是面色紅潤，精神奕奕。

「老仙翁求才若渴，何愁天下英雄不來歸附！」旁邊坐着一位老翁笑道。

「愚齋兄說笑了，老朽何克當此。」地靈翁呂華滿面春風笑道。

沈伯英心內一動，這老人家不是別人，正是師父相識舊交，天山老農方逸，表字愚齊，大概是老傢伙的推薦，所以老魔頭才指名召見！

「仙翁，弟子李森，想在這位沈兄弟手中討教幾招！」一名雄壯漢子排衆而出，聲言討戰。

「你總是這麼煩的，大概不信邪，嘿嘿，莫以爲人家年紀小，這武功之道，尤重悟性，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其中變化，可說千變萬化，你雖然下了十幾年苦功，仍然未參上乘武功眞諦，不信邪試試看！」地靈翁呂華侃侃而談，雖然幾句話，已概括武功的要義。

小金龍韓禮笑着接口道：「這位李森，外號柱子，練的是蒙古摔角功夫，你不妨和他玩玩！」

沈伯英也不客氣，微笑道：「請李兄手下留情！」

「俺是不會留情的，只想打倒你！」柱子李森倒是個老實人，心口如一。

「請！」沈伯英知道對方底細心性，心中已有了對策，在地靈山莊面對千百高手，雖不能以武功克敵，但也必須盡力與他們週旋到底，否則，只怕不易取到解藥，還要遭受他們的恥笑。

「嘿！」柱子李森悶哼一聲，蒲扇大的手伸出，像老鷹抓小鷄似的，最少在外表上，二人身材相差太遠，給人家有這樣的感覺。

沈伯英臉含微笑，屹立不倒，只是如風搖柳擺，隨便搖晃了幾

下。

就這幾下的亂雜無章的搖晃，杜子李森施出了渾身解數，亦無法沾到邊。

這樣一來，英雄無用武之地，無法沾邊，又如何能施展渾身絕招呢？

杜子李森恨得牙癢癢之際，沈伯英突然停住，任由對方捉住。

這樣一來，杜子李森不由大喜過望，「嘿」地一聲，扯、牽、拋、拉、抱全都用上了，可是沈伯英穩如泰山，紋風不動。

杜子李森滿頭大汗，無法可想，沈伯英輕笑道：「李兄小心！」順勢一拉，杜子李森這回變成了稻草，飛出了七尺，背心剛沾地，人已站穩，果然是摔角高手。

雖然如此，也是輸了。

「好！」大廳內都是練武的人，大家有目共睹，沈伯英機智及武功果然驚人，忍不住的高聲喝采。

好半晌，才恢復了平靜。

地靈翁呂華臉上笑容愈來愈濃，笑道：「小老弟，能夠隨機應變，因地制宜，果然是一位可造之材。」

「仙翁過獎了。」沈伯英謙恭回答。

那位天山老農方逸這時趁機笑道：「老仙翁神功蓋世，當今宇內，鮮有敵手，老弟這樣人才，如果投師門下，不出數年，定可習成老仙翁絕世神功，那時縱橫宇內，無人能敵，這種絕世機緣，小老弟不可失諸交臂。」

「多謝前輩美意，晚輩當然知道其中好處，但晚輩已有師門，見異思遷，背叛師門，做人如此，縱然習得蓋世武功，也不過是一個小人，晚輩不想這樣做！」沈伯英莊容的答道。

「哈哈！」地靈翁呂華聽了，放聲狂笑，他似乎有意顯露超凡入聖的絕頂氣功，笑聲中貫注了內家眞氣，遠遠送出，金聲玉振，直透雲霄。

沈伯英暗自惴惴然，老魔頭如果因此而老羞成怒，就不是好玩了，是福是禍，只好聽天由命！

足足有半盞茶時分，笑聲突停，地靈翁呂華雙目神光烱烱，望住沈伯英，莊容道：「做人不忘本，榮華富貴不能移其志，很好，我喜歡這樣的人，這樣好啦，地靈山莊大門永遠爲你而開，做大事，必須要有小老弟這樣的人才，才能成功，擺宴，我們今天要歡宴這位少年英雄。」

「是！」門下轟然應了一聲。

白鳳郭沁芳一雙妙目，死命盯住沈伯英，令得這位少年有些吃不消。

地靈翁呂華是一個愛才如命的人，本領愈大，他愈喜歡，假如你是一位曠代奇才，他必然會百般俯就，千方百計籠絡。

沈伯英就是這樣，十七八歲的毛頭小子，被這位九十歲高齡老魔頭尊爲上賓，說出來只怕立時轟動江湖，令人震駭。

豐盛的酒席，香醇的美酒，再加上白鳳郭沁芳這位活色生香的大美人，沈伯英實在內心負擔很大的壓力。

三天，地靈翁呂華已經擺出話來，地靈山莊，任由沈伯英暢遊三天，然後奉上解藥，走留任便！

小金龍韓禮及白鳳郭沁芳奉命爲嚮導，並爲他解說一切疑問。

到後來，不知是眞的有事，還是借故離去，小金龍韓禮有事情要告辭，只剩下白鳳郭沁芳一人陪他。

像地靈翁呂華這等人物，所收徒弟自然是有過人才智。沈伯英在閒談中，對這位美妙人寰的麗人有着深深欽佩，悟性好，固然難得，而這位姑娘更是超羣卓越，砥礪上進，學識上有極高的成就，因爲這樣，才使得沈伯英自然而然愈來愈喜歡！

有才華的少年男女，一旦互相吸引，情愫便會迅速增長，這二人便是這樣。

但是，沈伯英心底又暗自警惕，小金龍韓禮與白鳳郭沁芳應該是相配的一對，而且二人同門師兄妹，自幼青梅竹馬，何況小金龍韓禮有意迴避，反而有意促成自己與白鳳郭沁芳的單獨相處，這是完全不合理的！

美人計——莫非這就是地靈翁呂華的策略？

「沈公子，像你這樣年少英傑，難道沒有想過，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揚名天下，方不負你這樣的大才大智！」白鳳郭沁芳含笑道。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有甚麼過人才智，關於名與利，只不過是人生的兩大枷鎖，終生碌碌，甚至不惜拚命，想得到這兩樣虛無縹緲的東西，實在有點過份！」沈伯英侃侃而談，說出自己的看法立場！

「埋沒人才，與暴殄天物一樣罪過，衆生愚昧，正需要沈兄這樣大智之人拯救，你又何必推諉責任！」白鳳郭沁芳說時，一雙妙目柔波蕩漾，情絲萬縷，有種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

沈伯英淡淡一嘆道：「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就是有了這些雄心大智的英雄，自負才智，所以弄得民不聊生，天下大亂，如果能淡泊名利，已經天下太平了！」

「啊！沈兄年紀輕輕，倒像個老道士老和尚似的，一味逃避名利，小妹還痴心妄想，追隨驥尾，博個日後榮華富貴，風光風光！」白鳳郭沁芳臉含薄羞，似怨非怨，那神情令人視之心醉。

沈伯英只有苦笑！

沉默橫亘在二人之間，美好的湖山，朦朧的月色，是一個充滿詩意的天地！

好半晌，二人未說甚麼！

突然，白鳳郭沁芳那隻賽雪欺霜的玉手輕輕握住沈伯英的右手，她微仰着粉面，檀口微張，一股幽香透出，鑽入沈伯英鼻中，令他心神猛震，驚惶失措，這樣活色生香的美人兒，他如何受得了！

「沈兄！」聲音嬌美，充滿了柔情蜜意。

「姑娘有何見教？」沈伯英心有不忍，盡量把聲音放低，似乎怕打破了這恬寧的氣氛。

「我……」白鳳郭沁芳如訴如泣，聲音低迴，輕得不能再輕，剛好可以聽得到，「我願意付出一切，永遠跟着你，縱橫江湖，答應我好麼？」

這樣的美女，這樣的要求，世上千千萬萬的男孩子夢想着，如今沈伯英身臨其境，他的內心又如何想呢？

他是人，他是一個年輕的男人！

和所有男人一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輾轉反側，尤其是美麗的女孩子，而白鳳郭沁芳又是與衆不同，普通的女孩子，多數是外表美麗，而內涵較差，談吐及風度更不用說了！

白鳳郭沁芳的聰明與勤勉，別說在女性當中少之又少，即使是男人之中，也不容易找到，如此能吃苦耐勞的人，她反應快捷而正確，理解力强，與她談話，是一種最佳的享受！

在面前展露開的，是無限美好的春光，只要他親口答應一聲，沈伯英整個人立刻改觀！

任何人，一定會答應。

沈伯英好不容易讓自己清醒了過來，他狠狠的咬了咬牙，平緩而莊嚴的道：「姑娘如此說，對我是天大的恩典，沈伯英不會不知好歹，但我今日來地靈山莊，是討解藥，見利忘義，或忘記諾言，這不是一個人的應有態度，所以我決定待這件事完成之後，我會再來地靈山莊，對姑娘有一個滿意的交代。」

白鳳郭沁芳如石像般的坐着，沒有回答，不知她內心如何想，羞憤難當，還是自怨自艾？在她平靜的臉上，找不出絲毫七情六慾的跡象！

這是無聲的抗議，還是極端的憤怒的表示呢！

無論如何，沈伯英感到難過，他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愧疚不安，這情況，他不知如何辦才好！

事實上，只不過半盞茶的時分，而沈伯英已汗流浹背，如坐針氈，渡日如年。

「回去吧！」白鳳郭沁芳聲音像冰珠子，又冷又硬的發出來。

「好！」沈伯英只好應着，除此之外，他眞不知如何說才好！

一路上，兩人都沒有說話，呆板的步伐聲，有說不出的單調。

好不容易回到了賓館，沈伯英好像歷過了千山萬水，重重險阻，但那塊壓在心頭上的大石，並沒有放鬆，反而顯得更加沉重。

第二天，再不見白鳳郭沁芳的芳影了！

第三天，沈伯英告辭出來，地靈翁呂華依言交出「毒雲瘴」的獨門解藥！

歡送的人密集廣場中，地靈翁呂華盛意拳拳，依依不捨，這使沈伯英內心更加不安！

「小老弟，太行八義的輕舉妄動，他們已得到了應得的懲罰，我這樣說，並不是怕了鐵膽紅袍風正行，只是表明我個人的作風！」地靈翁呂華懇切的道。

「我相信。」沈伯英鄭重的道。

「這次事後，地靈山莊永遠打開大門，等候小老弟的大駕光臨！」地靈翁呂華說時，眼睛濕潤，顯然內心有着極深的眷戀及期望。

「多謝老前輩的厚愛，我一定記在心裡！」沈伯英說時沒來由的一陣傷感，也想流淚。

這時，小金龍韓禮及白鳳郭沁芳也在歡送的行列之中。

沈伯英望見他們，內心更加傷感，眼淚幾乎奪眶而出，聲音嗚咽，向大夥一拱手道：「各位珍重，再見！」

「再見！」

沈伯英像逃走，縱馬馳奔衝上了前面的官道，揮鞭狂抽馬屁股。

一陣疾馳，已跑出了二十里！

來到了一處樹林前面，沈伯英自然而然的放緩韁繩，任由馬兒自己行走。

突然，沈伯英感了一陣寒意，這是練武人特有的一種感覺，武功愈高，這感覺愈加敏銳。

沈伯英提高警覺，表面上仍然若無其事，任由馬兒不快不慢在大路上走！

「颼！」一條人影從天而降，攔在路中。

沈伯英定眼看時，原來是一個絕色少女，看樣子只有二十歲左

右，臉上一片冷冰，那雙黑白分明的妙目中，却暗藏着無限的殺機。

「姑娘，有何見教？」沈伯英拱手問道。

「姓沈的，我們到樹林後面，比個高下。」少女冷然道，聲音中充滿了敵意。

「在下有重要的事辦理，不能奉陪。」沈伯英含笑道。

「嘿嘿，逃走，只怕沒有這麼容易！」少女說時，肩頭微晃，手上握着柄兩尺來長的寶劍。

沈伯英心頭暗涼，他何曾聽說過武林中有這樣形狀的劍，使用這樣寶劍定有奇功，今日想要輕易脫身，恐怕不是易事！

正在吟沉之際，那少女似乎等待得不耐煩，嬌叱一聲：「看劍！」劍光一閃，劍尖已指向心口大穴，看去勢，竟是要命的狠着！

沈伯英大驚，微一吸氣，身形平滑開五尺，堪堪避過要命的一劍。

少女似乎感到意外，她向來絕少失手的，對方竟然在倉促之間避開，身手之高，當今少見！

雙方都爲對方卓越的武功感到震驚，再不敢輕敵，全神戒備，窺隙進攻。

突然，少女身形微側，偏鋒進招，二尺龍泉幻起一團團浮光，往沈伯英身上罩了過去。

「浮光劍法」沈伯英大吃一驚，衝口叫了出來。

少女全力進招，全是要命的絕招，似乎充滿了恨意，口中仍然是嘿嘿冷笑道：「黑心賊，倒也識得浮光劍法，還不引頸就戮！」

「姑娘是姓程的麼？」沈伯英叫道。

「程素梅，讓你做個明白鬼，」少女冷笑的道。

沈伯英暗暗叫苦，他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原來當代有一門劍派，劍法自成一家，門下很少在江湖上走動，門下都是女子，使用二尺長劍，浮光劍法見的人不多，但武林中負心的男兒高手，死在她們的手下甚多！

看來這一素女劍派，爲白鳳郭沁芳利用，說不定是地靈翁呂華的策略，自己還以爲他們雖然處身黑道，却是光明磊落的人物，正風山莊事了，還準備到地靈山莊住一個時期，也就是說，想投身地靈山莊效力，如此他們終於現出眞面目，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颼颼颼，浮光劍法發揮了威力，一片寒森森的劍光，變幻不定，令人簡直眼花撩亂，別說避閃或對敵了。

沈伯英正好聽過師父解說過，對付浮光劍法的秘訣，就是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浮光劍法的招式，九虛一實，根本不需要去理會那些捉摸不定的光影，否則，那一定令你疲於奔命，最後墜入陷阱，非死即傷！

因爲有過高明的指示，開頭還有些手忙脚亂的情形，五十招過後，沈伯英已掌握了主動！

程素梅又氣又急，她簡直快發瘋了！

浮光劍法所向無敵，出道以來，當者披靡，今天碰到這負心小子，竟然避過了五十招！

程素梅內心思忖着，難免分了神，高手對招，豈能容你有絲毫疏忽，劍招中露出極少的空隙，沈伯英右手揮出，「噹！」的一聲輕响，中指與拇指彈出，正彈在劍身上，一股大力傳來，寶劍疾往上揚去。

程素梅大駭之下，全力抓緊劍柄！

「砰！」沈伯英一掌已擊在她的右肩，程素梅如何受得住，頓時半邊身子痲木，寶劍「噹」的跌在地上。

「得罪！」沈伯英轉身走開，翻身上馬，揮打三鞭，縱馬往官道上馳去！

「素梅姊！」這一聲叫凄厲已極！

沈伯英已跑出五十丈，聞聲急轉回頭望，這一望，他不由大驚失色，程素梅已倒在地上，似乎已自刎而死！

「素梅姊！素梅姊！」白鳳郭沁芳大哭，俯在程素梅身上悲慟欲絕。

「她怎會這樣？」沈伯英整個人呆住了。

素女劍派全是女性，她們都是遭人遺棄，或是未婚婦女，所以性情偏激，程素梅使出浮光劍法，竟然給沈伯英空手擊敗，她如何能忍受如此的羞辱，激憤之下，立即橫劍自刎。

「你……好狠的心！」白鳳郭沁芳滿眼淚珠，站起來指住沈伯英怒罵。

「她是……自殺的！」沈伯英低聲說道。

他此時心底下有無限的傷痛，程素梅這樣美麗的女孩子，自殺而死，正所謂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他總不能沒有關係！

沈伯英心底突然興起厭惡的念頭，看來程素梅是受了白鳳郭沁芳的主使，浮光劍法下鮮有活口之人，萬一劍下逃走，以程素梅偏激性情，即使不自殺，而素女劍派與沈伯英也會結下仇恨。

黑道中到底是黑道之人。

沈伯英想到此處，立即轉身，再也不理會白鳳郭沁芳，看來地靈翁呂華一切做作，無非是表面功夫，騙人罷了！

* * *

正風山莊外，人山人海，盛大的歡迎行列，延長至一里外！

沈伯英驟眼望去，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麼多人，莫非有甚麼特別事情發生，或者是有盛會！

爆竹聲，响徹了半邊天！

掌聲熱烈而親切，以及所有人的臉上的笑容，令沈伯英感到，他們是在歡迎自己！

鐵膽紅袍風正行，特別顯目，朗笑中，排衆而出，大聲道：「老弟，你這次深入虎穴，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壯舉，中原武林道，數論英雄，你老弟當身列首席。」

「好！」羣雄喝彩叫好，掌聲如雷。

沈伯英感覺到有些慚愧，到地靈山莊走了一趟，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像鐵膽紅袍風正行這樣武林人物大豪，却鄭而重之，推崇備至，列隊歡迎，他只不過是一名武林末流，說起來，尚未正式出師，怎能當此殊榮。

伯陽道長滿臉笑容，老髯飄動，平和的說道：「小兄弟，此行深入虎穴，完成任務，不僅拯救風大俠膝下千金，也令地靈翁呂華那老魔頭深受震駭，武林中有你這小兄弟這號人物，他們只怕大有顧忌。」

「道長言重，晚輩只不過是一名無名小輩，既無過人武功，亦無顯赫威望，正所謂毀譽不足輕重，以地靈翁呂華其基石，我又有何力量去影响。」沈伯英雖平淡的回答，但內心也不禁暗暗懷疑，這伯陽道長豈是個隨便說話的人，而且自己在地靈山莊所受禮待，實在太過份了，這莫非有甚麼特殊原因？

「哈哈，是眞是假，日後自知！」伯陽道長哈哈一笑，結束了他的說話。

「老弟，你在地靈山莊的一切行動，我們都知道，大夥兒盛讚你有操守、有氣節，守正不阿，是個難得的少年英雄！」鐵膽紅袍風正行道。

沈伯英心頭一震，他們原來暗中派二人，大概怕自己有危險，所以暗中保護，想到此處，不由暗叫一聲：「好險！」那日與白鳳郭沁芳在一起時，要是有甚麼親熱動作，那還得了……

「老弟，你今日一出地靈山莊，我們就趕着擺好了慶功宴，來！我們進去喝酒，喝個痛快，不醉無歸！」鐵膽紅袍風正行興趣極好，擁着沈伯英往正風山莊中走去！

慶功宴熱鬧豪華，總共有一百桌，看來鐵膽紅袍風正行花了很多銀兩！

沈伯英是名正言順的主客，是讚揚的對象，也是敬酒的對象。

經此一次事件後，沈伯英在武林中，已是一位名動八方的少年英雄！

俗語說得好，時勢造英雄，只不過是幾天工夫，沈伯英由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伙子，一下子成爲天下英雄奉承的對象！

當然，像他這樣，敢單獨深入虎穴，到地靈山莊取得毒雲瘴獨門解藥，而又無恙歸來，天下有幾個人能辦得到！

再說鐵膽紅袍風正行的獨生愛女，中了毒雲瘴，即使是百殘先生，亦束手無策，沈伯英冒死相救，這份捨生忘死的俠義心腸，更令人欽佩。

這一晚，沈伯英酒到杯乾，直喝得酩酊大醉了。

也可以說，這是沈伯英一生中榮譽的開始，也是榮譽的頂峯，最少，在武林中，他已奠定了極穩固的基礎。

風曉英藥到病除，三天後，她已完全康復，又活潑地到處亂跑！

她知道沈伯英救過她一次性命，今次又是他冒死深入虎穴取得獨門解藥。

試想，風曉英芳內心，能夠不愛沈伯英麼？

天眞無邪的小姑娘，自小嬌生慣養，想甚麼就幹甚麼，日夜拖住沈伯英在花園裡捉蝴蝶或在河邊觀魚，也有時黃昏試馬，月下練劍。

二人雙雙對對，形影不離。

在所有人眼睛內，他們相愛，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人恥笑，甚至在背後，還說個「好」字。

沈伯英內心却暗暗焦急，他還有很多事要辦，無論是文是武還必須要多多磨練。

這天，兩人在小清河畔漫步。

垂柳濃蔭下，金紅色的鯉魚游來游去，涓涓細流中是一副如詩如畫的景象。

「曉英，我不能老是呆在你家裡！」沈伯英低聲的道。

「這是甚麼話？還分甚麼你我，呆在這兒委屈你麼？」風曉英嗔道。

「假如有暇，當然可以，我這次到江湖上走，是奉師父嚴命，一是訪友，二是學藝。」沈伯英小心的訴心聲。

風曉英聽了，妙目一轉，嬌笑道：「有了，你不必到處亂跑，交朋友、學功夫，我們莊內就行了。」

「怎麼說？」沈伯英皺眉的問。

「我爹爹的太清眞氣內功心法，是武林中至高絕學，我只要一說，他就可以傳你，還有伯陽道長的滾龍劍法，百殘先生的穿山指絕技……他們都可以傳授。」風曉英

越說越得意似的。

沈伯英內心暗道：以風家關係這樣做確是辦法，即使交朋友，正風山莊臥虎藏龍，能人極多，而且是鐵膽紅袍風正行的相識，全是鐵錚錚的好漢，與他們相交，也不會有辱聲譽！

但是，沈伯英還有話沒有說，那是師父暗中交代的，尋訪失蹤多年的師伯，「萬勝門」中絕學——三陽訣，銀河劍法」，那是天下無敵的武功，學會了這兩項武功，「萬勝門」才能吐氣揚眉，與天下武林英雄爭一日之長短。

但是，天下雖大，又那裡去尋訪這位師伯呢？

「我就去說！」風曉英跳起來，往前就跑。

「曉英！」沈伯英出聲阻止，但這位姑娘熱心過度，嬌美的身形有如靈燕，早已投入林中去了。

「這丫頭！」沈伯英笑罵，內心却是甜蜜蜜的。

突然，一道銀光毫無徵兆的出現了。

習武人反應極快，沈伯英滾身閃開，但偷襲者顯然是老手，而且出招極盡毒辣之能事，颼颼颼，出劍如風，盡往致命處猛刺！

「嗤！」沈伯英左肩中劍，大腿後腰及背上，全劃破了，雖然不能致命，已是險象環生。

沈伯英盡力閃避，但此人有如附骨之蛆，緊追不捨，兩人全是不出聲，一追一逃，在小清河畔追逐。

突然，沈伯英右手往後一揚，猝不提防，塵土飛揚，偷襲者眼睛已給灰沙擊中。

雖不能致命，但劍式阻了一阻，沈伯英轉過身來，只見一名四十來歲的中年婦人，用手急抹眼角灰沙。

趁這機會下手，婦人只怕不易招架，沈伯英却不願做這種事，還出聲道：「大娘，用水洗，比較好！」

主意不錯，婦人悶聲不響地眞個跑到河邊洗滌、抹拭，完全不把沈伯英當作敵人。

「大娘，我們從未謀面，你別是弄錯了對象吧！」沈伯英待對方弄妥了才出言道。

「嘿嘿，混賬小子，你心狠手辣，忘恩負義，殺我愛徒，今日要你葬身此地！」中年婦人咬牙切齒道。

「哦！你是素女劍派的掌門，彩雲劍周小仙周前輩？」沈伯英腦內靈光一閃，泛起當日用浮光劍法的程素梅影子，才恍然大悟！

「哼，做了虧心事的人，心內當然有鬼。」中年婦人神情冷峻，正是武林中難纏出名的彩雲劍周小仙。

「周前輩，」沈伯英莊容道：「當日程素梅姐姐自刎，我確實感到十分心痛，但我鄭重聲明，這事本身，我並沒有絲毫不當之處！」

「哼！還要硬嘴，我問你……」彩雲劍周小仙厲聲道：「白鳳郭沁芳眞心示愛，她拋棄了女兒家的矜持，當面付托終身，你竟然拒絕，可謂薄倖已極，本門宗旨，就是爲天下少女主持公道。」

沈伯英沉痛道：「關於郭姑娘我不想多說，我的確沒有絲毫愧對道義之事！」

「負心賊，別說了，拿命來吧！」彩雲劍周小仙恨聲不絕，揮劍疾刺。

這回沈伯英已有了準備，而浮光劍法的訣要瞭然於胸，所以應付起來，已不像剛才手忙脚亂了。

但是周小仙功力深厚，比之程素梅，又不可同日而語，沈伯英對這位喪徒之女劍派掌門人，頗有同情心，所以不會施用辣手反擊。

颼颼颼，浮光劍法撒下漫天光影，當年「萬勝門」掌門人曾經說過，浮光劍法華而不實，不是好劍法。

所以，如懂得它的訣要，它便無法傷人！

彩雲劍周小仙又氣又急，她根本弄不清，這少年人何以能夠從容應付？

「兄弟，你在那裡？」攔路虎胡義雄渾的聲音在遠處響起，漸漸越來越近。

「前輩，我們別再打了，等會兒正風山莊人來了，那時更會惹起不必要的爭端和仇恨！」沈伯英道。他是一番好意，試想，以素女劍派的力量，如何可以與正風山莊抗衡？眞個打下去，只怕彩雲劍周小仙要吃虧了。

「我難道怕他們麼？」口內雖硬，內心實在有點怕，彩雲劍周小仙也有去意。

「咦，這是誰？竟和你打起來了？」攔路虎胡義，跑來看清楚現場忍不住問。

彩雲劍周小仙突然一轉身，長劍倒穿，攔路虎胡義沒有想到，這女人如此辣手，猝不及防，眼看就要刺過透心！

這時候，沈伯英不敢怠慢，雙臂疾振，往前疾掠，左脚橫掃擊中周小仙手腕，寶劍脫手飛上半空，不容對方有透氣時間，一掌拍出，彩雲劍周小仙口吐鮮血，人已受傷倒地。

變化實在太快，攔路虎胡義定過神來，事情已經過去了。

本來沈伯英宅心仁厚，對方愛徒自殺，而又是失意婦人，所以不願令對方太過難堪，但攔路虎胡義加入，可能引起傷亡，故而只好早些結束這場爭執。

「這婦人是誰？」攔路虎胡義奇怪的問。

「回去再說！我們走吧！」沈伯英不願多躭在此處，趕緊拖着胡義急急離開。

彩雲劍周小仙此時充滿了仇恨，和她說甚麼也不會聽，反而會激起恨意。

回程中，沈伯英一五一十說明原委，只把郭沁芳一節略過，因爲女孩子名節問題，隱瞞爲佳。

「這般女人自己不好，遭受丈夫遺棄，就恨上了天下所有男人，眞是他媽的！」攔路虎胡義說時，也不禁搖首嘆息，內心多少也有一點同情的味道。

「大哥，你找我有事？」沈伯英想起胡義剛才匆匆忙忙找他，似乎有急事。

「哦！風大俠找你。」胡義道。

沈伯英沉默了，一定是風曉英搞的花樣，鐵膽紅袍風正行對這位掌上明珠，自是言聽計從，即使稍有顧忌，愛女一撒嬌，不答應也得答應了。

鐵膽紅袍風正行威鎮武林，一身絕學，闖蕩江湖數十年，未逢敵手，太清眞氣是當今宇內難得的正宗內家心法，練好之後，縱橫天下，雖不能說宇內稱尊，除了幾位有數高人之外，就無人能敵了。

想到此處，沈伯英心頭又壓上了一塊大石，如果找到本門師伯，「萬勝門」嫡傳武功天下無敵，又何必去學甚麼太清眞氣內功！

「兄弟，你如今是一步登天，當今武林，你已有極大萬兒了！」胡義興緻勃勃的道。

「這是虛名，除了容易招人嫉妒外，沒有絲毫益處，我眞是不想。」沈伯英感慨道。

「這是你的本事、膽識換來的，事到臨頭，誰不怕死，他們誰敢單身赴會？我就服了！」胡義憤憤的說道。

沈伯英微微嘆了一口氣，他不想多說，實在不容易說清楚！

「沈大哥，快來，我爹爹在等你！」風曉英似乎等得不耐煩了，見了沈伯英，也不理會有人在場，立即拉着他的手往書房內跑！

沈伯英只好苦笑，碰到這樣的女孩子，這還有甚麼好說，她的熱情、天眞，的確也令人深受感動！

鐵膽紅袍風正行，這位威震武林的一代大豪，此時正端坐一張藤椅上，含笑望着兩名少年人進來，目光顯出無限慈愛。

看情況，他已把沈伯英當作女婿看待，雖未明文規定，那只是時間而已。

「世伯！」

「爹爹！」叫聲親切，這位鐵膽紅袍風正行，感到十分快慰，含笑一擺手「坐，坐下說話！」

「是！」風曉英應了一聲，老實不客氣坐下，沈伯英可沒有那份天眞，規規矩矩應了一聲方坐下。

「賢侄是一位品格心性極好的少年，如果武功越好，在當今江湖上，就越能發揮正義力量。」鐵膽紅袍風正行莊容的道。

沈伯英沒有插口，他知道風老伯還有下文。

果然風正行沉默了半晌，然後站起來往房中踱步，踱了三個圈子，才停下來，緩緩的說道：「老夫這點玩藝兒，雖然不能說是怎樣了不起，在江湖上多多少少也有個名堂，傳授於你，這是我很高興的事！」

「快叩謝！」風曉英急道。

沈伯英只好站起身拱拱手道：「多謝世伯成全。」

「我想，」鐵膽紅袍風正行沒有答禮，雙眼注視空中，口內緩緩的鄭重道：「正風山莊內，有許多高手，以我的聲譽及影响力，請他們將平生絕技一一傳授於你，兼容並包，以集武學大成，三五年後，賢侄將已是當今武林第一人，本身武學，固然可以稱雄天下，而且這些傳授絕技的高手，自然而然也成了輔助的力量，這滙合而成的力量，在武林中可以克制任何邪惡力量！」

這一番話，沈伯英聽得驚心動魄，冷汗直流，這沉重的擔子擔了下來，那是何等重大的負擔。

可是，這是男子漢大丈夫應該做的事情，即使赴湯蹈火，亦是義不容辭！

當下，沈伯英站起身來，肅容道：「小侄知道世伯的厚愛與苦心，雖不敢說做得如何好，但一定盡心盡力，拋棄性命，也會記住世伯的話。」

「好！明天我將靠山的一座院子撥給你用，專心練功，任何人不得騷擾！」鐵膽紅袍風正行說時，一雙眼睛特別注視女兒。

風曉英自然不高興，但是爲了沈大哥好好專心練功，也就嘟起小嘴沒有反對。

沈伯英自此練武，修習天下名家各派的絕學武功。

整個大院子，只有一名又老又聾的福伯服侍。

三個月很快的過去，沈伯英終於學會了太清眞氣內心心法，自覺內力陡增，一掌拍出，勁風徐徐，破空聲遠達一丈五尺開外。

伯陽道長及百殘先生也將一身絕學，在半年內傳授完畢。

這一天，沈伯英正在練習劈空

掌，運足十成功力，在一丈七尺遠一塊石上遙擊，石塊上清晰地現出一個掌印。沈伯英臉露微笑，頗有自得之狀。

福伯在一旁站立，突然出聲道：「太差了！」

福伯很少說話，到這大院服侍，從頭到尾，所說的話沒有十句，今天竟然出口批評，這是從未有過的事！

說話固然新奇，而這兩個字更令人驚異！

沈伯英這時立即感覺到福伯莫非是武林高手？想到此處，立即定神細看，但是毫無異狀。

好半天，沈伯英陷入沉思中。

一直到晚上，點上了燈，吃過了飯，沈伯英突然跪在福伯面前，恭聲道：「老人家，晚輩今日有幸，與老人家相聚一堂，請賜教訓。」

福伯只是靜靜的望住沈伯英，過了好半晌，才道：「你是『萬勝門』的弟子？」

「正是！」

「啊！你師父可曾說過甚麼本門事跡？」福伯問。

「你是師伯？」沈伯英驚喜道。

「唉，這也是緣！」福伯喃喃道。

沈伯英這一喜確是非同小可，「萬勝門」武功，天下無敵，師父的願望，「萬勝門」的復興，全在大師伯的身上，今天竟然機緣巧合，在此相逢，這可是天下的大喜訊！

「師伯，師父是很想念你，所以遣派我們師兄弟三人，到江湖上找你老人家！」沈伯英說道。

「萬勝門武功天下無敵，但流傳下來的只是皮毛而已，當年再三受挫，我遠赴塞外，尋訪本門長老，三十年奔波，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練成萬勝門絕藝。」

原來這位萬勝門大師兄俞磊奇，外號「武痴」，四十年前，與地靈翁呂華比武決戰，失敗歸來，決定尋訪本門武功，數十年苦心孤詣，總算如願以償。

他隱身正風山莊，自是另有隱衷，他深知地靈翁呂華培植的勢力，經已根深蒂固，正風山莊剛好在鄰近，而且鐵膽紅袍風正行爲人俠義可風，是個可扶助的人物！

誰知道陰差陽錯，沈伯英救了風曉英，因此在正風山莊居住下，巧遇本門大師伯，這正合了句千里有緣來相會，對面無緣不相逢，經過長時間的考驗，深信這位師侄終成大器，「武痴」俞磊奇才出面相認。

「你的武功已有了根底，太清眞氣，三陽訣，也算過得去的功夫，今天，本門兩樣功夫，三才劍法及四象掌，才算當今武林至高無尙的絕學，由今日開始，你好好練吧！」武痴俞磊奇緩緩的道。

「弟子遵命！」沈伯英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响頭。

日子在平靜中過去了，絕世英雄終於在正風山莊內成長了。

大功告成，風曉英緩緩的走出大院。

這時，他頭髮極長，邊幅不修，根本無人認識，正風山莊地勢極廣大，隨意瀏覽，沒有人理會。

突然，一個熟悉的身段，美麗的倩影現於眼前，正是風曉英，此時正沒精打采的在小清河畔呆坐。

沈伯英深深感到慚愧，這位小姑娘情深似海，近年來她深深忍受相思之苦，爲了不影响他練功，她寧願自己孤零零度過，也不到大院打擾他。

正想過去，突然樹枝後人影閃動，沈伯英定睛一看，心頭大震，來的正是白鳳郭沁芳，她到此必有圖謀，今日碰巧給自己碰到。

「颼」白鳳郭沁芳自草叢中竄出，風曉英已經覺察到，閃身避開，但一個有心，一個無意，白鳳郭沁芳武功也高出風曉英兩籌，所以全力出擊，只不過三招，已經擒着了風曉英！

看情況，白鳳郭沁芳並不想殺人，沈伯英只好忍住！

「姓沈的在甚麼地方？小妹妹，爽快的說出來，我不難爲你！」白鳳郭沁芳沉聲道。

「在我們莊內練功！」風曉英答道。

「眞的？」白鳳郭沁芳有點不相信。

「你自己去看！」風曉英咬牙道。

「好，風大小姐身份重要，今日只好委屈你了，跟我回去住幾天吧！」

「捉我做人質？」風曉英大叫了起來。

「難道不可以嗎？」

「不可以！」沈伯英一步跨出，伸手處又將風曉英搶了過來，順手解開了穴道。

「你……是甚麼人？」兩女齊聲問。

沈伯英眞不知如何說好，乾脆不答。

「看劍！」郭沁芳一怒，抽出長劍，全力刺出。

沈伯英上身微向後仰，右手伸出，食指及中指已夾住劍尖，郭沁芳用盡全身之力，也無法動搖分毫。

這一來，郭沁芳大驚，正風山莊這怪人武功深不可測，自己定不是敵手，當下鬆手，疾退八尺，心頭仍然砰砰直跳！

「三日後，我到貴莊作一了斷，今日到此爲止，再見！」沈伯英朗聲道，說罷即轉身回莊去。

「你是沈大哥！」風曉英驚喜的叫道。

白鳳郭沁芳望住二人手拉手，親熱之狀，氣得一頓足，咬牙道：「好，三日後再見！」

望着白鳳郭沁芳的背影，沈伯英內心不知是甚麼滋味，很久都沒有轉過身來。

「哼！追上去呀！這麼失魂落魄的！」風曉英見心上人對另外女人如此，忍不住大發嬌嗔。

「曉英，你眞是的！」沈伯英忍不住的苦笑道。

沈伯英的出現，在正風山莊立刻引起轟動，經風曉英的述說，他只不過一招，就將強敵轟退，大夥兒立即歡聲雷動。

三天後，正風山莊人人興高采烈，沈伯英的武功大成，與地靈山莊的決戰，正是正邪兩派的死亡大戰！

江湖上消息傳得很快，三天，黑白兩道的羣雄，蜂湧而來，鐵蹄翻飛，刀光劍影，附近兩百里，頓時熱鬧了起來。

日出時，雙方人物一齊出現。

地靈翁呂華，這位黑道上第一人，此時屹立陽光之中，白髮飄動，有如天神！

沈伯英此時越衆而出，儼然俠義道上代表人物，此時他還不到二十歲，那些黑道的巨擘忍不住竊竊私語。

「恭喜老弟，練成曠代神功，老朽極高興當今宇內有如此少年英雄。」地靈翁呂華笑哈哈的道。

「多謝老前輩厚愛，一方面是代表中原俠義道，向前輩討教幾手武功，另一方面，我是萬勝門弟子，當年敝派師伯輸在老前輩手中，今日討還公道。」沈伯英開門見山道，說明來意。

「好！我早知道小老弟決非池中物，無論是輸是贏，老朽都很高興見到你這位少年英雄的成長。」地靈翁呂華笑道。

「晚輩班門弄斧，先演幾手莊稼把式，再請指教。」沈伯英說完，緩步走動。

大夥兒根本看不出奇處！

但是，沈伯英脚底下越來越高，距地面足有三寸，而且漸漸升高，颼颼颼，十三招劍招，流水行雲般演出。

然後，沈伯英又緩緩還原。

許多武功差的還看不出其中精妙，其中幾位特出高手，內心大驚，千百年來，武學有此成就的沒超過三位，這年輕人絕代奇才，竟然練成不世神功，當眞難得！

「哈……」地靈翁呂華放聲大笑，半晌後，笑聲突止，沉聲道：「小老弟機緣太好，終於練成了『萬勝門』的絕世神功，老朽認輸，沒別的話，今日當衆宣佈，從此退出江湖，不問武林事，日後有暇，我們再聊聊！」

「一定拜望！」沈伯英恭恭敬敬的道。

這場轟動江湖的決戰，只不過半個時辰就結束了，經此一役之後，萬勝門揚名天下。

歡聲雷動聲中沈伯英被人簇擁回正風山莊去了。

但是沈伯英內心對於白鳳郭沁芳，總有一份排解不開的歉疚！

（全文完）

上文提要：江俠儒外號「妻奴」，其妻被「耀武堂」副堂主胡亮拐走，他逕上「耀武堂」索妻，堂主柴丹再三解釋，不為他接納，結果兵戎相見……秦晉俠名「四海游龍」，因追殺譚一嶽，無意中救了中「追風奪命釘」的江儒俠，因而介入江俠儒與「耀武堂」的轇轕之中……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馬　騰・文
　　　　　　　　　可　飛・圖

武林皇帝



噩耗傳來失魂魄　尋妻不果徒嗟嘆

秦晉對柴丹道：「依柴堂主適才所言，跟貴堂身亡的胡副堂主在一起的女子，應該是江兄的夫人。若要找到江兄的夫人，那就要找出殺害貴堂胡副堂主的兇手。未知柴堂主以為然否？」

柴丹點頭道：「秦兄之言，柴某深以為然。」

「對於那個兇手，未知柴堂主心裏有數否？」

柴丹兩道眉毛聳動一下，凝目道：「確實想不到那一個有嫌疑。柴某自瞧看過敝屬下的屍體後，便一直在思想誰人嫌疑殺害敝屬下，想遍了，也想不出有那一個會置他於死地，本堂雖則跟道上的一些人物有過節，但都未到非要殺人不可的地步。對於敝屬下被殺害，柴某大感憤慨。但是，對於是誰殺了敝屬下，柴某對這事却一點頭緒也沒有。」

秦晉剛想開口說話，只見江俠儒一頭是汗，汨汨淌下，原本閉着的雙眼倏地睜開來，呼出一口大氣，神態輕鬆地道：「成了，江某體內之毒，完全化解了。」

秦晉含笑道：「江兄，請看在柴堂主給你解藥的份上，也為了能夠盡快找尋尊夫人，暫且跟柴堂主化敵為友，怎麼樣？」

江俠儒瞄瞄柴丹，又抓抓下巴，然後才帶點不情願地道：「秦兄，江某看在你的份上，暫且擱下江某跟柴……堂主的過節。要不是為了盡早找回拙荊，江某……」

秦晉忙打斷江俠儒的話，免得他說出令柴丹反感的難聽話，道：「江兄，天快亮了，不好再打擾柴堂主，回客棧去歇歇吧。」

不及江俠儒說話，轉對柴丹說：「柴堂主，驚擾了，秦某誠心向你致歉。告辭。明天跟江兄再來登門拜候，共商緝兇尋人之事。」

柴丹抱拳道：「秦兄何須客氣。柴某很高興認識秦兄你這位朋友。柴某明天自當置酒相候，跟秦兄痛欲一番。」

江俠儒眼見柴丹對秦晉說話時，不但沒有提及他，甚至連眼角也沒有瞄他一眼，不由心裏有氣，哼了一聲，往大門那邊大步走去。

秦晉料不了江俠儒那麼沒氣量，心裏好笑，對柴丹抱拳一拱：「柴堂主，告辭。」立刻轉身快步追上江俠儒，口裏說道：「江兄，等等。」

江俠儒頭也不回，繼續大步向大門走去。

柴丹却將兩人送出大門外，才返回裏面。

秦晉對胡亮之的被殺及江俠儒之妻失踪一事大感好奇，加上他這個人愛管閒事，因此，他不用柴丹或江俠儒相邀，自願插手管這件「

閒事」。

能夠得秦晉相助找尋妻子，江俠儒當然求之不得，無限歡迎。

柴丹可不是空口說白話，秦、江兩人於翌日午時來到耀武堂時，他果然備下一桌豐盛的酒菜招待秦、江兩人。

江俠儒似是不大理睬柴丹，不時還冷言冷語，難得的是，柴丹並沒有惱怒，一笑置之。

喝了一會酒，柴丹才話入正題。「秦兄，柴某屬下連夜追查之下，一無所獲，雖則查知有數名武林人物還留在本城，可是，都跟本堂胡副堂主被殺，江兄尊夫人之失踪無關。柴某已着屬下再四出追查，柴某不相信行兇之人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留下。」

秦晉點頭道：「秦晉也不相信天下間有天衣無縫之事。事在人為，秦某相信，終會找到行兇者的蛛絲馬跡！」

柴丹道：「若有消息，柴某盡快通知兩位。」

這一頓酒菜，柴、秦兩人吃喝得甚是痛快，獨有江俠儒因記掛着妻子，無心吃喝。

辭別了柴丹，離開耀武堂後，江俠儒拉着秦晉到處走，希望找尋到妻子的行踪下落。

秦晉本就想到處走走，樂於奉陪。看到江俠儒那種擾心如焚、焦慮不安的樣子，雖則感到可笑，但也很同情他，暗嘆一句：天下之大，什麼樣的人也有。

從城東走到城西，秦晉正想提議找個地方坐下來歇歇脚，突然看到遠處途人哄動，紛紛往前「湧」去，似乎發生了什麼事情，兩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約而同加快脚步跑前去看看發生什麼事情。

走前不遠，只見迎面有兩個婦女走來，邊走邊忿憤不平地說話：「唉，這是什麼世道，幾個漢子兇巴巴地欺負一個女子，硬要將她捉住，那麼多人在瞧着，居然無人挺身阻止出言指責。唉，人心不古，眞替那個女子擔心……」

另一個婦女接口道：「王大嬸，那幾個漢子兇神惡煞，拔劍亮刀，瞧着的人手無寸鐵，無權無勇，那敢强出頭，不怕死麼？那幾個臭男人眞不要臉，當衆欺負一個女子，眞替那女子擔心。」

江俠儒聽聞那兩個婦女的話，立刻搶步上前，將那兩個婦女截住。「兩位大嫂，那個女子什麼模樣？多大年紀？」

那兩個婦女冷不防給一個漢子攔住去路，嚇一跳，驚慌地看着江俠儒。「你……幹什麼？」

年紀較輕的婦女總算還能說出話來。

另一個婦女張口欲叫。

秦晉忙開口說道：「兩位大嫂別驚怕，咱這位朋友不過想向兩位大嫂詢問那個給欺負的女子是什麼模樣，看看是否咱們要找的人。」

從江俠儒那滿臉驚慌的神色，秦晉已猜到江俠儒以為給人欺負的女子可能是他妻子，才會那樣驚慌失態。

兩個婦女聽秦晉那樣說，頓時手按胸脯，定下神來，張口欲尖叫的婦女還及時用手掩住嘴，才不致叫出聲來。「嚇死人啊！還以為遇上……」那個年輕的婦女邊說邊吐口氣。

「大嫂，那個女子到底什麼模樣！多大年紀？」江俠儒幾乎忍不住要從兩個婦女的口裏掏出話來。

大概那個年紀較輕的婦女口齒較伶俐，仍由她說話：「那裏人很多，我跟王大嬸都擠不進去。聽人說，那個女子模樣像個少婦，嬌俏可人，要是落在那幾個惡漢的手上，恐怕……」

「秦兄，似乎是江某娘子！」江俠儒話未說完，拔脚便往前急奔。

秦晉向兩個婦女抱拳施禮。「兩位大嫂，多謝相告。」急急跟着江俠儒往前跑去。

兩個婦女轉頭看着秦、江兩人急奔的身形，年紀較輕那個婦女舒口氣道：「若那個女子眞是那個……漢子的娘子，那就有救了。」

那個王大嬸帶氣道：「自己的妻子也看不牢，讓她一個人到處走，這種漢子不要也罷。」

江俠儒「一馬當先」跑到人羣圍聚的地方，只見途人將一家店舖門前那地方圍得水洩不通，普通人恐怕很難擠得進去。

江俠儒擠了兩次，不但擠不進去，還給擠的人喝罵，耳聽人羣內吆喝連聲，跟着是女子痛哼聲，分明中招，情急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仗着一身功夫，猛地往人羣衝撞。

給他撞着的人牆怎禁得起他運起內勁的一撞，驚呼痛叫聲中，給他撞得東倒西歪，硬是給他撞開一條「路」來，一頭衝前去。

秦晉喝阻不及，恐江俠儒冒失闖禍，急忙縱身自人牆頭上掠過，落入圈內。

秦晉剛自人牆頭上掠過，便瞧到江俠儒一頭衝入圈內，暴喝一聲：「住手！」同時縱身撲向一個手抓向身旁的女子胸脯的漢子。

圍攻女子的惡漢共有五人，全都身形高大，惡形惡相，一看便知不是善類，那個一手抓向女子胸脯的漢子手指已觸及女子胸脯，正自心頭竊喜的剎那，忽見一人向他撲過來，心裏暗吃一驚，顧不了佔那女子的便宜，急忙縮手變招，一

招「手揮五弦」，五指如彈似抓，襲向江俠儒的頭臉部位。

江俠儒怒喝一聲，「該死淫賊！」本來施展一招怒擊蛟龍的右掌急忙變招，封擋那漢子那一招「手揮五弦」。

兩人那一招都沒有接實，同時疾快地變招搶攻對方，霎那間，兩人互相交手六招，誰也佔不到上風，那個女子驚魂稍定，急忙退開去。

就在江俠儒與那個惡漢交手的時候，另一個惡漢悶聲不響，出手偷襲江俠儒，幸得秦晋出聲示警，江俠儒才能及時閃避開去，躲過那一記偷襲。

秦晋於喝叫出聲的同時，發出一塊碎銀，射向另一個撲向那圈內女子的惡漢，令到那個惡漢不得不閃開去，躲避激射向他身上的暗器——秦晋發出的那塊碎銀。

秦晋似乎很喜歡用銀塊作暗器。昨晚於耀武堂的靈堂內，他亦是從瓦簷上發射碎銀塊，解救了江俠儒一次。

正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秦、江兩人一出手，便解救了那女子，並逼退兩個惡漢，令到那五個漢子不禁心頭一凜，知道來了强手，當下不敢魯莽，停手收招，但仍然將那女子及江俠儒圍起來。

由於秦晋並不是掠入圈內，而是掠落人牆前的地方，因而沒有給五個漢子包圍起來。

五個漢子停手站下來，不過是要弄清楚突然殺出來的江、秦兩人是何許人物，然後才決定下一步怎樣走。

這個時候，江俠儒已看清楚，那個女子根本不是他的妻子。

可是，他却沒有罷手的意思，一副怒不可遏的樣子。

秦晋從未見過江俠儒的妻子，所以，不知道那個女子是否江俠儒的妻子。不過，他從江俠儒怒不可遏的樣子，猜測那女子極可能是江俠儒的妻子。

他是以常理來猜測：那女子若不是江俠儒的妻子，他怎會一副怒不可遏、不肯罷休的樣子？

「咳！你奶奶的兩個是何許人物！膽敢伸手管俺們的事！」發出喝聲的，是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翹唇大門牙的漢子，也是五個漢子中年紀最大的一個。

那漢子使的是一根有兒臂粗細的齊眉棍，少說也有三十斤重。

江俠儒睜着雙眼大聲道：「有眼不識泰山，連江俠儒也不認識，還敢在這裏胡作非為，欺負一個弱女子，算什麼人物？」

翹唇大門牙先是一頓，繼之仰天打個哈哈。「俺道是誰，原來是江湖上有妻奴之稱的江龜蛋！你他媽的丢盡了俺們男人的臉！喪盡俺們男人的氣概！虧你還有顏面在江湖上露面，你奶奶的臉皮比女人的那個什麼還厚啊！」

話聲剛落，其他四個惡漢爆出一陣哄笑聲。

江俠儒氣惱羞忿得漲紅了臉，抖着嘴唇罵道：「臭賊淫徒！你們難道不是娘肚裏生出來的？沒有女人，那有你們？對女人呵護難道不該麼？像你們這等粗鄙之徒，那解溫柔，怎曉得閨中情趣，在江某眼中，天下間的女子都該是至愛至惜的！像你們只曉欺負淫虐女子之粗鄙之徒，才不配作男人，禽獸也不配，只配作——屎！」

江俠儒說時義正詞嚴，激昂慷慨，聽得圍觀的人中，有不少人禁不住喝彩。

那五個惡漢給江俠儒似是似非的一番話弄得呆愣住，一時間無詞以對。

秦晋雖則對江俠儒那番話不敢苟同，但却被他言詞所動，心裏暗道：「單是他說的，對天下間的女子至愛至惜那句話，便顯出他是個至情至聖的人。這種人天下間少有。」對江俠儒添了一份敬意。

「你他娘的，怪不得你願為女人倒洗脚水，甚至變了綠頭烏龜也歡天喜地！」堵在那女子前面的漢子發出一串鄙視的冷笑。

「你奶奶的，莫非那小娘們是你愛妻不成？」翹唇大門牙漢子一副不屑的神態。「要不，你怎會不要命衝進來救她？」

江俠儒憤憤道：「臭賊別胡說亂道，那位姑娘不是江某妻子！江某最恨人欺負女子。給江某碰上，拚死也要伸手管一管！」

一頓，又道：「天下間最可恨可鄙之事，莫過於欺負女子，對女子心存歪念！」

「江龜蛋，聽你這麼說，這件事你一定要管了？」翹嘴大門牙的漢子厲聲道。

「縱使上刀山，下油鍋，江某也管定了！」江俠儒大無畏地道。

「爾等是何許人物，報上名來。」秦晋終於開口。

當他聽聞江俠儒說，那女子根本不是他妻子，他頓覺哭笑不得。那有如此莽戇之人，也不弄清楚，便貿然伸手管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不過，既然管上了，他倒贊成江俠儒的做法——管下去，一不作二不休。路見不平自當拔刀相助。好歹也要弄清楚五個漢子跟那女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翹唇大門牙漢子橫了秦晋一眼，惡聲惡氣道：「你奶奶的瞎了眼，居然不認得俺們西山五虎？還敢在江湖上混！」

西山五虎祁家兄弟，在江湖上的名頭不弱，秦晋在江湖上到處遊蕩，那會沒有聽聞西山五虎的名頭，却從未碰過面，所以碰面不相識。

「我道是何方神聖，原來是惡名昭著的西山五頭惡貓！那就怪不得了。」江俠儒搶着說話，一副鄙視的神態。

秦晋不想多說廢話，說道：「五位因何跟那個姑娘動手？」

翹唇大門牙漢子是祁氏五兄弟中的老大，名祁天。「那小娘們膽敢對俺們出言不遜，敬酒不吃吃罰酒，還傷了俺一個兄弟，俺們若不教訓她，日後還能夠在江湖上行走？」

一直沒有作聲的女子終於開口了。「胡說八道！是你們五個淫邪之徒見色心動，欺本姑娘單身一人，硬要坐在本姑娘那副座頭上！本姑娘堅拒不成，欲結賬離去，你們却持强攔阻，本姑娘情急之下，出手反抗，方能脫身。你們却惱羞成怒，不肯罷休，追着本姑娘不放！三番兩次將我截下，出手攻擊本姑娘。本姑娘若不是有兩下子，恐怕早已落在你們三個禽獸强徒的手上。」女子越說越激動，以至說不下去。

西山五虎突然發難，像是互相心意相通般，一齊向秦、江兩人及那個女子攻擊。

兩人對付秦晋，兩人對付江俠儒，一人對付那女子。

秦、江兩人各自叱喝一聲，各自對付兩隻「老虎」，那個女子却差點躲不過五虎之一的青面虎的出手一擊，驚叫聲中險些中招，亦與青面虎激鬥起來。

青面虎倒是人如其名，臉色青白，使一雙虎爪，其五虎中排第三，單各一個青字，確是人、名、號相符。

秦晋於大虎跟四虎向他襲擊的刹那，及時的縱身往上掠起，疾快地拔出背在背上的烏鐵劍，一撥一撇，奇巧地應付大虎祁天、四虎祁貴疾攻過來的一招，跟着一招「烏龍探尾」，烏鐵劍向下掃撩，若不是矮身出棍的祁天一招「西出陽關」，齊眉棍有如毒蛇吐信般點擊在秦晋撩掃向四虎祁貴的烏鐵劍上，將劍勢阻住，四虎祁貴恐怕已着了道兒，躲不過秦晋那一招。

秦晋劍勢受阻，立刻變招攻向祁天，同時身形急墜落地上，跟祁天和祁貴拚鬥起來。

聯手攻擊江俠儒的則是五虎中的二虎祁安和五虎祁富，兩人使的都是虎頭刀，刀法純熟凌厲，配合緊密，不出五招，便令到以雙掌應戰的江蛟儒落在下風，圍觀的人不少都替他擔心，幸好江俠儒馬上亮出虎頭短槍，施展出看家本領，上天入地翻江倒海招法，兩根短槍時而如翻江蛟龍，時而像猛虎縱擒，總算將劣勢扭轉，跟二虎五虎戰得好不激烈。

就這樣，秦晋跟江俠儒與西山五虎中的四虎莫名其妙地拚鬥起來。

三撥人之中，以那個女子最教人擔心，因那女子於二十招過後，明顯落在下風，守多於攻，圍觀的人都替她揑一把汗。

江俠儒三番兩次欲擺脫二虎跟五虎的纏鬥，助那女子一臂之力，但却不成功，恼得他吼喝連聲，可說拚得有聲有色。

秦晋也發覺到那女子不是三虎祁青的敵手，他却不動聲色，於第二十七招時陡地施展出一招「電閃雷擊」，烏鐵劍烏雲掣閃隱隱有雷鳴之聲，凌厲迅猛異常，只聽祁天、祁貴兩人各自發出一聲驚叫，閃身避開去，神色駭凜，祁貴於縱避開去後，幾乎蹌跌落地上，原來他的右腿側近股處給劃出一道血口來。

對於祁貴來說，那已經算僥倖。他若是遲避半分，恐怕不是腿股側上給劃出一道血口，而是給斬成兩截！

老大祁天比祁貴幸運，能夠全身避開去，却也自不免驚心動魄，立刻抖手向秦晋發出三顆暗器——虎牙鏢，同時發出一聲虎嘯，身形掠向人羣外面。

秦晋滑步舞劍，險險將三顆射來的虎牙鏢磕刹開去。那知道祁貴又向他發出五顆虎牙鏢，令到他幾乎應接不及，祁青於發出虎牙鏢的殺那，亦躲身向圍觀的人羣一頭衝殺過去，嚇得圍觀的人驚呼駭叫，慌忙往兩邊走避，一時間你推我撞，不少人給碰撞跌倒，一片混亂。

待到秦晋將祁貴的五顆虎牙鏢擊落，五虎已先後掠出人牆外面，分兩頭奔逃。江俠儒欲追，秦晋忙加喝阻。「江兄，莫追！」江俠儒聞聲急刹住身形，回頭道：「秦兄，怎能放過那五個淫惡之徒？」一副不忿的神色。

秦晋已向那女子縱過去。「那位姑娘受了傷，怎能撇下她不管！」

江俠儒聽說那女子受了傷，慌忙轉身向那女子縱過去，口裏關切地道：「姑娘，傷在那裏？」

那女子原來中了祁青溜走時發出的一顆虎牙鏢，射在她的左腿上，已跌倒下去，又咬牙掙扎站起來，居然沒有叫出聲來，才站起身却又痛得她哼了一聲，身子歪跌下去，幸好秦晋及時縱到她身前，伸手一把扶住她，才沒有跌下去。

「姑娘，妳腿上中了暗器，幾

乎全嵌入肉，很痛吧？西山五虎眞箇心狠手辣，毫無憐香惜玉之心，不是人！若再給江某碰上，一定不放過那五個畜牲！」江俠儒縱到那女子身前，一眼看到她的左腿上鮮血淋漓，臉上頓現心痛憐惜神情。

那女子終於忍不住「唷」地痛叫一聲，臉上滿是痛苦之色。

江俠儒恍似痛在自己身上，着急地對秦晉道：「秦兄快扶她坐下來，待江某替她拔去腿上的暗器，敷藥療傷。」

秦晉瞥一眼似未散去的人羣，猶豫道：「江兄，在街上……衆目睽睽之下，對這位姑娘……不大方便吧？」

一言提醒江俠儒，忙上前去扶那女子。「姑娘若不介意，待江某跟秦兄扶妳回客棧，然後替妳敷藥療傷，好嗎？」一副小心翼翼的樣子。

那女子咬着牙嗯了一聲，江俠儒立刻對秦晉道：「秦兄，小心點扶這位姑娘走，別觸着她的傷口。」

秦晉答應一聲，跟江俠儒左右扶着那女子，小心地往客棧走去。

一路上，江俠儒不住詢問那女子傷口痛否，是否挺得住，那緊張、關切之情，令到看在眼內的秦晉也感到有點窘。

換了是他，絕對不敢對一個不認識的女子如此過份關心。

事實上，他跟江俠儒直到此時，尚未知道那女子的姓名。

扶那女子返回客棧房中，江俠儒也不管那女子是否願意，便動手替那女子拔去腿上的虎牙鏢，敷藥療傷。彷彿那女子是他最親的人，絲毫不避男女之嫌。難得的是，他一直專心一意、小心翼翼，對着那女子白晰細膩的玉腿，沒有起絲毫邪念歪心。

那女子起先有點害羞，看到江俠儒那專心一意、神態專注的樣子，逐漸放鬆坦然。

秦晉在江俠儒替那女子料理傷口時，已走出房外。

要他在房裏看着或幫忙替那女子料理腿傷，他總覺得不大方便。畢竟，男女有別。

他很佩服江俠儒能夠忘却世俗之見，不避男女之嫌，也不管別人怎樣看他的那份勇氣。

包紮好那女子的傷口後，江俠儒馬上走出房外，將房門帶上，好讓那女子將那條染了血、破了一個洞的褲子換掉。

走出房外，江俠儒却不見秦晉，不知他那裏去了，到隔鄰那個房間去看秦晉不在房內，本想到外面店堂去找他，又怕那女子有什麼意外，不敢離開，只好站在房外守着。

足足站了有盞茶工夫，才見秦晉自前面走來，身後跟着一個伙計。「秦兄，到那裏去了？」江俠儒這才敢離開房門前，向秦晉走去。

秦晉道：「秦某到前面店堂喝了一壺酒，順道找掌櫃多要一個房間，讓那個姑娘養息。江兄怎麼站在房外門前？料理妥當那個姑娘的傷勢了麼？」

江俠儒點點頭。「那位姑娘要在房中換衣服，江某不便留在房中，所以在房外站着。」

秦晉由衷地道：「江兄，你對女人那麼細心體貼，誠心敬意，甘願做任何事，秦某佩服。」

江俠儒一本正經地道：「天下間若沒有女人，根本不成世道。世上的女人都是香的，是水跟粉做成的，比天下間的臭男人矜貴多了，臭男人根本配不上溫柔可愛的女人。女人生下來就是要男人呵護體貼……」

秦晉不想聽江俠儒長篇大論地說下去，事實上，說起女人，江俠儒便特別起勁，興緻勃勃，話說多了，若不打斷他的話，恐怕他會一個勁說下去，秦晉只好打斷他的話。「江兄，該進去看看那位姑娘……」

江俠儒頓時拍打一下大腿。「是呀！也該……換好了，她不會暈倒吧？」話未說完，立刻轉身拍門。「姑娘，可以進來嗎？」

房內沒有動靜。

江俠儒大爲緊張，「秦兄，不會眞的暈迷過去吧？」

秦晉也不由擔心起來。「不會吧？若暈，早已暈倒了……」

「莫非出了事？」江俠儒緊張萬分。「要是出了事，怎會一點聲響也聽不到的啊！」

秦晉道：「還說什麼，快進去看看！」話未說完，伸手推門，房門應手推開來，江俠儒一閃身搶先走入房內。

「不見了！」江俠儒一步搶入房中，失聲驚叫。

緊跟着走入房內的秦晉不用江俠儒說，亦已一眼看到房內沒有人。

那個姑娘失了踪。

「秦兄，怎會毫無聲息失了踪？」江俠儒邊急急往裏走，邊四下張望。

秦晉一眼便看到房間的後窗打開了一半，立刻猜到是怎麼回事。「江兄，不用大驚小怪了。那位姑娘從後窗溜了。秦某記得那扇窗門是關着的。」

「她爲什麼要溜走？」江俠儒馬上回眼瞧向後窗。「秦兄，會不會有人自後窗偷偷潛入房內，將那位姑娘擄走？」

秦晉搖頭道：「絕無可能！縱

使江兄察覺不到，那位姑娘可不是普通人。有人潛入房內，她斷不會察覺不到！至於她爲何要偷偷溜走，大概是不相信我們，思量我們別有居心；又或是有難言之隱，不想向我們表露，於是一走了之。」

江俠儒呆了呆，着急地道：「她腿上的傷不輕啊！不方便走動，一聲不響便走了，眞擔心她在路上不支暈倒！萬一不幸遇上西山五虎，羊入虎口，那五頭惡虎不吞了她才怪。秦兄，咱們追下去看看！」搶到後窗前，欲跳出窗外。

秦晉站着不動。「江兄，那位姑娘既然有心避開我們，你追她幹什麼？追上了也沒有意思啊，何必自討沒趣？說不定還會惹她討厭……」

「不管怎樣，若不追上她，看到她平安無事，江某怎也不放心。」江俠儒話未說完，縱身跳出窗外，掠過客棧後牆，急急追下去。

秦晉看着江俠儒消失在窗外的身形，搖了搖頭，嘆口氣：「天下間竟有如此人！莫非他前生欠盡天下間女人的債，今生來還債？」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由得江俠儒一個人去找尋那個女子。

* * *

青溪鎭北頭一座宅院內，於傍黑時分，驀地傳出一聲悽厲叫聲，叫聲驚動了附近的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不少好奇的人都走出門外，走向那座宅院，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一會，那座宅院的門前圍聚了二三十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你一言我一語指着宅子議論，全都不得其門而入。

原來有幾個人曾拍門並向宅內高聲呼叫，但宅院內無人應門，令到那些人不得其門而入。

有人提議撞開門進去看個究竟，有人反對，認爲那樣不大好，怕會惹官非。俗語有云，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尋常百姓家那一個不怕惹上官非？原先提議撞門而入的人都打消了原意，可是，查究不到宅院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都不甘心，因此，站在那裏議論怎樣才能夠進去看個究竟。

正自擾攘之際，一行數人如飛奔來，人未到，領頭的一人已發聲喝問：「什麼事如此喧嘈？」

人羣聞聲轉頭望去，眼尖的人一眼便看清楚奔來的那行人是什麼人。有人說道：「是公孫大爺。」

跟着又有人說道：「公孫大爺來了便好了，他可以作主。」

眨眼間，那行人奔到人羣前，有數人向那個領頭的人招呼一聲：「公孫大爺。」

領頭的人年約四十出頭，豹頭環眼，繞腮鬍，形貌甚是威猛，腳步一停，掃了站在面前的人一眼，開口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先一刻響起的慘厲叫聲，可是從這裏發出？」

一個小伙子快口快舌道：「公孫大爺，咱們都聽得很清楚，叫聲是從這座宅院發出的。」

「公孫大爺，這座宅院誰都知道是空置了的，那一聲慘叫好不可怖……」一個上了年紀的老漢語聲微微發顫。

「咱們本想進去看看，又怕惹上官非，不敢破門進去。」另一個漢子接口道。

「公孫大爺替咱們拿個主意吧。」一個中年人接口道。

被稱作公孫大爺的人乃是鎭上一個教頭，門下有三四十個弟子，形成一股勢力。在鎭上說得上是最有勢力的人物。幸好他爲人剛正，對門下弟子管束甚嚴。否則憑着他的勢力，大可魚肉鎭上的人。

公孫教頭單名一個豹字。

由於他爲人剛正，遇上事肯挺身出頭替鎭上的人討個公道，因此甚得鎭上人的敬重，稱呼他公孫大爺。

公孫豹掃了衆人一眼，說道：「各位鄉親請讓開，待我走前去看看。」

站在宅院門前的人立刻紛紛讓開一條路。

跟在公孫豹身後的，都是他的門下弟子，一共五個。

五個弟子隨着公孫豹走到宅院門前，公孫豹扭頭對走在他身後的一個弟子道：「日升，試試你的開山掌力能否將這兩扇大門劈開。」

那個弟子答應一聲，閃身走到門前，運勁於掌，吐氣開聲，一掌向兩扇緊閉的大門擊去。

在那個弟子──梁日升運功發勁時，公孫豹轉身對圍聚在大門前的人羣說道：「各位鄉親，爲了查明這座宅院內發生了什麼事，不得不破門而入。此乃公孫豹的主意，與衆位鄉親無關。」

話聲未落，梁日升已一掌擊在大門上，發出「蓬」然大響，兩扇門應掌給震開來。

人羣發出一陣喝彩聲。

梁日升臉露得色。

公孫豹一馬當先，大步走入宅院內。

天色雖然似未完全黑下來，但亦昏黯，難以看清楚東西。公孫豹邊往裏面大步走去，邊扭頭對身後五個弟子道：「點燃火把。」

原來公孫豹早已吩咐五個弟子帶來火把，五個弟子馬上從身上拿出火把點燃，五個火把光照下，所到之處一片光亮。

充滿好奇的人羣當然不放過一

究眞相的機會，紛紛跟着走進去。

走到前廳，公孫豹停下來，吩咐五個弟子跟他分頭到宅院內各處查看。

跟隨的人羣亦分開來，各自跟隨公孫豹六師徒分頭到各處查看。

跟隨公孫豹的人最多。

首先有所發現的是逕直往宅子後頭查看的梁日升。

他是聽到後進一個房間內傳出的微弱呻吟聲，循聲走入那個房間內，赫然看到床上及地上躺着兩個人，火把光照映下，清楚地看到躺在床上的是個女子，倒在地上的是個男人——一個赤身露體、頭上紮了一個道髻的男人。

絕無疑問，那男人是一個出家人——道士。

那一絲不掛的道士經已氣絕身亡。那些跟隨梁日升走入房間瞧的六七個鎭民，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個道士頸上擱着一把利劍，右手緊握劍把，劍刃割入喉頭內，流出來的血淌在地上一大灘，雙眼睜瞪，嘴巴張開，任誰也看出，那道士是刎頸自殺身亡的。

那道士死得醜態畢露。

床上的女子也「好看」不到那裏，亦是全身赤裸，唯一不同的是，那女子不是仰躺着，而是側身躺着，不至於讓人一覽無遺，心胸部位插着一根金簪，似乎還活着，因爲梁日升等人在走入房間後，又聽到一聲微弱的呻吟——發自那女子的口裏。

看到房內的情形，梁日升等人莫不呆住，瞪着眼好一會才回轉過來，有人馬上跑出房外大叫：「快來呀！這裏有一男一女死了呀！」

梁日升最先鎭定下來，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是急急抓起扔在床上及地下的一件道袍和衣衫，分別蓋在道士跟那女子的身上。免得待會所有的人跑來看的時候，不大雅觀，教人尷尬。

這時候，床上那女子又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

梁日升不知如何是好，唯有待師父公孫豹過來再說。

那幾個鎭民已低聲議論起來。

「兩個……都赤身露體，共處一室，分明……不用說也知道是怎麼回事。」

「出家人居然幹出這種……淫行，死有餘辜！這牛鼻子總算知錯——自殺身亡，要不，絕不放過他。」

「那女子一定是羞憤難禁，無面目活下去，用金簪自殺，但死不了。好可恨的牛鼻子！幹下那等喪德敗行之事，自己一死了之，却不想想，他不但玷汚了那女子的清白，也幾乎害了那女子一命，就算死十次百次，也不能贖其罪孽！」

公孫豹跟其他到各處察看的人很快便先後趕到後進那個房間。

梁日升馬上對師父公孫豹道：「師父，床上那個女子似有氣息，地上的牛鼻子則早已氣絕身亡。師父快去瞧瞧那個女子是否還有救。」

公孫豹來不及辨認地上那個道士的樣貌，救人要緊，立刻走到床前，先探一下那女子的鼻息，已氣若游絲，雙眉不由皺起來，恐怕很難救活，無論如何，也要試一試，當下從身上拿出一個小小的瓷瓶，邊從瓶中倒出兩顆藥丸，邊對弟子道：「日照，快去拿碗水來。」

周日照答應一聲，轉身擠出塞滿了人羣的房間。

乘這空隙，梁日升對公孫豹道：「師父，這女子心胸要害處插着一支金簪，全身赤裸，看樣子是羞憤自盡。師父要不要看看她的傷處？」

公孫豹猶豫了一下，點點頭，悄悄揭開蓋在那女子身上的衣衫，仔細看了那女子豐膩的胸脯上插着金簪的傷處一眼，馬上放下揭起的衣衫，臉上神色凝重。「金簪刺入的地方，肯定刺入心臟要害部位，要救活她，恐怕很難。」

雖則看到那女子的玉體和誘人的胸脯，公孫豹却沒有半絲邪念，他只擔心救不活那女子。

周日照拿了一碗水走回來，公孫豹吩咐梁日升將那女子的身子扳轉——仰躺，公孫豹捏開她的嘴，將兩顆藥丸餵入女子口中，接過那碗水，灌了兩口，轉身對擠在房中的人羣抱拳道：「衆位鄉親，請退出房外，以便公孫豹救人。這麼多人擠在房內，會妨碍我運功救人。」

事實上，房內擠了近四十人，空氣混濁，加上衆人你一言我一語說個不停，語聲喧嘈，不要說是一個氣息奄奄的人，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也忍受不住。

衆人雖然想看公孫豹如何運功救人，但都不好不聽公孫豹的話，紛紛退出房外。

公孫豹忽然對一個走在後面的婦人道：「這位大嫂，請慢走一步，勞煩你替床上那女子穿回衣衫。」

那婦人點點頭，公孫豹招呼五個弟子走出房外。

那婦女替女子穿上衣衫，便慌忙走出房外知會公孫豹。說實話，地還上倒着一個赤身露體的道士屍體，她怎不恐慌，那敢多留。

公孫豹吩咐四個弟子守在房門前，梁日升幫他救那女子。

公孫豹要梁日升扶穩那女子，然後跳上床，坐在女子背後，雙掌抵在女子的背心上，運功將眞氣輸

入那女子體內。

站在房外的人忍不住好奇，紛紛將窗紙戳破，往房內瞧。

只有一支香工夫，那女子終於臉上有了血色，軟綿綿的身子也「硬」起來，口裏接連發出幾聲呻吟。

公孫豹緩緩收回雙掌，着梁日升將那女子放下。

那女子才躺回床上，雙眼已緩緩張開來，口裏又發出一聲呻吟，梁日升喜道：「師父，她醒過來了。」

那女子確實從昏迷中醒過來，不過，兩眼黯淡無神，公孫豹看到她的眼神，暗自在心裏嘆口氣：可惜，始終救不了她。

趁着那女子醒過來，公孫豹急急俯身對那女子說道：「妳是誰？到底怎麼回事？妳怎會在這裏？」

那女子才張口，一縷鮮血便從她口角淌出來。兩眼毫無神彩，遲緩地溜溜公孫豹師徒一眼，語聲沙啞地道：「妾身……顧玉蓉，夫名……江俠……儒……妾身……」由於氣息既促又弱的關係，那女子無法說下去。

公孫豹忙着梁日升拿來那碗水，餵顧玉蓉喝下一口水。

喝下一口水的顧玉蓉似乎好了一點，嘴唇嗡動幾下，又說出話來：「妾身……不知道怎會……在這裏……那臭道士……給……妾身……」

公孫豹雖然不認識江俠儒其人，但却聽聞其名。此刻他無暇理會這些，他只想在顧玉蓉咽氣之前，從她口裏知道多些事情。「江夫人，那道士是誰？」

顧玉蓉好一會才答道：「武當派的……七指……道士……」

「七指道長施會修！」梁日升脫口失聲叫起來。「名門正派的出家人，怎會幹上這樣事？」

聽聞那白袍的道人是武當現任掌門人一陽道人的師弟七指道人，公孫豹心頭驚跳一下，他怎也料不到，在江湖上享有清譽的七指道人，居然會幹上這種傷德敗行之事。這事若傳到江湖上去，武當派的名譽便大大受損。

「日升，快去看看那道士的左手是否只有三指，右手缺了尾指？」公孫豹對梁日升說。

梁日升立刻走到那個死道人的身前，蹲下去，揭起那件道袍，細看那隻左手是否只有三指。

公孫豹跟着又問顧玉蓉：「江夫人，七指道長可是自殺的？」

顧玉蓉無力地眨動一下眼皮，「妾身……醒過來時……便瞧到……他倒地身亡……不知……是否自刎……妾身無面目見……拙……羞憤之下……拿金簪……自刺……」

「師父，七指道長左手確實只有三指。」梁日升抬頭向師父說。

公孫豹看一眼徒弟梁日升說道：「日升，再看看道長的右手是否缺了一隻尾指。」

梁日升再去瞧看七指道人握劍的右手，果然缺了一隻尾指，抬頭向公孫豹道：「師父，你說對了，右手果然缺了一隻尾指。」

公孫豹忽然低頭向顧玉蓉連聲呼叫：「江夫人，江夫人！」

梁日升急忙站起來一看，只見顧玉蓉全身抽搐，口裏接連吐出幾口血，臉色灰敗，雙眼雖然睜大，但眼神已渙散，看來活不成了。

「請……告……拙夫……替妾身……向武……當……討……」顧玉蓉口裏斷斷續續吐出一串含糊不清的話，突然間全身劇烈地抽搐一下，頭一歪，咽了氣。

「師父，快救她！」梁日升緊張得大叫一聲。

公孫豹搖搖頭，嘆口氣。「她已經死了，她自傷要害，就是大羅金仙也救不活她。」跟着又吁口氣道：「發生了這件事，恐怕不但武當派聲譽受損，只怕江俠儒跟武當派沒完沒了！」

梁日升道：「師父，咱們怎辦？」

公孫豹道：「當然是派人分頭通知武當派和『妻奴』江俠儒，咱們既然碰上這件事，當然要盡一點江湖道義。」

「師父，兩個……死人呢？」梁日升問。

公孫豹道：「待明天着人找兩個仵工來，買兩副棺木，暫時收殮入棺，停放在這裏，待武當派的人和江俠儒到，交他們處置。」

跟着他又對梁日升道：「日升，你跟日照夤夜策騎趕去樊城告知耀武堂柴堂主，在咱們這裏發現了江夫人的屍體。你還記得兩日前，柴堂主曾派人來，請托爲師找尋江夫人的行踪下落？」

梁日升點點頭。「師父，弟子跟三師弟馬上趕去耀武堂。」

* * *

秦、江兩人本來已睡了，但被一陣急促的拍門聲驚醒才知道有人找江俠儒，原來是耀武堂柴丹派手下來找他倆，請他倆火速趕去耀武堂，因剛接到江妻——顧玉蓉的消息。

江俠儒聽說有妻子的消息，興奮得手舞足蹈，像個得到心愛之物的大孩子那樣，連鞋子也來不及穿好，便急急往客棧前面走去。

秦晋看到江俠儒得意忘形的樣子，不由搖頭暗笑，跟着往外走。

來到耀武堂，只見耀武堂前面廳堂燈火明亮，秦、江兩人隨着那

個去找他們的耀武堂門下走上廳前，只見柴丹急急從椅上站起來，向兩人抱拳道：「深夜着人去找兩位，驚擾了兩位好夢……」

江俠儒急不及待打斷柴丹的話，「柴堂主，是否有拙荊的消息？」眼中充滿了期待。

柴丹點點頭。「江兄、秦兄，請坐下再說。」

江俠儒那還有耐性坐下才說，焦急地道：「柴兄，請說啊。」

柴丹拿眼瞧着江俠儒，眼神一下子沉重起來，「江兄，柴某不知怎樣對你說……」

觀言察色，江俠儒馬上猜到可能不是好消息，心頭一緊，疾聲道：「柴堂主，請有什麼說什麼，拙荊不是……」神色異常緊張。

秦晉也從柴丹的神色看出有點不妙，但他沒有說什麼。

柴丹吁口氣，緩緩道：「江兄，柴某剛接到青溪鎮金鷹公孫兄着人帶來一個消息，江兄，請千萬要鎮定，消息說……發現尊夫人在鎮上一座置空的宅院內……」

江俠儒急不及待道：「柴兄，江某立刻趕去青溪鎮……」

柴丹忙擺手道：「江兄，請聽完柴某的話才動身不遲。」

秦晉也道：「江兄，急也不在一時啊。且聽柴堂主還有什麼話要說。」

柴丹神色凝重說下去：「江兄，尊夫人給人發現在那座空宅院內自殺傷重，搶救終不治身亡……」

「什麼？柴堂主你再說一遍？」江俠儒雙眼大睜，神態驚急駭恐。

「江兄，柴堂主說，尊夫人自殺傷重不治身亡。」秦晉雖則大驚失色，仍然語聲鎮定地代柴丹簡單地重復一遍。

「不，我不相信！」江俠儒全身劇震一下，陡地大叫一聲：「蓉妹！」雙眼往上翻，一口氣透不過來，翻身跌下去。

「江兄！」秦、柴兩人同時驚呼一聲，離座搶到江俠儒身前，扶起昏迷過去的江俠儒。將他放在一張椅上。

「柴兄剛才的話，可是眞的？」秦晉明知柴丹不會跟江俠儒開這種玩笑，仍然忍不住問。

柴丹透口氣。「此事千眞萬確。兩日前柴某曾派門下到青溪鎮公孫兄處，請他幫忙找尋江夫人的行踪下落，公孫兄於傍晚時發現了江夫人在鎮上一座空宅院內，於是立刻派兩個門下夤夜飛騎趕來告知柴某。秦兄，這種事柴某怎敢兒戲！」

一頓，又道：「詳情待救醒江兄後，再詳述。」

兩人很快將江俠儒救醒過來。

江俠儒才醒轉過來，立刻張口悲呼：「蓉妹……柴堂主，你說啊！她有沒有死……你剛才不過跟我說笑吧，江某不相信你說的是眞話！」跟着跳起身來，狀似瘋狂般，往外便跑，幸好秦、柴兩人早有防備，急忙將他攔住。「江兄，請節哀順變。難道你不想知道尊夫人是怎樣死的？」秦晉正容看着痛不欲生的江俠儒。

江俠儒忽然號啕大哭起來。

秦、柴兩人不知如何勸慰他，只好任由他哭個夠。

江俠儒大概哭累了，終於慢慢止住哭聲，神態顯得呆木，口裏喃喃道：「蓉妹，你既已不在這個世上，好比鳥兒折了翼，爲夫的活下去還有什麼意思。蓉妹，等等我。在天不能成爲比翼鳥，我跟妳在地作連理枝吧！」

柴丹皺起眉頭，突然喝道：「江兄，難道你不想替尊夫人報仇？」

柴丹那句話有如暮鼓晨鐘，將江俠儒從深深的悲痛及迷惘中震醒過來，身子突地抖震一下，伸手一把抓住柴丹一條手臂，狂暴地道：「說，江某妻子是怎樣……給人殺死的？」彷彿眼前的柴丹就是殺妻仇人。

柴丹給江俠儒抓得齜牙咧嘴，一副痛不可忍的樣子。秦晉忙對江俠儒道：「江兄，你這樣抓着柴堂主，痛得他說不出話來啊。快放開手，好讓柴堂主說話。」

江俠儒仍然死抓住柴丹的手臂不放，狂怒地道：「說！說呀！」

秦晉不得已，出手將他點倒，才一手扶住他，不讓他跌倒。「柴兄，幫忙扶他在椅子上坐着。」

柴丹噓口氣。「江兄大概悲痛得瘋了。」邊說話邊幫忙秦晉將江俠儒扶到一張椅子上，讓他倚坐着。

柴丹邊搓捏被抓痛的手臂，邊擔心地道：「秦兄，江兄這個樣子，若是看到他妻子的屍體，恐怕會悲痛得失去了理性，你說，如何是好？」

秦晉看一眼暈迷過去的江俠儒，搖搖頭，嘆口氣道：「想不到他會傷心得失了理性，可是，總不能不讓他去看看亡妻啊……」

「秦兄，柴某恐怕到時他不知會幹出什麼事來。」柴丹一臉擔心神色。

秦晉想想，說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先將他的氣海、丹田等穴點了，令到他不能運功發勁，那他縱有失常的舉動，也不致弄出什麼意外來。」

柴丹點點頭。「唯有依秦兄這個辦法去做。」

秦晉道：「柴堂主，是否夤夜

趕去青溪鎮？」

柴丹點頭。「早有此意，馬車早已準備好。」

秦晉道：「柴兄，咱們立刻動身。」說時已將江俠儒扶起來，背在背上。

柴丹移步往外走。「秦兄請跟柴某來，在路上再跟你詳述公孫兄發現江夫人的情形。」

＊　＊　＊

三更前，馬車載着秦、柴、江三人趕到青溪鎮。

恐怕江俠儒給解開被點的暈穴後，不知會幹出什麼傻事來，秦晉沒有解開江俠儒給點封了的穴道。

馬車馳到公孫豹開設的「教場」大門前停下來，兩個大概在門前等候的弟子馬上走到馬車前，向跳下馬車的柴丹抱拳躬身道：「柴堂主，晚輩師父一直等着，待晚輩先進去知會師父一聲，出來迎接……」

柴丹忙擺手道：「怎敢勞動令師出來迎接，柴某多得令師幫忙，致令飛騎將消息迅速送到敝堂……」

話未說完，公孫豹已哈哈笑着大步從大門裏面走出來。「柴兄，你我相交多年，還這麼客氣？既爲同道知交，當應守望相助啊！」

「公孫兄，打擾了。」柴丹急忙往大門前走去，向自大門內走出來的公孫豹抱拳施禮。

公孫豹急急抱拳還禮。「柴堂主，請恕失迎……」

柴丹笑道：「公孫兄剛才還說柴某客氣，這麼快便忘了？」

公孫豹哈哈笑道：「柴兄，這叫自掌嘴巴！」

柴丹亦哈哈笑起來。

突然間省起隨着他跳下馬車的秦晉站在他身後，柴丹忙笑着偏身對公孫豹道：「公孫兄，只顧跟你說話，忘了向你介紹一位朋友。」

一頓，伸手指着秦晉。「公孫兄，這位秦兄就是江湖上人稱劍刀縱橫、四海游龍的秦晉。公孫兄該聽聞秦兄的大名吧？」

公孫豹抱拳向秦晉道：「秦兄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有幸得識秦兄，幸甚。」

秦晉忙抱拳還禮。「秦某一介江湖浪客，公孫兄抬舉了。秦某很高興認識公孫兄。」

柴丹轉頭向馬車看一眼。「公孫兄，柴某還帶了江俠儒兄一起來。」

公孫豹兩眼一睜，目光移落馬車上。「江俠儒兄來了那就好了。江兄怎不下車？」目光一轉，疑惑地看着柴丹。

柴丹道：「公孫兄，江兄給秦兄點了暈睡穴，待柴某跟秦兄將他扶下馬車，安頓他之後，再跟你詳說點倒江兄的因由。」

秦晉道：「柴堂主，不用勞動你了，待秦某背他進去便成。」

柴丹執意要跟秦晉一起扶江俠儒進去，秦晉只好由他，兩人左右扶着江俠儒進入公孫豹的「教場」內。

公孫豹「教場」頗大，進門是個可容百人的大場院，練武廳內放置了不少石鎖石擔刀槍之類，將江俠儒放在一張敞椅上，再招呼柴、秦兩人坐下來。喝過茶，公孫豹不等柴、秦兩人詢問，便向兩人詳述一遍發現江妻顧玉蓉的經過及搶救無效、江妻臨死時說的幾句話。

柴丹亦說出將江俠儒點了暈睡穴的因由。

兩人聽完公孫豹的敘述後，大感震驚。「公孫兄，武當七指道長素享清譽，被譽爲武林一代劍術宗師，造詣猶在其掌門師兄一陽道長之上，他怎會幹出這種喪德敗行，自毀聲譽的禽獸行爲？簡直匪夷所思！」

秦晉雖然也不大相信七指道長會幹出如此不堪的事，但却不怎樣驚詫。在江湖上浪蕩了這些年，什麼光怪陸離，不可思議的事情都見識過。「公孫兄，可否勞駕帶秦某跟柴堂主、江兄到那裏看看？」

（未完‧二）

上文提要：展玉翅見到劉家寨的寨主後，曉以大義，劉寨主認爲重選綠林盟主是大事，不聽勸告，並請出前來助拳的郝拓等人，展玉翅運用謀略分化瓦解對方……管飛星等人見展幫主久久沒有下山，擔心他的安危，强行闖寨，與展幫主會合後，抓住劉家寨頭目劉註審問，曉以利害……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天下第一幫

欲成霸業練毒功　生啖胎兒喪天良

典鰲又說道：「沈鶴只憑己之好惡行事，正邪兩道都曾得罪過。三年前我便聽人提過此人……」

蘇義截口道：「既然如此，便先不說他了，咱們只問樂知足是否還在山上？」

典鰲道：「你們得到之消息確切！據派去齊雲山調查的弟子飛鴿傳書謂，沈鶴早一旬間已經下山，跟他一起下山的是一位五十歲之乞丐！」

管飛星又問：「消息是否確實？」

「他們是向山下樵夫調查的，那天剛好有個樵夫要上山砍柴，在山路口遇上沈鶴他倆。那樵夫跟沈鶴頗爲熟悉，平常替沈鶴買些日用品，後來細作依址找到沈鶴隱居之地，發現門已鎖上了！」

展玉翅此時才開腔：「可知他倆去何處，或往何方去？」

「那樵夫也不知道！」典鰲道：「不過屬下已派了不少弟子去追踪，帮主多住兩天，大概便有消息回來！」

展玉翅道：「你替本座發信鴿予合肥、蕪湖及銅陵分舵，要他們也派人跟踪！」

「是！」典鰲連忙出廳下達命令，他又立即回來問：「帮主，這樂知足是『天府不怕窮』的帮主，算起來跟咱們都是伍公子弟，爲何要……」伍公是戰國時代的伍子胥，一家遭楚王殺害，他逃出，落難於蘇州，以吹簫乞討爲生，被後代乞丐視爲祖師爺。

當下展玉翅把樂知足勾結諸葛神的事，扼要地告訴他。「咱們不是要介入綠林紛爭，只是預防樂知足另有圖謀，若他所作所爲不是爲了個人私利，不會損害天下叫化子之利益，不影響丐帮，咱們便不管，否則當然要小心對付！」

典鰲頷首。「不錯，『天府不怕窮』很富有，他們不愁活不下去，巴巴地跑來這裡涉入綠林盟主之爭，必有圖謀，九成是要利用綠林的力量，來達到其目的！哎，這事可還十分嚴重！」

蘇義插腔道：「不但他來了，他手下大將幾乎空巢而出！帮主，屬下愚見認爲，應該把此消息通知總舵，要他們小心提防！」

「好，此事便交由你去辦，順便問問總舵，有沒有急事大事。」

這頓晚飯一直吃至二更才散席，衆人各自回客房休息。次日，展玉翅因沒有什麼事，便開始指導管飛星、蘇義和典鰲的武功。

第二天，派去安慶的弟子已開始有消息回來，可惜却還未找到樂知足與沈鶴之踪跡。

第三天下午，有位弟子拿來飛鴿傳書，說聽人講樂知足往東北方

前進，該弟子正追下去。

管飛星看到信之後，自言自語地道：「往東北方太籠統也太大了，實在不好猜。」

忽然典鰲脫口道：「他倆不會去咱們總舵吧！」

管飛星道：「憑他兩個人也敢去撒野？諒他沒這個膽量！帮主你看呢？」

展玉翅不直接答覆，只道：「明早咱們起程，也往東北方去。」

蘇義問：「回總舵麼？」

「先走着再說，請典分舵主隨時跟咱們聯繫！」

翌日，衆人吃了早飯，正想離開，不料合肥分舵有信鴿至，原來是轉來總舵的信，要各分舵若知帮主的下落，就請帮主到「齊魯丐帮」去一趟，蓋齊英明帮主已幾番來信邀請，並表示有急事商量。

展玉翅回頭對典鰲道：「回信總舵，就說我立即去『齊魯丐帮』一下！咱們一齊去。」典鰲應了一聲，把六袋乾糧掛在鞍上，然後揮手分別。

六騎人馬風馳電掣向東北方急馳。由於典鰲準備了清水及乾糧，是以六人在路上也不打尖吃飯，人馬累了只在路上稍作休息，又繼續前進。到了次日凌晨，便至合肥城外。因城門尚未開，蘇義把一個叫老胡的手下留在城外看守馬匹，其餘之人便踰牆入城。

蘇義到分舵拍門，過了好一陣，只聽有個不耐煩的粗暴問聲：「誰呀！三更半夜的好不煩人！」

蘇義說聲道：「快開門！我是總堂白鴿堂副堂主蘇義，陪着帮主來了！」

也許是帮主兩個字夠嚇人的，大門立即打開，那是個上了年紀的老丐，一見帮主，睡意全消，垂首道：「不知帮主大駕光臨，屬下……」

展玉翅忙止住他。「不必緊張，這是本座不近人情！鮑分舵主在嗎？」

「在，舵主在內堂睡覺，待屬下去請他！」那老丐匆匆關上大門便往內堂跑，展玉翅等人則自己上聚義廳。

展玉翅的出現太突然了，鮑譽以爲出了甚麼大事，邊跑出來邊披衣，「帮主夤夜駕臨，莫非有甚麼急事？」

展玉翅忙道歉，「是咱們貪趕路，錯過了宿頭，是以索性趕來您這裡！嗯，你的飛鴿傳書我收到了，總舵是否有說齊英明何事邀請我去『齊魯丐帮』？」

「聽說齊英明有急事找您，不但寫信，還親自派人到總堂請駕，可惜碰到帮主又去武當，至於是甚麼原因，他又不肯透露，總堂有人贊成帮主去，也有人反對。」

管飛星問道：「反對的是甚麼理由？」

「有人認爲齊英明這般神秘，必有陰謀，不欲帮主去冒險。」

展玉翅反問：「你看法如何？」

「屬下愚見認爲帮主應該去，不過，可多帶幾個人去比較安全，若不去，萬一人家好意，還是有求於咱們，也不至於失了禮數，傷了和氣。」

「有道理，你明早給我傳信鴿，請總舵派十來個人，要精英人員，備上一份厚禮，趕到齊魯丐帮，今夜至此爲止，先休息一陣，明天午後趕路。」

* * *

「齊魯丐帮」在山東濟南城，分舵遍佈山東全境，自古以來，山東響馬天下聞名，山東叫化子數量也很可觀，是故「齊魯丐帮」無論實力及人數，在衆多丐帮中，都是出類拔萃的。

今日丐帮之實力雖然已十分強盛，隱隱然有第一丐帮之勢，但「齊魯丐帮」多番求見展玉翅，也算不了甚麼高攀。

一羣人馬，一直向東北方向進發，而接到的飛鴿傳書說明，樂知足也是同樣去向，且有消息說在樂知足身邊的人越來越多。

管飛星脫口道：「莫非樂知足第一個要對付的是齊英明？也許他聽到甚麼風聲，是以向咱們求救？」

蘇義道：「他幾時向咱們求救過？」

「傻蛋！他一直要見帮主，說不定是有求於咱們，祇是不好意思當着咱們的面講。」

展玉翅在後面聽到，皺眉道：「飛星之推測有點道理，如此說來，『齊魯丐帮』情況可能要糟了。」

老胡道：「帮主不必擔心，『齊魯丐帮』高手如雲，可不是好吃的菓子，樂知足未必會嚐到甜頭。」

管飛星道：「那老狐狸謀定而動，他不會打沒把握的仗！別看他祇有幾個人，可能諸葛神在暗中替他調兵遣將！」

展玉翅心頭更急道：「你們讓出一匹馬給本座，我先趕到前頭去，你們在後面跟來。」

蘇義脫口道：「帮主，急也不急在一時，而且他們人多，你孤身一人……」

展玉翅截口道：「所謂救兵如救火，怎能不急？誰說我是一個人？『齊魯丐帮』的人，難道會袖手旁觀不成？老胡，你把馬給我。」

老胡祇好乖乖地把馬讓給他。

展玉翅騎着一匹拉着一匹急馳而去，管飛星一直跟在他後面，可

是時間一長，展玉翅因爲有馬可換，管飛星坐騎力衰之後，便漸漸跟不上，一個時辰之後，已連展玉翅的背影也看不見。

展玉翅沿途換馬急馳，速度果然快了許多，爲了救人，他不敢多躭擱，沿途買乾糧在路上果腹，曉行夜宿，不一日已到了山東境界，心中忖道：「我如此趕路，不知是否已趕在樂知足他們前頭？可惜離開蘇義，不能收發信鴿，不知消息了。」

看看濟南城已在望，展玉翅恐太引人注目，便在城外把馬匹賤價賣掉，然後步行進城。

城內之叫化子果然甚多，既有在乞討的老弱婦孺，也有三五成羣之青壯年乞丐在城內巡視，展玉翅隱約嗅到大戰前夕之味道，他抓住一位乞丐問道：「在下乃江南丐帮帮主展玉翅，欲拜訪貴帮主齊英明，請問貴帮總舵在何處？可否帶個路？」

那叫化子吃了一驚，看了他幾眼，隨即向展玉翅行禮，「展帮主好，請跟小的來。」他又向同伴打了個眼色，那叫化子快步飛跑，大概是先回去報訊了。

展玉翅隨那乞丐步行，心中估量樂知足應該還未到達，略爲放心地問道：「在下見貴帮弟子均三五成羣，氣氛緊張，是否有甚麼事發生？」

那叫化子支支吾吾，「帮主還是問敝帮主吧，小的職位低微，不大清楚，也不便多說。」

展玉翅料不到他是那麼老練，暗叫一聲好，正想換個話題，忽聽那叫化子道：「展帮主，敝帮總舵到了。」他伸手向前面一座破舊的大院子一指。

估計那本是富貴人家之家宅，大概家道中落才淪爲丐帮的。那乞丐卻自己先說起來，「這宅子是本帮一名弟子之祖業，是他捐獻給本帮的，裏面有九十九間房子，就是破舊了一點，帮內有人建議修葺一下，但帮主不同意，說這樣才符合本帮之身份……咦，咱們帮主出來迎接您啦！」

展玉翅抬頭一望，祇見一位四十左右年紀的漢子，衣衫雖然破舊，但相貌堂堂，英氣迫人，蓄有一撮短髯，更添英武。他連忙上前，不料那漢子已至前拱手行禮，「不知展帮主大駕光臨，請恕齊某有失遠迎了。」

「不敢不敢，展某來得冒昧，尚希帮主莫怪。」

「那裡那裡，展帮主丰采，齊某早已渴欲一見，祇是機緣不巧，幾番見不上面，今日得以相見，當眞快慰平生！」齊英明言畢仰頭一陣大笑，伸手在展玉翅肩上連拍兩記，甚爲熱情，又執其手道：「展兄請到裏面再說話。」

展玉翅見他言談不俗，又豪爽英武，也頗有相見恨晚之感，發覺他跟郝拓、龔善貧、沙連水及歐陽福達大不一樣，難怪年紀輕輕便能統率數千帮衆。

當下展玉翅隨他先進聚義廳，分賓主坐下，齊英明立即着人端酒，「展兄，今日有幸相識，非先乾三杯不可，稍候吃飯時，咱們再來盡歡！」他滿滿地斟了兩杯，先取一杯，「齊某先飲爲敬了。」他喉頭骨嘟嘟地響着，一大杯便喝乾，展玉翅不敢怠慢，亦趕緊把另一杯喝了。

「痛快痛快！展兄果然性情中人也！」齊英明又把酒斟滿了，「再來！」

各自乾三杯，齊英明下令，「通知帮內各堂堂主，若在附近地界的，晚上都須趕回來替展帮主接風，副帮主回來了否？」

外面有人呼道：「副帮主回來啦！」

展玉翅轉頭望去，俄頃便見一位花白鬍子，精神奕奕之老丐，背負一口巨大的酒葫蘆，健步如飛地走進來，人未至而聲先至，「展玉翅帮主在哪裡？」

展玉翅忙長身道：「何副帮主，展玉翅正是在下。」

「齊魯丐帮」副帮主何金鋒跳了起來，一把將展玉翅抱住，上下看個不停，「不錯，不錯！果然是位人才，當眞是咱們叫化子的福氣！」

展玉翅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聽此言更覺汗顏，連忙道：「何前輩聲名遠播，玉翅聞名已久，亦心儀多年，此番前來正想向前輩請益，實不敢當您的盛讚。」

「小夥子，你還跟我客氣！孩兒們，快給我端酒！齊帮主，你也陪老朽敬他三杯。」

齊英明笑道：「何老，英明來不及等你，已先敬了他三杯了，你老……」

「甚麼話！你三十杯也不會醉，喝三杯又有甚麼打緊？快來快來，你們平日手腳都挺勤快的，今天爲何這般慢？老爺子可要發脾氣了。」

齊英明笑道：「副帮主性子一向很急，展兄幸勿見怪。」

「小弟自小便十分欣賞這種性子的人，可惜學不來，眞是何怪之有。」

言畢衆人相顧大笑，接着便又乾起杯來，三杯已盡，何金鋒老臉微微泛紅，又問：「齊帮主可有着人準備接風宴否？小顧呢？他們爲何都不在？」

齊英明笑道：「別急，總堂主

有事出去一下，一切均準備好了，何老，你也讓展兄坐下吧！」

「是極是極，你瞧我眞是老糊塗了！展帮主快坐下！」

三人重新入座，何金鋒問道：「展帮主，聽說你去武當山了，這次是由武當山直接來的？」

「不，是由桐栢山劉家寨來的……」

展玉翅話未說畢，齊英明已截口問道：「展兄，在下聽說你是出身於武當，因張三奇上武當報仇，是以你趕着去助拳。」他頓了一頓續問道：「這一戰，勝負到底如何？」也難怪他，武林人最關心的就是這種事，連齊英明也免不了俗。

何金鋒搶着道：「當然是小展打贏啦，否則他還來得了？」

「前輩太過獎了，其實在下武功實不能與張三奇相提並論，祇是他人已改變了，祇來證實他的武功是否高過武當，並非去殺人報仇的。」

何金鋒詫異地哦了一聲，「那魔頭武功眞的這般厲害？你能抵擋他幾招？」

展玉翅輕輕搖頭，「以前他是魔頭，如今既已改變，便不該再稱其爲魔頭了。嗯，眞正的高手比鬥，並不以招數多寡論功力深淺，因爲武功到了頂峯，雙方所爭的祇是『抓住時機』及『不露破綻』八個字。」

何金鋒道：「這個老朽便不懂了，還請你解釋以開茅塞。」

「其實這兩句是相輔相成的，先保自己不露破綻，而當對方偶然露出破綻時，就抓住機會，給予致命之一擊！」展玉翅侃侃而談：「普通人打鬥，以力以形相持，層次分明，高下易判；高手相爭因爲祇在一瞬間，是以便對其他附屬條件亦要求很高了……」

這時連齊英明也被引出了興趣，忙問：「甚麼叫做附屬條件？」

「這是小弟胡亂杜撰的……比如打鬥前之精神、心情，比鬥時體力、反應以及精神是否高度集中；自信心、必勝心是否足夠，小弟都將之列入附屬條件，比喻甲是天下第一高手，乙可能跟他祇鬥了三招便落敗，丙卻鬥了數十招才落敗，這並不能證明丙的武功一定比乙高，因爲乙在大戰之前，可能已有所消耗，比鬥當中也許受到環境或心情影響，而未能做到天人合一之境地，是以甫接觸便被對手找到破綻，因而落敗，丙則與乙完全相反……」

「有道理！高見！」齊英明嘆息道：「眞是聽君一席話，勝讀萬卷書。」

何金鋒笑道：「老朽祇略識皮毛，不懂讀書，是以應該說聽君一席話，勝喝千壺酒，勝打萬回架！」言畢衆人都大笑起來。

齊英明道：「張三奇能改邪歸正，那實在是武林之福！齊某一直希望能跟他一戰，看來這個心願是難以完成了！」言畢又輕嘆一聲。

展玉翅笑道：「他日有機會，小弟介紹你與他認識，也許齊兄能如願以償！」說着話，一位中年漢子走了進來，個子不高，濃眉下的一對眸子閃閃生光，一望便知是位聰明精幹的人物，經介紹原來是總堂主顧笑天。

賓主又寒暄了一下，顧笑天低聲對齊英明道：「老費和老趙他們都準備得不錯。」齊英明點頭着他坐下。

展玉翅故意問道：「不知樂知足此人，齊兄是否認識？」

不料齊英明竟然反問：「展兄認識他嗎？」

「祇曾聞名，未曾謀面。」展玉翅乃將雙馬寨及劉家寨之行的見聞告之，「小弟深恐樂知足另有圖謀，是以專程來與齊兄商量。」

齊英明輕嘆一聲：「展兄果然聰明，事實的確如此，以樂知足之爲人，又怎會無端端爲綠林之事勞師動衆？」

「難道齊兄早有所聞所覺？」

何金鋒憤憤不平地道：「那斯野心極大，要與咱們合作，東北西南互爲犄角，統一天下丐帮，是以咱們三番四次去找你，可惜你都不在。」

「統一天下丐帮應是好事，此事若能成功，則丐帮將成天下第一大帮矣，叫化子們再不用受人欺侮！」展玉翅誠懇地問道：「不知爲何齊兄不答應？」

何金鋒道：「那廝野心勃勃，咱們幫他打下江山，他回頭便會來對付咱們。」

齊英明道：「齊某對樂知足深具戒心，他若是一切爲丐帮着想，在下自然贊成，設法說服兄弟帮聯盟，可是我怕他統一丐帮祇是幌子，目的是利用丐帮，替他完成霸業！聽說此人練成了毒功毒掌，十分厲害，巴巴地趕來中原，可見其志不小。」

展玉翅道：「小弟自敝帮安慶分舵處得到消息，樂知足到齊雲山邀他師弟沈鶴下山，一路向東北方前進，沿途又增加了好幾個人，因恐他欲對貴帮不利，是故兼程趕來，尚幸是虛驚一場！」

顧笑天道：「展帮主慶幸得太早了，咱們也已得到消息，這廝帶了十來個人，快則今晚抵達，慢則明早將會進城！看來其勢洶洶，必無好意，否則何須帶這麼多人來？不過敝帮也不會束手待斃，咱們已

有準備，祇要他們進城，便管教他們來得去不得！」

齊英明雖然豪邁，但粗中有細，連忙提醒顧笑天，「千萬不可大意，吩咐下面的人，須提防他們使用下三濫的手段，遇到樂知足最好是智取！」

何金鋒道：「昨天老朽也很擔心，不過小展來了之後，老朽便放心了，我就不信他有三頭六臂！」

展玉翅也道：「所謂天外有天，一山還有一山高，在下也沒有把握能勝得了他，何況尚未跟練過毒功的人比劃過，恐不能當此大任！」

「小展你不必客氣，雖然老朽不曾見識過你之武功，但相信你在咱們這裡面，武功算是最高的了。」何金鋒剛說完，又連忙更正，「不，應該說是天下丐帮之中，武功最高的。」

這時候又陸續來了幾條漢子，都是「齊魯丐帮」的堂主級頭目，他們祇有旁聽的份兒，不敢亂插腔。

展玉翅忽然提出一個問題：「丐帮之中，有誰跟樂知足比過武，或眞正見識過他的武功？」

何金鋒道：「長安『蓋世窮家帮』上一任帮主尚窮便是死在他掌下的，還有『忠義窮不怕』前任帮主也敗在他掌下，當時那斯年紀還輕，今日功力料必更深！」

「他手下還有甚麼大將？貴帮應該比較清楚。」

「副帮主賀知山、總堂主鄔維庸、副總堂主蔣興元，他們不但武功不弱，且都十分能幹，還有一位堂主『黑豹』王浩更是驍勇善戰！這幾個人放在任何一個丐帮內，都有一二把手的資格。至於樂知足本人倒不常出手，人們認定他是高手，乃由其手下之表現作推論的！」齊英明道：「更可怕的是他還認識了不少高手，假如這些都肯爲他效命，則其欲統一丐帮，實在易如反掌，要統一武林，亦有實力。」

忽然一名乞丐走過來通報：「帮主，酒菜已備好，席設內廳，請入席。」當下由齊英明領路，賓主一齊到內堂小廳。

祇見廳內放着一張巨大的八仙桌，上面已放了十二道菜，酒更是少不了，衆人分座次入席，齊英明又舉杯邀飲，然後開始吃菜。

一位叫胡彪的堂主忽然道：「帮主，既然樂知足來者不善，咱們也可多備些暗青子應敵。」原來「齊魯丐帮」有一條帮規，是嚴禁使用暗器的。

當下齊英明沉吟了一下，終於答應，「咱們先禮後兵，在沒有撕破臉皮前，千萬不能動手！」

何金鋒道：「好啦！公事就談到此爲止，要談吃飽了再說，如今誰再說一句，便罰一杯酒！」當下放懷而吃，何金鋒頻頻勸酒，展玉翅內功精純，如今已不把杯中的酒精放在眼內，酒到杯乾，表現十分爽快，但他極少回敬。

齊英明乾咳一聲，「今夜喝酒適可而止，說不定還有場大戰！」這句話就像一道禁酒令般，再無人敢勸酒，衆人低頭一個勁地吃菜。

忽然一位中年漢子走了進來，在內廳門口探頭探腦，何金鋒問道：「小鵬，有消息嗎？」

雲小鵬是專管消息的快馬堂副堂主，祇見他快步走進來，低聲道：「帮主，那干人突然失去了踪跡，咱們正在到處找他！」

齊英明那對筷子立即停在半空，雙眼睜得像鴿蛋般大小，「甚麼？怎會突然消失不見？」

雲小鵬又驚又急又窩囊，臉上滿是汗珠，「屬下也鬧不清楚，他們好像是土行孫般，遁土不見了！」

齊英明對顧笑天道：「快下令，要守在總舵的弟子提高警惕！」回頭又問：「小鵬，負責跟踪他們的是甚麼人？在前面、左右監視的又是誰？把他們找來，仔細問個清楚！」

雲小鵬苦笑道：「這個屬下還懂得，但他們都死了……全都是一劍畢命，不是喉頭便是心房中劍！」

何金鋒插口問：「在遠一點的弟子呢？難道他們一點也沒發現？監視的弟兄是在哪裡被殺的？」

「就在十里外的三岔口上！穆堂主和劉堂主已趕去調查了！」

顧笑天長身道：「我走一趟！」

齊英明輕輕在他肩上拍了一記，這一記暗含着無限的關心和叮囑。顧笑天輕輕點頭，一切盡在不言中，他倆自出江湖便在一起，經歷過無數風浪，共生死，同進退，年輕時吃一缽剩餚，睡一個被窩，眞是情逾手足。

展玉翅道：「不如展某也跟你們走一趟吧！」

齊英明伸手一攔，「不，你還不宜暴露，再狡猾的狐狸也騙不過老練的獵人，咱們一定能將樂知足挖出來！」他又朝顧笑天及雲小鵬揮揮手，着他倆速速趕去現場。

何金鋒道：「來，咱們再吃，可惜今夜有廝殺，不能盡興了，待惡魔走後，老朽陪你再喝個痛快！」

展玉翅道：「不，今夜他們不會來，因爲他們這個動作，一定料到咱們會知道，既然知道當然會防備！」

齊英明道：「請問展兄，若他們再來，該會在甚麼時候？」

「要不便是如今，可收出其不

意之效，要不便將在幾天之後，待咱們鬆懈之後才猝然偷襲！」

齊英明回頭對一名堂主說：「快傳我口諭下去，再請弟兄們小心，特別是這半個時辰之內，萬萬不能有半點疏忽！」

內廳宴會依然繼續開着，外面已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崗，刀槍在握，一片緊張。時間一點一滴消逝，半個時辰已過，毫無動靜，但巡邏戒備中之「齊魯丐帮」弟子，並無半點鬆懈。

遠處已傳來二更之梆子聲，何金鋒再也忍不住，長身道：「散席吧！急死你爺爺了！」

展玉翅仍然面露笑容，「若用得着展某，請諸位報個訊！還有敝帮之精英，兩三天之內應該會趕來，屆時內外夾攻，就更加不怕樂知足了，除非他有甚麼絕活！」

齊英明目光一亮，回頭問道：「若眞的如此，明天請展兄到外圍攔住貴帮弟子，請他們先不要進城。」

何金鋒道：「何必由小展出面，速派幾個人分散出去，在半路攔截，若怕他們不信，最好請小展寫幾張手諭。」衆人均贊同，當下即由展玉翅一口氣修了七八封書信交給齊英明。

齊英明則交給副總堂主駱承德，「找幾個精明伶俐的弟子，化粧出城，不可被人看出破綻，展帮主的手諭不可丟失。」

何金鋒親自帶展玉翅到客房休息，「小展，老朽叫人送一盆水來給你洗澡，相信你已多天未洗滌過了。」

展玉翅大喜，他洗好了澡也不睡覺，坐在床上練功，連日趕路，他已多日未練過功，一運起功來，不休不歇，一直至東方大白才散功，但感精神百倍，身輕如燕。

忽然房門被敲響，他隨口道：「請進。」

沒想到進來的竟是何金鋒，展玉翅連忙下床，「前輩請坐。」

「不，很對不起，老朽要請你出大廳一下，這麼早要你看屍體，實在有點過意不去。」何金鋒乾咳一聲：「被樂知足他們殺害的本帮弟子之屍體，已搬回來了！」

「這有甚麼過意不去的？咱們武人見屍體還會少？請前輩帶路。」

當下兩人到了大廳，果見階前放着九具屍體，一望便知是丐帮的弟子，展玉翅心中忖道：「齊英明怎會這般大意，死後的弟子連衣服也不換一件？」

抬頭一望，祇見齊英明臉色眞是難看，那雲小鵬跟旁邊一位丐漢亦一齊低頭，乃是受了責罵。目光再落在屍上，果如雲小鵬所說，死者不是喉頭中劍，便是心窩被刺穿，不由脫口道：「好毒的劍！」

齊英明道：「請展兄上來。」

展玉翅展步上廳，邊走邊問：「齊兄，查出原因否？」他不見顧笑天，心生詫異。

「還在查！」齊英明問道：「展兄見識過這種劍法否？這幾名弟子輕功都非常過得去，但竟然無一倖免，奇怪的是他一個人如何跑三個地方，一口氣殺九個人！」

「這種劍法小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亦不知道這三組人相隔有多遠？」

齊英明拿眼望着雲小鵬和另一個丐漢，那丐漢便是快馬堂主，姓老名魯，他略爲抬起腦袋道：「背後那一組，距離應在半里，左右兩邊的弟子，亦有半里之遙，而左右兩組與背後那一組之距離，則將近一里！」

「半里之遙，在黃昏時分若無阻擋，應該能夠目及，照理殺了左邊的，右邊的便會知道而知難避開；殺了右邊的，左邊的也會閃開……」展玉翅道：「除非他們是兩個人！而這兩個人必是同門師兄弟，劍法才會一樣，做得才會差不多。」

齊英明道：「齊某亦是如此推論，但這種人，一個已難找，兩個就更加不可能無人知道。」

「顧總堂主尚未回來嗎？」

老魯道：「他獨自一個人還在附近調查。」

雲小鵬趕緊加上一句：「本來屬下要跟他一起去的，但被他趕回來，還說人多容易暴露，反爲不妥。」

何金鋒頓足道：「對方武功這般高，他孤身上征途，萬一被發現，不是死路一條嗎？趕緊派人去找尋。」衆人抬頭望着齊英明。

齊英明心中何嘗不急，但他相信顧笑天這樣做必有道理，亦相信他有全身而退之能力，是以略一沉吟便道：「不必去找，祇把網撒遠一點，一有風吹草動，便速來通知！」聲音忽然轉厲：「老魯、小鵬，准你倆戴罪立功！」

大廳內的人刹那間跑得乾乾淨淨，祇餘幾個搬屍體的弟子。

齊英明臉色陰沉，對方竟有如此高手，這一戰若不能避免，凶險可想而知，他坐在椅上，瞥了展玉翅一眼，暗道：「不知展玉翅武功到底有多高？」當下問道：「展兄請恕齊某唐突問一句，假如遇到那兩個使劍的高手，你有甚麼辦法對付之？」

展玉翅道：「小弟學的武技與一般的不同，簡單來說是後發制人，以敵之招創破敵之招，是故祇能隨機應變。」

「哦？」齊英明和何金鋒異口同時地道：「天下間竟有此武技？武當派有此絕技，近數十年來，因何每況愈下？」

「老實說，授小弟此絕技的，不是別人，正是張三奇！不過此事尚請兩位保密。」展玉翅當下扼要地把經過及情況說了。

齊英明皺眉道：「依你這樣說，這手絕活，是遇強越強，遇弱越弱？」

展玉翅沉吟道：「是有這種情況，但一個人若功力深了，飛花摘葉也能傷人，是故遇强越强、遇弱越弱之情況，應不會很明顯，不過遇到高手，卻往往能激發出自身的潛力，因而超出平日之水準。」

齊英明道：「有機會當眞要見識見識展兄這手絕技！」展玉翅笑笑，齊英明忽然提出另一個問題：「樂知足他們突然消失，會否是虛晃一招，而改去別處？」

展玉翅心頭一跳，脫口道：「有此可能，不知附近有甚麼帮會？」

何金鋒插口道：「那廝此刻除了對丐帮有興趣外，其他帮會應不會再去招惹。」

「未必！」齊英明另有見解，「可能他會威迫利誘其他帮會助拳，也可能他有狐黨在附近，他去請他下山助陣，不過除非是隱在深山鬧市，從不暴露，否則附近地面倒沒有一個值得他邀請的人。」

何金鋒接道：「最靠近咱們的一個帮會叫『大河帮』，靠黃河吃飯，以前曾經風光一時，後因人材凋零，近來已不成氣候。」

展玉翅突然換了個話題，「請問顧總堂主之武功和智慧如何？」

何金鋒道：「老朽祇是佔了個老資格，否則他這兩方面，在本帮僅次於帮主，你也替他擔心？」

「他勢孤力單，面對的又是狡猾技高的對手，稍一不愼，後果不堪想像。」

「齊某已派人接應，料沒有大礙。」其實齊英明又何嘗不焦慮？「我還有一個擔心，樂知足繞過總舵，先對付敝帮之分舵。」

展玉翅搖搖頭，「這個可能性不大，以他之爲人，今日是要建立威信之時，斷不會做這種事，若能一舉强攻下貴帮，便能收威懾之效，說不定有好幾個丐帮，不戰便自動來投效。」

何金鋒道：「其實他就算破了敝帮在各地之分舵，收益也不大，因爲咱們已把精銳全召來總舵。」

正在吃早點時，祇見雲小鵬陪着神情狠狽、衣衫破爛的顧笑天快步跑進來，齊英明又驚又喜，驚的是看樣子顧笑天似乎吃過虧；喜的是他能無恙歸來，忙長身問道：「二弟，你沒事吧？」關懷之情溢於言表。

顧笑天見桌上有杯茶，抓起便喝了一口，潤潤喉才道：「好險好險，今日若非遇到貴人相救，祇怕屬下回不來了。」

何金鋒道：「小顧，你慢慢說，你遇到甚麼貴人？」

「屬下料他們未曾去遠，是故在附近小村莊裡暗中調查，對沒有燈光的農舍，特別注意……」

何金鋒訝然問道：「爲何你倒留意沒有燈光的農舍？」

展玉翅笑道：「樂知足他們行動這般神秘，又怎會隨便洩漏行踪？因此必會先在窗上掛上布帘或毡子。」

何金鋒嘆息道：「老朽老矣，腦袋沒有你們年輕人之靈活。好，你再說下去，老朽不打岔了。」

「屬下先向左邊的小村暗查，但沒有結果，在半夜時，轉到右邊的小村莊裡去，起初也沒有甚麼發現，但卻見到一個農夫出門，提着夜壺倒尿，這便引起我之疑心，是故暗中監視……」

何金鋒說不打岔，卻又忍不住再問道：「住在農村裡的人倒夜壺，有甚麼値得奇怪？」

「一般人都是在早上倒的，因爲積一家男人一夜之尿液，到早上必然滿了，是以早上必淸倒掉，否則也會在晚上上床前淸理掉，半夜倒夜壺，在正常情況下，祇能證明屋子裡的人突然多了，而夜壺又不增加，因此半夜便得淸倒，當然也可能那些人家今夜有客人，但屋子裡靜悄悄的，又黑燈瞎火，所以引起我思疑。」

顧笑天又喝了一口茶才續道：「那廝回屋之後，屬下便竄前，伏在窗外凝神靜聽，盞茶工夫以後，四周草動聲都能聽到，才聞屋內有人在低聲說話，於是我更加集中精神偷聽。

「只隱約聽到一個人道：『齊英明那廝不簡單，恐怕會到處找咱們，而且路上聽到一個消息，江南丐帮的展玉翅也趕來了，看來不好弄，帮主請細仔再推敲推敲。』另一個聲音比較高，『怕甚麼？他們人雖多，但高手卻沒有幾位，應有七八成把握！若這一戰能把展玉翅也打垮，則大事已成了大半。』

「屬下聽到這裡，神情又緊張又振奮，卻不知他們有甚麼計劃，於是再靜聽下去，第三個人道：『小弟早聽過展玉翅的名，正想找他鬥一鬥。』

「剛才那個被稱爲帮主的，料就是樂知足，他笑道：『師弟在山上苦修多年，正該找個有份量的人振振聲威！下午愚兄見你那搜魂十七劍，比前精純多了，加上追風身法，威力更大，眞叫愚兄羨慕，早知我該選劍法，而不去練那勞什子毒功毒掌，惹人生厭。』」

眾人聽到此，心中均知殺人兇手便是沈鶴一個人！

顧笑天喘了一口氣，「那沈鶴道：『師兄你還說這個，誰不知你那腐心掌及刻骨毒功之厲害？功力稍差的，在遠處嗅到掌風之毒氣也會暈倒，小弟才羨慕呢，可惜師傅讓你先挑，否則小弟也會選毒掌來練。』」

看來他倆之師傅，必是位奇才，所學甚博，恐徒弟資質不如己，因此將兩項平生絕技，分別傳授。

「祇聽樂知足輕嘆一聲：『師弟你又怎知道爲兄之難處，那毒功練至深處，連自己之血液也有了毒素，毒素深時，自己也會中毒身亡，因此每半個月便得放一次血，再生啖胎兒和血河車補充，這毒功共有七層，由第五層起，便得不斷放血，不斷生啖胎兒和血河車，你可知道爲兄一共吃過多少個胎兒？』

「此言一出，不但屋內響起一片輕呀聲，連我的身子亦輕顫了一下，呼吸登時放重了，說時遲，那時快！窗櫺倏地『嘩啦啦』地碎裂，一條漢子破窗而出！」

何金鋒聽至此，忍不住啊地叫了一聲，脫口問道：「那你如何脫身？」

顧笑天道：「幸虧我凝神貫注，微微聽到一陣風聲，心知要糟，忙不迭向後急彈，窗櫺破碎時，屬下已離開窗子近丈，樂知足則剛探出窗口。

「屬下知道危急，不敢稍留，轉身撒腿便往外亡命飛奔，祇聞背後嘯聲急響，聲音越來越近，屬下回頭望過去，見樂知足離屬下祇餘三四尺，不由亡魂喪膽，單看他那份氣勢，屬下便知道非其對手，除了逃跑一途之外，實無其他辦法……」

眾人聽到此處，都替他捏了把冷汗，祇聽顧笑天略略提高了聲調，續道：「就在此刻，忽聞背後一個悶哼，接着又聞樂知足喝道：『偷襲的鼠輩，給老夫滾出來！』我心頭既喜又詫，雙足仍不敢稍慢，忽然樂知足的嘯聲又急又促，向左掠去，屬下這才敢轉頭望過去。

「祇見三丈外一棵大樹上，冲天飛起一條纖細之人影，樂知足直向那人影撲去，屬下忍不住呼道：『多謝義士相救，這斷十分厲害，請小心！』

「那人回道：『你快跑，這裡的事由我來收拾，我膽敢救你，便有把握打敗他！』」。

展玉翅插口問道：「那是個女子？」

何金鋒則問道：「小顧，你就這樣跑啦？」

顧笑天臉上微微發熱，訕訕地道：「那位女子，她輕功武功俱臻上乘，劍法詭異，是屬下遇到過的人中，武功最高的！屬下相信她能自保，是以祇站在一旁觀戰……」

何金鋒又問：「那你怎樣回來的？」

「那女子跟樂知足苦鬥數十回合，大概樂知足毒功厲害，她不敢近身搏鬥，是故便落於下風。我忍不住抽出刀來，走前幾步欲助她一臂之力，不料樂知足突然一個轉身，向屬下發了一掌，屬下不敢攖其鋒銳，連忙閃開。

「那女子忽然叫道：『掌風有毒，快閉住呼吸！』屬下雖立即閉住呼吸，也吸了一點點，腦袋一陣暈眩，這才知道厲害！

「那女子說話分神，形勢更不妙，屬下咬牙撲上前，可是根本不能近其身，且不時要退至遠處換氣！有一次迫得近了，狠狽滾落地上閃避，就在此刻，屬下聽到那女子的『千里傳音』：『你快逃跑，你不跑我也跑不了！』

「屬下見她的確不敵，但她輕功十分美妙，挪騰閃躍異常靈活，要逃走還是有把握，是以便先跑回來了。恰好屋子裏的人，大概見樂知足這般久還解決不了，便追出幾個人來了……」

展玉翅問道：「那女子最後是否能脫困？」

顧笑天不好意思地道：「這個小弟便不知道了，不過她武功亦十分高超，大概不會有問題！屬下跑了四五里路，才遇到快馬堂的弟子，於是把人召集起來，教他們在遠處暗中監視，再詳細立下規矩，不許他們暴露身份，不可走近等等。」

他說至此，吸了一口氣又續道：「佈置好了這一切，天色亦亮了，小鵬才陪屬下回來。」

展玉翅又問：「那女子聲音如何？大概有多高？祇有她一個人在場嗎？」

「祇見她一個人，嗯，身體適中，不高不矮，但是纖腰一束，看來略爲瘦削一點，不以面貌論，也應是位美人兒。」

何金鋒問道：「難道她面貌醜陋不堪？」

顧笑天道：「雖然不算醜陋不堪，但很美麗兩字，絕對沾不上邊。」

齊英明則問道：「展兄認識那女子嗎？」

（未完・七）

上文提要：溫柔為了金風細雨樓和象鼻塔之事，想替白愁飛和王小石作調停人，吳諒、何擇鐘等人不讓她去，因為王小石不在家，結果她瞞着衆人去找白愁飛，却被孫魚扣留為人質，溫柔很生氣，一見白愁飛就氣往上衝，白愁飛只好向她道歉，又不便說出是孫魚自作主張……

傷心小箭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一箭雙鵰射靶子　白樓設筵宴嬌娃

「酒菜送來了，樓主。」

兩個本來要湊在一起的人影驟然分開。

主要是女的推開男的。

溫柔整個臉都哄哄的大緋大紅了起來。

她在拗指甲，隨即省覺自己眼淚鼻涕糊了一臉，便隨手拾了白愁飛的袖子來抹，就像是一張隨手拾來的桌布一樣。

因為親切。

但白愁飛為之氣結。

* * *

他當然不是惋惜身上那一襲白衣。

而是偏在這時候，居然有人送酒上來，嘿，而且還是自己一早就佈下的局。

居然還不必用藥動粗，這等女子已任由魚肉！

* * *

他打開門，是祥哥兒和歐陽意意。

他們端菜捧酒過來。

酒有兩壺。

菜不多，卻色香味俱全。

本來，斟茶倒水的閒事，說什麼也不會輪到歐陽意意、祥哥兒來做。

這當然是特別的菜餚。

特別的酒。

還有洗臉洗手還是洗什麼的水皿。

這兩名心腹也不是第一次辦這件事。

他們辦來已頗有默契，得心應手。

白愁飛叫他們把酒菜端進去，放桌上，他向他們眨了眨眼，「好了，出去吧。」

他們居然不走，也向他眨了眨眼：「樓主，我們有事稟報。」

白愁飛正在那興頭上，頓時不耐煩起來。

卻聽溫柔幽幽的說了一句：「他們……是硬要跟我一道兒來的……不是我讓他們來的，他們就是痴纏沒休，你別難為他們，他們也是為我好……」

她就是沒說是王小石派他們來的，以免白愁飛對王小石的恨意又加深一層。

她這是希望他們能好好的——兩個都能好好地在一起，甚至是他們（連她自己在內）都能好好的相處。

這回是白愁飛一時沒聽懂溫柔的話。

隨後他才清省了一下，聽到樓下傳來爭執的聲音。

他這才弄清楚了：原來有人要闖上來。

原來是有人跟溫柔一道兒來的！

他心中有點驚省：

自己太衝動了，居然沒發現那爭吵的聲音，看來，那小妮子雖意亂情迷，聽覺可還好得很。

然後他馬上又有了惡念：既是有人跟來，必是王小石的人，這樣的話……今晚，大可一石二鳥、一箭雙鵰，我先射下他的靶，看那小王八蛋還射不射得出他的傷心小箭！

「既是溫姑娘的客人，好好招待他們吧！」

歐陽意意、祥哥兒都說：「是。」

「不是有話跟我稟報嗎？」白愁飛挑着眼眉說：「這等煩俗瑣事，不要纏煩溫姑娘，咱們出去說。」

他跟二人踱出了房門，掩上了房門之前，說：「妳先洗把臉，我去去就來。」

溫柔嫣然一笑。

臉上還有淚光。

幸福的淚光。

* * *

幸福是什麼？

幸福是一種真正的快樂，也許只是以為自己很快樂。

冬天夜晚來得快。

今晚沒下雪，今晚沒有月。

但燦爛的是天上，不是人間。

寒星閃爍。

星星只現於蒼穹一角，已着了火似的密佈分據，聲勢之壯，足令白愁飛吃了一驚。

風很大，很冷，也狂。

狂得居然敢掠動白愁飛的衣袂，令他的袍裾褶褶欲飛。

白愁飛一向喜歡風。

甚至愛上狂風。

因為風使他想飛，欲上青天，冲上雲霄。

好一種感覺。

痛飲狂飲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我欲乘風歸去，不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 * *

「來的是誰？」

「蔡水擇、吳諒和張炭。」

「他們？」白愁飛沉吟了一下，在狂風裏，他有很多意念，紛至沓來，靈感閃躍不已迅掠即逝。「他們來得正好。」

然後他細聲的吩咐二人一些話。

兩人聽了，也亢奮了起來。

祥哥兒自然充滿了雀躍之色。

歐陽意意一向沉着冷漠，也禁不住整個人繃緊起來。

「這是個絕好機會，可將計就計，咱們依計行事。」白愁飛的眼睛在黑夜裏，映着樓頭的火把，竟似寶石一般的亮，「記住，首先要分隔他們三個。」

歐陽意意和祥哥兒退下去之時，連白愁飛也感覺到他們抑不住的緊張。

大對決將臨！

同樣，他們也感覺得出來：白樓主已給鬥志充滿。

那不僅是一個人的意志。

還有野獸一般的力量。

甚至有禽獸一般的慾望。

* * *

風勢是愈來愈大了。

白愁飛是個一向會觀風的人，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一隻白色的大紙鳶，有風就能飛翔。

他不怕風大。

不怕繩斷。

斷了繩反而能無盡無拘無束的任意飛翔。

想飛之心，永遠不死。

有風就有飛的希望。

風是那麼的大，灌滿了他的衣襟。

風對他而言，就像是時機。

是時候要飛翔了。

灌滿了風的衣襟，就像是充滿了氣和力以及機會，他整個人徜徉其中，意念電閃，就像是一個偌大機會的倉庫，箇中潛力用之不盡。

風的來勢那麼疾，看來，今晚少不免有一場飈風吧？

他眺高遠望：六分半堂那兒寂然。

只有他在金風細雨樓上，仰首蒼穹，傲星迎風，胸懷大志，霸業王國。

是以他又唱起了他的歌：

「……我原要昂揚獨步天下……我志在叱咤風雲……

……龍飛九天，豈懼亢龍有悔？轉身登峯造極，問誰敢不失驚……」

他正志得意滿，忽見樓裏那一盞燈色。

很暖。

那兒有一個女人，在等着他。

她還是處子吧？

在未決一死戰之前，先祭祭劍也好。

他想起這樣做就能既慘又重的打垮王小石，高興得幾乎要狂笑起來。

他不便狂笑。

他長嘯……

* * *

長嘯聲中，他看見梁何匆匆而來。

他正是召喚他來，部署一切。

雖然沒有了孫魚，但仍有梁何，這就是他不止把時間心力放在培植一人身上的妙着！

* * *

不是不知道不能來，因為沒有選擇，也不得選擇，蔡水擇、張炭、吳諒等只有也只好跟了溫柔進入了「金風細雨樓」。

不是沒勸過溫柔，而是雖已在樓外及時攔住了，但仍是勸不住這姑娘。

「妳千萬不要進去！」

「為什麼？」

「王老三正跟白愁飛對敵，妳這一進去，豈不送羊入虎口麼？」

「羊？」溫柔停步，原以為她回心轉意，卻見她杏目圓睜，叉腰嗔道：「你們看我，武功高絕，女中豪傑，不讓鬚眉，機智絕倫，我像羊麼？」

蔡水擇楞住了，一時不知怎麼說下去是好。

一急，本來黝黑的臉孔可就更黝黑了，加上他的臉五官歪曲，甜山老林寺之役尚未復原，更是古怪詫異。

忽聽張炭悠悠的說：「不像。」張炭最近沒晒太陽久矣，這回兒又長得白白胖胖的，他的膚色白得快，黑得也速，有時這邊臉沒白得過來，那邊臉已晒黑了，唯一不變的，是他臉上的痘子，和愈長愈粗、愈來愈密的鬍子在他那張煎餅似的大臉龐上相互對壘，各自佈陣，一步不讓，寸土必爭。不過無論肥些胖點、白臉黑臉，他的樣子仍可以說是英俊好看。

溫柔一聽，展顏笑道：「還是你瞭解我。」

「是不像羊，」張炭補充道：「但像兔子，待宰的兔子。白愁飛要做的只是守株待兔！」

溫柔一聽，又氣出了三個梨渦，正要發作，回心一想，不理他們，逕自快步往前走去。

「也罷，」她說，「兔子總比羊好看。」

「是不是！」蔡水擇氣得直跺脚，「你可把她給氣入了風雨樓！」

「那也沒辦法的事，」張炭沒奈何的道：「她要去，咱們也沒辦法，只好她去那兒，咱們都跟過去好了，以白愁飛跟她的交情，不致於要她的命吧？」

「我看哪，她也不像兔子。」在一旁的吳諒忽然小聲道：「只是剛才不好說。」

張炭大感興趣，追問。

「像豬。」「前途無亮」吳諒指着腦袋瓜子，「笨得像頭豬，眞眞正正的大笨豬！」

溫柔見那三個男人交頭接耳，竊竊細語，卻不跟她說話，便倒過來想知道他們說些什麼，只聽了一個字。

「你們說什麼？什麼朱？」

「沒什麼。」吳諒慌忙充滿感情的說，「我們說在晚霞映照下，妳眞像一顆眞眞正正的夜明珠。」

對這句話，溫柔很感滿意。

於是她就在夜明珠聲中進入了「金風細雨樓」。

把守「風雨樓」關口的利小吉慌忙去報告，留下毛拉拉、馬克白、朱如是等人嚴陣以待。

「最好，」蔡水擇充滿了憧憬，「那白無常不讓我們進去。」

「膽小！」張炭以一種大無畏的精神道，「沒膽子闖龍潭入虎穴，一輩子只窩在耗子窟裏！」

「萬一有箇風吹草動，」吳諒倒是深謀遠慮，「咱們先一個回去通知小石頭！」

「別怕，有我在。」溫柔氣定神閒的道：「以本姑娘的機智，這次興問罪之師，看死阿飛還能飛到那盤菜那碗飯那杯酒裏去！」

＊　＊　＊

機智。

機智是什麼東西？

也許，機智只不過是聰明人的玩意，卻是老實人的難題。

大難題。

＊　＊　＊

於是，溫柔、張炭、吳諒、蔡水擇等人進入了「風雨樓」。

白愁飛只接見溫柔。

溫柔也想單獨會白愁飛。

梁何等人要把張炭等三人留在黃樓底層，那兒本就是接待貴客的地方。

卻把溫柔請上了白樓頂層。

大家都叫溫柔不要去。

「他能吃了我呀？我怕他？」

溫柔偏要去。

大家都拗不過她。

反正來都已經來了，這險不冒也已冒了泡，這鍋沒背上也一早扛着了，張炭只好說：「好，一刻後要是妳沒訊息，咱們就打進去打出來。」

朱如是冷哼了一聲。

歐陽意意嘿聲道：「只怕是直着進來，橫着出去。」

「得了得了，」溫柔溫柔地說，「我沒事的，你們放心。」

「那好，」吳諒只好「付於重託」：「那一切都得要賴溫女俠的過人機智了。」

「這個當然。」溫柔覺得這句最中聽，「本姑娘不會忘了你們的，我一定會照顧你們。」

張炭、吳諒、蔡水擇三人受寵若驚也受驚若寵，感動莫名感激涕零地齊聲道：「謝謝關照！」

＊　＊　＊

可是，不止一刻，三刻將屆，溫柔仍是沒有動靜，未曾下來。

三人端的是再沉得住氣，也不可以再沉下去了。救人如救火，應急不可緩。救人也如救溺於水，讓他沉下去再救上來已沒氣了。

張炭想發作。

蔡水擇悄悄地扯下了他。

「幹什麼？」

張炭的火氣本來不算怎麼大，

但不知怎的，他一見蔡水擇就火大。

許是當年「九連盟」他併吞「刺花紋黨」時，「桃花社」全體都為支持正義的一方而力戰，但「七道旋風」之中，就蔡水擇推說「天火神刀」沒練成，而不赴斯役，到「桃花社」退逃落難之際，蔡水擇又以「黑面蔡家」門規森嚴，拒絕了張炭要求在兵器大王蔡家匿藏避難一段時間的要求，私下卻投天衣居士，一面潛心學藝，一面在江湖上立萬揚名。

是以張炭痛恨蔡水擇無能，以昔日大俠蕭秋水的話：「生死不知，枉為兄弟」拒絕再跟他往來，不恥與之相交。

後來，天衣居士有感於二人本是好兄弟，變得水火不相容，故意在甜山佈陣中，讓他們兩人同據「老林寺」一陣，因而發生了兩人聯手加上無夢女血戰司徒殘、司徒廢和趙畫四，打得驚心動魄、捨死忘生，張炭和無夢女雙雙為各自奇異武功所纏，蔡水擇為救兩人，獨戰趙畫四，苦鬥不休，以致一張臉給踢爛，身負重傷，仍然不退，才使張炭對他的看法大是改觀。

不過，改觀歸改觀，張炭對蔡水擇依然不以為然。

（咱們兄弟在遇難苦熬的時候，你在幹什麼？）

（枉賴大姊跟你結義一場，我們都在逃亡落魄之時，你打造天火神刀成功，揚威武林，得意於天衣居士，儼然成了「黑面蔡家」的代表人物，新一輩中的佼佼者，還號召當年「桃花社」舊部為班底，得意於一時……可是我們呢？卻還在苦熬不已，等天天不應，等人人不救！）

「我們最需要友情的時候，你卻把友情棄之不顧；在你最需要友誼的時候，我們伸出了友誼之手——最終卻給你一刀砍斷！」

（現在跟大家一起拚命那就可以混過了麼？在這兒的，誰不拚命！）

（生死不知，枉為兄弟。）

（「一朝是兄弟，一世是兄弟」：這也是蕭大俠的話；誰教你先不把兄弟當兄弟！）

張炭對蔡水擇仍無法釋懷。

不肯原諒。

就是因為當他是兄弟，所以才越發不能原諒。

那種感情是不同的。

血濃於水。

酒醇於茶。

要是只當朋友，才不會這樣要求，也不會這般見怪，甚至一點也不見怪。

簡直是見怪不怪，只見外。

兄弟和朋友是完全不一樣的。

大俠蕭秋水也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你會幫朋友解決問題，卻會為兄弟賣命。」

（蔡水擇，我們願為你効死，你有賣過命嗎？）

（那一次，在老林寺，你只是為保住自己性命而戰，再說，那頂多也不過是在力戰中尋求補償。）

是以，蔡水擇的話，張炭多不願聽，聽亦不見得從。

＊　＊　＊

「我們處身在敵方陣營裏，宜稍安毋躁，一旦鬧大了，只怕沒好處。」

「要有好處就不要跟來——跟來準沒好處。」

「也不是這樣說。溫柔就在上面，萬一鬧開了，恐怕她第一個走不出來。」

「她現在也還沒走出來。」

「我怕鬧起來對方反而有藉口把她困住。」

「那咱們就任由他們魚肉啊？說不定，溫柔已遇險，正等着我們救援呢？」

「我們也沒聽到什麼異響，對不對？就再忍一會兒，才發作，好嗎？」

蔡水擇以一種顧全大局的口脗，作出要求。

張炭只冷哼。

他向戍守的人道：「老兄，請通傳一聲：把溫姑娘請下來，可好？」

那人正是毛拉拉，他沒好氣地回答：「是她自己要上去的，她要下來自然會下來。」

張炭本來脾氣也不太大，可是一見蔡水擇和吳諒都半聲沒響的樣子，脾氣也就來了：

「那麼，我們也上去看看，怎麼樣？」

在旁的馬克白忽然問：「這位請了。」

「請了。」

「你看過戲未？」

「戲？唱戲，當然看過。」

「好看麼？」

張炭一呆。

「有的好看，有的不好。」

「要給錢麼？」

「有的要，有的不收錢，你問這幹什麼？」

「不幹什麼。」馬克白陰沉地道：「只不過，要是正台的戲，多是要收錢買票的。要上樓晋見白樓主，不是不可以，可是，票子沒發下來，機會只能等，還沒來。機會是要票子的。不管戲票、銀票都一樣，你不可以强來，要是强佔位子，你以為你是誰？後果要是鬧出什麼事體兒，可要自己負責哦。」

他陰惻惻的反問：「……年輕人，你還忙着長痘子哩，可負責得

起？」

張炭霍然立起，與馬克白相互對視。

對峙。

蔡水擇嚇了一跳，忙扯他坐下來。

他不坐。

蔡水擇只好低聲下氣地要求道：「就當是爲了溫姑娘，忍一忍，好麼？」

張炭這才坐下。

悻悻然。

他連蔡水擇也一起生氣進去。

馬克白嘿聲走到一旁，暗中以聽覺監視三人：他的眼睛已幾不能辨物，反而在言談間卻故意說些要用目力的節目來証實自己與常人無異，他跟張炭說看戲買票就是一例。

他也在等。

他亦不知道樓上在幹什麼，白樓主打的是什麼主意。

吩咐了梁何速去辦好一切之後，白愁飛在躊躇滿志之中，生起了兩個警惕：

他下的命令，梁何已很快就聽得明白，這表示他的領悟力已愈來愈高，而辦事水準也愈來愈接近自己，他已愈來愈是自己的得力助手。

這樣下去，另一個發展是：一如自己從蘇夢枕的得力助手，而漸成爲他的心腹大患；或像自己一手培植的孫魚，他的所作所爲顯然已出賣了自己。

（唉，梁何是人材，人才是拿來用的，要不，就是拿來殺的——如果自己就像是蘇夢枕，梁何會是王小石，還是白愁飛？）

這下子，他倒羨慕蘇夢枕來了，至少，他還有一個忠心耿耿的（或者不止一個）王小石！

＊　＊　＊

回到「留白軒」，步向愈來愈近的燈火，他竟萌起一種浪蕩江湖少有罕見的「回家的感覺」。

但從燈火愈漸明亮，他的慾火亦更高漲。

這時候他還沒進入「留白軒」。

他還沒對溫柔做出任何事。

隔了一道門，看着晃漾的燈火，想到溫柔這個女子，白愁飛心中忽然生起了眞正的溫柔感覺來。

他似乎有點兒眞心的喜歡這女子。

可是他忽然又想起了王小石。

這小王八無論到那兒去，怎麼落拓，却都是十分有人緣。

可惜他所喜歡的人兒，却是喜歡着我，而且就在我房間裡。

只要我得到了她，她就是我的人，沒有任何一件事，比這作爲更能傷害王小石了！

只要想到能傷害王小石，那就是值得做的事！

白愁飛亢奮了起來。

他覺得自己現在已義無反顧。

以前，他初出江湖的時候，對他眞正喜歡的女子也手足無措，不知如何疼惜是好，也不懂得展開追求。

於是，她們一個一個的在他眼前消失了，有的是嫁人，有的遠去，有的甚至沒給男人碰過就凋謝了，有的却跟遠比不上他一根指頭的男人胡混在一起……却是誰都沒有看上過他，甚至連看都沒有多看他一眼。到他飛黃騰達之後再會上其中兩三個，她們對他十分鍾情、仰慕，卻以爲跟他才是初晤！

後來，他終於弄懂了。

喜歡那個女人，最對得起自己的手法，就是把她弄上床去，之後用最對不起她們的方式捨棄她們，她們才會記住他一輩子，永遠也忘不了他。

是以，白愁飛變了。

他不要愛上。

愛上是一種毒。

他只要上。

上她們的牀，或跟她們上床，抑或是騎上她們的身子。

不惜用各種面目，用一切法子，這樣，雖然沒有眞正的愛情，那又有什麼關係？當你已有了一流的享受之後！

大人物是不該去愛人的。

大人物只該讓人去愛。

白愁飛覺得自己是個大人物。

＊　＊　＊

白愁飛本來想直接闖進去，那本來就是他的房間，但他還是先敲了敲門，卻不等溫柔來開門，他已推門而入。

他看得見溫柔黑黝黝彎且長的睫毛顫了顫。

有點慌失失。

這帶點慌的女子其實美得讓人有點心慌。

房裏眞黃。

黃色。

黃色是燭火醞釀出來的。

讓燭焰漾起來的。

他走了過去，溫柔像鼓了很大的勇氣，才抬首、展眼、梨渦深了又淺了一下，道：「他們在樓下鬧事啊？」

白愁飛由於站得近，仔細端詳，還是發現她仰起來的脖子柔、白而美。

他眞想吻下去。

這房裏的燭火比酒還催情。

「沒什麼事，我叫他們再等等，」白愁飛指了指菜餚，柔聲道，「菜都涼了，還不吃些麼？」

「你不吃嗎？」

溫柔很溫柔。

「我？我不餓。」

「你不吃，我也就不吃了。」

「好，我就陪妳吃一些吧。」

「你吃，我就吃。」

溫柔嫣然，含羞答答。

白愁飛見溫柔不大挾菜，舉箸挾了塊羊肉給她吃。

「我不大吃肉，」溫柔把肉挾回給他，「你吃。」

白愁飛並沒有喝酒。

因爲，看來已不需要。

對這女子，他認爲已手到擒來，已不必下藥了。看來，這小妮子仍是處子，不用藥可更刺激，而且痛快。

他色迷迷的想着這些，不覺自斟自飲，他們端上兩壺酒來，他當然選沒「胭脂淚」的那一壺飲。

溫柔只甜蜜蜜的淺笑。

「笑什麼？」

「笑你。」

「笑我？」

「笑你大口大口的吃羊肉，像頭老虎。」

「吃牛肉嗎？我挾給妳。」

「牛肉？才不吃呢！」

「爲什麼？廚子炒得挺嫩的嘛。」

「牛是最可憐的了，牠爲主人熬了一輩子，不知熬了多少鞭子，風吹日晒，犂好了多少農田，長出了稻子麥穗，養活了多少人。以牠的身形，要反抗主人，其實是不難的，但牠一輩子都忠於主人。可是，到牠老了無用時，主人還把牠賣到屠場，宰殺了牠，從皮到骨，支離破碎，連尾巴都拿來熬湯，削肉挑筋敲髓剝骨，一點兒也不放過。你沒聽說過嗎？牛進屠宰場時會流淚的……牠沒有反抗，可是心裏一定在想：主人主人，我爲你熬了一輩子，吃的是草，種的是稻，怎麼你這麼狠心，就不念我多年忠心苦勞……」看來這幾年窩在汴梁城裏，接觸不少苦哈哈、窮哈哈們，溫柔依然大姑娘、大小姐一個，可是見識却很是不同了。

白愁飛只在嚼吃小牛腰，頓時吃得有點不是滋味，忙挾了一塊鷄肉給她，催促道：「那麼，吃鷄吧。」

「鷄？我也不吃。」

「鷄也不吃？鷄有什麼？牠可不會種田犂地、流淚吃草啊。」

「現在，京城裏的鷄全是養來吃的。一生下來就關在籠子裏，擠擠迫迫的，從來沒自由自在過，一大羣大羣的窩在一個黝暗、潮濕的地方，你迫我我擠你的生存着，只等長得夠成熟就抓去宰割的一天。你想，牠們何辜何孽？一生下來就只等死，等候作人口腹之慾！就像是一個個的死囚，活得只爲了等死還孽，沒別的指望，沒有任何享樂。你這樣把牠吃下肚裏去，也有些把牠死前的種種受壓迫、驚懼、恐怖，也會吃到胃裏去了。牠們的主人用什麼骯髒的食物餵牠們，你就等於間接吃下牠們所吸收的食物……」

白愁飛聽着，也有點吃不下嚥，只好轉移到那一碟清蒸魚上：「魚呢？魚沒事了吧？魚都不吃，吃素好了。」

溫柔卻反問：「這魚卻是在那兒打撈上來的？」

「我怎知道？我只顧吃！」

「可是牠在那裡給逮着卻影響很大呀！」

「那有什麼關係？我可搞不懂。」

「現在很多的池塘、海邊，都給污染了，人們在水裏倒糞、撒尿、洗衣、染布坊、磨豆坊乃至雷家堡的火藥庫、溫家老字號的毒藥坊的髒物污水，全往海裏河裡倒，這些魚吃的都是這些毒物，你說牠們不是渾身是毒？就算不是在污染的水域逮的，你又可得知牠們是不是遠自蜀中唐家溪畔游來，身上正帶着唐門的毒刺，你卻以爲只不過是一支魚翅的吃下肚子裏去了。何況，魚本來在水裏，游來游去，多自在啊，就爲了你口腹之慾，忽爾把牠們抓了上來，牠們喉給魚鈎穿破，牠們在網上脫水彈跳掙扎，你吃下去的，全是牠們死時的驚怖，你想，一個人受驚嚇多了，也會害各種的病，更何的是魚！牠們也沒惹你，沒害你，也沒見過你，牠們也一樣有親人、父母、妻兒，卻因爲你的食慾，就把牠們活生生的給害了，你試想一想，你吃的是一個一生多苦、掙扎不得，任人宰割，忍受着極大恐懼苦痛的肉身，你不怕吃進肚子裏，也有牠的屈辱與不平，還有那卑弱可憐的靈魂，難道這對你一點影響也沒有嗎？說實在的，我還眞吃不下咽呢！」

白愁飛咕噥道：「能給我吃的，還算是牠的機緣造化呢！」

「如果你今生不幸是一頭牛、一隻鷄、一條魚，就不會這麼說了。」

「對，牠們就根本不會想，不會說話了。所以只有我能想，能說，我幹嗎不吃。給我這種天地爲之風雲變色的大人物吃下肚子裏去，不只是牠們的機緣，還是牠們的福氣呢！」白愁飛反問：「你這也不吃，那也不吃，妳吃什麼？」

「我？我吃疏菜，吃水果，也不是完全不吃肉，偶爾也吃一點的。」溫柔嫣然道：「你看，我皮膚白晰，就是吃這吃那。」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天衣大師等五人經四十九天的藥室長眠，不但人的外表似變了另一個人，且打破了人的體能極限，武功均到了另一境界。白翎並遵仝大夫絹册所述，習練了一套女性陰柔功。知機子雖錯失了進入藥室的機會，卻也未被「三聖會」搜出。他經一年的反省、練功，武功亦大增進，這天他來到桃花園查探「三聖會」消息，接待他的是一位叫小桃紅的少女……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潛行匿跡撞冤家　扮傻裝懵始脫險

「我愛黃金，也確為老爺子出手大方所動，」小桃紅全不掩飾的道：「不過，我願留宿，還有一層緣故，老爺子是否也想到了？」

知機子心頭微震，但卻神色如常的笑道：「讓我猜猜看，可是龜奴無情，逼妳就範？」

「他確是有意逼我，老爺子五兩黃金的賞錢，把他打暈了，」小桃紅道：「只是我未必會就範，留下侍客，是我自願！」

「這，老夫就想不通了，我年紀老邁，鬢髮蒼然，姑娘是綺年玉貌，嬌如春花，我們差距太大了，」知機子道：「老夫除了以大筆黃金補償之外，倒是想不出還有什麼緣故了。」

心中卻忖道：酒還未吃，床也未上，就要展開一場鬥智遊戲了。

小桃紅的確很美，美得動人，知機子一年多未近女色，確有些怦然心動，就準備先來個春風一度，再觀後情，所以能裝就裝，反正花錢嫖妓，也不是什麼大罪惡，練的武功，也沒有不近女色的限制，先上了床再說。後話，隨機應變。

「老爺子，你真的想不通麼？妾身倒可以提示一二。」

「洗耳恭聽啊！」知機子道：「說出番使老夫佩服的道理，我先付二十兩黃金獎賞。」

果然是大手筆，模樣是拿着黃金壓人了。

「黃金固可愛，情意價更高啊！」小桃紅道：「一樹梨花壓海棠，莫非是一個緣字，情緣也好，孽緣也罷，有緣難逃啊！」

知機子並沒因這一陣迷湯灌昏了頭，笑一笑，道：「姑娘啊！沒有弄錯吧？我已經五十多歲了，姑娘妳大概只有十六七歲吧？說到情意、情緣，都有點虛無飄緲，就算孽緣吧！也談不到，我雖然老而好色，但還不至於迷失貪戀，有道是老房子失火，燒得快，老夫攀花折柳，適可而至，所以戀而不貪，至今還保持老命無傷。」

「高明啊！」小桃紅道：「老爺子連嫖姑娘，也有一套方法，其他的事，更是步步為營了……」

「什麼事？老夫二十一歲在商場奔走，三十多年的奔波勞碌，爭得了一份不小的家業，」知機子道：「三年前把經營的各項行業，交給了二子一婿經營，我老人家擺脫各種事務，就沒再管過事，現在是挖空心思花銀子，什麼事都不幹。我要在老死之前，好好補償一下自己，也明白姐兒愛俏的道理，所以，我不去求情愛，也不相信真會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姑娘能真心喜歡一個粗老頭子，我千金買笑，只是貪圖個片刻之歡，船過水無痕，雨過雲散，老夫愛美女，但卻有自知之明。」

「這麼說來，老爺是準備拿黃金壓死人了？」小桃紅道：「口氣如此之大，想必是金銀堆如山，取之不盡了。」

「那倒不是，老夫打的基礎好，」知機子道：「子婿經營行業，都還賺錢，老夫退休之前，早有打算，移出了一些錢財，存入銀號，算是老夫的私房錢，我愛美女，也貪食佳餚，吃、喝、嫖、賭，我四愛其三，就是不賭，老夫三兩月中，找一次美女，花費千金，不會傷筋動骨，但賭起來，老夫這點家當，就不足以言豪富了，可能一日間傾家蕩產。」

不用小桃紅再巧言探詢，先亮出自己的底牌，不是太多錢，只是會花錢，又肯花錢。

如真的被認定他家財萬貫，三聖會需要財源，可能會想個很殘酷的法子逼他交出來，三聖會不會為百二八十萬兩銀子殺人，但財過千萬的財富很可能會動心了，知機子老謀深算，來個未雨綢繆。

小桃紅歎息一聲，道：「老爺子不相信我的情意，妾身也無能為辯，說到黃金白銀，雖然有點俗氣，但老爺子既不能接受我一片情意，就只好論金計值了。老爺子肯留我，想是我姿色還可入目？」

「不錯，不錯，」知機子道：「如花盛放，醉人若酒。」

「不知道賤妾可否開個價嗎？」小桃紅道：「老爺子如嫌太貴，還可以換人侍候。」

話說得很清楚了，也擺明了要敲竹槓，不接受就拉倒，姑娘我不伺候了，誰要你老而無德，信口開河，斷言歡場女子無情義？

「應該，應該，」知機子道：「常言說得好，漫天開價，就地還錢，妳姑娘開的價，老夫如消受不了，也只好忍痛割愛。」

針鋒相對，把男歡女愛的事，當作生意談了。

「老爺子，你清醒得很啊！」小桃紅道：「剛才那一副如醉如痴的神態，全是裝的？」

「言重啊！」知機子道：「美色動心，那會裝得出來？只不過老夫是作生意的，對黃金、白銀很敏感，被妳那麼一嚇唬，老夫全清醒了。」

小桃紅微微一笑，道：「老薑辣心哪！但我話已出口，也只好開個價了。」住口不言，伸出了兩個指頭。

滑呀！二百兩，兩千兩，多到兩萬兩，都是兩個指頭，更妙的是黃金，也可能是白銀，這中間十倍的價值距離，一下子掌握了全都主動，用心機掏底了。

但老得滴油的知機子，豈肯上這個當？長長吁一口氣，道：「老夫先問一下，那兩個指頭，指的是黃金，還是白銀？」

小桃紅微微一怔，笑道：「我們談的什麼？」

「我懂了，妳指的是黃金。」知機子道：「一千兩六十二斤半，兩千兩黃金扛久了，真的會壓死人啊。何況，老夫也出不起這個價錢。」

探手入懷，取出一錠黃金放桌上，約莫有十兩左右，人也跟着站起來，準備付錢走人了。

但聞木門呀然而開，大茶壺帶個小工人一起入門，四盤菜、一壺酒一齊送到。

小工人放好酒菜，捧着菜盤離去，大茶壺卻望着那錠黃金出神，搞不懂怎麼又放錠黃金在桌子上？

小桃紅揮揮手，道：「拿走吧！夠你買幢房子、養你媽啦！」

話說得十分難聽，但大茶壺才不管它。那年頭，十兩黃金可真是夠買幢很像樣的房子，取過黃金大哈腰，連老爺子和姑娘一塊謝了，才走出去，輕輕地帶上房門，生恐弄出了一點聲息，驚擾到客人和姑娘。

「真是錢多能讓鬼推磨，」小桃紅道：「老爺子，我替你作了主，又賞他十兩黃金，如果我不留下，要賠你十兩金子……」

「那倒不用！」知機子接道：「兩百兩黃金，買個一夜風流，雖然貴了一些，但姑娘的才貌，確也值得。」

「確實貴了一些，但禍從口出啊！」小桃紅笑一笑，道：「老爺子如若不是一直强調自己的黃金多，單是那打賞的五兩黃金，就足敷今夜中一切開銷之用了，桃花院雖然消費高一些，但還不算貴得離譜。」

「聽起來，不如秦淮畫舫高？」知機子道：「那裏的廣寒宮，一進門就要三百兩銀子，一個花后、公主，去個三五次也不肯答應上床。」

「她們不同……」

「那裏不同了？」知機子道：「還不是一樣的婊子……」

小桃紅笑一笑，接道：「她們能唱能文，應酬的是達官貴人，所以，價碼高啊！我們這裏來往的是平民百姓，價碼一高就生意清淡了。」

知機子道：「這麼說來，姑娘開的價錢是二十兩了？」

「對！是黃金，」小桃紅道：「你已經付了十五兩，只要再付五兩就行了。」

「老夫還不會這麼小氣，妳有情，我有義，」知機子道：「老夫帶的黃金不多，不過，可以付銀票，

一兩黃金十兩銀，二十兩黃金折成的白銀二百兩，老夫付一張五百兩的銀票，怎麼樣？」

心中却是暗暗忖道：連騙帶蒙，是決心把我留下來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說不得拚上這條老命，和這小丫頭週旋一番了。

「多謝老爺子，咱們喝酒！」小桃紅斟滿了兩杯酒，道：「妾身這廂先乾爲敬了！」

這表示酒中無毒。

酒醇菜香，但知機子吃得却不快樂，處處小心，步步謹愼，那還會快樂得起來？

吃完酒菜入臥房，只不過推開那扇緊閉的木門。

知機子的推斷不錯，那確實是一間佈置雅緻的臥房，粉紅牆壁、粉紅被、粉紅羅幃，綉花枕，一股濃濃的香氣，沁人心肺。

顏人悅目，也引人綺念，但這股香氣，却讓知機子提高了警覺。

小桃紅媚眼如波，道：「老爺子，先去洗個澡吧？」

知機子目光四下轉，不見澡盆放何處。

小桃紅推開一處粉紅牆壁，現出一扇小門來，一股水氣冒過來。

另一個相連的小房間，放着一個好大的洗澡木盆，而且，已倒滿了熱水，這地方果然建築別緻，設計甚具匠心。

「老爺子，澡盆一邊有張小木几，可以放衣服，」小桃紅拉上了暗門，道：「洗完澡招呼一聲，這扇門，外面拉不開。」

果然是另有通道門戶，但門戶早已關上。

知機子四下仔細看，找不出可疑事物。心中暗道：也許他們另有監視的管道，洗就洗個澡吧！太過多疑小心，反而露出破綻了。

水溫適中，這個澡洗得很舒服，除了當年泡澡堂子，一年多沒洗過這樣子舒服的澡了。

站起身子穿好衣服，正想招呼小桃紅打開暗門，却突然感覺到一陣頭暈，立刻閉上嘴巴，緩緩在木几上坐下來，忖道：問題出在澡盆裏，完了，白白活了幾十年，走南闖北跑江湖，自覺得在這方面見多識廣，却栽倒在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手中。

心中暗盤算，人却已開始運氣，中毒不深，藥性不強，希望能盡快把它逼出體外。

但壁上暗門突然打開，小桃紅滿臉微笑走過來，道：「老爺子，怎麼穿好衣服不叫我呀！太不小心了，洗澡就洗澡嘛，怎麼把臉上一片易容藥物也洗下來了？」

知機子苦笑一下，道：「我中的什麼毒？」

「是不是覺得有點頭暈？」小桃紅道：「以老爺子的年紀，我已經下藥輕了一點，怕要了你老爺子的命啊！走！我扶你到床上歇着，替你搥搥背，鬆鬆筋骨。」

知機子沒轍了，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中的毒不算很重，人也十分清醒，就是全身沒氣力，眞氣也無法運聚。

小桃紅很溫柔，扶着知機子坐在床上，笑一笑，道：「老爺子，你已經很小心了，不要自責，澡盆裏下了無色無味的藥物，誰又能防得到呢。」

口裏客氣，手却動了起來，搜出知機子全身的東西，堆放在梳粧枱上，飛刀、銀針、金錢鏢，暗器三種，尺半長的一把刀。

知機子沒帶他成名的兵刃文昌筆，却有很厚的一疊銀票。

小桃紅數一數，笑道：「老爺子眞是有錢人，不是吹噓，隨身能帶四萬陸仟兩銀票的人，眞還不多……」

「怎麼樣？銀票送給妳！」知機子道：「買我一條命，妳去找解藥來，我走人，銀票全是妳的了，我不說，就不會有人知道。」

小桃紅笑道：「一顆解藥，那會值許多銀子，何況，我想知道的也不是這些，譬如，你老爺子的眞實身份？姓名？到桃花院的眞正目的？除了你，還有些什麼人來？」

知機子心中忖道：他說的是眞是假呢？如若再信口開河，揑造一個假名假姓，被人當面拆穿，豈不又受她一場嘲諷，知機子啊！知機子，你霉星未褪，竟動色心，但至少要死得氣魄一些。

有此一念，人反而全放開了，連死都不放心上了，還有什麼事能威脅到他。

「我不會通名報姓，」知機子道：「也別想由我這裏探出一點消息，人一個，命一條，妳姑娘想殺想剮，看着辦吧。」

小桃紅搖搖頭，笑道：「老爺子，殺了你太便宜，剮了你，弄得我一手血腥，軟骨散下在熱水裏，會讓你三日夜骨軟如綿，別說你這個粗老頭子，就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也難受人一擊，不能運氣抗拒，疼痛超逾常人十倍，老爺子，你眞要試試啊？」

知機子笑一笑道：「老夫行走江湖十年，從沒聽過有這種藥物，老夫這年紀也不是被人嚇大的。」

小桃紅臉色一變，嬌媚之態忽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臉冷厲，道：「那你試試看吧？敬酒不吃，就別怪姑娘我心狠手辣了。」突出一指，點在知機子前胸之上，隨手又封了知機子的啞穴，轉過身子帶上門，走了。

知機子只覺一點疼痛在前胸處向外擴散，張嘴却又叫不出一點聲音，扶着床沿站起來，竟有着寸步難移的感覺，就這一會工夫，整個人完全變了，果然是全身的骨骼都軟了，勉強向前走一步，竟然摔倒在地，雙手扶地想站起，手臂一軟，來了一個嘴啃泥，就那麼扒在地上，起不來了。

疼痛在全身擴展，疼得錐心刺骨，手不能觸到痛處，嘴不能叫出聲音，啞口無言的受活罪了。

知機子經歷過大風大浪，也受過刀創劍傷，但今宵之苦，還是初次嘗試，如入煉獄，全身汗出如水澆，就似燒過的火刀子切割一般，超過了人體所能忍受的極限，又不能運功對抗，藥物加上惡毒的手法，把金剛也化成繞指柔了。

木門緩緩開啟，小桃紅春風俏步走進來，看看汗透衣袍的知機子，道：「老爺子，滋味不好受吧？」

知機子只能微微點頭，口齒啟動了，却說不出聲音。

其實，知機子已痛得雙目昏花，只看到一個人影在晃動，意識到有人來了。

惡毒處，也就在此，疼得肝腸寸裂了，不讓你暈迷過去，硬挺着忍受疼痛。

小桃紅笑一笑，疾拍兩掌，疼痛立止，啞穴也被解開了，手法熟練、快速，是第一流的武功技藝。

知機子大喘了兩口氣，道：「好惡毒的手法。」心中很明白自己的處境，全身失力，連自殺的能力也已失去。

因爲，他想站起來，手腳並用，却是無法着力，全身像被人剔骨、抽筋了。

小桃紅伸出右手，提起知機子，放在床上，微微一笑，道：「老爺子，何苦呢？汗水出了六七斤，要再撐下去，就要脫水而死，快點喝杯香茶，補充一下水份。」

果然倒了一杯茶，送到口邊起。

知機子實在渴，一口氣就喝了下去，道：「這是杯斷腸的毒藥多好。」

「老爺子，你還不能死啊！」小桃紅道：「付了四萬多兩銀子，還沒帶妾身上床，死得瞑目嗎？」

「活罪更難受，老夫這把年紀了，」知機子道：「妳就行行好，殺了我吧！刀砍劍劈，老夫是一樣感激。」

說得如此悽傷，實在是疼怕了。

「老爺子，你貴姓啊！」小桃紅一面說話，一面揚起了右手。

「老夫姓黃，黃葉飄零的黃。」

這倒是一句眞話，知機子名動江湖，也是三聖會追緝的要犯，但知道他姓黃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小桃紅點點頭，道：「黃老爺子，你是個什麼身份……」

「江湖人……」

「我知道，你那份江湖的油滑，一進桃花院，就顯露無遺了。」小桃紅道：「桃花院是規規矩矩要做生意，客人歡歡喜喜來，我們會讓他稱心滿意的去，賭場不准玩假，妓院不准鬧事，別有用心的人，我們會立刻對付，就像你黃老爺子一樣，我們不會讓你有鬧事的機會，請再告訴我，你幹的什麼行業？你不會是個小脚色，到這裏目的何在？」

問得雖然細緻、嚴厲，但鶯聲燕語，相當溫柔，知機子也有了很大的收穫，小姑娘雖然精明，還沒有確定他的身份，這就留給他很大的伸縮餘地。

「明白點說，我該算綠林中人！」知機子道：「一向活動在中原道上，偸竊、搶奪，全幹過，唯一自豪的，我沒殺過人，要錢不要命，是我的作事原則，我老了，也累了，聞得江南風光好，帶着大部分的家當，準備來江南建屋定居，却不料積習難改，匪氣不消，惹出了這場誤會，但老朽確實爲玩樂而來，別無他意，由中原渡江之後，老朽已決心洗手不幹，退出江湖，履步江南三個月，從未作過一個案子。」

「作過一案，你就早露馬脚了。」小桃紅道：「聽你口氣，竊盜、搶奪無所不爲，眞的會沒殺過人？」

「老朽說的實言。」

把老夫改稱老朽，實在被折騰怕了，只好吞下委屈。

小桃紅嗤的一聲笑了，笑得一臉柳媚花嬌，道：「沒有殺過人？也沒傷過人了？」

知機子道：「傷過人，但都是肢體之傷，無心之過，最重的一次是砍斷人二根指頭。」

「噢！砍了人家二個手指頭！」小桃紅道：「可惡啊！罰你一萬兩銀子。」

「老朽認罰！」知機子道：「只是老朽已身無分文了。」

「四萬陸仟兩銀票，原物璧還，」小桃紅道：「你再交出罰欵，就可以走人了，至於那十五兩黃金，是你自己騷色，打賞了下人，自己認命吧！」

「姑娘處斷明快，」知機子道：「老朽佩服得很。」

既然生機頗大，知機子委屈求全了，好死不如賴着活啊！何況，心事還未了。

小桃紅伸手由衣袋中摸出一個小玉瓶，倒出一粒丹丸，道：「吃

下去，不一刻工夫，那藥力便可消除，要留桃花院，亦無不可，按我們訂下的纏頭規定收費，桃花院是規矩的生意人，老不欺、少不哄。」

親手把丹丸送入了知機子的口中，也餵他一杯水吞下藥丸。

知機子心中一動，道：「姑娘是院中的護法，想是不留客了？」

「眞的看上我了？色膽包天哪！」小桃紅道：「不怕我半夜翻臉，再把你整個死去活來？」

「姑娘美得動人！相識又在風月中，」知機子歎口氣，道：「不過，姑娘說得對，我不該再動色心，太老了。」

小桃紅笑一笑，道：「我是護法，但也是姑娘，發生了這麼一件不歡之事，我要仔細想一想才能決定。我要他們換盆水，你再洗個澡，等我的消息吧。」

言下之意，頗有韻味。高帽子的力量大得出奇，戴上舒服啊！姑娘生得美，愛聽人誇獎，尤其是剛被她整過的人，讚美之詞必然是出自內心。

知機子服過藥很快復元，又洗了一個澡，木几上還擺了一套新衣服，心中却暗自盤算道：這丫頭十之七八是明月觀中的女道士，武功精湛，聰明美艷，下手又狠又毒，唯一的是江湖上經驗不夠老練，才被我蒙騙過去，此非善地，不宜久留……

但聞小桃紅的嬌甜聲音又傳了過來，道：「你在喝洗澡水呀，怎麼還不出來？」

「這就來了。」知機子還眞被嚇了一跳，壁門呀然而開，小桃紅當門而立，笑道：「穿戴整齊了，爲什麼不開門出來？」

知機子那裏還敢大意，搖搖頭，道：「不會開門呀！」

「倒是我的錯了，對不住啦！」小桃紅伸手拉住知機子，並肩坐在床沿上，拿着一叠銀票，道：「數數看？原璧歸還。」少一點江湖歷練，但人却詐得厲害。

知機子果然數起來，這是養生保命的本錢，缺少不得，四萬陸仟兩一張不少。數出一萬兩，遞了過去，道：「姑娘罰的一萬兩，敬請哂納。」

「還記得呀！」小桃紅接過銀票，笑道：「有件事，怕要讓你失望。」

「我知道，姑娘有事……」

「很重要的事，不能躭誤！」小桃紅道：「桃花院有一百多位姑娘，一定還有你看順眼的，去看看選一個吧？如若你能不走，明晚上……」

「不用了，」知機子接道：「我看我該走了，如果我色心不退，一定會來找姑娘。」

「別忘了帶走你的飛刀、銀針、金錢鏢，」小桃紅笑道：「眞希望你還會再來看我！」

知機子點點頭，向外行去。

他不敢走得太急，擔心引起小桃紅的懷疑。

步出了桃花院，知機子仰天長長吁一口氣，回想經歷的生死之險，恍如有隔世之感。

再把往事細思量，頓有着被耍之感，什麼也沒撈着，花了一萬多兩銀子。

小桃紅確如花蕾初綻，美得銷魂，但也美得很詐，陰險毒辣，笑裏藏奸。想想看，幾十歲的老江湖了，栽在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手裏，這份窩囊，簡直沒法提了。

抬頭看去，夜星閃爍，已是將近三更時分。

心中念轉，人却信步向前行去。

「知機子，牛鼻子老道士，久違了。」聲音來得突然，知機子本能地停下了脚步，流目四顧，處身在一個相當荒涼的地方。

但立刻感覺到情勢不對，又舉步向前行去。

可惜已經晚了。

迎面走出一個全身黑衣的人，刀已出鞘，握在手中。

左、右兩側，也同時出現兩個黑衣人，三個人已佈成了合圍之勢。

「果然是你，」迎面行來的黑衣人，冷冷說道：「花下作鬼也風流，亮出你的文昌筆吧！」

知機子打量下四週情形，竟是金陵杜家堡的堡主杜浩然。

「什麼文昌筆，誰是知機子？」知機子裝出一臉茫然。

心中却暗忖道：「好傢伙，我進入桃花院時，已被他們盯上了。」

「你瞞過了小桃紅，」杜浩然笑道：「也幾乎瞞過了我，你如再沉着一點，足不停步，目不四顧，就把我瞞過去了，可惜，你還不夠沉着。」

「從何說起呀！深更半夜的，突然傳來話語聲，嚇人一跳啊。」知機子還在裝迷糊。

「你臉上的易容藥物，可以掩去你本來面目，」杜浩然道：「我也知道你技藝博雜，練過變音術，但你那一對眼神瞞不過我，沒有相當的武功根底，不會那麼充足。」

「老朽確然練過武功，年輕小伙子，十個八個人，不會是我敵手，但要碰上了江湖高手，就不堪一擊了，我的招子亮，腦筋好，識判不誤，所以，才能在風雨飄搖的江湖中，存命保身，三位個個都是高手，別說三個人了，就只一個人，在下也撐不過三五個照面。」知機子飾詞掩辯，同時也送過去三頂高帽子。

三個人聽得舒坦，殺機也消退了不少。

「就杜某所知，知機老道也是能言善道的人，會算命卜卦，又會醫病救人……」

「老朽就沒有這份能力了，」知機子接道：「我的底細來歷，小桃紅姑娘已盤詰得很淸楚了，三位旣認識她，問一下就全知道了。」知機子江湖經驗豐富，扮傻裝懵的本領十分到家，沉着鎭靜，神色不變。

杜浩然手中長刀一探，挑起知機子長衫下襬。

他出刀快速，刀去刀回，只不過眨眨眼的工夫。

但已看清楚了腰中只有一把尺半短刀，未見知機子賴以成名的文昌筆。

「你眞的不是常在金陵夫子廟前擺攤賣卜的知機子？」杜浩然似是相信了知機子的謊言，雖然心中仍有懷疑。

知機子呢？心中暗唸佛號，咬着牙未閃未動，他心中很明白，一動就是個火併生死的局面，杜浩然刀快如風，剛才如要存心傷人，知機子至少要丟去半條老命。

文昌筆這件兵刃的錯覺，蒙住了杜浩然的理智，當然，知機子的老練沉着，應對得宜，也是渡過難關的原因。

「聽說你在中原道上打家劫舍，無惡不作，」杜浩然道：「但目下的江南地面上，不興這個，盜竊搶劫，都會要你老命，走吧！」

知機子抱拳一個羅圈揖，放步向前行去，杜浩然果然未予阻攔。

「方兄，你看他是誰？」杜浩然道：「是否還有可疑之處？」

一個黑衣人撕下蒙臉布巾，笑道：「有！杜兄和他交談時，我一直仔細的觀察他，我認識知機子，但記憶却不是很深刻，只能說他體型很像，眼神可疑，但一口河南省的口音，就不像知機子了。」

原來這人是血劍方傑，青竹樓的掌櫃，三聖會掌控了江南道上地盤之後，青竹樓就由眞正的生意人接手了，方傑也調入三聖總會，出任巡行護法，專司尋覓潛隱各地反抗三聖會的敵人，生擒搏殺，可以擅專，也負責發掘三聖會中弟子的忤逆劣跡，是一種很有權勢的職位。

「就這樣放走他，可能是大意了一些，」杜浩然道：「要不要追上去，再查問一次？」

「在下亦有此意，」方傑道：「會主非常在意知機子，如若証實是他，可是一件很大的功勞。」

另一個一直未開口的黑衣人突然接了話，道：「能夠活捉了他，就不難查出他的身份，否則就殺了他，也可消去心中之疑，我們已錯殺了很多人，多一個又有何妨？」

此人論斷冷酷，殺機充盈，完全是一種視人命如草芥的心態。

知機子沒有走遠，行出不遠，就地一陣翻滾，把一件新長衫，沾染上一層泥土，又潛回在幾人不遠處，伏地靜聽，把三人一番交談，倒是聽得淸淸楚楚。

知機子本有着很高的認人能力，早已認出了杜浩然和血劍方傑，但另一個是何許人物？却未認出來，主要的原因是不敢放肆多看。

「杜兄說得是，」杜浩然道：「兄弟突然想到，剛才我們輕易的任他離去，是我們被他一頂高帽子壓得殺意大減，江南地面上，除了知機子外，善此不着痕跡、騙術的高手不多，他讓你聽得舒服，却又不顯自卑。」

知機子想起來了，一句林兄，使他想起了綠林道上一位兇名極著的人物，八步追魂林光壁，三個人都不好惹，眞是一個也難應付。

「這陣工夫，只怕他已走得很遠了，」方傑道：「要追也得快一點。」

「走！」林光壁第一個飛身而起，向着正南方追了過去。

正南方位，正是知機子的去向。

杜浩然、方傑緊隨而去。

知機子可以淸楚聽到了三個衣袂飄風的聲音，因爲他潛隱之處，離三人也不過七、八尺遠。

估計三人行出三四里外，知機子才緩緩站起身子，忖道：「你估算出老道的易容、變音術，却未估出我練過潛行隱跡身法，練得雖不高明，還是騙過了你們六隻眼睛。」

他只在心中暗想，並未說出來，他明白仍在險境，不能得意忘形，立刻轉身向東方奔去，走得快，幾乎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知機子停下脚步仔細瞧，還未看得淸，因爲那個人全包在一件黑布中，夜裏看上去有點恐怖，也無法肯定它是人或是一棵枯樹。

「什麼人？」知機子摸出了腰中的尺半短刀，橫刀待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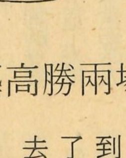
「黃老爺子，這麼快就把我給忘懷了？」隨着飛開了一件黑色斗篷，一身藍色勁裝的小桃紅，就站在兩三尺外，右手中也多了一把寶劍，笑道：「老爺子，寃得我好苦啊！人家對你那麼好，還錢、送衣，又叫人送水洗澡，你却活活坑了我呀！」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任劍秋不甘心受挫，請了伏獸王黎不違五大弟子的黎豹、黎熊助拳，約君簫出來比武，想置他於死地，姬紅葯怕君簫有閃失，暗裡跟踪，事情被客棧裡的瘦小老頭看到，這風塵異人預先到現場將豹、熊兩人擊倒離去，任劍秋和君簫才至，任劍秋以爲是姬紅葯將兩人擊倒，她也自認不諱，才和君簫揚長而去……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招聘有蹺蹊　藝高勝兩場

姬紅藥嬌軀一軟，口中輕啊一聲，一下撲入他的懷裏，就像受驚的小鳥一般，把臉頰貼着他的胸膛，嬌喘道：「雲大哥，不是你及時拉住我，今晚非跌死不可！」

君簫道：「妳跳得太猛了。」

「嗯！」她口裏輕輕嗯着，整個人却柔順的貼在他身上，壓根兒就不想離開他的懷裏，貼得緊緊的。

君簫只覺她伏在胸口，臉頰熱烘烘的，好像在胸口燃燒，兩顆心都在劇烈的跳動，彼此都可以感覺到對方的心跳，他雙手緩緩的環住了她柔若無骨的嬌軀，漸漸低下頭去……

就在這節骨眼上，離他們身側不適，有人發出「嘻」的一聲輕笑！笑聲雖輕，却含有看不過癮的意思！

擁抱着的兩人突然警覺，姬紅藥紅着臉，低聲問道：「誰？」

君簫更是心頭怦怦亂跳，舉目四顧，那裏有什麼人影？

就在此時，但聽城牆下隱隱傳來一陣踢踢嗒嗒的聲音漸漸遠去。

姬紅藥跺跺脚，啐道：「又是他！」

君簫問道：「妳說他就是喝醉酒的那位老人家？」

姬紅藥恨聲道：「不是他，還是誰？都是他……」

君簫戴着面具，雖然看不到他赧紅的臉色，但他內心却感到甚是慚愧，就是因爲她說話時的神情，有點像李如雲，自己才會一時情不自禁，一面歉然道：「在下一時魯莽，眞對不起妳……」

姬紅藥掠掠鬢髮，紅着臉道：「我又沒有怪你。」

君簫道：「時間不早了，我們快些走吧！」

姬紅藥伸過手來，道：「雲大哥，跳下去我有點害怕，你拉着我一起跳好麼？」

君簫義不容辭，只好拉住她纖手，兩人雙雙躍落地上，他立刻放開了她的手，展開脚程，朝前奔去。

姬紅藥跟在他身後，心裏還是甜甜的。

回轉客店，已是快三更了，兩人各自回房，一宿無話。

第二天早晨，君簫一覺醒來，開門出去，看到西廂房還關着門，只當瘦小老頭還在睡覺。

這時正好一名伙計從廊前經過，陪笑道：「客官早，小的這就給你老送洗臉水來。」

君簫低聲問道：「伙計，對面那位老人家，昨晚喝醉了酒，還沒起來麼？」

店伙道：「那老客官天還沒亮，就騎着驢走啦，哦，小的差點忘了，他還有一個口信，要小的轉告客官呢！」

君簫問道：「他怎麼說？」

店伙道：「老客官說：客官別忘了請他喝喜酒。」

君簫笑了笑道：「這位老人家眞會開玩笑。」

姬紅藥打開房門，問道：「雲大哥，你在和誰說話呀？」

君簫道：「是我在問伙計，對面那位老人家起來了沒有，伙計說他天沒亮，就走了。」

姬紅藥道：「他一定怕我們找他，才偷偷的溜了。」

店伙送來洗臉水，兩人盥洗完畢，吃過早餐，王小七已經套好車子，在門口等候，連店賬都已付過。

姬紅藥坐上車廂，還含情脈脈的望了君簫一眼，她當然希望君簫也坐到車廂裏去，只是少女總有些矜持，她雖然一向任性慣了，但經過昨晚城牆上的擁抱，她反而有些羞怯，不敢說出口來，但見君簫從小廝手中接過馬韁，翻身上了馬背。

不知怎的，她如今越看越覺得雲驚天舉止灑脫，眉宇眼神，處處都透着與衆不同的氣質。

譬如說，姐夫武功雖高，人品清俊，但看去就像一個白面書生，沒有雲驚天這股子剛毅之氣。

雲驚天雖然樸實無華，但一舉一動，和談吐之間，仍有他的瀟灑之處，那是出乎自然的俊逸，不像姐夫在舉止上，有矯揉造作之嫌。

她自己也感到奇怪，她一向崇拜姐夫，也一向以姐夫作爲自己選擇對象的標準，而且也一直這麼想着：「嫁姐夫這樣的人，即使比姐夫差一點，也不要緊。」

這想法埋藏在她心裏已有多年，那知在一夕之間全改觀了，覺得雲驚天處處都似强過姐夫！

馬車沿着大路直馳下去，姬紅藥的芳心也像車輪一般，好像轆轤般轉個不停。

未牌方過，馬車馳進高大的南昌城門。

君簫一直跟在馬車後面，這時一催馬韁，趕上半個馬頭，朝王小七問道：「小七哥，這裏就是南昌城了？」

王小七進入城門，車行的速度立即緩慢下來，聞言點點頭道：「不錯，這裏就是南昌了。」

君簫轉過身，朝車廂裏的姬紅藥道：「二小姐，這裏已經到了南昌，在下就此告辭。」

坐在車廂裏的姬紅藥身軀猛然一震，急急掀簾問道：「你要走了？」

君簫道：「是的，在下已把二小姐護送到地頭上，在下自該告辭了。」

姬紅藥一呆道：「你不去聚英樓了？」

君簫不願再停留下去，因爲她說話的神情有幾分像李如雲，一想到李如雲，自己就會情不自禁，他痛苦的笑了笑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

姬紅藥眼圈一紅，幾乎要哭出來：「那你也不去看我了？」

君簫忽然瀟灑一笑，道：「在下如果沒離開南昌，一定會去看妳的。」

姬紅藥幽幽的道：「那我會等你的。」

短短的六個字，却包含着無限情意。

她知道僅憑兒女之情，是縛不住雲驚天的，他從塞外來，自然想有一番作爲。

她心目中的情郎，正是一個有抱負的男子漢，因此她只好寄托在等待上。

君簫拱拱手道：「二小姐珍重。」

正待帶轉馬頭。

姬紅藥叫道：「雲大哥，慢點。」

君簫只好停住。

姬紅藥目含幽怨，說道：「我要你叫我紅藥。」

君簫感動的道：「紅藥，珍重。」

姬紅藥眼角間已經綻出兩顆晶瑩的淚珠，說道：「你多珍重，你一定要來看我。」

「最難消受美人恩」，君簫心頭一陣悃然，點頭道：「我會的。」

＊　＊　＊

馬兒轆轆的隨着大街絕塵而去。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君簫策馬徐行，心頭也有着說不出的落寞，他在橫街一家客店門首下馬，早有站在店門前的伙計接過馬匹去。

君簫跨進店堂，又有一名伙計迎了上來，陪笑問道：「客官住店？」

君簫隨口說道：「上房。」

伙計連聲應是，領着君簫到了後進，打開房門，陪笑道：「客官請進，小的替你打水去。」

這個伙計剛跨出房門，另一個伙計手中捧着一個小布包囊走了進來，哈着腰，陪笑道：「這是客官的東西，小的給你老送進來了。」

君簫只有一個隨身包囊，自己已經提進來了，這小布囊並非自己的東西，這就問道：「伙計，你是從那裏拿來的？」

那伙計陪笑道：「小的專管客人馬匹，這個布囊掛在馬鞍後面，許是客官忘了，小的特地給你老送來的。」

上。

說着，雙手把小布囊放到桌上。

君簫覺得奇怪，這小布囊明明不是自己的東西，怎會掛在自己馬鞍之上？但店伙既已送來，只得說了句：「多謝。」

那店伙道：「這是小的份內之事，客官不用說謝。」

說完就退了出去。

接着先前那個伙計打來洗臉水，又泡了一壺茶送上。

君簫洗了把臉，取來布囊，解開束在袋口上的絲絛，目光一注之下，不由看得一怔！

這布囊之中，竟然是一袋晶瑩奪目的明珠，每顆都有葡萄大小，大概總有百顆之多！

百顆明珠，價值不小，又豈是普通人家拿得出來的？他迅即想到了姬紅藥，暗道：「一定是她，她怕自己不肯收，故而偷偷掛在馬鞍後面的，自己決不能收，應該去交還給她才是。」

這就依然把袋口紮好，收了起來。

第二天一早，君簫會賬出門，跨上馬背，一路馳出南門，這是一條石板鋪成的大路，他行了一段路，依然沒有看到聚英樓，心中不禁暗暗嘀咕，姬紅藥曾說：自己如要找她，可到南門外聚英樓找馮總管去。當時沒問清楚聚英樓在那裏？南門外地方遼闊，這到那裏找去？

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身後來路，正有一條人影奔行而來。

君簫因自己不知聚英樓如何走法，看到後面有人行來，急忙翻身下馬，佇立道旁，等人問路。

不過轉眼工夫，來人已經奔到近前，這人約莫三十七八歲，四十不到，嘴上留着兩撇鬍子，身穿密扣勁裝，肩頭背一柄飄着紅綢的單刀，脚下甚是矯捷，一看就知是個江湖中人。

那人一路奔行，自然也早已看到君簫翻身下馬，站在路邊，好像是等着自己一般，因此奔行到距離君簫還有兩三丈遠，脚下就緩了下來。

君簫就抱抱拳含笑道：「兄台請了。」

那人兩道目光不由的朝君簫打量了一眼，抱拳道：「兄台有什麼見教？」

「不敢。」君簫道：「在下想請教兄台一聲，不知南門外聚英樓如何走法？」

那人赫然笑道：「兄台原來也是到聚英樓去的，那眞是巧極，兄弟慕名而來，正要到聚英樓去，咱們正好一路。」

君簫喜道：「如此甚好，在下還沒請教兄台貴姓？」

那人道：「兄弟祁長泰，兄台呢？」君簫道：「在下雲驚天。」

祁長泰看了君簫一眼，又說道：「雲兄一向在那裏得意？」

他沒聽說過江湖上有雲驚天這號人物，故而有此一問。

君簫道：「在下剛從塞外來。」

祁長泰哦了一聲，又道：「凡是慕名前往聚英樓的人，都得有人引介，不知雲兄的引介師傅是那一位？」

君簫聽得一怔，問道：「到聚英樓去，還要有人引介麼？」

祁長泰笑了笑道：「沒人引介也沒關係，聚英樓接待四方豪傑，看重的是眞才實學，只要通得過他們的試驗，一樣會把你待若上賓。」

君簫越聽越奇，不覺問道：「在下還要向祁老哥請教，不知這聚英樓是什麼所在？」

祁長泰也聽得大奇，問道：「原來雲兄一點也不知道？」

君簫道：「在下剛從塞外來，只聽說南昌南門外，有個聚英樓，旁的就不清楚了。」

祁長泰道：「這就是了，只要是大江南北的人，就算三歲孩子，也都聽說過聚英樓的大名了。」他抬抬手道：「這話說來可長呢，咱們還是邊走邊說，雲兄你請。」

君簫忙道：「祁老哥請先。」

祁長泰道：「咱們邊走邊說，誰也不用客氣。」

君簫一手牽着馬匹，和他並肩而行。

祁長泰道：「聚英樓的東主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小諸葛諸葛眞，雲兄來到江南，小諸葛諸葛眞的名號，你總聽說過了？」

君簫點點頭道：「在下聽人說過。」

祁長泰道：「小諸葛是南七北六十三省九家鏢局的總鏢頭，他在武陽鎮創設聚英樓，爲的是接待南來北往的四方豪傑，只要是江湖朋友，稍有幾分名氣，就可以在聚英樓上吃喝一頓，缺少盤川，還可以到櫃上領取十兩八兩銀子……」

君簫道：「這小諸葛倒是大方得很。」

「是啊！」祁長泰道：「他手下九家鏢局，生意越做越大，只要是大城鎮，都有他的分號，因此聚英樓長年都在招攬鏢師，會武的人前去投奔他，只要有一位成名武師的引介，即可錄用，但仍得按本身武功，分爲三等九級，分發各地鏢局任用，據說他們最低級的鏢師，只要一被錄取，每月收入，都比一般鏢局的鏢師要高出許多，因此各地鏢頭，投效來的可着實不少。」

君簫心頭一動，問道：「沒有人引介的呢？」

祁長泰道：「沒人引介，只要通得過他們的試驗，一樣會被錄取，反正三等九級，你能通過幾級，就有幾級的待遇，最是公平不過了。」

君簫問道：「祁老哥一定有人引介的了？」

祁長泰輕輕歎息一聲道：「兄弟一向在漢陽一家鏢局任事，今年鏢局歇了，由局主介紹兄弟來的。」

君簫心中暗暗忖道：「看來這聚英樓大不簡單，莫非會是七星會的人？」一面敷衍着道：「原來祁老哥還是名鏢頭，在下失敬得很。」

兩人邊說邊走，脚下可並不慢，不過頓飯工夫，武陽鎮已經在望。

祁長泰伸手一指，說道：「前面就是武陽了，聚英樓就在大街上，只要跨進鎮口，第一眼就可看到聚英樓了。」

他說的沒錯，君簫和他進入武陽鎮，果然，一眼望去，就看到矗立在大街上的一座巍峨輝煌的樓宇，正面高懸着「聚英樓」三個金字的招牌。

聚英樓一排七間門面，看去既有酒樓，又有客棧。

其實客棧、酒樓，只是掩人耳目而已，聚英樓的眞正身份，就是聚英樓，聚天下英雄於一樓。

這時還不過辰牌時光，聚英樓前進一、二兩層，此刻正是茶座最盛的時刻。

兩人走近門口，君簫把馬匹交給了在門口伺候的小廝，兩人因樓下人多，而且都是些販夫走卒，人聲嘈雜，相偕走上樓梯。

樓上，是五間打通的一個敞廳，裏面還有幾個垂着布簾的小房間，這時敞廳上也有七八成座頭。

伙計看到有人上來，立即迎着招呼道：「二位客官，正好還有一個臨窗的位子，二位請隨我來。」

說罷，領着兩人一直走到一個臨街的角落上，果然還空着一張茶几，對面放了兩把籐椅。

祁長泰取下肩頭背着的刀，和君簫對面坐下。

伙計問道：「二位喝什麼茶？」

祁長泰道：「兄弟喝香片，雲兄呢？」

君簫道：「我來一壺清茶就好。」

伙計走後，祁長泰把面前一雙竹筷輕輕移動一下，然後又把一個茶盅，推到了前面。

君簫一身武功，在當今武林中，已是數一數二的年輕高手了，但他畢竟出道江湖爲時尚淺，祁長泰這些小動作，他却毫無所知。

過不一回，那伙計替兩人送上兩壺香茗，目光一瞥，立時放下水壺，朝祁長泰恭敬的陪笑道：「二位大爺可是要找掌櫃麼？」

祁長泰一抱拳道：「正是，兄弟祁長泰，這位雲兄，叫做雲驚天，專誠求見掌櫃而來。」

伙計忙道：「二位請用茶，小的這就進去稟報掌櫃。」

祁長泰拱手道：「有勞了。」

伙計道：「祁爺不用客氣。」說完，轉身而去。

祁長泰取過茶壺，替君簫面前倒滿一盅，然後又替自己倒了一盅，說道：「雲兄，請用茶。」

君簫說了聲：「多謝。」

他暗自留心，但見滿樓茶客，有的正在低聲說話，有的兩三個人聚在一起下棋，樓上雅座，果然清靜得多，但也看不出有何異處。

祁長泰看他不住的遊目四顧，只道他剛從塞外進關，對江南的風俗習慣處處覺得好奇，倒是並未在意。

兩人一面喝茶，一面剝着花生慢慢吃着，祁長泰問道：「雲兄初到江南，生活還不習慣吧？」

他是沒話找話說。

君簫笑了笑道：「剛來覺得不大習慣，這幾天好多了。」

剛說到這裏，只見那伙計匆匆走來，朝二人拱拱手道：「二位久候了，掌櫃有請。」

祁長泰慌忙站了起來，君簫也跟着站起。

那伙計道：「二位請隨小的來。」

祁長泰取起單刀，掛到腰間，一面朝君簫抬抬手道：「雲兄請。」

君簫道：「祁老哥不用客氣，還是你先請。」

祁長泰不再多說，當先舉步走去。

那伙計領着二人下樓，穿過一個小天井，在門口站住，向裏一躬身道：「回掌櫃，祁爺、雲爺二位來了。」

只聽一個響亮的聲音說道：「有請。」

那伙計連應了兩聲「是」，才退後半步，躬身抬手道：「掌櫃有請，二位請進。」

祁長泰朝他點頭稱謝，一面又朝君簫抬了抬手，舉步跨進門去，君簫跟在他身後而入。

這是一間相當寬敞的客室，中間一張紅木圓桌，四週圍着四把雕花太師椅，桌上放一個銀盤，盤中央放一把白瓷描金茶壺，和五個茶盅。

上首一把太師椅上，端坐着一個身穿藍布褂，臉色白淨的中等身材漢子，看去約有五十來歲。

生成一張冬瓜臉，三角眉、三角眼，嘴上留一撮八字鬍子，只要不笑，就像欠了他陳年舊賬似的，

拉着長臉孔。

這漢子不用說就是茶樓掌櫃的了，此時他正在吸着旱煙，手裏的一支旱煙管，是竹節根做的，長約兩尺，已經吸得色呈紫紅，光澤發亮，配着象牙嘴，白銅煙斗，一看就知是個稍有身份的人。

他吸了一口煙，然後伸手，取起面前一隻細瓷茶盅，輕輕呷了一口，才緩緩的站起身來。

他動作雖慢，但站起來得恰是時候，因爲祁長泰、君簫二人，正好在此時跨進門口。

掌櫃的一手握着旱煙管，略爲拱手，皮笑肉不笑的道：「失迎，失迎，一品刀祁老哥名滿三楚，肯惠然光臨，眞是幸會之至。」

他因「雲驚天」三字在江湖道上默默無聞，是以並未理會，只是話落之時，朝君簫略頷首而已！

君簫從他口中聽得出來，一品刀祁長泰似乎還是一位大有名氣的人，不然掌櫃不會說得如此客氣。

祁長泰連連拱手道：「掌櫃好說，在下愧不敢當。」

掌櫃的一擺手道：「二位請坐。」

他也不管客人坐下沒有，自己就大馬金刀的坐了下去。

此人舉手投足，果然極具氣派，不失爲掌櫃的身份。

祁長泰、君簫相繼坐下。

祁長泰一欠身道：「在下還未請教掌櫃貴姓？」

「馬。」掌櫃的接下去道：「草字天行。」

祁長泰拱手道：「原來是馬掌櫃。」

馬掌櫃深沉一笑道：「祁老哥遠道而來，不知有何賜教？」

祁長泰道：「馬掌櫃言重了，賜教二字，在下如何敢當，在下因漢陽四泰鏢局收了，特來投奔，這是李局主的介函，請馬掌櫃過目。」

說話之時，已把一封介函雙手遞了過去。

馬掌櫃呵呵一笑道：「歡迎，歡迎，祁老哥有意加入敝局，眞是求之不得的事兒……」

他一手撕開信封，抽出信箋，只看了幾行，又大笑道：「李局主在信上竭力推荐祁老哥之能，其實，哈哈，祁老哥一品刀三個字，大江南北，還有誰沒聽說過。」

他望望一品刀祁長泰，拖長聲音說道：「不過……」

祁長泰道：「馬掌櫃有什麼話，但請明教。」

馬掌櫃道：「兄弟這裏是鶴壽堂，上面還有光祿、景福兩堂，以祁老哥成名多年，自然不用經過試驗，就可在敝堂按『福』字級的待遇，但即使如此，還是太委屈祁老哥了。」

祁長泰笑道：「馬掌櫃這是往在下臉上貼金，但在下心裏有數，像在下這麼一塊料，江湖上比比皆是，豈敢妄想再往上攀，馬掌櫃賞在下一碗飯吃，在下已經感激不盡了。」

馬掌櫃笑道：「只要祁老哥不嫌棄就行，先在兄弟這裏躭一段日子再說，老實說，單止兄弟這鶴壽堂，成了名的江湖朋友，可以免去試驗，再往上，要想進光祿堂去，可就不大容易了，就是前天，有一位北太極門的成名武師日月雙環季子春，已經通過光祿堂『壽』字級，他還想試『祿』字級，終於身負重傷，被抬了出來。」

君簫已可從他口氣之中聽出聚英樓的一個大概情形，那是聚英樓有景福、光祿、鶴壽三個堂，由馬掌櫃主持的鶴壽堂最低，其次是光祿堂，景福堂最高。

一堂中，各有福、祿、壽三個等級，那就是祁長泰說的三等九級了。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馬掌櫃已經緩緩轉過臉來，向君簫問道：「這位雲朋友從何處來？」

他見雲驚天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夥子，因此在說話之時，冬瓜臉的笑容已經全收了起來，話聲就顯得有些倚老賣老。

君簫道：「在下剛從塞外來。」

馬掌櫃又道：「你師父是誰？」

君簫道：「家師只是天山腳下的牧羊老人，從未到過中原。」

馬掌櫃三角眼不屑的橫了他一眼，問道：「那麼雲朋友是那一位師傅推介你來的？」

君簫道：「在下初來江西，江湖上並無熟人。」

馬掌櫃道：「那是沒有引介的人了？」

君簫道：「在下是找馮總管來的。」

馬掌櫃冬瓜臉忽然一沉，冷哼道：「你想找馮總管？」他口氣一頓，跟着問道：「你初到江南，怎麼知道馮總管之名？」

君簫道：「在下是聽一個朋友說的。」

馬掌櫃問道：「你朋友姓甚名誰？」

君簫道：「在下朋友，說出來馬掌櫃也未必知道。」

這話無異給馬掌櫃碰了一個釘子。

祁長泰坐在他對面，不禁暗暗替他焦急。

只聽馬掌櫃忽然沉笑一聲道：「雲朋友目前還沒資格見馮總管。」

君簫奇道：「見馮總管還要講資格麼？」

「不錯。」馬掌櫃道：「雲朋友沒有人引介，說不得只好按本樓規定辦理了。」

君簫道：「貴樓如何規定？」

馬掌櫃道：「兄弟掌管的是鶴壽堂，共有福、祿、壽三級，江湖朋友持有引介函件前來，可視其平日成就，量才錄用，不必經過試驗。」

君簫道：「在下要經過試驗麼？」

馬掌櫃道：「正是，因爲雲朋友沒有引介的人，咱們聚英樓延攬的是天下英雄，自然最重視眞才實學，沒有引介之人，就得從本堂『壽』字級試起了。」

君簫道：「在下不在乎等級，只不知要如何才能見了到馮總管？」

馬掌櫃皮笑肉不笑的道：「只要雲朋友有驚人之藝，能順利通過本堂三場試驗，取得本堂『福』字級待遇，再請求晋等試驗，因爲晋等試驗由馮總管親自主持的，你就可以見到馮總管了。」

君簫問道：「要見馮總管，非如此不行麼？」

馬掌櫃森冷一笑道：「如有第二個辦法，兄弟何用和雲朋友說這些廢話？」

君簫霍地站了起來，拱拱手道：「馬掌櫃，貴堂三場試驗，不知要如何試法，在下那就只好一試了。」

「哈哈！」馬掌櫃跟着站了起來，點頭道：「雲朋友，那就請隨兄弟來。」一面回頭朝祁長泰道：「祁老哥既然和雲朋友同來，是否願意替雲朋友作個證人？」

祁長泰起立拱手道：「在下和雲兄只是在路上相遇，結伴同行，既有馬掌櫃吩咐，在下焉敢不從命？」

馬掌櫃口中說了個「請」，當先舉步朝屏後走去。

君簫、祁長泰隨着他轉過屏風，後面又是一進院落，大天井中，是一片細沙鋪成的練武場，左右各有一排長廊。

馬掌櫃領着兩人，步出走廊，只見右首長廊上，站着三個身材魁梧的短裝漢子，一齊朝馬掌櫃抱拳施禮。

馬掌櫃含笑點頭，一面回頭朝君簫說道：「雲朋友，這三位師傅，就是敝堂教練，按敝堂規矩，每一級，都須經過三場試驗。」

君簫道：「馬掌櫃乞道其詳。」

馬掌櫃道：「第一級是『壽』字級，三場試驗是拳、掌、輕功、內力。拳掌由一位教練下場，五十招爲限，輕功則另有場地，內力由兄弟擔任，通過這三場，始可晋入第二級『祿』字級，拳掌由二位教練下場，也是五十招爲限，輕功、內力和前面相同，第三級是『福』字級，由三位教練下場，其餘大致相同。」

君簫看了三名武師一眼，問道：「拳掌就是這三位師傅賜教麼？」

馬掌櫃道：「不錯。」

君簫道：「在下有個不情之請，不知馬掌櫃的意思如何？」

馬掌櫃道：「雲朋友請說。」

君簫道：「在下之意，拳掌一場，可否請這三位師傅一起下場，免得多耗時間。」

馬掌櫃微哼道：「雲朋友，按敝堂規矩，沒有引介的江湖朋友，必須由『壽』字級試起，三位武師下場，乃是『福』字級了。」

君簫道：「那麼在下還有一個請求，就是先由一位師傅下場，在下三招之內，如果僥倖獲勝，再加入一位下場，如果在下仍在三招之內獲勝，二位再一起下場，不知馬掌櫃意下如何？」

馬掌櫃雙目精芒閃動，沉笑一聲道：「好，好，雲朋友豪氣凌雲，着實令人佩服，你既如此自信，兄弟就破例一次。」

說到這裏，朝三名武師一抬手道：「你們都聽到了，雲朋友已經說得很清楚，三場併作一場試驗，你們就照他說的去辦吧！」

三名武師一齊躬身道：「屬下遵命。」

當下由其中一人，朝君簫抱拳一禮道：「雲朋友，那就請下場吧！」

君簫回身向馬掌櫃拱拱手道：「多謝馬掌櫃成全。」

他連長衫也不脫，飄然朝場中走去。

那名武師跟着他一同下場，走到中間，兩人對面站着，那武師道：「雲朋友不寬衣麼？」

君簫化名雲驚天之後，爲了配合身份，一直穿着藍布大褂，但今天因爲要上聚英樓來找馮總管，才穿了姬紅藥給他買的青綢長衫。

一般穿長衫的人，到了下場子的時候，如果不脫下長衫，也得把下襬捲起來，但君簫連下襬也沒捲，只是飄然下場，往中間站定，等候對方動手。要知下場不脫長衫，光捲起下襬，已是十分自負了，通常只有長一輩的人和後輩餵招，才會隨手撩起長衫下襬，往腰間一塞就算，如果雙方動手過招，決不會不脫長衫的。

君簫含笑道：「不要緊，這樣就好。」

馬掌櫃心中道：「這小子連江湖上的普通禮貌都不懂，看來眞是塞外來的了！」

那武師看君簫如此托大，心頭極爲憤怒，沉笑道：「雲朋友那就

請吧！」

君簫那會把他放在眼裏，但他臉上絲毫沒有驕矜之色，依然拘謹的拱拱手道：「賓不壓主，還是師傅請先賜教。」

正因他這一拘謹，就有幾分像鄉巴佬。

那武師嘿然道：「雲朋友那就小心了。」

刷的一聲，拉開架勢，左掌朝前一撩，右足前跨，身形側進，右手五指箕張，翻腕之間，朝君簫左臂抓到。

他使的是鷹爪門「三十六把擒拿手」，爪隨身進，出手十分快捷，左手五指勾曲，疾然朝君簫面門擊到。

君簫也沒擺什麼架勢，只是站着沒動，直待對方右手抓到，身子輕輕一側，避過那武師一記鷹爪手，接着頭臉往後一仰，身子再往右斜旋，對方左手一記反鉤拳，從君簫左肩上角衝出，也落了空。

君簫右手一探，輕輕在他左胛上拍了一掌，說道：「閣下承讓了。」

那武師擊出的左手落空，再被君簫這一拍，腳下那裏還站得住步，上身往前一衝，登登的衝出去五六步之多。

那武師做夢也沒想到君簫舉手之間，就把自己推了出去，這簡直不能算動手，心頭自然不服，一時睜大兇睛，望着君簫，正待開口！

君簫依然一副拘謹的老實模樣，朝另外兩位武師拱拱手道：「二位之中，不知那一位先加入賜教，那就請下場了。」

他說過三招之內，如果能夠僥倖獲勝，再加入一位武師下場，故而向二人打着招呼。

先前那武師氣得滿臉通紅，洪聲道：「雲朋友認爲已經勝過兄弟了麼？」

君簫笑道：「老哥如果不服氣，第二場裏，盡可向在下狠狠的招呼，這一場至少已經過去了。」

馬掌櫃也有些不相信，他發覺君簫只是取得巧，才把何師傅推出去的。

老實說，何師傅的「鷹爪功」，在江湖上也算得一把好手，怎會才一出手，就被人推出去之理？

但不管怎麼說，何師傅總是被君簫推出去了，反正第一場勝負並不重要，這就說道：「田師傅，你們就依雲朋友的意思，第二場上場好了。」

田師傅，是另外二位武師中個子較矮的一個，聞言舉步入場，站到君簫對面右首，才行停住。

姓何的武師(先前那個)早已站在左方，他恨不得一拳把君簫胸骨擊斷三根，此時雙手箕張當胸，沉笑道：「雲朋友，這第二場，是咱們兩人聯手合擊，你還是强賓不壓主，要咱們兄弟先動手嗎？」

這是故意先拿話套住君簫，他們兩人可以搶先出手。

君簫依然拘謹的拱拱手道：「正是，正是，二位只管請先。」

姓何的武師朝姓田的武師看了一眼，口中洪笑道：「雲朋友那就接招了！」

喝聲出口，雙腳左右劃着弧形，疾然朝前欺進，右掌勾曲，虛虛一揚，使的是「摘星換斗」，虛實並用，只要對手封閉慢了，他可以變虛爲實，如果對手封閉得快，立刻反實爲虛，同時左手立可跟進，這是鷹爪門連環三十六手絕招，一經施展，有雷霆萬鈞之勢！

他因方才自己根本來不及施展，就輸給了君簫，心頭這份彆扭，自不待言。這回他是立誓非要把君簫傷在他掌下不可，故而一上手，就使出壓箱底的殺手來了。

姓田的武師擔任的本是第二場較技，武功當然不會低過姓何的，而且他們二人是老搭檔，聯手已久，對彼此武功都有相當瞭解。

因此姓何的武師一掌遞出，他也搶着身形移動，左手當胸，右手一記「黑熊探爪」，單掌向君簫身側遞進。

兩人這一聯手，果然左右夾擊，首尾呼應，迅疾異常。

姓何的武師右掌未收，左爪再發，左爪向上一晃，右爪立即下沉，竟然一招緊似一招，記記朝君簫身前大穴下手。

姓田的武師使的是「嵩陽大九手」，劈、扎、砍、打，進退如風！

君簫在兩人之間，只是閃閃避避，一會側身，一會吸胸，廻旋進退，看去有些忙亂，但卻連手也沒封一下，就躲了過去，任他們出手如何凌厲，竟自連君簫的衣角也掃不着！

兩位武師看他僅是閃避，無法反擊，心頭頓時放寬，不約而同的大喝一聲，同時爪掌齊揚，奮力撲上！

這一下爪勢如電，掌發如風，十分凌厲，眼看君簫再也閃避不開！

不，兩人撲到之時，已把君簫左右退路全已封死，但就在這一瞬間，兩人爪、掌劈落，明明就在面前的君簫，忽然不見了！

不，但聞身後有人說道：「這是第二招了，二位承讓！」

話聲入耳，兩人背後胛骨上，已被人家手掌按上，掌力輕輕一吐，兩人再也站立不住，跨開大步，身不由己的朝前衝出了五六步。

君簫還是那副拘謹樣子，朝馬掌櫃拱拱手道：「馬掌櫃，這第二場，這樣可以通過了吧？」

馬掌櫃能夠當上掌櫃，身手自然極高，但他除了覺得這拘謹少年深藏不露之外，幾乎看不出他手法、身法的路數來。

這前後兩場，君簫根本既未施展拳掌手法，也未施展什麼身法，他又如何看得出來？

其實就是君簫施展了手法、身法，憑他這點氣候，也未必看得出來！

但馬掌櫃自己把身份看得很高，口中「唔」了一聲，抬抬旱煙管，說道：「第三場。」

第三場是三個武師的聯手合作。

主持這場的是個瘦高個子，姓龍的武師。

他練的是內家「奇形手」，據說這種武功創自達摩祖師，是武壇上最快速，最厲害的手法。

他可以在眨眼之間，打出七八記不同的招式，使人在頭臉胸腹同時着掌，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更因這種手法屬於內家重手法，出必傷人，就算是鐵人，挨上他七八掌，也非躺下來不可。

姓龍的武師早就躍躍欲試，聽到馬掌櫃說出「第三場」三字，他已大步入場，那姓何、姓田的二人，各自斜退一步，讓出了中間正面，三個人正好鼎足而立，把君簫圍在中間。

一品刀祁長泰看得暗暗皺眉，他在江湖上混跡數十年，見多識廣，自然看得出這姓龍的武師，手臂特長，必然練有奇特的功夫，但奇怪的是，這聚英樓馬掌櫃的這三名武師，居然全沒在江湖上露過臉，甚至連聽都沒聽說過！

就說這姓雲的少年人，一身所學，也極爲高明，自己同樣連他路數都看不出來！

看來自己這幾十年江湖，算是白闖了！

却說那姓龍的武師走在君簫面前，腳下一停，抱抱拳道：「雲朋友連勝兩場，身手果然不凡，第三場由兄弟三人聯手，向雲朋友討教，雲朋友請吧！」

君簫拱手還禮道：「在下還是一句老話，三位請先。」

姓龍的武師陰笑一聲道：「你要龍某先出手，那只是有挨打了。」

君簫含笑道：「不要緊，在下還挨得起。」

姓何的武師道：「龍老大，雲朋友既然這麼說，咱們就不用和他客氣了。」

君簫道：「這位老哥說得極是，三位只管賜教，不用客氣。」

姓龍的武師心頭陰笑道：「你小子這是自己找死！」口中哼了一聲，說道：「雲朋友那就接招吧。」

左手一揮，朝前拍來。

他這一招倒還客氣，掌影一晃，分別拍向君簫右肩、左肋、小腹氣海三處，出手如風，果然極爲快速！

姓何、姓田的二名武師，配合他的攻勢，一個右手勾曲，疾抓君簫左肩關節，一個立掌如刀，「嘶」的一聲，筆直向君簫後腰砍到。

這三人配合得好，當眞動若脫兔，幾乎是同時攻到。

君簫身形向右輕移，左手跟着後揮，從身後向右揮去，拍出一股勁風，朝姓田的身後推去。

正因他身向右側，姓田的武師砍向他後腰的一掌，業已落空，這一股勁風，却撞到姓田的身後，姓田的根本沒防到身後會有人偸襲，一時封解不及，也收手不及，(直砍君簫後腰的掌勢)掌先人後，朝前衝去。

君簫手法同樣迅疾無比，左手向後揮出之後，立時又廻手朝前一抬，托住了姓何的武師抓向左肩的爪勢，朝前推去，同時右手化掌，緩緩朝前迎出。

這幾下，君簫拿捏得極準，姓田的武師被他掌風一推，從他右肩擦身而過，朝前衝出，正好撞上姓龍的武師拍向君簫右肩的第一掌。

姓龍的武師出手雖快，但畢竟功力較深，一眼看到姓田的突然朝他掌上衝出，立即掌勢一偏，加速向左拍去，但他掌勢拍到之時，君簫也正好托住了姓何武師的手肘，朝前推去。

姓龍的武師一身武功十分了得，掌勢已練到能發能收之境，目覩君簫兩下都是以巧妙手法，借左右二人之力，向自己打來，心頭不由大怒，左手疾快帶轉，拍向君簫小腹氣海。

這一掌，他和君簫推出的右掌，迎個正着，但聽「啪」的一聲，兩人同時感到身軀一震，各自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那姓何、姓田的武師，差點撞上姓龍武師的掌力，匆促之間，吸氣橫閃，躍出數步之外。

雙方才一交手，就各自分開。

這回馬掌櫃睜大一雙三角眼，自然看得極爲清楚，他發覺君簫出手之快，不僅不在姓龍的武師之下，而且隨機應變，借力打力，手法高明已極。

只此一點，他已可斷定，三個武師決非君簫的對手。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間，戰場情勢已然有了極大的變化。

（未完・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皇宮失竊留緞帶　聖諭遊俠助緝盜

正陽樓乃北京第一大飯莊，當朝權貴，番夷貢使，多在此酬賓宴客，但三位京畿大員，同時宴請一位江湖豪客却絕無僅有。

偏偏，九門提督孫九峯、刑部總捕頭張鐵虎、禁軍總教頭石大勇等三位衞戍京城的大人物，今夜就設下這麼一個飯局，邀宴的對象正是遊俠燕子飛。

不是嗎，正陽樓的西南角上，穿過月門，人工湖的中央，有一幢精巧別緻，富麗幽雅的三樓建築，係正陽樓三大別院之一的別有天，飯局就設在此處。

一座純白大理石砌成的石橋，彎彎曲曲的連接兩邊，三位大人隨身帶來的侍衞，佈下無數崗哨，戒備十分森嚴。

別有天內的花廳金碧輝煌，銀質的餐具閃閃生光，正陽樓的大掌櫃金百萬親自出馬，一直彎腰哈背的隨侍在側，獨不見主客燕子飛。

禁軍總教頭石大勇滿臉不悅，這時開言道：「燕子飛究竟是何方神聖，怎麼這麼大的架子？」

刑部總捕頭張鐵虎正容道：「石總多年來鎮守邊關，對燕大俠的事可能所知不多，其實燕子飛最是守時守信，怪只怪咱們心急脚快，來早啦。」

石大勇的話還是不好聽：「這件事非同小可，連咱們三個人都無能爲力，姓燕的又能有多大能耐？」

九門提督孫九峯一本正經的說道：「燕子飛的能耐可大了，論年齡不過才二十出頭，却早在五六年前便已是響噹噹的人物，不知排解了多少紛爭，申雪了多少寃屈，黑白二道，大江南北，大家都管叫他燕青天呢！」

張鐵虎接口道：「燕子飛俠骨鐵膽，藝業超羣，兩年前聖上微服南巡，在泉州遭數百倭寇截擊，要不是燕大俠和柳青青奮勇救駕，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石大勇聽得一楞，驚問道：「柳青青又是誰呀？」

張鐵虎道：「柳青青是燕大俠的紅粉知己，當年柳姑娘憑着手裡的一條千年蛟皮長鞭，不知毀了多少扶桑武士刀，若是沒有她勇猛斷後，燕子飛還眞不容易將聖駕救離險地哩。」

石大勇突然瞪大了眼，道：「哦！燕子飛和柳青青的武功既然如此出神入化，又救駕有功，皇上爲何沒有重用他倆？」

張鐵虎笑道：「想那燕、柳二俠，乃神仙般人物，將功名富貴看作浮雲流水，那像我們這等宦海俗子，成天蠅營狗苟，追名逐利，說來好不慚愧！」

心有所感，情不自禁的長歎一

聲，繼道：「據說，皇上當時的確有意重用他們，不料，他二人自甘淡泊，却婉言謝絕了。」

石大勇詫異道：「這不是將現成的富貴往門外推嗎？」

孫九峯瞄了石大勇一眼，一語雙關道：「換了別人，若是得此良機，是絕不會輕輕放過的。」

石大勇聽出他話中有話，怒道：「孫大人，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一語甫畢，猛聽門外一陣砰彭！鏗鏘！之聲傳處，一位秀麗灑脫的姑娘應聲而現，手中的千年蛟皮長鞭上，還緊緊纏綑着十來支刀劍。

守在外面的侍衞緊追而至，劍拔弩張，姑娘却笑盈盈地道：「抱歉，跟各位開個小玩笑，幸勿見怪。」

皮鞭一鬆，立將阻她去路者的刀劍物歸原主。

孫九峯豎起了大拇指：「柳姑娘好功夫，眞是名不虛傳。」

張鐵虎起身相迎，目注身後：「咦，燕大俠呢！」

柳青青抱拳爲禮道：「子飛應該已經到了吧？」

有人接口朗笑道：「三位大人在此，燕子飛斗膽也不敢遲到呀。」

一位英挺俊拔的年輕人，就站在花廳樓上的欄杆邊，如臨風玉樹，如東昇旭日，風度翩翩，笑臉迎人，正是主客燕子飛。只見他輕輕一抬腿，便飄然落地，衣不飄袂，臉不改色。

三人互望一眼，心下讚歎不已。

孫九峯道：「燕大俠是什麼時候到的？」

「其實，我比三位還到得早，先瞭解一下此地的環境。」燕子飛拉着柳青青的手，侃侃而談：「想不到一陣睏倦襲上身來，竟在樓上睡着了，幸好剛才那一陣刀劍聲將在下驚醒，否則，倒眞要令石總見怪了。」

主客已到，在金百萬的親自指揮下，很快便端整好一桌極豐富的酒席。

燕子飛環目四顧，見刀劍林立，警衞甚多，皺眉道：「子飛出身草莽，一向隨便慣了，見到官兵官差就渾身不自在，可否請這幾位朋友到外面去歇着，免得擾了咱們的酒興。」

張鐵虎是何等人物，當然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清場，以防機密外洩，立命所有的護衞撤走，金百萬等人也被逐離別有天，並當衆交代：如無傳喚，任何人皆不得擅入。

燕子飛招呼大家入座，正容道：「樓上沒問題，我已查過，現在就請張總說明一下，是什麼事居然驚動了朝廷的三位大紅人，十萬火急的把子飛從太原府召來北京？」

張鐵虎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布包，打開來，裡面有三條黑色緞帶，其中兩條約二指寬，上面綉着六朵紅色玫瑰花；另一條約三指寬，綉着七朵紅玫瑰，道：「燕大俠、柳姑娘，兩位久走江湖，見多識廣，可知這是何人或那個門派的信物？」

燕子飛仔細端詳一下緞帶，以堅定的口脗道：「黑白二道，武林各派，據子飛所知，並無這樣的信物，八成是來自化外之地甚至番邦的東西。」

柳青青乍然驚「哦」一聲，若有所悟道：「子飛，你還記得吧，兩年前我們在泉州救駕時，就曾在被殺的扶桑倭寇身上發現過黑色緞帶。」

燕子飛略一沉吟，道：「我想起來了，那些武功特別高的人的腰部，都繫着一條黑帶子，有二寸寬的，也有三寸寬的，很可能帶子的寬窄係表示這個人的身份地位，或武功高低。」

凝視着緞帶上的紅玫瑰，接着說：「這三條帶子長不過五寸，自然不可能繫在腰裡，想來正如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一樣，是當作信物來使用。看這帶子也寬窄不一，上面還綉着花朵，可能也是一種門派身份與武學成就的表徵。不過，子飛並無確切把握，純粹只是猜測之詞，不知三位大人高見如何？」

九門提督孫九峯道：「燕大俠所言甚是，亂蔴之中總算理出一點頭緒來了。」

燕子飛道：「三位大人還沒有說，這緞帶究竟從何而來？」

禁軍總教頭石大勇面有愧色，道：「實不相瞞，大內『藏珍閣』被竊，這緞帶便是歹徒留下來的信物。」

「哈哈，皇宮大內居然會失竊，眞是天下奇聞。」燕子飛陪大家連乾三杯酒，道：「都丟了些什麼東西？」

「三個月前，首先失竊的是『大漠寒蟬』。」

「石總是說，五百年前，在大漠寒潭之中，發現的那顆可以醫百病，驅百毒，狀如秋蟬的夜明珠被人偷走了？」

「不錯。一個多月前，歹徒再度光臨，盜走一雙上古神劍。」

柳青青臉有驚容道：「可是大內珍藏的天下第一名劍——莫邪干將？」

張鐵虎讚道：「柳姑娘好廣博的見聞，對大內收藏如數家珍一般。」

柳青青笑容可掬道：「張總過獎了。想那莫邪干將不但是亘古名

劍，而且其中還有一個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哩，故而印象深刻。」

孫九峯道：「噢，雙劍還與愛情有關，孫某倒想聽聽。」

柳青青道：「此乃歷史典故，斑斑可考，當年吳王命鑄劍名家干將鑄劍於吳地天池，鐵汁久久不下，其妻莫邪情急，問計於將，乃夫告以先師歐治子有言，謂此情形，若以女子祭爐神，可得名劍。莫邪聞言毫不遲疑，便即縱身入爐中，果得名劍一對，雄名干將，雌名莫邪，削金切玉，無堅不摧，爲歷代帝王所珍視典藏，奉爲瑰寶。」

望了燕子飛一眼，語意深長的道：「尤其莫邪劍，最爲靈異，相傳負心的男人如果遇到莫邪劍，往往會自動出鞘，殺人於指顧間。」

燕子飛笑哈哈地道：「乖乖，這麼厲害，日後我要干將就好，莫邪可不敢領教。」

柳青青啐了他一口，本待反唇相譏，燕子飛轉對石大勇道：「想必那大漠寒蟬和莫邪干將失竊後，留在現場的信物就是綉着六朵紅玫瑰的緞帶了？」

石大勇頷首道：「燕大俠所言不差，事實確是如此。」

「燕某想請教，第三條緞帶是幾時發現的？」

「半月前。」

「這次何物被偷？」

「玉璽！」

燕子飛聞言大驚失色道：「這傢伙的胃口也未免太大了，連皇上的大印也敢偷。可是，據子飛所知，陛下的玉璽平常都放在御書房內，怎會跑到藏珍閣去？」

石大勇道：「不錯，玉璽平常是放在御書房內，因爲大內竊案連連，羣臣惶恐，始將玉璽送進藏珍閣。」

「石總沒聽說過前車之鑑的故事？」

「燕大俠取笑了，石某再愚昧也不至於如此草率，經過兩次的慘痛教訓，藏珍閣的警衞已大爲加强，刑部與提督府都派有高手，參與其事，應是萬無一失，想不到……」

「想不到，竊賊只多加了一朵玫瑰花，就把天朝的大印給盜走了。」

言多譏誚，惹惱了石大勇，本待發作，燕子飛又道：「孫大人，張總，子飛跟石總雖然神交已久，卻緣慳一面，與二位可是多年老友，應該熟知小弟做人處事的一貫原則，六扇門中的事我一向不願插手，張總十萬火急的將我們召進京來，不知有何見教？」

張鐵虎敬了二人一杯酒，道：「見眞人不說假話，是想請燕大俠入主虎帳，總理全局。」

「哦，要小弟來主辦此案，使不得，使不得，張總乃行家鐵捕，用兵如神；石總統帥大內羣豪，麾下臥虎藏龍，更是游刃有餘。我與青青一介平民，說什麼也不敢僭越。」

張鐵虎聞言大急，忙道：「燕兄千萬別這樣說，事實上當大漠寒蟬失竊時，僅止大內明查暗訪，莫邪干將被盜後刑部才加入偵辦，提督府是在失印案發後始奉旨支援。說來不怕二位見笑，案發至今，可謂飛鴻杳杳，毫無端倪，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才驚動燕大俠，務請助我等一臂力。」

玉璽被盜，茲事體大，任何人皆擔當不起，孫九峯隨聲附和道：「柳姑娘心思細密，博學多聞，是有名的江湖才女，武林女諸葛，燕青天更不知破了多少無頭公案，駕輕就熟，定可克奏奇功。」

柳青青抿嘴一笑，道：「孫大人，別盡揀好聽的說，連三位大人都束手無策的事，我與子飛何德何能，又怎敢擔此重任。」

石大勇官大氣粗，慣於發號施令，見二人一再推諉，臉露不悅之色，道：「姑娘可要想清楚，誰要是偵破此案，必是大功一件，皇上必有重賞，別把現成的富貴往門外推。」

一句話激怒了柳青青，怒溢雙眉道：「想要榮華富貴，就不會仗義江湖，石總，你留着自己享受吧。」

霍地站起身來，拉着燕子飛道：「子飛，這兒的市儈氣太重，滿腦子的升官發財思想，咱們走！」

張鐵虎那敢怠慢，急忙起身攔阻，道：「柳姑娘請留芳步，事到如今，鐵虎也只好實話實說了。」

燕子飛甚覺訝異，笑說：「張總，聽你的口氣，這中間似乎還有隱情內幕？」

張鐵虎鄭重其事的道：「坦白說，邀二位來京是皇上的旨意，因素知你倆遊俠四海，淡泊名利，無拘無束慣了，雅不願以聖命相加，是以一再面諭鐵虎，相機行事，不要讓二俠受到半點委屈，就連孫大人、石總也不甚了了。」

人生在世，能得三五知己，已可足慰平生，如今竟得到皇上的知遇，怎不叫燕子飛感激涕零，當即拱手抱拳，慷慨激昂的道：「知我者皇上，雖肝腦塗地，萬死不辭！」

張鐵虎自是喜不自勝，忙將事先準備好的錦盒打開，裡面全是黃澄澄的金元寶，道：「燕大俠辦事有規有矩，鐵虎不敢逾越，均按照燕兄的規矩行事，喏！這是黃金一千兩，請笑納。」

燕子飛道：「張兄當眞清楚子飛的規矩？」

「當然，『萬金不算多，一文不嫌少，但爲正義故，生命亦可拋！』只要事關俠義，那怕是空口一句話，你燕子飛同樣會赴湯蹈火，絕不皺眉頭。」

「這是一半？還是全部？」

「老規矩，一半，另一半案破再付。」

「養鷄要米，養魚要水，許多事需要多方打點，道上的朋友也要過日子，我……不客氣啦。」

臉色一整，燕子飛又正經八百的道：「張總，子飛想知道能得到多少助力？」

張鐵虎道：「刑部所有的捕快，包括張某在內，全歸燕大俠指揮調度。」

孫九峯不稍遲疑，接着說：「九門提督府的兵馬唯燕兄的號令是從。」

燕子飛朗笑道：「謝謝，有兩位大人這一句話就夠了，但不知大內高手可肯鼎力相助？」

石大勇沉吟一下，道：「當然，當然，大內羣豪隨時聽候差遣。」

＊　＊　＊

燕子飛做事明快果決，決不因循推拖，送走了三位大人，立將正陽樓的金掌櫃找回來，將一千兩黃金交給他，道：「金掌櫃，從此刻起這別有天我包下啦，凡是江湖道上朋友的吃住，全由燕某一人負責。注意：桌上菜勿斷，杯中酒不乾，菜須佳餚，酒必上品，先給你五百兩，日後再算，另外五百兩則換成散碎銀子，稍待有一位姓陶的朋友趕到時交他即可。」

一出手就是黃金五百兩，即使是公侯巨賈也不見得有此大手筆，金百萬不禁爲之目瞪口呆，哈着腰，諾諾而退。

接着，取出一面金黃色的三角旗，上面綉着一隻振翅欲飛的燕子，高高地掛在別有天側門外的高竿上。

這「燕子旗」來頭不小，乃燕子飛的金字招牌，旗子所在之處，就表示燕子飛在此坐鎮，三山五岳的好漢一見到旗子，很快便會在此聚集，爲他跑腿、獻計、賣命！

同時，無可避免，他的對手也會來此窺伺、騷擾、暗算！

燕子飛就喜歡這樣，一切光明磊落，坦坦蕩蕩，畢生最恨玩陰使詐之人。

諸事妥當，已近黃昏，挽着柳青青的手直奔大內而去。

來到紫禁城，張鐵虎早在午門候着，三人隨即進城，繞過太和殿，從正大光明殿側，直達藏珍閣。

這藏珍閣乃一六角形建築，閣高五丈餘，係以水磨花崗石砌造而成，頂端開有六扇小窗，底層有一厚重鐵門，此外並無任何通路。方圓四丈以內，既無樹木，亦無樓閣，根本沒有地形可資利用，距最近的御書房尚有五丈之遙。

藏珍閣的六個面各寬八尺，方圓不過四丈有八，却密密麻麻的派有十二人把守，戒備可謂森嚴已極。

燕子飛前前後後的察看一遍，對剛剛趕來的石大勇道：「石總，我想請教一個問題，藏珍閣的鑰匙共有幾把？由何人保管？」

「一把，由石某自己保管。」

「可知竊賊是從那裡進去的？」

「這……」石大勇的舌頭彷彿打了結，大搖其頭道：「這事委實令人費解，弄不懂歹徒如何出入，事後也曾仔細查過，未發現任何可疑之處。」

「確切的時間知道吧？」

「不十分清楚。」

「那麼，守衞的人數呢？」

「先是四個，後來八個，最後增至十二人。」

「可否請一位來談談？」

「這恐怕不方便？」

「有何不便？」

「因爲早已全部打入天牢。」

柳青青花容驟變，怒溢雙眉，聲音也提高了許多：「既不知竊賊如何潛入，復不明失竊的確切時間，唯一的一把鑰匙又在石大人自己手中，憑什麼將那十二人打入天牢？」

言來理直氣壯，詞鋒咄咄逼人，石大勇一臉尷尬，無詞以對。

燕子飛轉對刑部總捕頭張鐵虎道：「人在刑部大牢，歸張總掌管，他們可曾招供？」

張鐵虎肅容道：「無片語隻言。」

「如此，子飛斗膽建議，把他們全部放掉好了。」

「人是大內石總送來的，本座擔待不起。」

「這根本是冤獄，一切由子飛一人承擔。」

「好吧，燕大俠既然這樣說，張某敢不從命。」

對石大勇歉然一笑，立命隨來的捕快回部放人。

此情此景，令石大勇頗爲難堪，但知燕子飛有欽命在身，也無可奈何，只有忍氣吞聲的份兒。

燕子飛望着高聳的藏珍閣，道：「石總，今夜我們是來研究歹徒如何下手，以及怎樣緝捕歸案，追回失寶，一切對事不對人，如在言語上有所唐突或冒犯，尚請海量包涵。以小弟觀察所得，藏珍閣外壁通體平整光滑，『壁虎功』無從施

展，閣高五丈多，當今武林之世，也沒有一個人的輕功達到這種境界，想來想去，得手的途徑不外三條。」

張鐵虎迫不及待的追問道：「那三條途徑？」

燕子飛目注石大勇，字斟句酌道：「根據剛才所瞭解的狀況，本俠不能不說第一種可能就是石總監守自盜。」

石大勇氣得臉色發青，雙眼發直，怎奈燕子飛言之有理，却找不出反駁的話來，兀自默不吭聲的生悶氣。

燕子飛招呼大家一齊飛上御書房的屋頂，比手劃脚的道：「第一條途徑，子飛以為竊賊很可能就是從這裡上去的。」

石大勇終於找到一個可以辯駁的機會，道：「這裡離地面雖然將近二丈，但如斜着算，距閣頂同樣在五丈以上，怎麼可能。」

「石總，前人一葦渡江的事聽說過吧？」

「聽說過，但是此處並無洶湧波浪呀。」

「雖無波濤，其理相通，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一扭頭，對柳青青道：「青青，來，咱們在石總面前獻個醜。」

柳青青蘭心蕙質，二人相處日久，默契絕佳，只要一方心念一動，另一方便會靈犀相通。當下長身一縱，朝藏珍閣那邊斜飛出三丈餘，力竭勢盡時，忽又猛抖雙臂，提一口眞氣，居然彷若一隻展翅大鵬鳥在半空中停下來。

就在柳青青靜止不動的那一瞬間，燕子飛已適時翩起而至，在柳青青的肩頭一點，借力彈起，似四海遊龍，如九天飛鷹，巧妙無比的飛到藏珍閣頂，攀往窗沿。

簡直神乎其技，石大勇呆若木鷄，剛才自己躍上御書房時，已感十分吃力，如非親眼目睹，眞不敢相信世上會有這樣匪夷所思的輕功。

張鐵虎同樣讚歎不已，深知看似輕鬆自如，實則深奧無比，不但搭配的雙方，都要有極深厚的內力與輕功修為，在時間的配合上尤其要恰到好處，缺一不可，放眼天下武林，找不出第二對來。讚不絕口的道：「兩位好功夫，佩服！佩服！」

燕子飛騰空飛回屋頂，道：「第三條途徑與此相同，方法稍異，青青，請助我一鞭。」

柳青青頷首應諾，蛟皮長鞭足足揮出三丈多。

別以為皮鞭是軟的，內家眞力貫注鞭身，立刻堅挺如鐵。

燕子飛如法炮製，在鞭梢上一點，又曼妙絕倫的上了藏珍閣。

「啪！啪！啪！好極了，好極了！」

不知何時，大明神宗皇帝朱翊鈞已走出御書房，直鼓掌叫好。

一位二十出頭，柳葉眉、丹鳳眼、狐媚妖嬈、艷光四射的女子依偎在朱翊鈞身旁，正是「回眸一笑百媚生」，使「六宮粉黛無顏色」的艷姬石貴妃。

石貴妃的身後，站着一個宮女，二名侍衛。

那宮女也是個美人胚子，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不停的在燕子飛身上打轉。

張鐵虎、石大勇忙不迭地翻身下屋，跪地高呼：「吾皇萬歲！」

石貴妃身後的那名侍衛，倏地閃了出來，暴喝道：「見了皇上，敢不下跪，難道不想活了！」

話一出口，便要拔刀動手。

然而，右手甫觸及劍柄，柳青青的長鞭已到，爆出一個清脆的鞭花，震得那人虎口發痲，那還敢再拔劍。

皇上滿臉笑容道：「馬逵，不得鹵莽，燕、柳二卿是朕特准他們免行跪拜之禮。」

馬逵悻悻而退，朱翊鈞繼道：「燕卿，案子查得怎樣了？可有頭緒？」

燕子飛畢恭畢敬的答道：「回陛下，子飛正在瞭解情況，一有端倪，自當面奏。」

一名小太監，忽從御書房匆匆趕來稟報道：「皇上，皇后在御書房候駕。」

石貴妃好大的醋勁，嬌滴滴的哼了一聲，道：「喲，才這麼一會兒工夫就吃味了，咱們走，再不走人家可要說我把皇上給霸佔了，吃獨食。」

蓮步輕移，柳腰款擺，像穿花蝴蝶似的走了。

宮女與侍衛緊隨在後，寸步不離。

已經出去數丈遠，宮女忽然轉過頭來，衝着燕子飛嫣然一笑。柳青青看得清楚，暗罵了一聲：「狐狸精！」

皇上望着石貴妃遠去的背影，苦笑了一下，也返回御書房。

燕子飛向前走了幾步，道：「石總，我想起一件事來，大內高手應該都有詳細資料吧？」

石大勇不假思索，立道：「有，每個人的記載皆巨細無遺。」

「可否借子飛一閱？」

「燕大俠要這作甚？」

「想瞭解下他們的出身背景。」

「成，本座現在就去拿。」

石大勇走遠後，柳青青笑道：「子飛，你有沒有發現，石大勇的態度好像有些改變。」

燕子飛欲言又止，張鐵虎搶先說道：「石總老於仕途，汲汲於功名利祿，親眼看到了二位的絕頂神功，又蒙聖上如此禮遇，巴結猶恐不及，那還敢再倨傲輕慢。不過，此人睚眥必報，後台又硬扎，兩位可要當心。」

柳青青道：「張總是指他那位權傾天下的太師老子？」

張鐵虎道：「再加上一位足可迷倒十個大男人的貴妃妹子。」

柳青青銀牙緊咬，語冷詞寒道：「哼，青青生平最恨鑽門路，靠關係，欺軟怕硬的人，如果有什麼貪贓枉法的事犯在我手裡，照樣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　*　*

燕子旗的號召力眞不小，才不過掌燈時分，也就是說旗子掛出來的時候僅短短幾個時辰，便有不少江湖上的朋友湧進別有天。

有的是來通風報訊。

有的是來熱心幫忙。

存心混吃混喝的也大有人在。

別以為他們無所事事，漫不經心，三五成羣的在四處溜躂徜徉，實際上正在執行警戒任務。

沒有任務的則在興高采烈的吃喝着，花廳內猜拳行令之聲不絕於耳，當燕子飛與柳青青返轉時，立刻爆出一陣如雷的掌聲，二人早已變成這些人的精神領袖，衣食父母。

二人向大家打個招呼，隨便找個位子坐下，匆匆塞飽肚子後便上樓關起房門，仔細翻閱從大內携回的資料冊。

「砰！砰！砰！」

才看了三四頁，被敲門聲打斷。

燕子飛揚聲道：「誰？」

「是我，陶濤。」

打開房門，果然正是老友陶濤，黝黑的臉蛋依舊發光發亮，鬍子未刮，鈕子未扣，衣裳不整，邊幅不修，還是那副吊兒郞當的老樣子。

燕子飛笑臉相迎，親切的握着他的手，道：「來，坐，金掌櫃把錢交給你了吧？」

陶濤一開口便發牢騷道：「有，五百兩黃金足足換了三大箱碎銀子，可是，這一羣沒有教養的孤魂野鬼實在太不像話了，銀子才抬進花廳便像土匪一般搶着分了一大箱。」

燕子飛拍着陶濤的肩膀，笑道：「小陶，別這樣說，有錢大家花嘛，這是我一貫的作風了，何況朋友們也不全都是白吃白喝，的確為我們做了不少事，火裡來，水裡去，誰也沒有說過一個不字。」

這話義正詞嚴，坦蕩磊落，陶濤深受感動，道：「大哥這樣想，小弟還有什麼話說，也只有大哥這樣大人大量的人，才能駕馭得了這羣牛鬼蛇神。不過，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說。」

燕子飛愕然一楞，道：「小陶，你今天是怎麼了？看你一本正經的樣子，到底還有什麼事？快說呀。」

陶濤拉着燕子飛的手，放在柳青青手上，道：「我要大哥和青姐立刻結婚。」

「結婚？這……」

「怎麼？你不答應？」

「我沒有這樣說。」

「莫非是另有意中人？」

「天地良心，沒有，絕對沒有。」

「那是不愛青姐囉？」

「天知，地知，她知，我知，除了青青，我心裡沒有第二個女人。」

「既然如此，為何總是推三阻四，拖拖拉拉的不肯拜堂成親？」

「小陶，別逼我，你是知道的，大哥有許許多多事情尚未完成。」

「這小弟知道，你想維護正義，伸張公理，欲使小民永無冤屈，官吏勤政愛民，令富人慷慨解囊，叫窮人免於凍餒，然而，多少年來，不論風裡雨裡，那一次沒有青姐的份，那一次她皺過眉頭，訴過苦？」

「這是實情，我們一直是最好的搭檔，也正因為大哥離不開她，所以不能結婚。」

把陶濤給聽糊塗了，道：「這是什麼鬼道理，我不懂。」

燕子飛道：「小陶，聽我說，現在我倆可以携手合作，遊俠四海，何等逍遙自在，一旦結了婚，情形就會大不相同。」

陶濤錯愕一下，道：「有何不同，還不是一樣跟着你刀裡來劍裡去，倒是結婚以後你們雙宿雙飛，名正言順，免得別人背後瞎嘀咕。」

燕子飛笑了，是苦笑，道：「陶濤，原以為你長大啦，怎麼盡說些孩子話，須知結了婚是會生娃娃的，有了娃娃就會多一分責任，多一分牽掛，再也無法這樣輕鬆愜意，自由自在了。」

陶濤本待辯駁，柳青青忽然鐵青着臉，氣虎虎地插言道：「好啦，好啦，你們都不要再說了，事實上他早就結婚啦，還不止一個，大老婆叫公理，二老婆叫正義，還生了兩個兒子，老大叫天下蒼生，老二叫江湖朋友。我柳青青算什麼，充其量不過是人家的一個陪襯，一個幫手，我大概是八百年前沒做好事，該欠人的，或者是天生的賤骨頭，成天死纏着人家……」

（未完・一）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上文提要：王子正二度援手救了老友玄劫，見他重傷暫癒，才放心離開，快馳出雁門關，碰到老友的忠義之士老古董兩夫妻，王子正告以實情，夫妻倆才知他們的幫主受重傷，在「太原騾馬棧」療傷……「江南刀才子」伍超，受僱於丘泰來，他跟踪老古董，找到玄劫，殺人不成反被玄劫重創，只好找「奪魂旗」宋剛代爲操刀……

負重任闖蕩天下　救雙嬌技壓羣雄

那不是雲，那是個人・一個青年人，他穿的一身天藍色衣裳，紫帶紮腰，背插長劍，足蹬青皮快靴，英雄巾垂在後腦勺！

他人未到，已聽得一聲清叱：「撒手！」

看上去宛似一天的飛掌，又似駕着一團掌雲出現，青年人人未沾地，宋剛的旗桿已被他拍打而落在地上！

宋剛一驚，只在一頓間，他在青年人剛站定，立刻抽出尖刀直殺過去！

青年人厲叱：「找打！」

一片極光中，一隻怪手扣住了宋剛握刀的右腕，青年人不奪刀，他抖臂用力猛一甩，宋剛那高大的身子已平着往土崖邊撞去！「轟！」

宋剛的人頭幾乎有一半進入土崖中不見了！

到了這時候才聽得玄劫一聲叫：「修羅神掌！」

青年人猛回身，玄劫這才看清來人，他嗚咽了！

「小龍，小龍啊，是你喲！」

「爹！」

青年人不是別人，玄小龍追來了！

這父子兩人流淚中，老古董夫妻兩人已奔到「奪魂旗」宋剛身邊！

老古董就在宋剛拔出頭來搖動不已的時候，他一刀砍下去！

「噢！」宋剛的一條手臂被砍斷，痛得他當場昏過去，老古董的老婆已在宋剛的袋中把那耀眼的一把銀票抓出來，她不客氣的塞入懷中了！

玄劫已在車上，道：「不要殺他！」

老古董雙目怒視伍超，沉聲道：「我要砍了這姓伍的！」

伍超已呼叫趕大車的道：「快走！快走！」

這光景早把趕大車的嚇呆了，這是在殺人，幾曾見過這場面！

趕車的抖起韁繩大聲吼：「得！得！」

那匹馬揚起四蹄拖了大車便直往黃河岸方向馳去！

老古董還大聲叫：「姓伍的，下回遇上決不饒！」

「江南刀才子」伍超聽見只裝沒聽見，車上催着大車趕快逃，去他娘的，老命才重要！

＊　＊　＊

「千手如來」玄劫伸手緊拉兒子玄小龍，他淚眼上下仔細看！

於是老古董夫妻兩人奔過來了！

「少幫主，是少幫主，天啊，老天開眼了啊！」

那女人也垂淚，道：「快十年未見少幫主了，想不到今天會在此地遇上，嗚！」她哭了！

玄小龍拍拍老古董，道：「董叔，十年光陰，你們頭髮也花白了！」

玄劫道：「定是你師父把我遇刺之事對你說了，你才會趕來！」

玄小龍爲他爹拭着淚，道：「爹，大龍幫怎麼會出事的，我起初還不相信！」

玄劫道：「孩子，先問你，你的功夫……」

玄小龍道：「爹，湧雲嶺我下苦功，早兩年我就可以下山回淮上了，只是……」

他忽的半低頭，又道：「只是……師父他老人家要多留我，因爲……」

玄劫道：「因爲你師父飛鷹不想他的女兒早早的離開他的身邊！」

玄小龍重重點頭，道：「是的，爹！」

玄劫道：「如今你單獨下山來了？」

「是的，爹，我聽了爹的消息以後，再也不管那麼多了，我連夜下山！」

玄劫道：「彩雲姑娘呢？」

玄小龍道：「爹，我管不了那麼多了！」

玄劫指着兒子背上劍，道：「你也學了修羅絕殺？那是你師父遁入深山不再出世的劍法，你……」

玄劫忽的拎起車篷邊垂掛的一片紅布，那是他以「奪命傘」自宋剛的旗桿上削落的！

玄劫迎風把破紅布往空中猛一拋，沉聲道：「露一手你的劍法！」

未聞「嗆」聲，但覺藍影一閃間，半空中傳來一陣「咻」聲不絕於耳，當人們的眼光尚在直視中，那半空中的一塊三尺大小的破紅巾正自往地上飄落，而玄小龍已收劍又回到玄劫的面前！

一邊的老古董立刻把那塊破紅巾拾給玄劫！

「千手如來」玄劫舉起紅布看，不由點頭，道：「好好，太好了！」

老古董夫妻兩人也湊上去瞧，只見紅布上被利劍劃破一個「殺」字，在上面有巴掌那麼大，劃得十分端正！

老古董撫掌樂開懷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走地有聲傳來，大伙看過去，只見斷去一臂的宋剛，拚命似的往黃土坡上奔去，他走地有聲再也不回頭了！

老古董對玄劫道：「咱們應該殺了他！」

玄劫道：「他不是咱們仇人，他只是爲銀子，咱們又何必趕盡殺絕！」

老古董已對他老婆道：「做飯做飯，少幫主也回來了，咱們出頭兒了呀！」

「嘻！」

那女人也笑開懷了！

＊　＊　＊

雙轡大車徐徐的往南馳，黃河岸就是孟津渡口。

「千手如來」玄劫在車上對兒子玄小龍道：「你既然學成歸來，又逢我重傷在身，大龍幫的事情應該對你仔細說個明白了。」

玄小龍道：「爹，你傷得重，也不急在此時說，先歇着吧！」

玄劫道：「不，看到你回來，我的傷處也好像輕多了。」

車轅上坐着老古董夫妻二人，那老古董愉快的對玄小龍道：「少幫主，憑你的一手劍法，大龍幫不會被姓丘的搶走。」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龍幫中仍然有老幫主的好兄弟，就等着少幫主回去振臂一呼，他們就會百應了。」

玄小龍道：「爹，事情出在大海上嗎？」

玄劫道：「大龍幫十一艘大海船，那是大龍幫一半的資產，兄弟們年年紅利，多一半靠那大海船盈頭所賺。」

玄小龍道：「怎麼出的事？」

玄劫道：「我聽到這壞消息，立刻率快船找到杭州灣，只打聽到海盜的消息，咱們的海船連人全不見了。」

玄小龍道：「爹，丘泰來怎麼霸去幫主寶座的？」

玄劫道：「丘泰來趁我不在總舵，他發動五位護法，鼓動兄弟們把我說成昏庸之輩，并改立爲大龍幫的長老。」

他深深一嘆，又道：「名爲長老，實爲閒人，但丘泰來是不會放過我的，歷來爭權奪利的結果，免不了一場廝殺，爹便藉機遠走塞外。」

玄小龍道：「原來我師父離開天山湧雲嶺，是同爹在一起了。」

玄劫道：「不錯，王老哥勸我靜下心來，他也把一套修羅神掌傳我，一年來我已把煩惱的心安定下來，豈知丘泰來仍不放過，他派出大龍幫新任的五大護法找上我那間簡陋的土屋。」

玄小龍一聽之下，冷冷的道：「狗急跳牆，人急上房，姓丘的不放過爹，咱們也不是可欺的。」

一邊的老古董道：「少幫主，你回來正好，咱們直上淮上總舵，逼那丘泰來交出大龍幫印信。」

玄小龍搖搖頭，道：「不！」

老古董道：「少幫主的意思是……」

玄小龍道：「事情在那裡發生，咱們就在那裡找回來，大海船在海上出事，咱們就在海上弄個水落石出。」

玄劫已重重點頭，道：「小龍，你果然長大了，你的這個決定，也是爹的意思。」

老古董道：「到海上去辦案，談何容易呀！」

他心中想着，憑眼下幾人，也只有玄小龍一人可以正面對敵，別說大龍幫的人馬船隻，便是任何一派的水面武力也不容忽視。

玄劫的心中也難以下決定，雖然他同意兒子小龍的決定，但兒子只是一個人，再加上他自十一、二歲就遠赴天山王子正那裡習藝，大龍幫幾乎沒人認識他，萬一處在危機之地，眞怕他孤掌難鳴。

玄小龍却早已下了決定了。

* * *

大車來到孟津渡口，玄小龍突然目光注視河岸邊停靠的幾艘大木船。

玄劫對玄小龍道：「這些船只能在江河行駛，大海中就無法駕駛了。」

玄小龍道：「爹，却是爲什麼？」

玄劫道：「這些船均是平底，江河浪小行船較穩當，大海船就不一樣了，船底不能扁平，船身要能吃浪與抗風力，否則危險。」

玄小龍道：「行船我沒經驗，只不過，我仍打算到海上去，因爲除非大龍幫的船沉入海底，否則必有辦法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玄劫道：「小龍呀，這一切全靠你了，一切要多加小心才是。」

玄小龍道：「爹，你放寬心，我不會有事的。」

大方船把馬車載過黃河，河邊已有招商客棧的伙計迎過來。

「各位爺們，住店不住店奉送一碗盤子麵，咱們是孟津高陞客棧來迎接爺們的，住店吧！」

這伙計一口孟津話，老古董已徵得玄劫與玄小龍二人的同意。

大車隨那伙計直駛孟津城，這兒還算熱鬧，水旱碼頭來往小販，街道上果然摩肩接踵。

高陞客棧一進三大院，老古董把馬車交由伙計，他便與老伴扶着玄劫往店中去了。

那玄小龍把伙計叫到客房中，他已開始他的計劃了。

* * *

「千手如來」玄劫與兒子玄小龍對面坐，老古董夫妻二人坐一邊，玄小龍當着他爹的面，問那伙計。

「這兒可有船出租？」

伙計忙點頭道：「有，而且隨時都有。」

玄小龍道：「有艙房可住人的船？」

伙計笑笑，道：「包租的船都有艙房。」

玄小龍道：「那就爲我們租來客船，明日一早開船，咱們不計較價錢。」

伙計樂了，因爲這裡面他可抽錢。

玄劫見伙計走了，他對兒子小龍道：「小龍呀，你有計劃，說來聽聽。」

玄小龍道：「爹，明日你們住船上，暗中駛去運河，船上養傷也不錯。」

玄劫道：「你不在船上住？」

玄小龍道：「我騎馬走旱路，也許我會先到淮上大龍幫總舵。」

玄劫吃驚，道：「你一人獨闖龍潭虎穴？」

玄小龍道：「他們不會有人認識我的，爹，當年我離開淮上，便是姓丘的也才剛入大龍幫。」

玄劫道：「只怕你在總舵也無法打探出什麼來。」

一邊的老古董道：「是呀，大幫主，事情發生以後，我們老兩口也曾到總舵打探，只是沒有人再提那件事，問多了反而遭白眼。」

玄小龍道：「你們在海上也未打聽到什麼了？」

老古董道：「我的那條船當時在洪澤湖，我們知道的消息也是半月之後傳到船上的。」

玄小龍淡淡的道：「你們放心，我自有主張。」

玄劫仍是不放心的伸手握住兒子一隻手。

「小龍，這一切似乎就指望你了，爹的傷……」

玄小龍道：「爹，你在船上不露面，便是客船也少靠近，咱們把碰面地點定在徐州城外的石堤岸，每逢初一去一次，能見面就見面，不能見面就等下一個初一。」

一邊的老古董道：「少幫主，願上天再開開眼，你一路上平安順利呀！」

玄小龍伸手拍拍老古董，他的內心熱熱的。

* * *

距離鎭江南面三里地的江邊上，有一座望江樓，那樓的附近設有幾處茶館，小酒肆也有一家，人站在望江樓往北看去，江邊土坡上的金山寺盡入眼底！

近中午時候，又見那年輕人登上了望江樓！

這年輕人已經來過七次，他登上望江樓的時候，像是在酒館中提上一壺酒，就憑那一壺酒，他可以在望江樓上躭上大半天，直到日暮西江對岸才緩緩的離去！

這年輕人不是別人，正是大龍幫少幫主玄小龍！

玄小龍自從與他爹玄劫分手後，第一站便是來到鎭江，因爲從鎭江遙望江心，他可以認出大龍幫的江船，而鎭江對面便是由徐州東

來的運河，那長八百里的運河便在鎭江對面入長江！

玄小龍靜靜的坐在望江樓上觀看江中來往巨帆，玄劫告訴他，大龍幫的船有標記，那是在船首刻繪有兩隻巨眼，主桅上一面藍白相間的長條旗！

玄小龍每天在江邊的望江樓觀察着大龍幫的大小船隻，他當然有目的，因爲大龍幫是個大組合，一部份出海的船隻，就是在鎭江才會沿江而下，那些出海的大海船必會在此鎭江過夜或整補！

玄小龍想找機會去海上，他是在等機會！

玄小龍只找大龍幫的船，如果他只是爲了去海上，他上船的機會早兩天就有了！

這時候，紅日又洒滿了江面，金星閃閃中，有一條大船從江對岸緩緩的靠過來了，看上去那正是大龍幫的大海船，玄小龍等了三天才等到，於是他臉帶微笑的步下望江樓，直往岸邊走去！

江上大船懸的長條旗子，果然是來自淮上的大龍幫大海船，人若走近船頭看，那刻劃在船首的一對巨眼睛，每一隻就有人的腦袋那麼大！

大船上的跳板又搭到岸上來，從船上緩緩的下來兩位美嬌娃！

這兩人輕盈的走到岸上來，兩個姑娘一樣的美，尤其那鶯聲般的一笑更好聽，如果說是花容玉貌，實不爲過！

玄小龍就快走到大船上，忽見二女各自雙手在臉上抹了一下，刹時二女變了樣。

粗糙的皮肉還帶着幾粒痲點，便那一雙美麗翦瞳也成了一大一小，甚是難看！

玄小龍遇上這種怪事，心中明白這二女戴了人皮面具，不以眞面目示人了！

二女嘻嘻一笑，一女回頭對船上站的一錦袍大漢道：「二叔，天黑前就回來了！」

船上錦衣大漢揮揮手，回身便走入艙中去了。

上得岸的二女這時候才把目光落在走過來的玄小龍身上，邊走邊看，臉上表情難察覺。

雙方已經錯開了，忽的一女回過身來開口道：「喂，你幹甚麼的？」

玄小龍站住了，他也回過身去！

「在下是來碰運氣的！」

兩人彼此一望，一女冷冷道：「碰甚麼運氣？」

玄小龍道：「在下學了一點粗淺功夫，總想找個工作，却又到處碰壁，所以……」

那女子道：「想到船上工作？」

玄小龍道：「如果有工作當然幹！」

那女子對另一女子道：「姐，妳瞧瞧！」

「瞧甚麼，船又不是咱們的，大龍幫的船咱們是做不了主的！」

「咱們上海有船呀！」

「別多事了，來路不明不能用！」

玄小龍一聽，立刻彎腰一笑，道：「在下只是一個人，生活單純，兩位看我像是壞人嗎？」

就在這候，從大船上跳下一個年約半百的灰髮老人，這人滿臉黑皺紋，雙手粗糙有力，原是在低頭查看船邊，聽得年輕的玄小龍說詞，不由轉頭看過來！

玄小龍也看向這老人，雙方目光相對，老人的雙目一暗，他緩緩的走過來了！

「年輕人，你是幹甚麼的？」

玄小龍尚未回答，那女子已開口了，她似乎帶着幾分關心的對老人道：「他找工作，你們不用的話，咱們帶他去太湖！」

老人衝着二女點點頭，道：「丁姑娘，妳們去街上吧，我會聽兩位姑娘的話安排他上船！」

兩個姓丁的姑娘轉身往鎭江街上走去，那老人已面對玄小龍仔細的看個不停！

玄小七被他看得心頭一緊：「老人家，你……」

老人忽的一瞪眼，道：「我看你眞像一個人，一個小時候我曾抱過的娃兒！」

玄小龍心中吃驚，難道這老人還能認得自己？人的相貌最大變化就是十歲到二十歲這十年間！

玄小龍離開淮上的時候才十歲出頭，十年時間，他的變化當然大，不可能也不應該有人認識他的！

然而面前這老人仍然直視着玄小龍！

「年輕人，你……是不是姓玄？」

玄小龍搖搖頭，道：「我不姓玄！」

老人似是有些失望的道：「你長得眞像他，唉……也許是老夫太想他了！」

玄小龍道：「老人家，我姓包，我叫包英，我是來找工作的！」

老人家道：「我們船上沒空缺，但剛才那兩姐妹答應你上他們太湖幫的船！」

他指指大船，又道：「你上船吧，明天夜裡船就到上海，太湖幫有船在那兒！」

老人家轉身又查看船邊，但忽又轉身，道：「年輕人，你眞的不姓玄？」

玄小龍一笑，道：「你老開玩笑不是？我不姓玄，我叫包英！」

老人一笑，道：「上船吧，我住船尾小艙中，今夜咱們再細談！」

玄小龍彎腰一禮，他跳到船上去了！

＊　＊　＊

玄小龍趺坐在船尾，船上九個漢子分兩批，一批是大龍幫的人，另有三個則是來自太湖幫！

玄小龍到船上，沒有人同他招呼，大龍幫的人以爲他是太湖幫的人，而太湖幫的人又以爲他是大龍幫的人，因爲雙方都見過他在岸上同兩個女的說話，又同那老人說過甚麼！

於是，玄小龍聽老人的話，他坐在船尾看江景！

就在天快黑的時候，船頭上有人大聲喊：「開飯了！」

兩個姑娘也回來了，兩人的手中提了不少東西，上了船便走到客艙中去了！

兩個姑娘像忘了玄小龍這個人似的！

老人家沒忘記，他從船頭走到了船尾！

「年輕人，開飯了！」

玄小龍一笑，道：「老實說，我正覺餓吶！」

船首過來兩個漢子，兩人手中端木盤，吃的喝的全擺上，這是往客艙中送的。

一隻大碗送到玄小龍的手中，老人道：「米飯一碗，再加上青菜豆腐，吃吧！」

玄小龍心中不舒服，大龍幫兄弟們船上工作多辛苦，只吃這些呀！

他也看到送去客艙的東西，全鷄全魚帶水菓，還有暖酒一大壺。

他怎知那是大龍幫招待客人吃的。

＊　＊　＊

玄小龍擧着一碗飯，青菜豆腐放上面，跟着老人家到了船尾上。

這一老一少的對坐着扒飯吃，誰也沒話說。

玄小龍把一大碗飯扒完，那老人才緩緩的道：「年輕人，聽口音你好像是南方兩淮人，但似乎又有重大的北地口音，你府上是……」

笑笑，玄小龍道：「我是南方人，却在北方長大。」

他說的是實話，但也未說出他的家是那裡。

老人道：「我姓周，叫周七，但兄弟們見我年紀大，叫我一聲周七公。」

玄小龍道：「周七公，我叫你周大叔吧！」

他頓了一下，又道：「周大叔，你說我長得像一個人，像誰？」

周七公搖頭一嘆，道：「不說也罷！」

玄小龍道：「咱們閒着不是？說來我聽聽！」

周七公遙看船頭，道：「怕是被人聽了去，我老人家今年五十七，日子過得苦一些，可也不打算挨刀子。」

玄小龍一怔，道：「周大叔，你心中有疙瘩呀，那更應說出來，不說會憋出病的。」

周七公道：「包英呀，我面對江面小聲說，你面朝船上注意有人走過來。」

玄小龍的心中熱熱的，果然，他上了船就發覺大龍幫的大船有了問題。

玄小龍把頭面向船頭看，灰暗中，周大叔小聲道：「包英啊，我發現你像是當年我抱過的娃兒，他是咱們大龍幫幫主玄劫的獨子，唉，只可惜老幫主他……」

玄小龍全身血脈在賁張，他緊閉嘴巴不說話。

他等着周七公說下去。

眞不巧，忽有人往這邊走過來，周七公閉嘴不說下去了，倒令玄小龍大爲失望。

只不過玄小龍心中明白，面前這位周七公當年曾經抱他，只此一樁，就令玄小龍對周七公產生親切感。

來的不是別人，「太湖雙嬌」之一的丁梅走過來了。

丁梅衝着玄小龍露齒一笑，道：「他們給你工作了嗎？」

玄小龍忙起立，道：「還沒有，姑娘！」

丁梅先是看看江面，點點星火中不少小舟在捕魚，她再看看鎮江，忽然問玄小龍，道：「你叫什麼呀！」

「包英，姑娘！」

「是個男不男女不女的名字，你身邊帶着兵器，你也會功夫呀！」

玄小龍道：「粗淺功夫，難登大雅，便是替人看守莊院也不夠格。」

丁梅淺淺一笑，道：「你倒是滿客氣的。」

她再看看玄小龍，又道：「沒關係，趕明晚到了上海，你到咱們太湖船上幹活。」

玄小龍心中有矛盾，因爲周七公提過他爹玄劫，那是他想知道的。

玄小龍很想同周七公在一起，不料周七公見玄小龍在猶豫，立刻對玄小龍道：「你快謝謝人家丁姑娘，這年頭想找個工作實在不容易。」

玄小龍這才衝着丁梅施了一禮：「謝謝姑娘。」

丁梅很高興的回艙中去了。

玄小龍這才對周七公道：「周大叔，我不能同大叔在一條船上嗎？」

周七公臉色一寒，道：「老朽在大龍幫二十多年了，如是從前，我歡迎你留在我這兒，可是如今不同了，便我也有離去的打算。」

玄小龍道：「這是爲什麼？」

周七公看看船上幾個人正在走動，他搖搖頭，對玄小龍道：「你最好少問，知道得多了對你不好。」

周七公不等玄小龍再問，歪身在小矮艙中睡了，玄小龍沒有睡，他背靠矮艙門，一時間心中千頭萬緒。

＊　＊　＊

這一夜過得平靜，玄小龍並未再打擾周七公，就在天色剛亮，大船準備開航的時候，遠處忽見一艘大海船自對岸駛來，只一看便知道是大龍幫的大船。

這條大船直往鎮江駛，船上面已有人大聲喊：「周七公，你們果然到了鎮江，少幫主回來就放船追來了。」

周七公的船上六個漢子像站班似的好整齊，排隊迎在船邊上，等着大船踏過來。

客艙中走出丁梅與丁蘭，便是那錦衣大漢也出來了，有兩個漢子却站在錦衣大漢身後面，他們不是大龍幫的人，玄小龍沒有動，他仍然坐在船尾的矮艙門口。

於是，大船靠過來了，只見船尚未靠妥，有個黑面濃眉壯健的青年人一躍到了周七公的大船上，隨之又見四個大漢也躍過來。

大龍幫如今規矩大，船上由周七公率領，衝着那黑面蒜鼻青年施禮齊聲道：「少幫主好！」

黑面青年原來是當今大龍幫幫主「白面判官」丘泰來的兒子「黑面金剛」丘占魁。

丘占魁只把手一揮，人已到了「太湖雙嬌」與錦衣大漢三人面前。

丘占魁衝着錦衣大漢抱拳，道：「眞不巧，難得三位來到淮上，我却去了河南，等我回來得知你們乘船走了，我是連夜追來了。」

錦衣大漢淡淡的道：「我們只是順道造訪令尊，承令尊定要派船相送，眞是感激，今又見少幫主熱情追來，更是感激。」

丘占魁的雙目直盯住丁氏姐妹不放，他重重的道：「既然追上，二話沒說的，咱們再轉回淮上去。」

錦衣大漢道：「再回去？」

丘占魁道：「是呀，我要好生招待三位，三位必要賞我的薄面。」

丁梅淡淡的道：「咱們出門已快逾月，徐州咱們已看過了，你的心意我們謝了。」

丘占魁道：「三位怎好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如果不去，我强留。」

他轉而對周七公幾人，道：「準備開船，隨我的大船回淮上總舵。」

周七公幾人齊聲應是，幾個人去解繩索了。

錦衣大漢面無表情的道：「少幫主，咱們不回淮上，咱們回轉太湖，以後有機會再說。」

丘占魁道：「我說過，我要强留了。」

他又衝着丁氏姐妹露齒一笑，他的牙齒倒是錚亮得可以。

「開船了！」兩條大船上的漢子們就在丘占魁的一聲令下，忙起來了。

丁梅對錦衣大漢道：「二叔，咱們上岸。」

丁蘭也道：「禮之過當便是失禮，咱們上岸。」

丘占魁却哈哈一笑，道：「眞的不給面子？」

錦衣大漢道：「你的這種面子，實是強人所難。」

丘占魁却對身側四人，道：「他們如果下船，你們四個就別再見我。」

他眞的是惡少作風，說完便走到船頭遙看江中風光。

他當然不是看風光，是擺出一副傲慢的架式。

＊　＊　＊

原來這太湖雙嬌，艷名遠播皖浙，道上不少人仰慕她兩人的美艷，均思親近，只是這兩女眼高過頂，又兼武功高強，上門的人多是灰頭土臉，知難而退！

如今丘占魁知道太湖雙嬌來到淮上，他却剛巧不在，這可令他懊惱不已，於是他連夜追來了！

丘占魁自恃大龍幫少幫主之尊，有些不把錦衣大漢看在眼中，大龍幫的勢力遠在大海上，幾曾把太湖幫等齊相待？因此，他要强留下太湖雙嬌了！

＊　＊　＊

此刻，大龍幫少幫主的近衞四大殺手，并排挽起雙臂阻住了下船去路！

錦袍大漢冷叱，道：「這算甚麼！」

丘占魁冷冷道：「跟我回去，當然是我座上嘉賓！」

錦袍大漢道：「如果不去呢？」

丘占魁的雙目看江面，但他的口氣不善的道：「那就是朋友變寃家吧！」

錦袍大漢叱道：「這是甚麼

話，我與你爹已算得是朋友吧！」

丘占魁道：「江湖上昨日朋友今日仇人的事例太多了，何足為怪？」

錦袍大漢道：「你爹是怎麼當上大龍幫幫主的呀？」

丘占魁道：「手段！」

他冷冷的回頭一哼，又道：「改朝換代，免不了一場拚殺，爭取領導，當然免不了手段，你說些過去的話豈不叫人笑掉大牙！」

錦袍大漢道：「需知我太湖幫與那大海盜之間也有幾許藕斷絲蓮的交情，你……」

丘占魁叱道：「少在我面前提老爺子，開船！」

「是……」這是幾人齊聲應！

錦袍大漢忽的推出一掌，直拍阻在船邊一人！

丁氏姐妹同時出手，雙方立刻在船上殺起來了！

淮上大龍幫少幫主却閃開在他的大船上冷笑連聲，他不出手，他的四個殺手圍緊了冷公元與太湖雙嬌，七個人就在大船中間交叉搏鬥！

「黑面金剛」丘占魁見這太湖雙嬌攻守有致，兩人配合得十分高明，再看那冷公元也是一樣的掌力雄渾，一時之間雙方實難分出勝負，臉皮上有些陰晴不定的光芒，那是令人難以猜到他心中所想的表情！

丘占魁吃吃冷笑，道：「太好了，太湖幫的這門親事結定了，你姐妹越發的令我動心，嘿……」

那丁梅怒叱道：「黑鬼，你休想！」

丁蘭也尖聲，道：「你不配！」

這是丘占魁最不願聽的兩句話，聞之大怒，吼道：「我要親手收拾妳兩人。女人啊！妳們自以為甚麼了不起，看中你兩人是你兩人福氣！」

冷公元忽的一聲暴叱：「撒手！」

與他搏殺的那個殺手直聽話，右手砍刀應聲而跌入江中，但此人也不含糊，却在刀落的刹那間，左掌已印在冷公元的胸口，發出「彭」的一聲响！

「啊！」冷公元被這一掌擊退三尺，撞在桅杆上！

立刻間，有把刀架在冷公元的脖子上！

「再動切下你的狗頭！」

「哈……」丘占魁笑了。

那當然是得意的笑，他在自己的船上還抱拳施禮，道：「冷二叔呀，咱們留客的手段不對，但情義值得同情，對不對？」

刀架脖子上，冷公元忿然的道：「眞同你老子一樣，當年他的作風就是個『霸』字！」

丘占魁道：「好說，好說！」

那個刀被擊落江中的殺手，此刻又抓了一把刀便直欺而上，變成三人對付太湖雙嬌兩人！

太湖雙嬌兩人原是以二對二，雙方還能殺個平手，但此刻多了一人，她兩人立刻被殺得亂了章法，只不過三幾個交叉迫擊中，兩女已被逼到船尾，再殺下去便只有投江一途！

刀光霍霍在兩女的身子四圍閃耀着，看得另一大船上的丘占魁笑哈哈！

「我看你兩人還能逞強到幾時！」

原來丘占魁的四大殺手彼此心中明白，少幫主急急追來，為的就是「太湖雙嬌」，江南道上，「太湖雙嬌」艷名遠播，丘占魁早就有心染指，這光景怎能出刀殺傷她兩人，那是給自己找痲煩！

為下屬者，當然要懂得主子的心意，他們四人早就知道少幫主的心意了！

四人以刀制住冷公元，氣得冷公元直跺脚！

三個人逼殺太湖雙嬌已到了船尾，只待找機會以刀制住這兩女，船上的戰事便圓滿完成了！

江風吹來，兩女已是香汗淋漓，三把砍刀就在兩人的面前激閃中，忽的傳來一聲低低的，也是緩緩的聲音，道：「兩位姑娘，可要在下效勞？」

丁梅已聽到這是靠在後艙邊那個年輕人傳來的聲音！

丁蘭當然也聽見了，她兩人無暇多開口，三把鋼刀逼得她兩人快要往江中跌落了！

逼得最近後艙門的一個殺手也聽到了這聲音，他低頭看，見是一個年青人趺坐在那兒，這人冷笑一聲，猛古丁就是一刀砍過去，口中厲叱：「找死！」

「彭！咚！」

「哎呀！」

這個變化只是刹那間的事，那名殺手一刀劈過去，不料刀走中途，鼻樑上便狠狠的挨了一拳，隨之他的刀也脫手飛落在艙頂上！

這名殺手被打得鮮血已把半張臉染紅了，哇哇叫的往一邊撞去！

兩條大船上的漢子們齊動容，丘占魁已跳過來了！

「王八蛋！」

丘占魁拔刀往這邊走，丁梅立刻叫起來。

「兄弟，你已是太湖幫的人了，你怎麼看着我姐妹被人欺侮！」

呆坐在船尾舵邊的周七公怔怔的，也是木然的叫了一聲：「包……英！」

包英當然是玄小龍。玄小龍很

想多聽聽雙方的對話，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說出來的話才最實在，只可惜雙方似乎點到為止的便殺起來了！

玄小龍一拳打得那人雙手緊捂鼻子尖聲嚎，他便也站起來了！

兩個逼殺太湖雙嬌的殺手發現兄弟挨了打，鮮血也打出來，便立刻拋下太湖雙嬌轉而砍殺玄小龍！

玄小龍不拔劍，他劍帶劍鞘左右撥打過去，臉上一片冷漠的斜視着正自過來的丘占魁！

丘占魁站在船中央沉聲道：「住手！」

兩個殺手已覺玄小龍功夫高絕，兩人聞言立刻握刀閃兩邊！

太湖雙嬌立刻左右分站在玄小龍的身邊，那丁梅驚喜的道：「你……你……」

她你了半天說不下去了，她太累了！

丁蘭也累得大喘氣！

丘占魁冷叱道：「原來妳們還帶來個保駕的高手呀！」

丁梅道：「丘占魁，是又怎麼樣？」

她還眞怕被丘占魁瞧出她們與這年輕人也才只是剛剛認識不到一天！

忽聽頭上有個漢子叫道：「少幫主，那小子前來找工作的，要不然剛才他早出手了！」

丘占魁雙目一亮，道：「是嗎？」

那人應道：「錯不了的，少幫主！」

丘占魁看看玄小龍，道：「你在找工作？」

玄小龍道：「我已經找到了！」

丁梅得意的道：「他已是太湖幫的人了！」

丘占魁道：「朋友，我送你月薪一百兩，安插你到最好地方當我大龍幫舵主，你琢磨！」

他此言一出，兩條船上的漢子們齊動容，這個承諾叫人心動呀！

太湖雙嬌也動容，但丁梅立刻冷冷道：「不論你出任何條件，我太湖幫都要比你出的高一成！」

丁蘭更加上一句：「英雄最重承諾，他早已答應入我太湖幫了，你這位惡少少來吧！」

丘占魁却逼視玄小龍，道：「朋友，是和是殺，全看你的了！」

玄小龍道：「怎麼說？」

丘占魁道：「是和！你代我收拾她姐妹，也算是進我太湖幫的見面禮，否則，你就只有出招！」

他把手一橫，又道：「我們這兒至少十七八個可以動刀的，你有能力脫圍嗎？」

玄小龍淡淡的看向丁氏姐妹！

那面，冷公元却一聲沉叱：「丘占魁，你仗人多為勝，算甚麼英雄！」

丘占魁嗤之以鼻的道：「英雄！我從不以英雄自居，我只要現實！」

丁氏姐妹彼此相望，丁梅對玄小龍道：「咱們合力突圍，他們休想攔住！」

玄小龍却不開口，他緩緩的走向丘占魁！

這光景令太湖雙嬌吃驚，以為玄小龍投入丘占魁那面去了！

丘占魁又愉快的笑笑！

「眞是的，識時務者俊傑也！」

這時候冷公元被人用繩子綑住了，四個殺手中的兩個傷者似也好多了，四人半圓形的站在船中央！

玄小龍繞過後艙，就聽那丁梅怒道：「原來是個怕死的傢伙，眞叫人失望！」

丁蘭道：「咱們算是看錯了人！」

玄小龍只回頭一笑，他把劍反插在背上了！

他的這一動作就是要人以為他不殺了，任何人也以為他這是投入大龍幫的表現！

玄小龍已站在桅下了，他却對那正自吃吃笑的丘占魁，道：「我也不是英雄，但我却是個守信諾的人，所以我以為有時候除了殺，江湖上似乎再沒有更好的解決爭端的辦法了，是不是？」

丘占魁一聽，那張笑容可掬的臉上漸漸的變了！

他變得冷漠又怕人！

「你……小子不夠聰明呀！」

「我也並不糊塗！」

丘占魁冷冷一哂，道：「你一定找死，我當然會成全你的！」

玄小龍道：「狂妄的口氣有時也會招致殺身之禍！」

丘占魁大怒，他手一揮，吼道：「殺了他！」

又見個殺手摸上來，這其中一人恨透了玄小龍，船上地方並不大，四人圍上一人，而這人雙手未拔兵刃，恁誰也以為玄小龍死定了！

痛恨玄小龍的那名殺手剛把臉上的鮮血拭去，此刻他舉刀一頭便往玄小龍撞過去！

「殺！」

他殺字出口，忽見面前一片掌影推來，砍刀狂斬中忽覺手腕一緊，雙足已自立足不穩的平飛而起！

這人的身往前飛，正撞在另一撲殺而上的殺手肚子上，這兩人往外撞跌間，玄小龍已扣住左面殺到的那大漢握刀手腕，只往反方向猛一推，那人面朝上的往江面上摔落下去，噗通一聲，水花四濺！

右面的怒漢咒罵一句：「你娘的！」

玄小龍一個半旋身錯步在這人的右後面，一掌打在那人的後頸上！

就在那人往船面上萎縮的刹那間，斜刺裡一刀狂砍過來！

那是悄無聲息的一刀，也是在玄小龍身後的一刀，便船尾吃驚的丁氏姐妹也忍不住的齊聲大叫：「小心！」

刀風發出「咻」聲！玄小龍使出一招「倒轉乾坤」，那是甚少有人想得出來的怪招！

只見他身子不往前倒，而仰面往後倒，直直的往船面上猛一倒，背後的一刀到了他的肚皮上！

這時候不少人爲玄小龍的這一招而大感驚愣，豈料就在那看上去一刃開膛的刹那間，玄小龍的雙掌眞快，看上去宛似他的雙手早就等在那個部位，刀快沾身，玄小龍的雙掌已然扣牢那隻握刀的手腕！

只見他在船面上一個反手下壓，那個自背後突襲他的人已不由得身子斜着往船板摔倒！

玄小龍已知道這一刀是丘占魁的毒手，他在丘占魁身子快摔實的時候，他不奪刀，而是把丘占魁的刀往横猛然一送。

「啊！」

丘占魁手上的刀，那把鋒利的刀刄已切入他自己的左臂入肉三寸，立刻間鮮血標現，眼看着他的左臂是完了！

玄小龍盤腿平飛而起！

丘占魁厲聲狂吼：「殺了他！」

「殺！」

十個大龍幫的漢子們揮刀圍上來了！

周七公沒有動手，他木然的坐在船尾！

玄小龍心中在泣血呀！

玄小龍打敗丘占魁的四殺手，那也只是一瞬間的事，如今丘占魁抖着斷臂的坐也不對，站也不順，跳着脚直叫大伙快殺了玄小龍。

玄小龍的心中難過，這些人怎知道他才是眞正的大龍幫少幫主，如今自己兄弟圍殺他，他怎能不心中泣血！

玄小龍早就心中難過了，他之未拔劍，關鍵就是想到這些人全是大龍幫的好兄弟！

這些人當然不認識玄小龍，因爲玄小龍當年由他老爹交由老哥——「天山飛鷹」王子正帶去天山湧雲嶺習藝的時候，才只不過十歲出頭，人們早忘了還有這麼一位少幫主在這濁濁的江湖上！

此刻，玄小龍見十多大漢操刀向他圍殺而來，忍不住的大吼一聲：「修羅神掌！」立刻抖出一片掌影，他的人早已幻化成虛實飄浮的幽靈般穿梭在刀芒之中了！

立刻間刀飛人也飛，有幾個大漢被他打落在江中，只看得「太湖雙嬌」丁氏姐妹也楞然了！

有幾個年長的漢子不殺了，他們却退守在丘占魁的身邊，那光景如果玄小龍再打過去，他們便只有拚命了！

玄小龍當然不會再出手，他走到船尾，只是衝着吃驚的周七公點點頭，轉身便往船下走去！

丁氏姐妹奔到冷公元身邊，忙着解去冷公元身上繩子，那冷公元對正自雪雪呼痛的丘占魁道：「你與你老子一樣的可惡！」

丁梅叱道：「報應！」

丘占魁怒吼：「他是你們太湖幫的嗎？好，咱們這筆帳有得算。」

丁蘭道：「誰怕你呀！」

冷公元不開口了，因爲他心中明白，丘泰來心胸狹窄，丘泰來也與海上的强人有着切不斷的交情，惹上姓丘的總是不好過。

三人已下了船，但冷公元却在岸上對丘占魁道：「喂，你知道他不是咱們的人，他是到你這兒找工作的。」

說完立刻與丁氏雙嬌走了。

丘占魁受的罪可大了。

丘占魁這一刀看上去就像是他自己砍自己的手臂，但丘占魁那一刀之力却是受了玄小龍的一招「借花獻佛」才會砍中自己的。

這時候，大伙都在心中嘀咕。

「那個年輕人是個什麼來路？」

* * *

「太湖雙嬌」丁氏姐妹與冷公元三人原來乘大龍幫的大船歡歡喜喜回太湖的，不料如今却由朋友變寃家，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情。

三人當然無法再乘坐大龍幫的船了。

丁氏姐妹心繫玄小龍，她二人走得快。

冷公元也走得快，因爲冷公元發覺那年輕人的武功實屬罕見的高超。

冷公元心想，如果有這樣的高手投入太湖幫，那必是令太湖幫振奮的事。

丁氏姐妹走得快，那丁梅不停的催促。

「快點走，別叫他走掉了。」

這三人沿着江邊大路走到一條彎道上，遠處一人正朝向鎭上街上走。

丁蘭用手一指，道：「他往街上走了。」

冷公元道：「咱們太湖幫需要他，快追！」

三人放開脚步，匆忙的追到大街頭，不料却不見了玄小龍的影子。

丁梅急得跺脚，道：「他走了！」

丁蘭道：「他好像在躲咱們。」

冷公元道：「難道他怕大龍幫及怕咱們太湖幫因他而結下仇恨？」

丁梅道：「一開始我就看出他是個與衆不同的人物，他從容的樣子很神。」

丁蘭道：「可惜我把他當成一般伙計。」

她極目再看大街，又道：「憑他的功夫，他不應該在江邊找什麼工作的。」

冷公元道：「你們怎知江湖異人的作風，他們不善奉迎拍馬，見人阿諛，賺銀子全憑本事。」

丁梅道：「這樣的人最是吃虧不過。」

三人已進入大街上，左右看去，街上正午眞熱閙，人多，要想找一個人就難了。

丁梅有些洩氣的很不愉快。

就在這時候，他們走到了右面一間酒樓前，冷公元道：「別再找了，人也許去遠了，妳姐妹陪二叔進去吃幾杯吧！」

丁蘭道：「眞是的，也沒有問一問他的名字叫什麼，便是以後派人找他，也說不出怎麼個找法。」

丁梅道：「眞是的，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奈何！」

冷公元已往酒樓走去。

這是一間兩層大酒樓，正面門開三間，小酌的桌椅設在屋內四週，大圓桌擺在正中央，樓上的隔成小廂間，吃花酒的在裡面。

冷公元走到屋子裡，太湖雙嬌跟上去，三人找了一間隔靠窗方桌坐下來。

冷公元道：「原是在船上吃這頓午餐的，無緣由的來了個小色狠丘占魁。」

丁梅道：「還好，咱們在徐州的時候這傢伙去了河南，要不然，可有得他糾纏的。」

丁蘭道：「憑他爹是大龍幫幫主，這小子就横行在兩淮，不知害了人家多少好姑娘。」

伙計笑瞇瞇的走過來。

這伙計的手上可不是拿的什麼菜單之類，而是送來了一張字條。

「三位，你們三位是？」

冷公元道：「幹什麼的？」

那伙計道：「三位如果是從江邊過來，我才能把這條子送交三位手上。」

冷公元道：「不錯，咱們是從江邊來的。」

伙計笑笑，道：「那就對了。」

他把條箋送到冷公元手上，又道：「三位看這條子，也吃點什麼，喝什麼酒呀？」

冷公元已拆開字條看，他的雙目也亮了。

丁梅道：「二叔，寫的是什麼呀？」

冷公元道：「妳拿去看看。」

丁梅接過手上，她邊看邊唸。

「見字至江邊一會。」

丁梅愉快的笑了。

「姐，妳看，他在江邊等我們了。」

丁蘭對那伙計，道：「等一等我們再來吃喝，你準備一桌最好的酒席。」

她起身拉着妹妹，又道：「走，咱們再回江邊去。」

冷公元道：「我在這兒等妳們。」

丁梅道：「二叔，你好自私呀！」

冷公元道：「二叔怎麼自私呀？」

丁梅道：「這人非等閒呀，能不能請到太湖還成問題，而你却坐在此地端架子。」

冷公元道：「需要我去嗎？」

丁蘭道：「二叔，諸葛亮在隴中，劉備冒雪三顧茅蘆呀，你忘了這一段？」

冷公元笑笑，道：「本事再大，他仍是後生晚輩，二叔足可當他爹。」

丁梅道：「二叔，走吧，又不會累了你老。」

冷公元起身了。

「我對妳二人沒辦法，走，咱們去會他，看他爲什麼不進城，寫張字條約咱們。」

伙計一看生意沒有了，臉皮一緊，道：「嗨！吃了酒再走呀！」

已走到門口的丁梅道：「快備一桌上好酒席，咱們馬上回來。」

伙計眞在行，急忙奔上前。

「喂，那得放些訂金呀，咱們備了酒席沒人吃怎麼辦？」

丁梅一聽，忙自懷中摸出一錠銀子抛向伙計。

「準備吧，回頭再算帳。」

伙計雙手在空中撈住銀子，他看有五兩之多，笑得嘴巴快咧到脖子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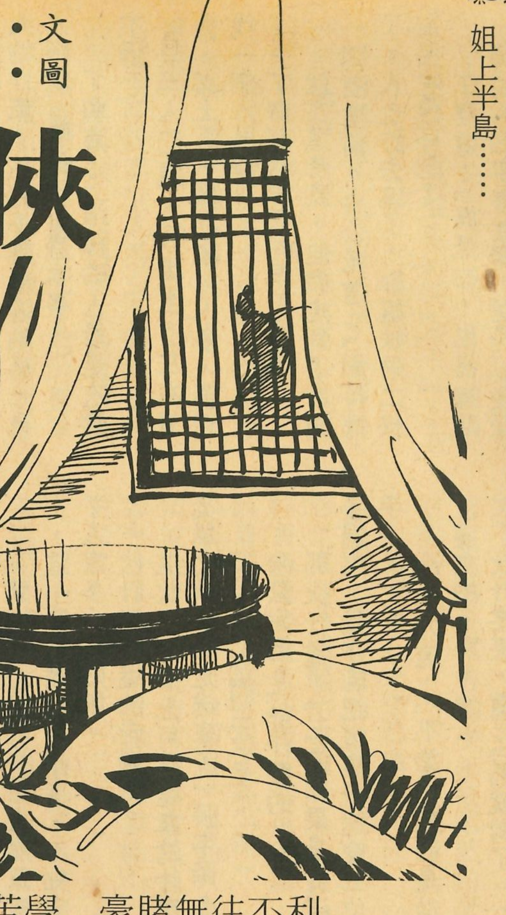
（未完・三）

上文提要：卓倩蒙着面幫小關解了危機，兩小分南、西兩個方向逃跑，遲覺去追關永，被關永、卓倩戲弄；而小毛與白嘉麗却從另一面引開「天地二怪」等五人……鄒揚想强暴卓約，被「母夜叉」費雪碰到，救了她，並帶她到南海半島，敎她武藝，但因費雪有同性戀傾向，卓約較其姐卓倩工於心計，爲了擺脫費雪，引其姐上半島……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賭俠



有心山洞苦學　豪賭無往不利

但是，半個月之後沒等到卓倩，却等到了卓約。

只不過卓約是深夜來到的，小關睡了。

卓約主動上了小關的床。

也幾乎完全主動地發動了「戰爭」。

小關迷迷糊糊地以爲是卓倩，加之屋中無燈，十分高興，道：「阿倩，眞急死人了，妳到底……」

「不要說話。」

關永不說話了，他要火上加點油，使之燒得更猛烈，也等於半個月的油一次都加在這烈火上了。

年輕人就是這樣子，精力用之不盡。

但是，旁觀者的小毛却有點不信邪。

主要的原因是，卓倩是個淑女。

淑女的行爲即使是在激情時也有些節制的。

而且剛才她說了一句話：「不要說話！」

在旁觀者聽來，是可以聽出口音來的。

小毛知道這不是卓倩。

他不希望小關對別的女人付出太多的熱情，於是他在窗外以「蟻語蝿音」對小關說了一切。

關永即使在黑暗中，一摸這兩個別具一格的大奶子，就証明小毛說的沒有錯了，這是卓約。

他突然翻身下「馬」，亮起了燈。

卓約正在高潮邊緣上，醉眼惺忪地道：「小關，這是幹什麼？吊人的胃口呀！」

關永一字字地道：「妳簡直不是東西！」

「小關，繼續來好不好？」

「妳這麼愛玩，何不到勾欄去，一天到晚也閒不着，大家閨秀，眞叫人爲卓伯伯傷心。」

「怕什麼？上自皇上，下至販夫走卒，那一個不來這一手？你爹不和你媽來這一手，你是如何生下來的？」

這種話都能說出來，小關愣了一下。

然後把一口唾沫吐在她的臉上。

卓約道：「我是你的女人了，你偶爾罵我，侮辱我，我也忍了，但要想玩了就甩掉，門兒也沒有。」

關永道：「我說不要絕不更改。」

匆匆穿上衣衫要走。

「小關，你要是走了，就會後悔。」

「就算後悔，也是我自己的事。」

「小關，我們在一起，沒有人

敢欺負你！」

「這麼說我要受你的保護了？」

關永掉頭往外走，忽然背後一股勁風襲到。

關永一驚，閃電車轉身形，一掌堪堪旁耳而過。

關永心頭打了個問號。

卓氏三姊妹的身手以老大爲高，爲什麼老二居然高出這麼多？

卓約的衣衫還未穿好，只穿了褻衣而已。

二人在屋中交換了五六招，彼此都很驚奇。

卓約也想不到小關如此厲害。

小關也沒想到卓約有此身手。

小毛在窗外觀戰，更未想到卓約能接下小關十招，如今二十招也過了，似乎仍在伯仲之間。

卓約本以爲小關會很服她的。

她想以高超的身手使小關重視她。

如今看來，小關是不易擊敗的。

卓約有點後悔，既然已被那老怪猥褻了，何不多躭些日子，多學些絕學，眞是傻蛋。

三十招後，卓約稍落了下風。

畢竟她過去的底子差，而跟母夜叉學的絕學也不多，而且基礎不太深，練得也不夠勤。

這和關永比，自又差了些。

關永學了父親的劍法，却是卓布衣代傳的，雖然卓也是名家，畢竟不如關庸自己傳授好些，若是，那就更不得了了。

卓約在三十五六招上差點挨打，立刻抓起衣衫自後窗溜了。却道：「關永，我不久還會找你……」

關永並未追，道：「這人眞不要臉！」

小毛進屋，道：「妳不以爲她進步很快？」

關永道：「她似乎不該有此身手。」

「也許她本來就比另外二姊妹高些！」

「不對！即使高些，也不會差這麼多，我以爲她的路子不是卓老伯的，近來必然另有遇合。」

小毛道：「會是誰能敎她這麼高的武功？」

「想不出來。」

「會是令尊關老伯？」

小關搖搖頭，道：「完全不是家父的路子。」

「會是『神蛛會』的大人物？」

小關道：「『神蛛會』中的人物，在短期內能使她功力大進的人，就目前所出現的人來說，只有一人。」

「是不是年五洲？」

「對，但是，却又不可能！」

「莫非年五洲老賊吃她的嫩三鮮？」

小關道：「卓約會不會如此下流，現在還不能斷言，年五洲能否在一月內把她調理成這樣呢？」

關永又道：「這個女人眞會找痲煩！」

小毛道：「你想擺脫却也不容易。」

「卓老伯居然有這麼一個女兒！」

這工夫天也亮了，兩人乾脆洗了臉去吃早點。

他們快吃完時，忽然門外有個人停下來打量，大聲道：「那不是關永關小俠和毛小俠嗎？」

兩小一看，是華歌。

兩小互視一眼，有點心照不宣。

華歌走了進來，關永不能不讓座。

小毛說，華歌也許是個內賊，故示友好，打入兩小之中，刺探一些秘密，例如關庸下落等等。

華歌也沒吃飯，就一起用早餐。

「眞巧，居然能在此遇上兩位！」

小毛道：「相信你華大俠又有重要公務，在此經過。」

「那倒沒有，我只是辦了點事回來，經過此鎭。」

關永道：「華大俠，你背叛年五洲，只怕你在武林中很難立足了！」

華歌道：「這也是實情，但兩位小俠都不怕他，難道我這麼大年紀混了這麼久的人會被他唬倒？」

關永道：「在下佩服……」

華歌道：「這鎭上有家大賭場，兩位有否光顧？」

小毛道：「有嗎？」

「有，由於有位王爺在此豪賭過，輸一千二百萬兩銀子，這家賭場從此聲名大噪。」

關永道：「這位王爺在此輸千餘萬，有沒有輸不起的事故發生過？」

「沒聽說過，怎麼樣？咱們去玩玩？」

小毛道：「以咱們的技藝，應該……」

華歌道：「要是咱們不能『通吃』，就沒有天理了，一旦贏了，我還有個生財之道。」

小毛道：「甚麼生財之道？」

華歌道：「贏了再說……」

＊　＊　＊

賭場不大，但主持人却是武林中響噹噹的人物——「燕子飛」李雙，輕功非同小可。

爲了不使人認出他們，都易了容，且分開進入。

關永表示要賭得過癮，希望找幾位殷實的搭子。這在賭場來說，當然求之不得。

因爲贏輸大，抽頭也大。

不一會，找了三四個來。

其中居然有兩個熟人。

儘管這兩人易了容，兩小及華歌聽口音也能聽出來。竟是武林兩大名醫黃大謀和孫毓樓。

這兩個人最會斂聚了。

他們醫術高超，往往在人重傷、奄奄一息時敲竹槓。

據說西南邊陲武林霸主「小如來」余心佛中了「烈火斷魂掌」奄奄一息，找上孫、黃兩人會診，兩人索價一千萬，也就是兩人每人五百萬。

結果余心佛的兒子連眉頭也未皺一下。一千萬兩，自閻王爺手中搶回了一條命。

此事武林中人很多人都知道。

由此也就可以大約估計，這兩人斂聚有多少家財了，贏他們的造孽錢是不傷天理的。

華歌暗示，由於他和孫、黃兩人稍熟，他以爲不出聲爲妙，兩小要出聲最好也改變一下口音。

黃大謀提議賭「梭哈」。

小毛道：「不能賭牌九嗎？『梭哈』這洋玩藝很難……」

孫毓樓道：「不會賭不必硬充壳子！」

小毛道：「好吧！先小玩玩再說……」

五個人賭「梭哈」，由小八起。

也就是兩小加上華歌，另外是孫、黃二名醫。

擲骰子是由觀衆來擲，各人要個點子，擲出誰的點子，誰就先發牌。結果關永先發牌。

孫毓樓道：「各位，既然要賭得大些，痛快些，我建議，每個枱面至少要一百萬兩。」

小毛道：「一百萬兩就是個了不起的數字嗎？」

黃大謀眼睛一亮，道：「老弟，多少才算大？」

小毛道：「讓在下先聽聽二位意思如何？」

孫毓樓道：「一個枱面五百萬如何？」

關永道：「那不是一把牌可以收數千萬兩的枱？」

黃大謀道：「這樣是不是很過癮？」

小毛道：「這才過癮，嗨！我說這位仁兄，你看如何？能拿出這麼大的枱面嗎？」

華歌猶豫了一會，掏了幾個口袋才堪堪湊足了五百萬兩銀票，但仍差三十萬兩。

黃、孫兩人互視一眼，黃大謀道：「原則上，我們不收代替品，當然也不押當甚麼東西。」

華歌裝啞巴，比手劃脚，「唔唔呀呀」地說了一陣，關永爲他翻譯，道：「他的意思是這是出土貨，此鐲乃是咸豐皇帝的一個寵妃的殉葬物，價碼至少值三百萬兩，這不過是暫押而已……」

黃大謀道：「好吧！我認了這副鐲子。」

孫毓樓道：「即使這位啞兄贏了，我也願照價收購。」

關永以江浙口音道：「迭格事體，要啞兄自己決定，阿拉不便擅專，拆那……」

兩小也各自取出五百萬兩銀票。

孫、黃二人大爲驚異。

他們本以爲，在這場合上他們的財富是獨一無二的，幾乎沒有第二個人能湊足五百萬兩。

一個窮人全家的收入，只怕五輩子也湊不出此數。

關永以前是作正事沒甚麼出息，學歪的是一學就會。

他常進出賭場，只不過贏少輸多。

爲什麼那麼差呢？

並非賭技差，而是戀棧不去。

這種賭徒，才是眞正爲了賭而賭的，不像一些光棍，稍稍贏就走，絕不戀棧。

因爲賭這玩藝，的確有所謂手氣。

手氣順了要什麼就有什麼，手氣背了，明明是穩吃的牌，往往到了最後都輸了，而令人跳脚。

這次經華歌和白嘉麗指點之後，賭技大進，是否如此呢？

只不過他深知藏拙的道理，當然並非如此。

發牌十分拙劣，使人一看就以爲他是初出茅廬。

小毛的明牌是張A。

華歌是一張Q。

黃大謀是一張九。

孫毓樓是一張J。

關永爲自己發了一張十。

小毛講話，他出了一萬兩。

華歌想了一下跟了。

黃大謀湊成十萬兩，孫毓樓跟了。

關永看了一會也跟了。

結果由一萬變成十萬，一個也未打下去。

第二張明牌，小毛是八。

華歌是九，他還「哇哇」叫了一陣，表示牌不好。

黃大謀是K。

孫毓樓是A。

關永是一張Q。

孫毓樓的A講話，由十萬變爲五十萬。

關永翻翻牌，跟了。

小毛也跟了，道：「啞老兄，你還不快打烊，窮跟什麼呀？是不是你們家裡的銀子太多，非清理一下不可了。」

華歌「唔唔哩哩」地說了幾句話，好像口中含滿了麪茶似的，表示不服，以手勢表示跟了。

關永發了第三張明牌。

小毛是一張十，明牌是A八十。

華歌是一張J，明牌是Q九J。

黃大謀是一張九，明牌是九K九，已無「順子」希望了。

孫毓樓來了一張Q，明牌是JAQ。

關永來了一張K，明牌是10QK。

這次是關永講話，他湊成了一百五十萬兩。

小毛打了烊，道：「啞老兄，你還跟？」

華歌「哇啦哇啦」地發了一陣牢騷，把牌扣過來。當然是抽出暗牌扣在最後一張明牌上。

黃大謀根本未加考慮，變爲三百萬兩。

孫毓樓更不含糊，立刻跟了。

他們有時跟了只是爲了表現自己有錢而已，還有這樣擺闊的。

關永足足看了兩盞茶工夫才跟了。

也開始發最後一張牌。

他手中的牌突然一張一張地飛了出來。

這一手簡直玄透了。

由於牌是面向下飛出，而且很低，看不到牌面。

大約距桌面不到半尺飛舞着。

就像三隻蝴蝶在花間穿梭飛行一樣，最後落在三人面前。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第一張是給黃大謀，第二張是給孫毓樓的，第三張是小關自己。

每一張牌都是向下，落在每一家面前。

孫毓樓瞇着眼道：「小兄弟，你眞是深藏不露呀！」

「只是一種花梢，上不了大枱面。」

黃大謀道：「我們把你低估了，小兄弟，剛才這一手，有些老賭徒苦練一輩子也辦不到啊！」

關永道：「我說過，不過是賣弄一點小花梢，是沒有什麼用的，各位這麼說，眞叫我臉紅。」

孫、黃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似有被耍了的感覺。

三人都翻開了這最後的一張明牌。

黃大謀是一張K，明牌是九K九K，當然有「富爾豪士」的希望，因爲他是一路猛砸跟下來的。

孫毓樓是一張十，嵌K順。

關永來了一張J，嵌A順。

這當然是由兩對的「富爾豪士」說話了。

黃大謀道：「梭了！」

關永道：「這位仁兄請看清，在下還有『同花』——方塊同花！」

黃大謀道：「老弟，你少咋唬，『同花大順』太難了，就憑你，會拿一副『同花大順』的牌？」

小毛斜目而視，道：「我也不信！」

他們不是一起進賭場的，表示敵視。

關永道：「按規矩我不能不先打招呼。」

黃大謀道：「梭了！」

關永雙臂一圈，全部的枱面都划了過來。

黃大謀怒道：「幹什麼？牌沒掀就收枱面。」

關永道：「對，因爲這是困打的牌。」

小指一勾，場內一片驚呼。

正是「同花大順」，也就是「方塊同花」大順。

絕的是黃大謀是「富爾豪士」。

孫毓樓是「大順」。

都是貨眞價實的牌，也正因爲如此，才會有多少，輸多少，輸大錢都是輸在大牌上。

試想，如果僅是小九一對又怎能跟到底？

不跟到底，又怎會輸大錢呢？

孫、黃二人總覺得小關這小子有點邪門。

開始時連洗牌都很笨拙，發最後一張牌却表演了一手「蝴蝶飛」。

那不但要手法熟，善於利用內功，可能還會弄詐。

因爲在第一、第二及第三張牌飛出時，任何人都會被飛舞的牌吸引住，而不是去注意會不會弄假使詐。

第一張飛出，當然最惹人注目了。

當人們的目光被飛舞的第一張牌吸住的同時，第二及第三張也相繼而出，這兩張一飛，就十分巧妙地交叉而交換了一個降落的位置。

這位置一旦交換，也就等於小關的牌發給了上一家孫毓樓，孫毓樓的牌却發給了小關自己。

這一手連華歌這等老手都看得目瞪口呆。

甚至連他都不大可能表演得如此傳神。

再賭，大家有輸有贏。

由於孫、黃二人的賭資也不多了，關永見好即收。

分手時孫、黃二人一定要約期再賭。

小關想了一想，道：「兩位似乎把我看作了靠賭吃飯的人哩！」

黃大謀道：「即使是靠賭吃飯的人和你比起來也是相形見絀。」

「好說，好說！」關永道：「只不過有事待辦。」

「你不能永遠有事待辦吧？」

「這樣吧！十天後在另一地點玩玩如何？」

「什麼地方？」

「臨時決定！」

孫毓樓道：「如何聯絡？」

關永道：「兩位提出幾個地點，在下主動和二位聯絡。」

孫毓樓道：「一個地點是長沙，一個是洛陽，一個是杭州，長沙是長沙南貨行，杭州是大興綢緞莊，洛陽是長生堂參藥行。」

關永道：「不論何時都能聯絡上？」

「對，但必須在兩天前聯絡。」

關永等和孫、黃兩人分了手。三人不能同出，但不久在郊外又聚在一起了。華歌道：「老弟，你比我高明！」

「這怎麼會？」

「至少你也不低於我。」

小毛道：「你們都不必客氣，我現在就要考驗你們一下……」拿出一副撲克牌道：「來，你們各自表演一次，以定高下。」

關永道：「我怎麼行。」

華歌道：「老弟，你太客氣了，老實說，我敢斷言，你以前一定經名師指點過……」

「沒……沒有。」

「算了，老弟你不肯說，我也不强問。」

小毛道：「你們誰先？」

關永道：「華兄先來？」

「不，還是老弟先來。」

關永把牌洗了幾次。

然後抖手撒出。

這不是發牌，簡直是在玩魔術。

但却不是一般的魔術師所能企及的。

五十多張牌(全副的)乍看雜亂無章地在空中飛舞，但一片片的硬紙用力一甩而出，一定是不循正軌飛行的(一般人必然如此)。

比諭說它們會瞬間改變方向，向上或向下。

有時向左或向右。

這樣一來，五十餘張牌豈不是會互相撞擊了？

不，非但不會相撞，還會一組一組地分開。

就像進入蝴蝶谷一樣，一隻隻大蝴蝶飛翔不已，有的甚至還疊在一起作出交配的樣子。

華歌目光中有一種尖銳的東西，一瞬即失。

只不過他還是大力鼓掌叫好。

五十餘張牌先後落地。

分成三組的牌落在三人面前草地上。

兩人一看——尤其是華歌，又是臉色一變。

小毛是八、九兩對。

華歌是三條J。

關永是四條Q。其餘的牌落在一邊。

這一手很絕，華歌連稱望塵莫及而不想表演了，兩小怎麼求他都不成，他說不便獻醜。

關永也不便强迫，道：「這筆鉅款放在身上很不妥……」

華歌道：「對，再說這筆鉅款不去生息也太可惜了！」

小毛道：「這兩千多萬一個月能有多少利息？」

華歌略一心算道：「反正一個月有利息四十萬兩，兩位想想，要是不放利息多可惜？」

「的確！」關永道：「利息有這麼高？」

「當然有，還有更高的呢！」

小毛道：「爲甚麼不找更高的？」

華歌道：「太高的利息都不可靠。你想想看，那麼高的利息，作甚麼生意有那麼高的利潤？」

「對對！的確如此……」

於是由華歌介紹，帶他們來到三十里外鎮上，存入一家看來開市不久的票號之中。事後華歌還問過關庸的下落，小關說不知道。

＊　＊　＊

卓倩負氣不學費雪的武功。

爲抗議她晚上摸她的身體。

費雪還眞服了她，道：「丫頭，妳比卓約堅貞得多，我雖沒有正經，却十分敬佩有節操的女子！」

「多謝！」

「自今日起，我教妳最好的。」

「如想以武功來換甚麼東西，妳是白費精神！」

「丫頭，我絕不再動你一下。」

「眞的？」

「而且還認妳作乾妹妹！」

「大姐請受小妹一拜……」

自這日起，費雪日夜教她練功。

甚至還教她練水中功夫。

生活單調而又枯燥，但卓倩却以爲，也只有在這種地方才能一心練功，心無旁騖，而事半功倍。

一個月後，卓倩已學了不少。

基礎已經奠定，功力何止增加數倍？

就在這天晚上，卓倩後窗上有人輕敲了幾下。

卓倩雖在矇矓欲睡之時，却知道不是費雪。

費雪是個粗線條作風的人，要幹甚麼就幹甚麼。

卓倩低聲道：「誰？」

「姐，是我……」

卓倩心中一動，立刻下床開了門。

自卓倩認了費雪爲義姐，費雪就立刻爲她趕製了一張單人床，而且分屋睡覺，絕不騷擾。

關上門，卓倩道：「二妹，妳既然走了，爲甚麼又潛了回來？」

「姐，我以爲這女人沒正經，我要接你離開了！」

卓倩道：「現在沒有了！再說既有今日你何必當初？」

「沒有了？妳是說她不再摸妳了？」

「是的，我們還認了乾姐妹！」

「這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

「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

卓倩阻止她說下去，道：「二妹，妳走吧！」

卓約道：「大姐，爲免使妳受到猥褻及侮辱，還是妳走吧！反正我已經被她侮辱好多次了！」

卓倩道：「不，還是我留下來吧！」

「爲甚麼呢？」

「因爲我們已認了義姊妹，她已經不再猥褻我了！這兒的生活雖然苦一點，我以爲對練功最好。」

「不行，大姐，我不能讓妳在此受苦！」

「不要緊的。」

「當初是我引妳來此的，我於心不忍。」

「二妹，我已經不怪妳了！」

「大姐，妳眞的不走了？」

「是的，我既然留下了，就要學成才走，而且她說，一定要把我調理成武林第一把女高手！」

卓約眼睛一轉，道：「姐，只怕她對妳還是沒安好心眼！」

「不會的……」這時突然門外有聲。

不久有人敲門，道：「妹子，妳在和誰講話？」

卓約連連搖手，示意不要說她來了。

卓倩道：「沒有哪！大姐，我……我也許在夢囈吧！」

「妳有說夢話的習慣嗎？我以前怎不知道。」

「有啊！只是很少犯罷了！大姐去睡吧！」

費雪道：「妹子，眞的沒有事嗎？」

「沒有啊，眞對不起，把大姊吵醒了！」

「不要緊！我只是怕大妹子有甚麼事罷了！」

費雪去睡了之後，卓倩道：「二妹快走吧！」

「她已警覺了，我不能走。」

「不走怎麼成？妳是逃走的呀！」

「我要是被她抓到更不得了！」

「妳留下不是更危險？」

「我白天藏起來，晚上我們兩人同床。」

「二妹，這樣不好吧！被大姐發現我窩藏外人，那就不好了！二妹，妳是怎麼來的，就怎麼回去吧！」

「大姐，我看回去更容易被發現！」

「妳不能永遠不走啊！」

「不妨！好在這島上的一切我很熟悉，有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二妹，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妳是如此地任性。」

「本性難移嘛！」

卓倩無奈，只好合睡一床。

第二天一早就叫卓約藏在一個隱蔽的岩洞中。這岩洞就在此屋後面不到百步之處，很方便。

卓倩暗暗注意費雪，似乎根本沒注意昨夜的事。

或者根本就忘了有人說話的事。

夜晚有海風及浪潮聲，她也許沒聽清楚。

況且這是個半島，雖然半島通往大陸一方極窄，仍有她的心腹把守，有時會進來查看有無外人潛入。

費雪以爲，也許是自己的人巡查發出的聲音。

這樣過了三天，這天卓倩在深夜閉上門，道：「二妹，這樣不是長久之計，我一天到晚躭心妳。」

「大姐就愛操心，怕甚麼呢？」

「二妹，如果沒猜錯，妳冒險留下來，也許是想在暗中偷學大姐的絕技吧？」

卓約道：「妳胡說甚麼？」

「那二妹爲何不走？先不說有危險，就是這兒的飲食，以妳的挑剔，也是無法忍受的！」

「大姐，我主要是不放心妳嘛！」

「眞的是這樣的嗎？」

「當然囉，我們是手足啊！」

「好！既然如此，我明天就明對費大姐講，讓她放妳走，大姐我有把握，不會使她惱火而對妳不利。」

「大姐，還是過兩天再說吧！」

卓倩眞拿她沒辦法。

也不知道，她到底爲了甚麼不盡快離去？

由此可見，卓倩爲人的確比另外二姊妹忠厚老實。

又過了五天，每餐飯後，卓倩都會偷送些飯給卓約吃。反正總是一些地瓜飯和魚乾甚麼的。

這種飯很好攜帶，用一塊乾淨的布一包就成了。

卓倩很驚奇，二妹居然能吃這苦頭。

晚上卓倩又在勸卓約：「二妹，求求妳！快走吧！」

「大姐，何必趕我走呢？」

「妳不走到底是爲了甚麼？」

「人家不放心大姐嘛！」

「二妹，可別說得那麼好聽！妳以前有那麼關心我？」

「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嘛！」

就在這時，門外有費雪的聲音，道：「妹子……妹子……」

卓倩一急，立刻指指後窗要她到窗外去。

卓約還沒有出窗，卓倩道：「大姐，這麼晚了，有甚麼事啊！」

「我不是對妳說過，練我的內功一定要在子午之交時辰練習嗎？時間快到了呀……」

「噢！我差點忘了……」急忙叫卓約出去。

暗示她回到那岩洞去。

其實，卓倩大可以向費雪說明，二妹潛回只以爲她在此可能會被猥褻，要帶她逃走，以便求費雪原諒，放二妹出島或准許二妹留下來。

只不過，事隔這麼久才報告費雪，難免使她啟疑，會不會姊妹兩人串通，暗中偷學她的武功？

人家自願教是一回事，不願教又是一回事。

卓約到後窗外去了，卓倩開了門。

她偷偷注意費雪，似乎仍沒懷疑她。

「大姐，讓妳操心，眞不應該……」

「客氣甚麼？我是妳的大姐呀！」

「大姐，妳眞好！我的親妹妹都沒有妳好！」

「妳對我也好啊！一點不嫌我醜！」

「大姐，有人面善心惡，也有人面惡心善，怎麼可以以貌取人呢？」

「好，妹子，我們開始吧……」

一邊解說，一邊示範。

不久，屋內兩人一在床上一在地上進入了物我兩忘之境。

卓約回到岩洞中，就照費雪所指導的方法坐下，但試了幾次都無法入定，也就是無法做到物我兩忘。

心情一煩就躺了下來，雙手托着後腦。

那知她突然大吃一驚。

此刻洞口居然站着一個人。

由於今夜有弦月，淡淡的清輝，可以看清，在洞口之上是個男人，大概也是中年吧，負手而立。

在此深夜，此人站在洞口又不言不動，卓約心頭一涼，會是鬼嗎？這兒沒有男人啊。

她聽說過關於夜叉的傳說。

據說夜叉是在大海中生存的，身軀巨大，我們人類要看他們的臉部必須仰頭往上看，似乎血盆大口是生在頭頂上的。

傳說有時夜叉在深夜到民家借鍋用，第二天一早，民家會發現鍋中留下一些巨大的蝦蟹，巨大的蟹腿有兒臂那麼粗。

那是對民家的報償，表示謝意。

民戶不敢出屋，就告訴他們，鍋可以隨便用。

民家偷看他們吃東西，就是把食物丟到頭頂上的大口中，這當然只是一種傳說罷了。

這洞口有人那麼高。

此人中等身材，頭頂幾乎碰到洞頂。

卓約沉聲道：「甚麼人？」

「不要緊張，千萬別緊張……」

「你到底是誰？」

「妳躺着沒關係，我也不是外人……」

「不是外人？這島上的主人只有一個，怎說不是外人？」

「我的確不是外人！妹子，妳剛才在練內功？」

卓約坐了起來道：「干你甚麼事？」

「話也不能這麼說，如果妹子想練這種內功，我教妳也成。我教的可能要比費雪高明些。」

「你教我？」

「是啊，在此相遇也是有緣……」

卓約此刻大致看清此人約五十左右，一張方臉，濃眉長目，儀表十分突出，卻不像費雪。

「你到底是甚麼人？」

「我……我是費雪的哥哥費冰……」

「噢！原來你是她的兄長。」

「是啊，所以說我是這兒的主人也不爲過吧？」

「當然！」卓約站了起來，小心道：「你我素不相識，我爲什麼要學你的武功？」

「妹子，我發現妳很愛練武，而且似乎是藏匿於此，我妹妹費雪並不知道你在此洞之中。」

「誰說的？」

「這是我的想法，既然如此，妹子妳起來跟我去見舍妹，我一定能說服她，叫她收留妳在島上住下來。」

「你……」

「是啊！我妹妹雖然脾氣火爆，最恨人家偷學她的絕技及內功心法，但如我說情就有商量的餘地了。」

卓約的謊言即將被揭穿了。

她當然不能跟他去，心想：這個男人似乎有意教我武功，我跟他學也是一樣。只怕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要不，他對我必有野心。

「妹子，走吧！」

卓約道：「費大俠是說可以教

我武功？」

「當然！當然！年輕人只要肯學，我一定教。」

「既然費大俠肯教，我就……」

「妳就叫我大哥，我叫妳妹子好了。」

「費大哥，我是潛進來的。」

「爲什麼要潛進來？」

「因爲家姊在此跟令妹學武功，我不放心，潛入後發現她們練武，一時好奇也跟着學。」

「於是就不想走了？」

「是的。」

「那就不必現身了，反正我教妳也是一樣。」

「費大哥眞肯教我？」

「當然，現在就自內功心法練起吧！」

經費冰指點多次，終於進入物我兩忘之境。

天亮後，她睜開眼，見費冰坐在她的對面。

那眼神很容易分辨，那幾乎是兩道火箭。

卓約年紀不大，閱歷已不少，她知道他要什麼。

爲了學高深的絕技，她要忍耐，也要動點心機。

「費大哥，你這內力很玄奧，叫什麼名字？」

「太乙眞炁！」

「大哥這心法在武林中……」

「數一數二。」

「數一的是什麼內功心法？」

「『土地公』的『太清玄天眞氣』和關庸的『無極罡』。」

卓約心想：不論那個高人，都把關伯伯列爲頂尖高手之一，由此可見關伯伯的確是名不虛傳了。

「費大哥，你會教我多少？」

「妹子要學多少我就教多少。」

「多謝大哥。」

「妹子怎麼報答我？」

「學成之後，大哥要妹子如何報償，妹子不會使你失望的。」

配合上她那勾魂的眼神，她的話極有說服力。

「我信……我信……」

「大哥何時教我武功？」

「今日就開始。」

「大約要多久？」

「學我的精粹之學，兩個月也夠了。但不要住在這岩洞中，此處距舍妹太近了。」

他們遷到更遠的山洞中，洞大而且歧路多。

他們分洞睡也比較方便些。

＊　＊　＊

長沙南貨行門外來了一個年輕人。

正是小毛，在櫃上說明來意，掌櫃的立刻答應，把話傳到兩位名醫大國手耳中，絕不容有失。

這是三個聯絡地點之一。

兩小依照華歌的建議，找兩大名醫再賭。

有贏錢的大好時機爲什麼不要？

＊　＊　＊

這是另一家賭場。

與賭的仍是小關、小毛、華歌及兩大名醫。

這一次賭的是牌九。

枱面各七百萬兩。

牌九是一次未用過的新牌，骰子也一樣。

猜拳決定誰作莊，是孫毓樓作莊。

兩小各押了一百萬。

華歌一百五十萬，黃大謀一百二十萬。

如果莊上通吃，這一把就能進帳四百七十萬兩。

孫毓樓打出了骰子，是「五在手」。

分了牌之後，小關一看，怎麼配後面也配不出個六點來。

小毛道：「今天的手氣不怎麼靈。」他在啞巴身後押注。

關永道：「我這牌眞要上吊兩次。」

華歌大力把牌往桌上一砸，口中「唔唔啦啦」不知說了些什麼，甚至還面向門口大聲亂叫。

衆人還以爲來了什麼人，一齊望去。

關永解釋，他說啞巴頗迷信，說看到衰神走了進來，今天會有很大的輸家。

大家一掀牌，黃大謀是前七後九點。

孫毓樓是前五後八點。

華歌前「閉十」後雜九一對。

小毛在一邊窮嚷嚷乾焦急。

關永的牌使兩位名醫大爲震動，前面是「么蛾」一對，後面是「地」一對，兩位名醫眞是傻了眼。

要是莊上拿這副牌，那就是通吃了。

通吃就可以進帳四百多萬兩。

莊上賠了錢，這次由小關作莊。

誰贏誰作莊，這也很公平，輸了就要出去。

小關洗牌砌牌，兩位名醫十分注意他的手法。

砌好牌開了門，關永叫各家下注。

兩名醫各押了三百萬，華歌一百萬，小毛五十萬兩，他又在啞巴門前下注，似對啞巴有信心。

剛才小關明明拿了一副很差的牌，怎麼配後面也配不出六、七點來，末了爲什麼會前後都是對子？

那當然是「叫片子」的把戲。

「叫片子」就是合作詐賭者的暗語，要等幾張牌，助手會設法供應，小關說的「上吊兩次」即爲暗



語。

如果是「梭哈」，助手多在上一家，也就是發牌的人，以十分技巧的手法把需要的牌送上。

手法很多，不勝枚擧。

剛才是華歌裝啞巴大叫，且大力砸下牌九，並向門口咆哮，引人回頭時，小毛和小關的牌就已經交換了。

那是利用深奧而技巧的內力，小毛推出，小關以掌力一吸，牌就無聲無息地到了他的手中了。

稍後他還代為解釋啞巴迷信「衰神」的事。

（按：衰神又名天哭星，一旦下凡，必是一片哭聲。）

關永發牌時，啞巴一抓，抓散而大叫。

關永道：「這個人眞難交。」

兩名醫一看自己的牌，不好也不壞。

黃大謀是前六後九。

孫毓樓是前七後八。

小毛要看牌，啞巴不讓他看。

啞巴是前三後五。

小關亮了牌，他是前五後九。

按理他輸給了黃大謀的前六後九點。

但啞巴指着黃大謀的牌「哇哇」大叫。

衆人仔細一看，黃的牌出了「烏龍」（差錯）。

也就是大點在前，小點在後。

如果是莊上出了「烏龍」是要通賠的。

於是小關吃了黃大謀的枱面三百萬。

黃大謀直翻眼，他記得淸楚，並未擺「烏龍」，前小後大放在桌上，只是轉身喝了一口茶，牌就變了好像是這樣的。

只不過沒有人爲他作証，只好認倒楣了。

下一把小關洗了牌砌好，忽然有人在小關身後道：「小子，你砌牌弄鬼，難怪你會贏了！」

關永停止砌牌，回頭望去。是個其貌不揚的漢子，三十五六歲，衣着平平，但眼神很活。

關永道：「兄台有何指教？」

漢子道：「你砌的牌都作了牌。」

關永道：「甚麼叫作牌？」

「作牌你不懂？」

「不是不懂，而是不知什麼牌才算作的牌？」

「作的牌就是大牌。」

「有大牌就一定是作的牌？」

「不，作的牌都是大的，不信看看！」

孫、黃兩人當然同意看看。

關永知道，此人必是黃、孫兩位名醫找來的賭場「郎中」甚麼的，關永當然作了牌。只不過要發現作牌，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

大家都幫忙砌牌，不僅僅小關一人砌牌。

也就是孫、黃兩人也砌牌了。

要檢查的牌，也就是小關所砌的牌。共爲三組，每組四張，一組是前七後九點，一組是前八後虎頭一對，第三組爲雜八一對和「天九王」。這當然有點作牌的跡象。

三組牌都很大。小關道：「這三組牌大點就一定是弄詐嗎？像第一組前七後九點，這種牌算是很大的嗎？」

這漢子道：「好！就算不是故意砌的啦！而且咱們不另洗牌，就讓這兩位和你賭這一把如何？」他指的當然是黃、孫兩人。

關永道：「本就不該洗牌的！」

漢子道：「作了牌還不夠，一定要在骰子下下工夫對不？骰子咱們要改變一種擲法這才公允。」

關永道：「怎麼擲？」

漢子道：「找一個絕對不相干也不可能作弊的人擲。」

關永道：「誰知道甚麼人不會作弊，萬一是你的人呢？」

漢子一指左後方道：「這個人如何？」

衆人望去，一個瘋老頭，衣衫襤褸，一脚穿了一隻開了花的破鞋，另一脚却赤着，髮如亂草。

（未完・九）